四庫全書

薈要

【子部】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64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十四冊

Z121.5
CH1
64

吉林人民出版社

ZJU001016172

淮南鴻烈解

〔漢〕劉　安撰　高　誘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淮南鴻烈解卷（一二）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淮南鴻烈解目錄

卷一
原道訓
卷二
俶真訓
卷三
天文訓
卷四
地形訓
卷五
時則訓
卷六
覽冥訓
卷七
精神訓

卷八
本經訓
卷九
主術訓
卷十
繆稱訓
卷十一
齊俗訓
卷十二
道應訓
卷十三
氾論訓
卷十四
詮言訓
卷十五
兵略訓

卷十六
說山訓
卷十七
說林訓
卷十八
人間訓
卷十九
修務訓
卷二十
泰族訓
卷二十一
要略

臣等謹案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高誘註凡二十一篇班固藝文志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今所存者蓋內篇也隋志有許慎註唐志始有高誘註按誘

自序言此書大較歸之于道號曰鴻烈後世以鴻烈稱淮南子葢始于此晁公武讀書志稱崇文總目亡三篇李淑邯鄲圖書志亡二篇其家本惟存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氾論詮言兵畧說山說林十七篇亡其四篇高似孫子畧稱讀淮南二十篇然則是書在宋已鮮完本惟洪邁容齋隨筆稱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與今本同然白居易六帖引烏鵲填河事祝穆事文類聚引雙南金事皆云出淮南子而今本無之則尚有脫文也公武謂許慎註稱記上陳振孫謂今本題許慎註而詳序文即是高誘殆不可曉盧泉劉績又謂記上猶言標題進呈並非慎為之註然唐志許氏高氏二註並列又何說也今本已無題許慎記上者葢後人考正而削去之誘涿郡人盧植之

弟子建安中辟司宮掾歷官東郡濮陽令遷河東監其仕履皆見自序中云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　校　官臣陸　費墀

淮南鴻烈解序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為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内之於宫為築舍於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其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吕后吕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強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吕后母之封為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吕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為黄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為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耶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為衡山王次為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為辯達善屬文皇帝為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虚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説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瑰奇之事其義著其文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禄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棊峙亡失書傳

廢不尋脩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為淮南者懼遂陵遲於是以朝餔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叅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為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勤後學者云爾河東高誘撰

淮南鴻烈解卷一

漢　高誘　注

原道訓（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托）八極（廓張也柝開也八極八方之極也）高不可際深不可測（際至也）包裹天地稟授無形（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源流泉浡沖而徐盈混混汩（骨）汩濁而徐清（浡涌也沖虛也源泉始出虛徐流不止能漸盈滿以喻於道亦然也）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植立塞滿彌絡施用也用之無窮竭無所朝夕盛衰）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幎覆六合言滿天地間也四方上下為六合不盈一握言微妙也）約而能張幽而能明（言道之性能小能大能昧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剛横四維而含陰陽紘（宏）宇宙而章三光（紘綱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達明也三光日月星）甚淖（潮）而滒（歌）甚纖而微（滒亦淖也夫饘粥多瀋者曰滒）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大飛不動曰翔）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犧神農也指說陰陽故不言三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撫安也）是故能

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鬼出言無蹤迹也電入言其疾也）鈞旋轂轉周而復匝（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旋）者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言二皇之化無為為之也而自合於道無為言之也而自通於德）恬愉無矜而得于和（恬愉無所好憎也無矜不自大也）有萬不同而便于性（萬事不同能於便性者性不欲也）神託于秋毫之末而大與宇宙之總（總合也）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優柔和調也）節四時而調五行呴（虛）嫗（預）覆育萬物羣生（呴溫恤也）潤于草木浸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觡（格）生也（奮壯也角骼猶言骨骼也）獸胎不贕鳥卵不毈（胎不成獸曰贕卵不成鳥曰毈贕音瀆毈音段）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賊星妖星也）含德之所致也（含懷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為已有）成化像而弗宰（宰主也）跂（吉）行喙（卉）息蠉（宣）飛（蟲行貌）蝡（軟）動（麕鹿之類行也）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之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

而不加富（收斂畜積國有常賦也不加富者為百姓不以為已有也）布施稟授而不益貧（布施稟授匡困乏予不足也以公家之資故不益貧）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縣猶小也勤猶盡也）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怳（況）兮不可為象兮怳兮忽兮用不屈兮（忽怳無形貌故曰不可為像屈竭也）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道動有所應故曰不虛動）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卷舒屈伸也俛仰升降也）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馮夷大丙二人名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以雲蜺為馬游行也微霧天之微氣）鶩怳忽歷遠彌高以極往（鶩馳怳忽無之象往行也）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古影字）扶搖抮（畛）抱羊角而上（扶攀搖動抮抱了戾也扶搖如羊角轉如曲縈行而上也）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閶闔錀天門（經行紀通蹈躡騰上也崑崙山名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河之所出排斥錀入也閶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馮夷大丙之御其能如此也）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炳）不能與之爭先（勁強策箠也末世之御不能與馮夷大丙爭在前）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

陰陽為御（騁御也）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大丈夫謂體道者也造化道也）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區宅大宅謂天也）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雨師畢星風伯箕星）電以為鞭策（電激氣故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雷轉氣故以為車輪）上游于霄雿（翟）之野下出于無垠之門（霄雿高峻貌無垠無形狀之貌）劉覽偏照復守以全（劉猶留連之留劉覽回觀也）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隅方樞本也）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不備也（陰陽次敘以成萬物無所缺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劣）者何也（八紘天之八維九野八方中央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為治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智故巧飾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許）呼仿佛默然自得（叫呼仿佛之聲狀）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物事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

知誘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言通道之人雖外貌與物化內不失其無欲之本情）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言天時自騁道要其宿會）小大修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數度也）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距爪也）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娟嬛古善釣人名數術也）射者扜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扜張也彎引也綦美箭所出地名衛利也黃帝鑄鼎於荊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龍而上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不能也於是抱弓而號因名其弓為烏號之弓）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要取競逐也）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之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言其大也）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蠩（除）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以艾灼蟹匡上內置穴中迺熱走窮穴也蟾蠩蟞也跳行舒遲捕蚤亦不能悉得故曰不足以禁姦）昔者

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狡猾也）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職貢也）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玉圭帛玄纁也）故機械之心藏於胷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機械巧詐也純白之道不粹精神專一之德不全也）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蹏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

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繁數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離朱黃帝臣明目人也）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師曠晉平公樂師八風八方之風也東方谷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方融風以八音之罷宣播八方之風一本以八風配八卦之風聲）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蹠足也實地也）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然焚也）員者常轉窾（科）者主浮自然之勢也（員輪丸之屬窾空也舟船之屬）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嫗伏以氣剖卵也孕者懷胎育生也）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為者而功既成矣秋風下霜倒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倒生挫傷者彫落也）鷹鵰搏鷙昆蟲蟄（什）藏草木注根魚鼈湊淵莫見其為者滅而無形（滅沒形見也）木處榛

巢水居窟穴（聚木曰榛）禽獸有艽（艽蓐也）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於發聲於越夷言也越產細葛）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御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九疑山名在蒼梧虞舜所葬地）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翦也文身刻畫其體為蛟龍之狀以入水蛟龍不害也故曰以像鱗蟲）短綣不絝（袴）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卷卷臂也因之因水之宜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

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不穀食食肉酪而已北狄鮮畀也弛舍便疾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裸國在南方聖人治禮不求變俗故曰因之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鴝鵒不過濟貈（涸）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反本也天本授人清靜之性故曰反）究於物者終於無為（無為者不為物為也）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睉（槎）智故曲巧偽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故牛歧蹏（蹄）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循隨游行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天理也不以人事滑亂其理不以欲亂其清濁之性也）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精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為人（為治也）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

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共工以水行霸於伏犧神農閒不周山崑崙西北傾猶下也）與高辛爭為帝（高辛帝嚳）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已止也翳越太子也賢不欲為王逃於山穴之中越人以火熏出而立之）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孔子是也）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墝（敲）埆（殼）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湍瀨水淺流急少魚之處曲隈崖岸委曲深潭回流饒魚之處）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口不設不信之言手不妄有所規擬）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玄天也馳行也）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道不可道故曰不道之道）夫能理三苗朝羽民（三苗堯時所放渾敦窮奇饕餮之屬羽民南方羽國之民）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徙化也納受其朝也肅慎在北方）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

智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能無為故物無不為之化）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順物之性）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然猶宜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根本也門禁要也）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眩惑也天解言能明天意也）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强（弱柔也强無不勝也）心虛而應當（當合也）所謂志弱而事强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

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為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為號（公王侯伯稱孤寡不穀故曰以賤為號）而高者必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强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也能以寡統衆）所謂其事强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强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强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同（言强之為小）柔勝出

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言柔之為大）故兵强則滅木强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兵猶火也强則盛盛則衰故曰則滅以火諭也）是故柔弱者生之榦也而强者死之徒也（榦質徒衆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先者隤陷故曰窮後者以謀故曰達）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指所之也湊所合也指湊猶言行止也）日以月悔也（積日而至於月則必悔前之非）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蹷

之（蹷履也）先者隤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質的射之準執）猶錞之與刃刃犯難而錞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錞矛戈之錞刃矛戈之刃刃在前故犯難錞在後故無患）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流（發動凝如脂凝也）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數術也合於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道當隨事為變不必待於先人事當在後趨時當居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

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言時反側之間不容氣息促之甚也）先之則大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和淨也雌柔弱也）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𥗻（磨）堅莫能與之爭（𥗻磑也攻大𥗻堅諭難也）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崖息耗減益通於不訾（訾量也）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蚑（岐）蟯（音饒蚑蚑行蟯小蟲）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贍足也既盡也）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遁逸也錯繆相紛彼此相糺也）利貫金石强濟天下（水流缺石利也舟船所載無有重强也）動溶無形之域而翺翔忽區之上邅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忽怳之區上言其飛為雲無所不上也邅回猶委曲也）有餘不足任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鴻大也洞通也）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軫）與萬物始終（紾轉也）是謂至德（言水之為德最大故曰至德也）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無形生有形故無為物大祖也無音生有音故為聲大宗祖宗皆本也）其子為光其孫為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出生出生道謂去清淨也入死入死道謂匿情欲也蹠適也自無形適有形離其本也自有形適無形不能復得道家所棄故曰以衰賤也）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而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九天八方中央也九野亦如之）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

葉累而無根（無根言微妙也）懷囊天地（懷囊猶言囊括宇宙之謂）為道關門穆忞（民）隱閔純德獨存（穆忞隱閔皆無形之類純不雜也）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既盡也勤勞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形道也有形萬物也）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為之圈則名實同居（圈陬也）音之數不過五（宮商角徵羽）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甘酸鹹辛苦）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

五（青赤白黑黃）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宮在中央聲之主也形正也）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也甘中央味也）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白者所在以染之故五色可成也）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解達也際機也）其全也純兮若樸（樸玉在石而未剖者）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沖虛也盈滿也澹定不動之貌）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總眾聚也）百事之根皆出一門（道之門也）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

迹常後而先（道之先也）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誘慕謫貪榮勢也嗜欲情欲也）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察（不煩擾也）寡其所求則得（易供故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一齊也軌法也）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故準循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道貴平和故喜怒為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德尚恬和故以憂悲為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心當專一中扃外閉反有所好憎故曰過性當清靜以奉天素

而反嗜欲故為之累）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怒者陰氣也積陰相薄故破陰喜者陽氣也積陽相薄故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為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更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不載於性）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散亂粹純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心也外情欲）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各得其所思慮平者不妄喜怒）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

恃堅强而不鞼（鞼音貴折也）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在小能小在大能大）其寬不躁（皂）其神不嬈（躁狡嬈煩嬈也言精神定也）湫（秋）漻（遼）寂寞為天下梟（湫漻清靜寂寞恬淡也梟雄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穆美也）變無形像（言能化也）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響應聲影應形）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仗（玄仗道也）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易也）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也）末世有勢為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于得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幾近也許由務光是也）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京臺章華皆楚之大臺）游雲夢沙丘（雲夢楚澤在華容沙丘紂臺名）耳聽九韶六瑩（九韶舜樂六瑩顓項樂）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夷平也）釣射鷫（肅）鷞（霜）之謂樂乎（鷫鷞鳥名長脛綠身其形似鴈）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

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入見先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二者交爭故戰而臞也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滑汩也不以身為物役不以情欲亂中和之道也）是故其為臞不忻忻（忻忻為過制也）其為悲不惙（陟）惙（惙傷性也）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喬木上疏少陰之木空穴巖穴也）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猶以此為不足也）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至樂至德之樂極亦至也）夫建鍾鼓列管絃席旃茵傅旄象（傅著旄旌也象以象牙為飾也）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朝歌紂都鄙邑紂使師涓作鄙邑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齊列也靡曼美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强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營惑也）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之形也）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

故内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于肌膚不浹於骨髓不留于心志不滯于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内不開於中而强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為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去耳不聞也）夫心者五藏之

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經理也）是猶無耳而欲調鍾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已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許由陽城人箕山之隱士也堯以其賢聘之欲禪天下不肯就）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為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我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

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無非無是化育玄燿生而如死（玄天也玄同言萬物皆受氣於天也燿明也生而如死言無所欲也）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閒哉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其天性也）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故雖游於

江潯海裔（潯崖也裔邊也）馳要褭建翠蓋（要褭馬名日行萬里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褭音裊）目觀掉羽武象之樂（掉羽武象周武王之樂）耳聽滔朖（朗）奇麗激抮之音（激有激揚抮轉皆曲名也）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齊於凡民故曰齊民）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閒（側伏也）隱于榛薄之中（藂木曰榛深草曰薄）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瓮牖揉桑為樞（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一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編蓬為戶以破瓮蔽牖）

（揉桑條以爲戸樞）上漏下溼潤浸北房（浸漬也北房陰堂）雪霜滾（微）灖（靡）浸潭苽（觚）蔣（滾灖雪霜貌浸潭之潤以生苽蔣實苽者蔣實其米曰彫胡蔣音漿）逍遙于廣澤之中而仿佯于山峽之旁（兩山之間爲峽）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于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烏之啞（雅）啞鵲之唶（惜）唶豈嘗爲寒暑燥溼變其聲哉（言體道者不爲貴賤貧富勞逸易其志如烏鵲之不爲寒暑易其聲）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與同志交接有一會而交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故曰有不易之行也）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雖規矩鉤繩無以施於此）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爲修居卑不可爲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機持盈而不傾（機危也傾覆也）新而不朗久而不渝（朗明也渝變也）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强平虛不流與化翶翔（翶翔猶傾仰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舜藏金於嶄巖之山藏珠於五湖之淵以塞貪淫之欲）不利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爲樂不以慊爲悲（康安慊約也）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爲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昧不明也）此三者不可不愼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蚑蟯貞蟲（蚑行也蟯蟯動之蟲也貞蟲即細腰之屬也）蝡動蚑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去之去道也則骨肉靡滅無倫匹也）今人之所以眭（桂）然能視瞀（營）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蹪趎（殊）埳（坎）頭抵植木

而不自知也（蹪躓也楚人讀躓為蹪）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精神失其所守）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所不充在存也）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為宅也（虛者情無所念慮也以毫末為宅者言精微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于連嶁（樓）列埒之門（運行枯病也形體也連嶁猶離嶁也委曲之類列埒不平均也）而蹪蹈于汙壑穽陷之中（汙壑大壑）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神清靜故利形有情欲故害也）貪饕多欲之人漠睧於勢利誘慕於名位（漠睧猶鈍惛不知足也）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清靜之性無從還入也）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機弩機關言其疾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遇時也）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淮南鴻烈解卷一

淮南鴻烈解卷二

漢　高誘　注

俶真訓（俶始也真實也說道之實始於無化育于有故曰俶真俶音出）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寅）堮（堙）無無蝡（軟）蝡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繁憤衆積之貌發憤也）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繽紛龍蓯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競逐暢達和氣繽紛雜揉也龍蓯聚會也兆朕形怪也龍音龍蓯音聰）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霓（翟）無有仿佛（佛）氣遂而大通冥冥者也有有者言萬物摻（參）落根莖枝葉青葱苓蘢萑（委）蔰（戶）炫煌蠉飛蝡動蚑行喙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摻纖也萑蔰炫煌采色貌切啍循順也）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門）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治（儲與扈治褒大意也）

浩浩瀚（汗）瀚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浩浩瀚瀚廣大貌光耀無形也）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治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為外析豪剖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混冥大冥之中謂道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若光耀之間於無有退而自失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能有無為也未能本性自無為也）及其為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大塊天地之間休息也）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欲人同死生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人謂之固矣雖然夜半有力者負而趨寐者不知猶有所遁若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遁其形矣（大丈夫以天下為室以藏萬物）物豈可謂無大揚攉（鎬）乎（揚攉無慮大數名也）一範人之形而猶喜（範猶遇也遭也言物一法效人形尚由善也）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言死生變化也）弊而復新其為樂也可勝計邪譬若夢（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

知其寱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為大寱也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為虎（公牛氏韓人轉病易病也江淮之間公牛氏有易病化為虎若中國有狂疾者疾作有時也其為虎者便還食人食人者因作真虎不食人者更復化為人）其兄掩戶而入覘（詁）之則虎搏而殺之（覘視也）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移易人爪牙為虎爪牙）志與心變神與形化（志心皆變神形皆化）方其為虎也不知其嘗為人也方其為人不知其且為虎也二者代謝舛（喘）馳各樂其成形（代更謝敘也舛牙也）

（形謂成虎形人）狡猾鈍惽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夫水嚮冬則凝而為冰冰迎春則泮而為水冰水移易于前後若周員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泮釋也趨歸也）是故形傷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苑而神壯（苑枯病也壯傷也）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皮）馬之死也剝之若槁狡狗之死也割之有濡（狡少也濡濡溼氣力未盡）是故傷死者其鬼嬈（嬈煩嬈善行病祟人嬈音遶）時既者其神漠（既盡也時既當老者則神寂漠漠定也）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道家養形養神皆以壽終形神俱沒不但漠而已也）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寱其覺不憂（精神無所思慮故不寱志存仁義忠不得至故不憂）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于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攙（攙）搶（搰）衡杓之氣莫不彌靡（攙搶彗孛也杓北斗柄第七星）而不能為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鼓擊熙戲也）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交俱和氣也地德五穀也）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大治（曲故曲巧也尤過也茫茫沈沈盛貌）於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

物蕃殖（古者抱盛德上質是不待仁義而萬物蕃殖）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言天性萬物但可以大美興而育之難以算計其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以限計之故有餘也譬若梅矣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為百人酸也）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言各得其志故相忘）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養）和而萬物雜累焉（煬炙也抱其志德而炙於和氣故萬物雜累言成熟也）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解構猶合會也煩辱也）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一者道之本也得其根本故能）

（連理千枝萬葉）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言能戴天履地之道）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太平天下之平也大堂明堂所以告朔行令也）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光明也諭得道者能與日月竝明也）是故以道為竿以德為綸禮樂為鉤仁義為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跂躍之術（跂躍猶䞨蹐不正之道也）提挈人間之際撢（潭）掞（善）挻（延）挏（同）世之風俗（撢引掞利也挻挏猶上下也以求利便也）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摸蘇猶摸索微妙猶細小也）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瓌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跋）摋（弊摋猶雜揉也摋音殺）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然聰明而抱其太素以利害為塵垢以死生為晝夜是故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玉輅王者所乘有琬琰象牙之飾白雪師曠所奏太一五絃之琴）登千仞之谿臨蝯（元）眩之岸不足以滑（汩）其和（蝯臨其岸

而目眩也滑亂和適也）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鍾山崑崙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骭（閑）之一毛無所槩於志也（骭自膝以下脛以上也）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條風鳴條言其迅也麗過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玄冥而不闇休于天鈞而不碭（碭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體道者為能不敗也碭音為）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孟門山名太行之隘也終隆終南山在扶風皆險塞也）唯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湍瀨急流也旋淵深淵也呂梁水名皆水險留滯也）太行石澗飛狐（胡）句望之險不能難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望皆隘險也）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魏闕王者門外闕也所以縣教象之書於象魏也巍巍高大故曰魏闕言真人雖在遠方心存王也）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一原道之原）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

飲人以和是故至道無為一龍一蛇（龍能化蛇能解蛻故道以為譬）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燿思慮不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臺持簡大也）引楯萬物羣美萌生（引楯拔擢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事治也）休其神者神居之（不動樸）道出一原通九門（九門天之門）散六衢（散布於六合之衢）設於無垓（垓）坫（坫）之宇（設施也垓坫垠埒也）寂漠以虛無非有為於物也物以有為於己也（非有為於物者不為之也物以有為於己者物己為也）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之所為也道之所施

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呴（吁）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父母天地閱總也和氣道所貴也）是故槐榆與橘柚（右）合而為兄弟（柚小橘也同異物）有苗與三危通為一家（三危國名）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肝膽喻近胡越喻遠）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圈陬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墨墨翟之術兼愛楊朱之術全性保真申者申不害也尚刻削商者鞅也尚嚴猛）猶蓋之無一橑（遼）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己自以為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鑄器（鑄讀作祝）金踊躍于鑪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保猶褓也寶也）有況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枿（過）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疏躍布散也枿讀作蘖菊生萌芽也）若此則有所受

之矣而非所授者所授者無受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龍蓯遼巢彭濞（譬）而為雨（周雲密雲也龍蓯聚合也遼巢彭濞蘊積貌）沈溺萬物而不與為溼焉（不與萬物俱溼）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然而奚仲不能為逢蒙（奚仲巧為車逢蒙善於射言未能相兼也）造父不能為伯樂者（造父善御馬事周穆王伯樂善相馬事秦繆公）是曰諭於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

復化已（藍染草涅礬石也母本也）是何則以諭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涅藍造化之者乎其為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小大優游矣（言饒多也）夫秋豪之末淪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蘆苻之厚通於無壄（垠）而復反於敦龐（秋豪微妙故能入於無間間孔言道無形以豪末比道猶復為大也厚猶薄也蘆葦也苻蘆之中白苻言其薄柯則歸於葦故曰反於敦龐也）若夫無秋豪之微蘆苻（疑）之厚四達無境通于無圻（道貴無形秋豪蘆苻已有形故曰無秋豪之微蘆苻之厚而四達無境通於無圻圻音寅垠也）而莫之要御夭

遏者其襲微重妙挺挏萬物揣丸變化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夫疾風㪍（渤）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蟁（民）蝱（蒙）適足以翱翔（㪍亦拔也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也翱翔無傷毀之患道所貴也）夫與蚑蟯同乘天機（蚑行蟯動諭微細也天機神馮）夫受形於一圈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類形象也未有形象道所尚也）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曉明也）寂漠之中獨有照焉

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形見也）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符嫗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挐治煩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

棄聰明反無識芒然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犧尊酒器畫犧牛之象以飾尊也）鏤之以剞（技）劂（厥）雜之以青黃華藻鎛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剞巧工鉤刀也劂者規度刺畫墨邊箋也所以刻鏤之具也青黃采色之飾也華藻華文也鎛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龍蛇虎豹者刻尊彝為蟠龍伏虎之狀故曰曲成文章）然其斷在溝中一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間遠也）然而失木性鈞也是故神越者其言華德蕩

者其行偽（越散也蕩逸偽不成也）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夫趨舍行偽者為精求于外也精有湫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宣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揲（設）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溶于至虛而游于滅亡

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圄（蜚廉獸名長毛有翼敦圄似虎而小圄音語）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誇）父（雷公夸父皆仙人也）妾宓妃妻織女（宓妃神女也）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素性也）夫人之事其神而嬈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事治也嬈煩也營慧求索名利者也離宅離精神之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而暍（謁）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梣（尋）木色青翳而蠃（裸）瘉（與）蝸（瓜）睆（梣木青皮蠃螺蝨蝸

牛即螔蝓也螺也睆音喚）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夫牛蹏之涔（岑）無尺之鯉（涔潦水也謂水潦之年大道上之積水）塊阜之山無丈之材（塊阜小山也）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況乎以無裹之者邪（無裹無形也）此其為山淵之勢亦遠矣夫人之拘於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形繫者身形疾而精神越泄不處其守虛疾也）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至德

之世甘瞑于溷（混）潣（閑）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宇（溷潣無垠虛之貌汗漫無生形形生元氣之本神也宇居也）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為景柱而浮揚乎無畛（軫）崖之際（一手曰提挈眾也委棄也言不以身役物鴻濛東方之野日所出者故以為影柱浮揚猶遨翔也無畛崖畔界因以為名也）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顒顒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為一而萬物大優（渾渾蒼蒼混沌大貌優饒也）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羿堯時羿也善射能一日落九烏繳大風殺窫窳斬九嬰射河伯故曰知也）

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昧昧純厚也芒芒廣大貌吟咏其德含懷其和氣未大宣布也）被施頗烈（被其德澤頗烈施於民）而知乃始昧昧晽晽（林）晽皆欲離其童蒙之心（昧昧欲明而未也晽晽欲所知之貌離去也）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煩多一齊也）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熱（竅通領理襲因竅法熱音整形也言因九天九地之形法以通理也）提挈陰陽嫥（專）捖（桓）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嫥捖和調也族類也）使各有經紀條貫於此萬民睢（揮）睢盱（于）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睢盱聽視之貌）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棲遲至于昆吾夏后之世（昆吾夏之伯夏后桀世也）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施（讀作易）及周室之衰澆淳散樸雜道以偽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徒黨也訟爭是非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登降之禮飾紱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慲（滿）觟（化）離跂（觟徯徑之後也）各欲行其知偽以求鑿枘（尚）於世而錯擇名利（鑿孔也枘筍也工人刻木以入鑿鑿即受之諭人施其巧偽索榮顯之名利也）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聖人能返其性於初游心於虛言無欲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攓（騫）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擢取攓縮也皆不循其理故愁其思慮也耳妄聽目妄視淫故勞也）乃始招蟯振纏物之毫芒搖消掉（弔）捎（梢）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搖消掉捎言未能行仁義禮樂也越揚暴卒也越揚其詐譎之智以取聲名也）此我所羞而不為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說也（說樂也不若有人說樂之也）與其有說也不若尚（徜）羊（徉）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胷臆之中矣若然者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孰肯分分然以物為事也（分分猶意念之貌）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

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為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會）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潦上沫起覆甌也言其濁擾不見人形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易平也形見也）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虛心也室身也

白道也能虛其心以生於道道性無欲吉祥來止舍也）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薶（薶音倭汚也）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神清者精神內守也）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越散也事治也）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玄光而求知之于耳目（玄光內明也一曰玄天也）是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反之於虛則情欲之性消鑠滅息故曰聖人之游游行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

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翣（殺）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翣扇也簡賤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已貪汚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以用也）聖人有所于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外棄也）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儡（雷）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儡身身不見用儡儡然也）是何則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于本許由不能行也又況齊民乎誠達

于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矣趨捨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說釋也濫覦也）知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若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為人（為治也）天地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夭遏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化生者天也化物者德也）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處小隘而不塞橫扃天地之間而不

窕（扃猶閉也）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足蹀（蹀）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陽阿古名倡也綠水舞曲趨投節也）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始皇遺齊襄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解此環后椎破之謝曰已解矣）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蔚氣（蔚病也）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之攢（費）疾蟲（養）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蠆（痓）螫指而神不能憺（憺音詹定也）蚉蝱噆（雜）膚而知不能平（噆噬也）夫憂患之來攖人心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蚉蝱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奈之何哉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攓（牽）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稟猶用也）今夫樹木者灌以瀿（瀿）水（瀿波也暴溢也）疇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枿（枿櫱也）有況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況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九鼎九州貢金所鑄也重厚也潤澤有光也）洛出丹書河出綠圖（丹書黃帝游于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故曰丹書綠圖黃帝云夢見兩龍挺白圖即帝以授于河之都天老曰天其授帝圖乎黃帝乃齋河洛之閒至于翠媯泉大盧魚泝溜而至汎白圖蘭葉朱文以授黃帝舒受之故曰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許由方回善卷披衣皆堯時隱士）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閒四子之才非能盡善益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烙鑄金柱（鑄金柱然火其下以人置其上墮陊火中）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賢人比干也析解也剔解有才士腳觀其有奇異脛腳也）醢鬼侯之女菹

梅伯之骸（鬼侯梅伯紂時諸侯梅伯說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女至紂以為不好故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也）當此之時嶢（堯）山崩三川涸（嶢山葢在南陽三川涇渭汧也）飛鳥鎩翼走獸擠脚（言紂田獵禽荒故獸無不被害也）當此之時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烏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況編戶齊民乎（聚木曰叢深草曰薄）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於我亦有繫於世矣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歷陽淮南國縣名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謂嫗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閫閫者問之嫗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鷄血塗門閫明旦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國沒為湖與門吏言其事適一宿耳一夕旦而為湖也勇怯同命無遺脫也）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巫山在南郡膏夏大木也其理密白如膏故曰膏夏紫芝皆諭賢智也蕭艾賤草皆諭不肖）故河魚不得明目穉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河水濁故不得明目穉稼為霜所凋故不得待其自熟時故曰其所生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置猨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

肆其能也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得其本清靜之性故能明）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絃而射（谿蠻夷也以柘桑為弩因曰谿子之弩）越舲蜀艇不能無水而浮（舲小船也蜀艇一版之舟若無水不能獨浮也）今矰繳機而在上罒（網）罟張而在下雖欲翺翔其勢焉得（矰弋射身短矢也機發也翺翔鳥之高飛翼上下曰翺直利不動曰翔）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詩周南卷耳篇也言采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為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采易得之菜不能盈易滿之器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遠也）

淮南鴻烈解卷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顧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淮南鴻烈解卷三（四）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淮南鴻烈解卷三

漢　高誘　注

天文訓（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皆謂以譴告一人故曰天文）

天墜（地猶文）未形馮馮翼翼洞洞（桐）灟灟（鐲）故曰大昭（馮翼洞[illegible]無形之貌）道始于虛霩（霍）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漢垠（漢垠重安之貌）清陽者薄靡而為天（溥靡者若塵埃飛揚之貌）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清妙之合一（一作專）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襲合精氣也）陰陽之專精

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日月之淫為精者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不周山在西北傾者高也原道言地東南傾傾者下也此先言傾西北明其高也）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

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薄迫感動也）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散霧散也）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除冬毛微墮也）日至而麋鹿解（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硥（諣）膲（宗本也減少也膲肉不滿言應陰氣也膲音醮）火上蕁（覃）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

標（末）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熱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方諸陰燧大蛤也熟磨拭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鬬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賁星墜而勃海決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虎土物也谷風木風也木生於土故虎嘯而谷風至龍水也雲生水故龍舉而景雲屬屬會也蠶老絲成自中徹外然視之如金精珥表裏見故曰珥絲一曰弄絲於口商音清弦細而急故先絕也賁星客星也又作孛星墜隕勃大決溢也暴虐也飄風迅也蟲食苗心曰螟赤地旱也干時之令不收納則久雨為災）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期會也雄為虹雌為蜺忌禁也）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九野九天之野也一野千一百一十一隅）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以上皆星名）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韓鄭之分野）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陽氣始作萬物萌牙故曰變天尾箕一名析木燕之分野斗吳之分野牽牛一名星紀越分野）北方

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虛危一名玄枵齊之分野幽陰也西北季秋將即於陰故曰幽天營室東壁一名承委衛之分野奎婁一名降婁魯之分野）西方曰昊天其星胃昴（卯）畢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巂參東井（西方金色白故曰昊天或作旻昴畢一名大梁趙之分野朱陽也西南為少陽故曰朱天觜巂參一名實沈晉之分野）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柳七星張周之分野一名鶉火東南純乾用事故曰陽天翼軫一名鶉尾楚之分野）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太皞伏犧氏有天下號也死託祀於東方之帝）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為歲星

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木色蒼蒼龍順其色也角木也甲乙皆木也）南方火也其帝炎帝（炎帝少典之子也以火德王天下號曰神農死託祀於南方之帝）其佐朱明（舊說云祝融）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其獸朱鳥（熒惑五星之一朱鳥朱雀也）其音徵其日丙丁（徵火也丙丁皆火也）中央土也其帝黃帝（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曰軒轅氏死託祀於中央之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土色黃也）其音宮其日戊己（宮土戊己土也）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少昊黃帝之子青陽也以金德王號曰金天氏死託祀於西方之帝）其佐蓐（辱）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為太白其

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商金也庚辛皆金也）北方水也其帝顓頊（顓頊黃帝之孫以水德王天下號曰高陽氏死託祀於北方之帝）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羽水也壬癸皆水也）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仲中也四中謂太陰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也）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角）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周徧也）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

國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匿（此皆所以譴告人君）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一十八歲而周（鎮星一徧）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

而不入不當出而出天下興兵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婁以五月夏至效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牽牛（效見）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穀不熟曰饑）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艮卦之風一名融為笙）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震卦之風也為管）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巽卦之風也為柷）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離卦之風也為絃）景風至四十

五日涼風至（坤卦之風也為塤）涼風至四十五日閶闔風至（兌卦之風也為鐘）閶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乾卦之風也為磬）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坎卦之風也為鼓）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立春故出輕繫）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春分播穀故正封疆治田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立夏長養布恩惠故幣帛聘問諸侯）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夏至陰氣在下陽盛於上象陽布施故賞有功封建侯）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立秋節農乃登穀常祭故報地德祀四方神）閶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秋分殺氣國君憯愴故去鐘磬縣垂之樂）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立冬節土工其始故治宮室繕修邊城備寇難）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象冬閉藏不通關梁也罰刑疑者於是順時而決之）何謂五官東方為田南方為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空中央為都（田主農司馬主兵理主獄司空主土都為四方最也）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太一之庭也（太微星名太一天神）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咸池星名水魚天神）天阿者羣神之闕也（闕猶門也）四宮者所以為司賞罰（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大阿）太微者主朱雀（主猶典也）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狼之山（南極之山）日移一度月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牛首北極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舍八十歲而復故曰子午卯酉為二繩（繩直也）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為四鉤東北為報德之維也（報復也陰氣極於北方陽氣發於東方自陰復陽故曰報德之維四角為尾也）西南為背陽之維（西南已過陽將復陰故曰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常羊不進不退之貌東南純陽用事不盛不衰常如此故曰常羊之維）西北為蹏通之維（西北純陰陽氣閉結陽氣將萌蹏始通之故曰蹏通之維）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為德（德始生也）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為刑（刑始殺也）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

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火正火王也故水滲漏漏濕也）十一月水正而陰勝（水正水王也故陰勝）陽氣為火陰氣為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流黃土之精也陰氣作於下故流澤而出也石精五色之精）蟬始鳴半夏生蟁蝱不食駒犢鷙鳥不摶黃口（五月微陰在夏駒犢黃口肌血脆弱故蟁蝱鷙鳥應陰不食不摶也）八尺之景修徑尺五寸景修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為水陽氣勝則為旱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術道徑也）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

木死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自東北至東南為兩維匝四維三百六十五度一度者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日行一度十五日為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黃鍾十一月也鍾者聚也陽氣聚於黃泉之下也）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應鍾十月也言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應時聚藏故曰應鍾）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無射九月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有射出見也故曰無射）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南呂八月也南任也言陽氣內藏陰侶於陽任成其功故曰南呂）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夷則七月也夷傷則法也言陽衰陰發萬物彫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鍾（林鍾六月也林衆也鍾聚也陽極陰生萬物衆聚而盛故曰林鍾）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蕤賓五月也陰氣萎蕤在下似主人陽在上似賓客故曰蕤賓）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仲呂四月也陽在外陰在中所以呂中於陽助成功也故曰仲呂）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姑洗三月也姑故也洗新也陽氣養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音

比夾鍾（濟止也夾鍾二月也夾夾也萬物去陰夾陽地而生故曰夾鍾）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小滿四月也）音比太蔟（太蔟正月律也蔟蔟也言陰衰陽發萬物蔟地而生故曰太蔟）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大呂十二月律也呂侶也萬物萌動於下未能達見故曰大呂所以配黃鍾助陽宣功也）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為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為小歲（斗第一星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也）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為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淮南王作書之元年也一曰淮南王僭號）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陰精粗故得氣少陽精微故得氣多）合氣而為音合陰而為陽合陽而為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為日律自倍而為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六或作八）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為月而以十二月為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冬至後三日則明年夏至之日）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壬午冬至甲子受制

木用事火煙青（木色青也東方）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火色赤也南方）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土中央其色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西方金其色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北方水其色黑）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挺羣禁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甲木也木王東方故施柔惠蟄伏之類出由戶故開闔扇通障塞春木王故毋伐木也）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火用事象陽明識功勞故封建侯出貨財）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粰（浮）鬻（欲）施恩澤（土用事象土長養故施恩澤也粰鬻粥也）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郭審羣禁飾兵甲儆百官誅不法（金用事象金斷害故誅不如法度也）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禁搜客出新客）斷刑罰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徙（水用事象冬閉固故禁外徙也）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子氣溼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木氣溫故早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夭卵毈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

春有霜戊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夷（夷傷也夷或雹）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為（不成為介蟲也）丙子干戊子大旱苽封熯（苽蔣草也生水土相連特大如薄者也名曰封旱燥故熯也熯音染）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為（不成為魚）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今八月九月時李奈復榮生實是也）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亡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不藏地氣發也）丙子干壬子星墜（墜隕也）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豐隆雷也）至秋三月（季秋之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殺氣也）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青女天神青皇女主霜雪也）行十二時之氣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收斂其所藏而閉之）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為帝候歲（雄鳩盖布穀也）是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日為德月為刑月歸而萬物死日

至而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與猶許也）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拂猶過一日至）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窟）明（朏明將明也）至于曲阿是謂旦明（平旦也）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昆吾丘在南方）至于鳥次是謂小還（鳥次西南方之山名也鳥所宿止）至于悲谷是謂餔時（悲谷西南方之大壑言其深峻臨其上令人悲思故曰悲谷）至于女紀是謂大還（女紀西北陰地）至于淵虞是謂高舂（淵虞地名高舂時加戌民碓舂時也）至于連（爛）石是謂下舂（連石西北山名言將欲冥下象悉舂故曰下舂）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北方之山名）日入于虞淵之汜（凡）曙於蒙谷之浦（曙明也浦涯也）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自暘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為九州七舍也）禹以為朝晝昏夜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脩長也）而夜短陰氣勝

則日短而夜脩帝張四維（按以下至為四時根時本在有其歲司之後此依宋本）運之以斗（運旋也）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螾螾（螾音引動生貌）律受太蔟太蔟者蔟而未出也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鍾夾鍾者種始莢也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指巳巳則生已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鍾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指亥亥者閡也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鍾也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鍾黃鍾者鍾已黃也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為四時根道曰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天地三月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喪紀三踊以為節兵重三罕以為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調和也）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鍾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為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律之數六分為雌雄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為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鍾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

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卵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鍾為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蔟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甤賓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

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鍾十月也與正音比故為和和從聲也）應鍾生甤賓不比正音故為繆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為度量輕重

生乎天道黃鍾之律脩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古者幅比皆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為制秋分蔈（貓）定蔈定而禾熟（蔈禾穗粟孚甲之芒也定者成也故禾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十從甲至癸也）故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其以為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分言其輕重分銖也）十二分而

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為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為一斤三月而為一時三十日為一月故三十斤為一鈞四時而為一歲故四鈞為一石其以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鍾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

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前後太陰之前後也）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鄉而為戶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小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為歲星

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輿鬼為對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單讀明揚之明）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為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除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為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為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為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巂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為

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涒（吞）灘（貪）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為對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昨）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為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為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為對太陰在子歲名困（羣）敦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昴畢為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

月與之晨出東方觜巂參為對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太陰所居曰德辰為刑德綱曰日倍因柔曰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矣（和也）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

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欲知天道以日為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為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星宜言日明堂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仲春之月在奎婁季春之月在胃此言星正月建營室誤也）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

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巂二參九東井三十三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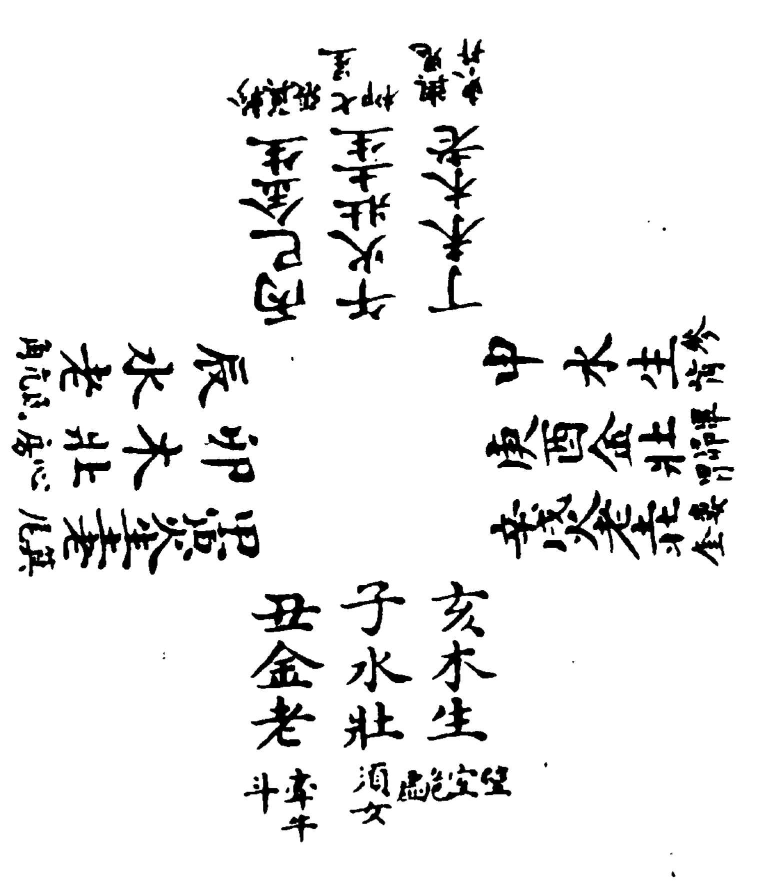
星部地名角亢鄭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畢魏觜巂參趙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木德仁也故柔涼也）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火德陽也故布施宣明也）太陰治秋則欲修備繕兵（金德斷割故修兵也）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彊（純陰閉固水澤冰凍故剛彊也）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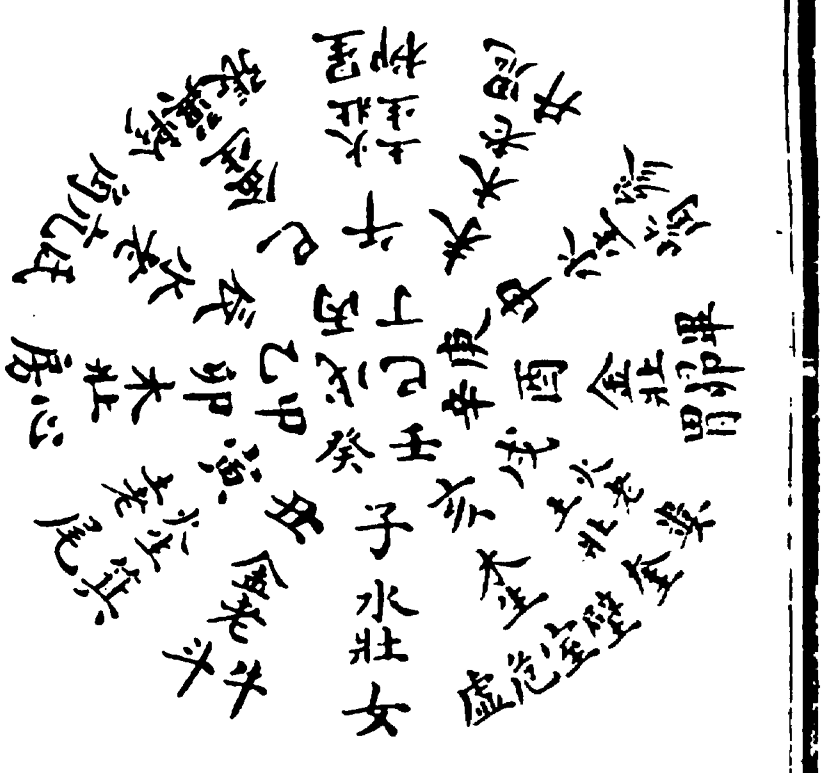
一康（康盛也）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巳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

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為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為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為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趙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為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蚑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

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

此圖藏本式





此圖今刊本式與前圖兩存之以備參考云

攝提格之歲（格起言萬物承陽而起也）歲早水晚旱稻疾蠶不登（登成也）菽麥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閼逢（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故曰閼逢也）

單閼之歲（單盡閼止也言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也）歲和稻菽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在乙言萬物遏蒙甲而出故曰旃蒙也）

執除之歲（執蟄除舒也言伏蟄之物皆散舒而出也）歲早旱晚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在丙萬物皆生枝布葉故曰柔兆也）

大荒落之歲（荒大也方萬物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强圉（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强圉也）

敦牂之歲（言萬物皆盛壯也敦牂敦盛牂壯也）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為（為成也）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雝（在戊言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故曰著雝也）

協洽之歲（協和洽合也言陰欲化萬物和合）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為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維（在己言萬物各成其性故曰屠維屠別維離也）

涒灘之歲（涒大灘修也言萬物皆修其精氣也）歲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上章謂陰氣上升萬物畢生也）

作鄂之歲（作鄂零落也萬物皆陊落）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為禾蟲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在辛言萬物就成熟其煌煌故曰重光也）

掩茂之歲（掩蔽茂冒也言萬物皆蔽冒也）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為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黓（在壬言歲終包任萬物故曰玄黓黓音乙）

大淵獻之歲（淵藏獻迎也言萬物終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為禾蟲民食三升

困敦之歲（困混敦沌也言陽氣皆混沌萬物牙蘖也）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麥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陽（在癸言陽氣始萌萬物合生故曰昭陽也）

赤奮若之歲（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物而起之無不順其性也赤陽也）歲有小兵早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為麥昌民食一升

正朝（一作月）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參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袤（謀）之數者立四表以為方一里岠（巨）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岠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輒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為法除舉廣除立表袤以知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視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并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里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二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里則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為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

淮南鴻烈解卷三

淮南鴻烈解卷四

漢　高誘　注

墬形訓（紀東西南北山川藪澤地之所載萬物形兆所化育也故曰地形）

墬形之所載六合之閒四極之内（六合已說在原道四極四方之極無復有外故謂之内也）昭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要正也以太歲所在正天時也）天地之閒九州八極（八極八方之極也）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東南辰爲農神后稷之所經緯也故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沃盛也五月建午稼穡盛張故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滔大也七月建申五穀成大故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并猶成也八月建酉百穀成熟故曰并土）正中兾州曰中土（兾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未聞）東北薄州曰隱土（薄猶平也隱氣所隱藏故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申復也陰氣盡於北陽復氣起東北故曰申土）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會稽山在會稽郡泰山今在泰山郡是為東嶽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泲水所出首山在蒲坂縣南阿曲之中伯夷所隱太華今弘農華陰山是爲西嶽岐山今扶風美陽西北周家所邑也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關直河内野王縣羊腸山名

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西河上郡關曰羊腸坂是孟門太行之限也）何謂九塞曰太汾澠阨荆阮方城殽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太汾在晉澠阨今弘農澠池是也荆阮方城皆在楚殽阪弘農郡澠池殽嶔岑是也井陘在常山通太原關令疵在遼西句注在鴈門陰館句注居庸在上谷阻陽之東通運都關）何謂九藪（藪澤也）曰越之具區（具區在吳越之閒）楚之雲夢（雲夢在南郡華容）秦之陽紆（陽紆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晉之大陸（大陸魏獻子所游焚焉而死者是也）鄭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傳曰鄭有原圃猶秦之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弊邑是也）宋之孟諸（孟諸在今梁國睢陽東北澤）齊之海隅（海隅猶崖也蓋近海濱）趙之鉅鹿（今鉅鹿廣阿澤是也）燕之昭余（昭余今太原郡古者屬燕）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艮氣所生也一曰融風）東方曰條風（震氣所生也一曰明庶風）東南曰景風（巽氣所生也一曰清明風）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也一曰凱風）西南曰涼風（坤氣所生也）西方曰飂（留）風（兌氣所生也）西北曰麗風（乾氣所生也一曰閶闔風）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也一曰廣莫風）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遼水出碣石山自塞北東流直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在雝州江水出岷山在蜀西徼外淮水出桐柏山在南陽平氏）闔四海之内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

徑三千里（陸徑邪徑也陸地也）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太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也海內東西短南北長極內等也）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名山大山也）掘崑崙虛以下地（掘猶平也）（地或作池）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中崑崙虛中也增重也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像此蓋誕實未聞也）上有木禾其修五尋（上崑崙虛上也五尋長三十五尺）珠樹玉樹琁（窮）樹不死樹在其西（在木禾之西也）沙棠琅玕在其東（皆玉名也在木禾之東也一說沙棠木名也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也）絳樹在其南（絳赤色）碧樹瑤樹在其北（碧青玉色）旁有四百四十門（面有十門也）門閒四里里閒九純純丈五尺（純量名）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橫猶光也橫或作彭彭受不死藥罷也）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傾宮宮滿一頃田中也旋室以旋玉飾室也一說室璇璣關可轉旋故曰旋室）縣圃涼風樊（飰）桐在崑崙閶闔之中（閶闔崑崙虛門名縣圃涼風樊桐皆崑崙之山名）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原本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渤海大海也河水自崑崙由地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書曰河出積石入猶出也）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窮石山名）（在張掖北塞外也）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絕猶過也流沙流行也）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洋水經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為漢陽）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倍之高倍之也）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曊（太帝天帝也扶木扶桑也在湯谷之南曊猶照也過陽州東方曊音費）建木在都廣（建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瓔黃蛇葉若羅都廣南方山名也）眾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眾帝之從都廣山上天還下故曰上下日中時日直人上無有晷故曰蓋天地之中）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末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華猶光也光照其下也）九州之大純方千里（純緣也亦曰量名也）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寅）亦方千里（殥猶遠也）自東北

方曰大澤曰無通（大澤無通皆藪名）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水中可居者曰渚東方多水故曰少海亦澤名）東南方曰具區曰元（穴）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夢雲夢也浩亦大也）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蓋近丹水因其名故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北方多寒水故曰寒澤）凡八殥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殥之外而有八紘（紘維也維落天地而為之表故曰紘也）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鳳所自歌鸞所自舞名曰和丘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都廣國名也山在此國因復曰都廣山言其在日之南皆為北鄉戶故反其戶也）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焦僥短人之國也長不滿三尺）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方金位也因為金丘沃猶白也西方白故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國人一目在西中央沙所蓋流沙所出也一曰澤名）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北方寒冰所積因以名為積冰也委羽山名也在北極之陰不見日）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正八風之正也以風雨八紘之內）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北木將用事青之始也故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明者陽也日之所出也故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東南月建在巳純陽用事故曰陽門據天下諸域東南角門皆陽門是其類也）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南方盛陽稍溫所在故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南月建在中金氣之始也金氣白故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方八月建酉萬物成濟將可及收斂闔大也闔閉也大聚萬物而閉之故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幽闇也都聚也玄冥將始用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殥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中土冀州）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荀）玗（干）琪焉（醫毋閭山名在遼東屬國珣玗琪玉名）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會稽山在今會稽山陰縣之南禹所葬地竹箭今會稽郡出好竹箭是也）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梁山在會稽長沙湘南有犀角象牙皆物之珍也）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金美金也石含玉之石也華山今弘農華陰縣南）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出夜光之珠五色之玉也今河東永安縣）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球琳琅玕皆美玉名）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古之幽都在鴈門以北其畜宜牛羊馬出好筋角可以為弓弩）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文皮豹虎之皮也）中央之

美者有岱獄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岱獄泰山也王者禪代所祠因曰岱獄五穀桑麻魚鹽所養人者）凡地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山仁萬物生焉故為積德川水智智制斷故為積刑也）高者為生下者為死（高者陽主生下者陰主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丘陵高敞陽也故為牡谿谷汚下陰也故為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皆以其類也）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清水澄故黃金出焉龍淵龍所出游之淵玉英轉化有精光焉）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音殷啼極而無聲也）風氣多聾林氣多癃（音隆病也）木氣多傴（音羽僂也）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象石堅也）險阻氣多癭（上下險阻氣衝喉而結多癭咽也）暑氣多夭（夭折不終也）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下而汙者為衍）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利疾也）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音聲也）湍水人輕遲水人重（湍急流悍水也）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溫故草有不死者北方寒故冰有不泮釋者）東方有君子之國（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也）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為鬼（西方金金斷剖攻戰之事有形殘之尸也寢寐也居處也金氣方剛故其寢寐處夢悟如其夢故曰直夢不終其命死而為鬼能為祅怪病人也一說曰形殘之尸於是以兩乳為目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以無夢天神斷其手後天帝斷其首也故曰寢居直夢）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湯遭旱作土龍以像龍雲從龍故致雨也燕玄鳥也春分而來鴈春分而去北詣漢中也燕秋分而北鴈秋分而南詣彭蠡也故曰代飛代更也）蛤蟹珠龜與月盛衰（與猶隨也）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細小也）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魚鼈鷖鶩之屬）食土者無心而慧（如蚯蚓之屬）食木者多力而奰（熊羆之屬奰煩腸黃理也奰音閉）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之屬）食葉者有絲而蛾（蠶是也）食肉者勇敢而捍（虎豹鷹鸇之屬）食氣者神明而壽（仙人松喬之屬）食穀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貞蟲諸細要之屬）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一陽二陰也人生於天地故曰三也）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十從甲至癸）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

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彘彘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猨猨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月而化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立冬燕雀入海化為蛤萬物之生而各異類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者夏食而冬蟄（介甲也龜鼈之屬鱗魚龍之屬）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鳥魚之屬）

嚼咽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膏豕也熊猨之屬無前肥從前起也）有角者指而無後（指牛羊麋之屬無後肥從後起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夫熊羆蟄藏飛鳥時移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砥卓石）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

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兑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

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修形兑上大口決眦（慈）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

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修頸卬（窮）行竅通於鼻（末猶脊也）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

宜黍多旄（繆）犛

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翕（脅）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惷（沖）愚食獸而壽其地宜菽（菽苴也）多犬馬（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言燕代出馬也）

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

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春木王而生秋金王而死）菽夏生冬死（豆火也夏火王而生冬水王而死）麥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薺冬生中夏死（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有五聲宮其主也（宮在中央故為主也）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雲金氣所生）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鍊猶治也）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土木也故曰五行相生所以成器用）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肅慎民（修長也股脚也天民肅慎皆國名一曰肅敬也慎畏也）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白民白身民被髮亦白女子民其貌無有鬚皆如女子也丈夫民其狀皆如丈夫衣黃衣冠帶劒皆西方之國）奇（踦）股民一臂民三身民（奇隻也股脚也言其人一臂一手一鼻也三身民蓋一頭有三身皆西方之國）自西南至東

南方結胷民羽民讙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胷民反舌民（三苗國民在豫章之彭蠡交股民脚相交切不死民不食也穿胷胷前穿孔達背反舌民語不可知而自相曉一說舌本在前不向喉故曰反舌也南方之國名）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豕喙民其喙如豕鑿齒民吐一齒出口下長三尺三頭民身有三頭也脩臂民一國民皆長臂臂長於身皆南方之國）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東南墟土故人大也）黑齒民玄股民（其人黑齒食稻啗蛇在湯谷上玄股民其股黑兩鳥夾之見山海經）毛民勞民（其人體半生毛若矢鏃也勞民正理躁擾不定也皆東方國）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跂踵民踵不至地以五指行也句嬰讀為九嬰北方之國）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皆北方之國）一目民無繼民（一目民目在面中央無繼民其人蓋無嗣也北方之國）雒棠武人在西北陬（皆日所入山之名）硥（蚌）魚在其南（硥魚如鯉魚也有神聖者乘行九野在無繼民之南）有神二人連臂為帝候夜在其西南方（連臂大呼夜行）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丘在其東南方（在無繼民之東南）爰有遺玉青馬視肉（其人不知言也）楊桃甘樝（查）甘華百果所生（皆異物也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和丘在其東北陬（四方而高曰丘）（鸞所自歌鳳所自舞故曰和丘在無繼民東北陬）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

在其北方（耽耳耳垂在肩上）夸父棄其策是為鄧林（夸父神獸也飲河渭不足將飲西海未至道渴死見山海經策杖也其杖生木而成林鄧猶木也）昆吾丘在南方（昆吾楚之祖祝融之孫陸終之子為夏伯）軒轅丘在西方（軒轅黃帝有天下之號）巫咸在其北方（巫咸知天道明吉凶）立登保之山暘谷搏（圍）桑在東方（暘谷日之所出也搏桑在登保之山東北方）有娀（嵩）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有娀國名也不周山名簡翟建疵姊妹二人在瑤臺帝嚳之妃也天使玄鳥降卵簡翟吞之以生契是為玄王殷之祖也）西王母在流沙之瀕（地理志西王母石室在金城臨羌西北塞外）樂民拏閭在崑崙弱水之洲（水中可居曰洲）三危在樂民西（三危西極之山名）宵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洲水中可居者燭光所照者方千里）龍門在河淵湍池在崑崙（龍門在河中馮翊夏陽界）玄燿不周（玄燿水名一曰山名）申池在海隅（海隅藪也）孟諸在沛（孟諸宋澤在睢陽東北）少室太室在冀州（少室太室在陽城嵩高下之別名冀兗都冀州冀為天下之號）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蔽至也委羽北方山名一曰龍銜燭以照太陰蓋長千里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后稷壠在建木西（建木在都廣都廣南方澤名）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閒（南方人死復生或化為魚在都廣建木閒）流黃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國

在其東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雷澤大澤也鼓擊也熙戲也地理志曰禹貢雷澤在濟陰郡城陽西北城陽有堯塚）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北流至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徼外絕猶過也開母山名在東海中）河出積石洛出荊山（河源出崑崙伏流地中方三千里禹導而通之故出積石積石山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荊山禹貢北條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之南下有彊梁原洛水雝州浸）淮出桐柏山雎出羽山（桐柏山在上黨）清漳出楬（恰）戾濁漳出發包（楬戾山在上黨發包山一名鹿谷山亦在上黨長子二漳合流經魏郡入清河也）濟出王屋時泗沂出臺台術（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時泗沂皆水名臺台術皆山名處則未聞）洛出獵山（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汶出弗其流合於濟（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嶓冢山漢陽縣西界漢水所出南入廣漢東南至江夏入江薄落之山一名笄頭山安定涇陽縣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魏（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東會于澧又入河雝州川也上魏山名處則未聞）雒出熊耳（熊耳山在京師上雒之西北）浚出華竅濰出覆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名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浸）衽出濆熊淄出目飴（目飴山名）丹水出高褚（高褚一名冢領山在京兆上雒丹水所出東至析入鈞也）股出嶕山鎬出鮮于京出茅盧石梁（鮮于茅盧石梁

（皆山名）汝出猛山淇出大號（猛山一名高陵山在汝南定陵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大號山在河內卭縣北或曰在臨慮西）晉出龍山結給合出封羊（結給合一名也龍山在晉陽之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封羊山名）遼出砥石釜出景（砥石山名在塞外遼水所出南入海景山在邯鄲西南釜水所出南流入漳其原浪沸湧正勢如釜中湯故曰釜今謂之釜口）岐出石橋呼池出魯平（魯平山名呼池并州之浸也今中山漢昌呼沲河）泥塗淵出樠（瞞）山維濕北流出於燕（流於北燕北塞外也）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諸稽攝提天神之名也艮為條風）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通視天神也明庶風震卦之所生）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赤奮若天神也巽為清明風）共工景風之所生也（共工天神也人面蛇身離為景風）諸比涼風之所生也（諸比天神也坤為涼風）皋稽閶闔風之所生也（皋稽天神也兌為閶闔風）隅强不周風之所生也（隅强天神也乾為不周風）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窮奇天神也在北方道足乘兩龍其形如虎坎為廣莫風）穾（演）生海人（穾人之先人）海人生若菌（郡）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穾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羽嘉飛蟲之先飛龍有翼）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介鱗鱗蟲之先蛟龍有鱗甲之龍也）蛟龍生鯤鯁鯤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介國也龜之先）先龍生玄黿玄黿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煖濕生容（煖一讀暵當風乾燥之貌）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濕玄濕玄生羽風羽風生煥介煥介生鱗薄鱗薄生煖介五類雜種興乎外肖形而蕃（肖像也言相代象而蕃多也）曰馮生陽閼（曰馮木之先也）陽閼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根拔根生之草先也）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茇草者生於庶草海閭生屈龍（海閭浮草之先也屈龍游龍鴻也）屈龍生容華（容華芙蓉草花）容華生蔈（蔈流也無根水中草）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於萍藻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埃天五百歲生鈌鈌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澒（汞）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黃金怪石名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澒水銀也）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

合于黃海（黃海中央之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澒青澒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東方木色青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青龍入藏生清泉清泉之埃上為青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東方之海）壯土之氣御于赤天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百歲生赤澒赤澒七百歲生赤金（南方火其色赤其數七故七百歲而一化）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為赤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南方之海）弱土之氣御于白天白天九百歲生白礜白礜九百歲生白澒白澒九百歲生白金（白金白礜礜石也西方金色白其數九故九百歲而一化）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為白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西方之海）牝土之氣御于玄天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黑石也）玄砥六百歲生玄澒玄澒六百歲生玄金（北方水其水黑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為

玄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北方之海上者就下天氣復從天流下也其通流之水皆入于海）

淮南鴻烈解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　福

謄録監生臣顧　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淮南鴻烈解卷五至七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淮南鴻烈解卷五

漢　高誘　注

時則訓

（則法也四時寒暑十二月之常法故曰時則）

孟春之月招搖（北斗第七星）指寅昏參中旦尾中（參西方白虎之宿昏時中於南方尾東方蒼龍之宿將旦時中於南方）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太皞之神治東方甲乙木日盛德在木木王東方）其蟲鱗其音角（東方少陽物去大陰甲散為鱗鱗蟲龍為之長角木也位在東方）律中太蔟其數八（律管音也陰衰陽發萬物大蔟地而生故曰太蔟其數八五行數五木第三故曰八也）其味酸其臭羶（木味酸酸者鑽也萬物應陽鑽地而生羶木香羶也）其祀戶祭先脾（蟄伏之類始動生出由戶故祀戶脾屬土陳設俎豆脾在前也春木勝土言常食所勝也一曰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蘇（東方木木火母也氣溫故東風解冰凍也振動蘇生也）魚上負冰獺祭魚（魚鯉鮒之屬內應陽而動上負冰也獺獱水禽也取鯉魚於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候鴈北（候時之鴈從彭蠡來北過周雒至北漢中孕卵鴛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周禮馬七尺已上曰龍）服蒼玉建青旗（服佩也熊虎曰旗）食麥與羊（麥金穀也羊土畜也金土以老食所勝也先食麥以麥為王也）服八風水爨萁（該）燧火（取銅槃中露水服之八方風所吹也取其木燧之火炊之）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春王東方故處東宮琴瑟

（木也春木王故鼓之）其兵矛（矛有鋒銳似萬物錯地生）其畜羊（羊土木之母故畜之）朝于青陽左个以出春令（青陽者明堂也中方外圜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猶隔也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玄堂是月天子朝日告朔行令於左个之房東向堂北頭室也）布德施惠行慶賞省傜賦（布陽德施柔惠也慶善賞賜予也省減傜役之勞輕其賦歛也）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東郊（率使也迎歲春也東郊郭外八里之郊）修除祠位幣禱鬼神犧牲用牡（祠位壇塲屏攝之位也幣圭璧也禱鬼神求福祥也人神曰鬼天神曰神犧牲用牡尚蠲潔也）禁伐木（春木王當長養故禁之）毋覆巢殺胎夭毋麛毋卵（胎獸胎懷姙未育者也麋子曰夭鹿子曰麛卵未鷇者皆禁民不得取蓄庶物也）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骴（毋聚合大衆建置城郭以防害農功也骴骨有肉掩覆薶藏之慎生氣也骴音慈）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國乃有恐（孟春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用火氣動於上故草木早落國惶恐也）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暴雨總至黎莠蓬蒿並興（孟春溫仁而秋正金鐵之令氣不和故民疫疾風雨猥至故黎莠蓬蒿荒穢之草並興盛也）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雨霜大雹首稼不入（冬陰也水泉湧起而春行之故為敗氣不和故雨霜大雹百穀惟稷先種故曰首稼不入不熟也）正月官司空其樹楊（司空主土春土受嘉穡故官司空也楊蒲柳也楊木春光故其樹楊）仲春之月招搖

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弧星在輿鬼南昏時中於南方建星在斗上平旦時中於南方）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萬物去陰夾陽聚地而生故曰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始華（自冬冰雪至此春分穀雨故曰始雨水桃李於是皆秀華）蒼庚鳴鷹化為鳩（蒼庚黃鸝也鷹化為鳩喙正直不鷙搏也鳩布穀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太廟（太廟東向堂中央）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笞掠止獄訟（囹圄法室省輕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止禁也）養幼小存孤獨以通句（勾）萌（句屈生者萌直生者長養幼小存恤孤獨所以慎陽氣也故草木不句萌者以通達）擇元日令民社（元善也日從甲至癸也社祭后土所以為民祈穀嫌日有吉否重農事故卜擇之）是月也日夜分雷始發聲蟄蟲咸動蘇（分等也冬陰閉固雷伏不發是月陽升雷始發聲也咸皆動蘇生也）先雷三日振鐸以令於兆民曰雷且發聲（鐸木鈴金口木舌且猶將也）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以雷電合房室者生子必有瘖聾通精癡狂之疾）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桶（度丈尺也量釜鍾也鈞等也衡石稱也百二十斤為石角平也斗桶量器也）端權槩（端正也稱錘曰權槩平斗斛者令鈞等也）

毋竭川澤毋漉（鹿）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防農功（大事戎旅征伐之事）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是月尚生育故不用犧牲也更代也以圭璧皮幣代犧牲皮謂鹿皮也幣謂玄纁束帛也）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行秋節殺戮之令故寒氣猥至寇兵來征伐其國）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仲春行冬陰之令陰氣勝陽故陽不勝則麥不升熟民相殘賊）行夏令則其國大旱燠氣早來蟲螟為害（仲春行夏太陽之令故大旱陽氣熱故燠極陽生陰故蟲螟作害也蟲食苗心曰螟）二月官倉其樹杏（二月興農播穀故官倉也杏有竅在中竅在中像陰布散在上故其樹杏）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七星南方朱鳥之宿昏時中於南方牽牛北方玄武之宿平旦時中於南方）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姑故也洗新也是月陽氣養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桐梧桐也田鼠鼩鼱鼠也鴽鶉鴽也）虹始見萍始生（虹螮蝀也萍水藻）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右个（南頭室曰右个）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言具于天子（舟牧主舟之官

也天子將乘舟而漁故反覆而視之恐有穿漏五覆五反慎之至也）天子焉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實（焉猶於也薦進也鮪魚似鯉而大進此魚於寢廟祈於宗祖求麥實前曰廟後曰寢）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言當施散恩惠以順生道之宣泄不宜吝嗇閉藏也）天子命有司發囷倉助貧窮振乏絕（無財曰貧鰥寡孤獨曰窮振救也）開府庫出幣帛使諸侯（府庫幣帛之藏也使人聘問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名德之士大賢之人聘問禮之將與為治也）命司空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司空主水土之官下水上騰恐有浸漬傷害五穀故循行徧視之也廣平曰原郊外曰野）修利隄防導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始至境止田獵畢（畢）弋罝（嗟）罘（浮）羅罔餧毒之藥毋出九門（畢掩網也弋繳射也罝罘皆捕獸之罟羅網皆捕鳥之罟小網長柄謂之畢用以掩兔也餧啗之也藥毒藥也七物皆不得施用于外以其逆生道也九門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皐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乃禁野虞毋伐桑柘（桑柘皆可養蠶故禁民伐之）鳴鳩奮其羽戴鵀（紝）降于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鵀戴勝鳥）具撲（薄）曲筥筐（撲持也三輔謂之撲員底曰筥方底曰筐皆受桑器）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命五庫令百工審金鐵皮革筋角箭榦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擇下旬吉日大合樂

致歡欣（樂所以移風易俗故擇吉日大合之以致歡和）乃合累（畾）牛騰馬游牝于牧（累牛特牛也騰馬騰駒跳跳善將羣者也游從牝於所牧之地風合之）令國儺（那）九門磔（責）攘以畢春氣（儺散宮室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以逐不祥如今驅疫逐除是也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春者陰氣之終故磔攘以終畢厲氣也）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季春行冬令寒殺之氣也故寒氣時起草木上殊曰肅）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季春行夏元陽之令氣不和故民疾疫雨澤不降故草木不登成）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秋金氣用事水之母也季春行之故多陰沈為雨金為兵革故並起）三月官鄉其樹李（三月科民戶口故官鄉也李亦有核說與杏同李後杏熟故三月李也）

孟夏之月招搖指巳昏翼中旦婺女中（翼南方朱鳥之宿昏時中於南方婺女一曰須女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中於南方）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炎帝之神治南方也丙丁火日也盛德在火火王南方）其蟲羽其音徵（盛陽用事鱗散而羽羽蟲鳳為之長徵音火也）律中仲呂其數七（陽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旅陽成功故曰仲呂其數七生數五火第二故曰七）其味苦其臭焦（火味苦也焦火香焦）其祀竈祭先肺（祝融吳回為高辛氏火正死為火神託祀於竈是月火王故祀之也肺金也祭祀之肉先用所勝也一曰肺火自用其藏也肺音緇）螻蟈（國）鳴丘螾出（螻螻蛄也蟈蝦蟇也）

（四月陰氣始動於下故類應鳴也丘螾蚯蚓也）王瓜生苦菜秀（王瓜本草作菝契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不榮而實曰秀）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建赤旗食菽與雞（菽豆連皮也雞豆皆屬火所養）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火王南方故處南宮也竽笙空中像陽故吹之）其兵戟（戟有枝榦像陽布散也戟或作㦸）其畜雞朝于明堂左个以出夏令（南向堂當盛陽故曰明堂東頭室故曰左个雞羽蟲陽也故畜之）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南郊（迎歲迎夏也南郊郊七里之郊）還乃賞賜封諸侯修禮樂饗左右（賞賜有功割土封爵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也修治禮樂所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也左右近臣）命太尉贊傑俊選賢良舉孝悌（太尉卿官命使贊白也才過千人為傑選擇賢良孝悌舉而用之益非太尉之職故特命之）行爵出祿佐天長養繼修增高無有隳壞毋興土功毋伐大樹令野虞行田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穀天子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麥始升故以豕嘗麥豕水畜宜麥先薦寢廟孝之至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陰氣極藥草成故聚積之也靡草草之枝葉靡細者）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刑者上之所施罪者下之所犯斷者定其輕重而施刑也決謂人以小罪相告者即決遣之不收繫也）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鄰入保（孟夏

（盛陽當助長養而行金氣殺戮之令故苦雨殺穀不得滋長也四方之民來入城郭自保守也）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壞城郭（行冬寒閉固之令故草木早枯大水敗壞其城郭奸時違行之應也）行春令則螽蝗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孟夏當繼修增高助陽長養而行春時啓蟄之令故致螽蝗之敗春木氣多風故言暴風來至使當秀之草不長茂也）四月官田其樹桃（四月勉農事故官田也桃說與杏同後李熟）

仲夏之月招搖指午昏亢中旦危中（亢東方蒼龍之宿昏時中於南方危北方玄武之宿平旦時中於南方）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是月陰氣萎蕤在下像主人也陽氣在上像賓客也故曰蕤賓）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螳蜋世謂之天馬一名齕肬）鵙（決）始鳴反舌無聲（鵙博勞鳥也五月陰作於下博勞夏至應陰而鳴殺蛇於水反舌百舌鳥也能辯變其舌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故謂百舌無聲者五月陽氣極於上微陰起於下百舌應陰故無聲也）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載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于明堂太廟（廟南向堂中央室也）命樂師修鞀鞞琴瑟管簫調竽篪（池）飾鍾磬（管一孔似篴簫今之歌簫是也）執干戚戈羽（干盾戚斧戈戟也羽舞者所持翿也）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山者水之源將欲禱雨故先祭其本源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周禮女巫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亦其義也帝者天之主宰盛樂即鞀鞞以下之樂器也）天子以雛嘗黍（雛新雞也不言嘗雞而言嘗黍者以穀為主也）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羞進也含桃鸎桃鸎所含食故言含桃是月而熟故進之）禁民無刈藍以染（為藍青未成故也）毋燒灰（火之滅者為灰是月草木未成不天物也）毋暴布（暴暴之于日也布者陰功所成不可以小功干盛陽也）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門城門閭里門也民順陽氣散布在外當出入故不閉也關要塞市人聚也無索不征稅也蓋當陽氣盛大之際人君亦當體之而行寬大之政也）挺重囚益其食（挺者緩也）存鰥寡振死事（振起也先人為死難者振起其子孫也）游牝別其羣執騰駒班馬政（是月牝馬懷胎已定故別其羣不欲騰駒蹏傷其胎育故執之班告也馬政掌馬官也騰駒騰馬也周禮馬五尺以下曰駒）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慎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以定晏陰之所成（至極也陽盡午中而微陰起重淵矣此陰陽爭辯之際物之盛陽氣而方長者生盛陰氣而已成者死此死生分判之際也事無徑當請詳而後行也晏安也陰道靜故曰晏陰）鹿角解蜩始鳴（解墮也蜩鼓翼始鳴）半夏生木堇榮（半夏草藥也木堇朝榮暮落樹高五六尺其葉與安石榴相似是月生榮華可用作烝）禁民無發火可以居高明遠眺望登丘陵處臺榭（順陽宣明也一曰望雲物占氣祥也）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

通暴兵至（冬冰凍故雹霰傷害五穀也冬氣閉藏又多水雨故道陷壞不通利暴害之兵横來至也）行春令則五穀不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春令木王好生育之令故五穀晚熟百螣動服蝗屬時起害穀故國饑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成民殃於疫（仲夏行秋成熟之令故草木零落果實早成非其時氣故民有疾疫也）五月官相其樹榆（是月陽氣長養故官相相佐也榆說未聞）季夏之月招搖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心東方蒼龍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奎西方白虎之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黃帝之神治中央戊己土日盛德在土土王中央也）其蟲蠃其音宮（羽落而蠃蠃蟲麟為之長宮土也位中央五音之主也）律中

百鍾其數五（百鍾林鍾是月陽盛陰起生養萬物故曰百鍾其數五五行數土第五也）其味甘其臭香（土味甘土臭香也）其祀中霤祭先心（土用事故祀中霤中霤室中之祭祀后土也心火也用所勝也一曰心土也自用其藏也）涼風始至蟋蟀居奥（蟋蟀蜻蛚趣織也詩云七月在野此曰居奥不與經合奥或作壁也）鷹乃學習腐草化為蚈（秋節將至鷹自習摯也蚈馬蚿也一曰螢火蚈音谿）天子衣黃衣乘黃騮服黃玉建黃旗（黃順土色也）食稷與牛（稷牛皆屬土）服八風水爨柘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季夏中央也劍有兩刄諭無所生也一曰諭無所主皆主之）其畜牛朝于中宮（中宮大室也）乃命漁（語）人伐蛟取鼉

登龜取黿（漁人掌漁官蛟鼉黿皆魚屬鼉皮可以作鼓詩曰鼉鼓辭辭黿可以作羮傳曰楚人獻黿於鄭靈公靈公不與公子宋黿羮公子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是也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龜神可決吉凶入宗廟尊之故言登）令滂人入材葦（滂人掌池澤之官入材葦供國用也）命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故春秋傳言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耳此云百縣者謂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也秩常也常所當出芻故聚之以養犧牲）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為民祈福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稃鬻厚席蓐以送萬物歸也命婦官

染采黼黻文章青黃白黑莫不質良（婦人能別五色故染采白與黑為黼黑與青為黻青與赤為文赤與白為章質美良善也）以給宗廟之服必宣以明（宣徧明鮮明也）是月也樹木方盛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動衆與兵必有天殃土潤溽（辱）暑大雨時行利以殺草薙田疇以肥土壃（夏至後三十日大暑節火王也潤溽而濕重又有時雨燒薙行水灌之如以熱湯可以成糞田疇美土疆疆界畔）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多風欬民乃遷徙（春木王木性墮落陽發多風而行其令故穀實解落民多病風欬嗽土氣像春陽布散民遷徙者也）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稼穡不熟乃多女災（丘高也隰）

（卑也言高下皆有水潦故殺稼令不熟陰氣過差故多女災女災生子不育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摯四鄙入保（冬陰肅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鷹隼蚤摯擊四界之民皆入城郭自保守也）六月官少內其樹梓（六月植稼成熟故官少內也梓說未聞）

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昏斗中旦畢中（斗北方玄武之宿昏時中於南方畢西方白虎之宿平旦時中於南方）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少皞之神治西方也庚辛金也盛德在金金王西方也）其蟲毛其音商（金氣寒蠃者衣毛毛蟲虎為之長商金也位在西方）律中夷則其數九（夷傷也則法也陽衰陰盛萬物凋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也其數九五行數五金第四故曰九也）其味辛其臭腥（金味辛金臭腥也）其祀門祭先肝（孟秋始內入由門故祀門肝木也祭祀之用所勝也一曰肝金自用其藏也）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鷹摶鷙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始行殺戮順秋氣也）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白順金色也白馬黑鬣曰駱）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金王西故處西宮）其兵戈其畜狗朝于總章左个以出秋令（總章西向堂也西方總成萬物而章明之故曰總章狗金畜也）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損氣陰氣也）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西郊里之外郊也）

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軍率軍將也武勇者之名也）命將率選卒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順彼四方（順循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禁姦塞邪審決獄平詞訟（決斷平治也）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肅殺也殺氣始行也贏盛也）是月農始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升成薦進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障塞以備水潦修城郭繕宮室（所以為水潦之備者以月建在酉酉中有畢星好雨也）毋以封侯立大官行重幣出大使行是月令涼風至三旬（封侯列土封邑也大官九命之爵也重幣金帛之幣大使命卿使之金氣收斂皆近不宜行也）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孟秋陰也復行冬水王之令陰氣勝也其介蟲敗穀陰氣并故戎兵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旱也陽氣還者此月涼風而反行溫風之令故敗穀令無實也）行夏令則冬多火災寒暑不節民多瘧疾（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災寒暑相干故不節多瘧疾瘧疾寒暑所生）七月官庫其樹楝（庫兵府也秋節整兵故官庫也其樹楝楝實鳳凰所食也今雒城旁有樹楝實秋熟楝音練）

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昏牽牛中旦觜巂中（牽牛北方玄武之宿昏時中於南方觜巂西方白虎之宿平旦時中於南方）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

中南呂其數九（南任也言陽氣內藏陰旅助於陽任成萬物也庚辛金日）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候鴈來玄鳥歸羣鳥翔（時候之鴈從北漢中來過周雒南至彭蠡也玄鳥歸秋分後歸蟄所也羣鳥翔寒氣至羣鳥肥盛試其羽翼而高翔翔者六翮不動也）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太廟（總章西向堂也太廟中央室也）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枉曲也撓弱也言平直也）決獄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養長老授几杖行稃鬻飲食乃命宰祝行犧牲案芻豢（草養曰芻穀養曰豢案其簿書閱視之）視肥臞全粹（全無虧缺也粹毛色純也粹音崇）察物色課比類量小大視少長莫不中度天子乃儺（難）以御秋氣（儺猶除也御止也止秋氣不使為害也）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都曰城邑曰築）穿竇窖（告）修囷倉（穿竇所以通水不欲地溼也穿窖所以盛穀也）乃命有司趣民收斂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雷乃始收蟄蟲培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涸凝竭或作盛言陰勝也）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

桶理關市來商旅（理通也）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皆至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成也）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春陽氣而行其令故雨不降又溫煦之仁故草木生榮華也氣相干必有災咎故國大惶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皆復生（行炎陽之令故旱涸氣熱故蟄蟲不藏使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行冬寒氣激之令故有風災又冬閉藏故收雷先行草木早死也）八月官尉其樹柘（尉戎官也是月治兵故官尉）季秋之月招搖指戌昏虛中旦柳中（虛北方玄武之宿昏時中於南方柳南方朱雀之宿平旦中於南方）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射出見也）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鴈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後至者為賓大水海水也）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菊色不一而專言黃者秋令在金以黃為正也）（豺似狗而長尾其色黃豺殺獸四面陳之世謂之祭獸戮猶殺也）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右个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

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要簿書也）藏帝籍之收於神倉（天子籍田千畝故曰帝籍之收籍田所收之穀也神倉倉也）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霜降天寒朱漆難成故百工休止不復作器）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凝聚而至也）民力不堪其皆入室（詩曰入此室處是也）上下入學習吹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制百縣（上旬丁日入學官吹笙竽習禮樂饗上帝用犧牲合諸侯之制度車服之差各兩其命數也百縣畿內之縣言百舉全數耳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鄭四鄭為鄙四鄙為縣然則縣二千五百家也）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税於民輕重之法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受朔日如今計吏朝賀豫明年之歷日也度者職貢多少有常也）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戎兵也刀劒矛戟矢曰五戎也）命太僕及七騶咸駕戴旌授車以級皆正設于屏外（級等也授當車者以高下各隨其等級正立設陳也天子外屏屏樹垣也爾雅曰門內之垣謂之樹垣）司徒搢（晉）扑北嚮以贊之（搢插也扑以教導也插置帶間贊相威儀也司徒主衆教導之也）天子乃厲服廣飾執弓操矢以獵（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取禽也）命主祠祭禽四方（命教也主祠典祀之官祭禽四方祀始設禽獸者於四方報其功不知其神所在故博求之於四方也）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蟄蟲咸俛乃趨獄刑毋留有罪（俛伏也無留言當斷也）收禄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不當謂無德受禄也不宜謂不孝也一曰所養者無勲於國其先人又無賢德所不宜養故收之）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是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仇）窒（季秋陰氣而行夏月霖雨之令故大水火氣故冬藏殃敗也大金相干故民鼽窒鼻不通利）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冬水純陰姦謀所生故多盜賊使邊境之民不安寧也則土地見侵削為隣國所分裂也）行春令則煗風來至民氣解隋師旅並興（春氣陽溫故煗風至民氣解隋也木干金故師旅並興）九月官候其樹槐（候望也是月繕修守備故曰官候也槐懷也可以懷來遠人也）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昏危中旦七星中（危北方玄武之宿昏時中於南方七星南方朱鳥之宿平旦時中於南方）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顓頊之神治北方壬癸水日盛德在水王北方也）其蟲介其音羽（介甲也像冬閉固皮漫胡也甲蟲龜為之長羽屬水也）律中應鐘其數六（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聚成故曰應鐘其數六五行數五水第一故曰六）其味鹹其臭腐（水味鹹也水臭腐也）其祀井祭先腎（井水給人故祀井或作行行門內地冬守在內故祀腎水自用其藏也）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蜃蛟屬大水淮水也傳曰雉入于淮為蜃虹陰中之陽也是月陰盛故不見藏氣之下伏也）天子衣黑衣乘玄驪服

玄玉建玄旗（順水德也熊與虎曰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水王北方故處北宮）其兵鎩（晒）其畜彘（鎩者却內像陰閉也彘者水畜也）朝于玄堂左个以出冬令命有司修羣禁（順陰閉諸所當禁也）禁外徙閉閭大搜（搜）客（傳曰禁舊客也露情也有新客接出之為觀釁也門城門之閭里門也嚴閉之守備也）斷罰刑殺當罪（斷罰刑當決也當罰正罪故殺之）阿上亂法者誅（阿意曲從取容於上以亂法度也誅治也）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北郊還乃賞死事存孤寡（有忠節蹈義死王事者賞其子孫也孤寡皆存慰矜恤之）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兆以察吉凶於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行積聚修城郭警門閭修楗（塞）閉慎管籥固封璽（城郭欲其厚實故言修門閭備禦非常故曰警楗鎖須也閉鎖筒也管籥鎖匙也楗門或有破壞故言修管籥不可妄開故言慎璽印也）修邊境完要塞絕蹊徑飾喪紀審棺槨衣衾之薄厚（飾治也紀數也二十五月之數也棺槨衣衾薄厚各有差等故審之）營丘壠之小大高庳（卑）使貴賤卑尊各有等級（營度也丘壠冢也小大高下各有度量也）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堅致為上（案視度法也堅致功牢也）工事苦慢作為淫巧必行其罪（苦惡也慢不牢也淫巧非常之巧也苦謂監會之監也）是月也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宗（蒸冬祭是時大飲酒而祭求明年之福祥也凡屬天子之神日月星辰皆為天宗）大禱祭于公社畢饗先祖（禱求也公社后土之祭生為上公死為貴神故曰公畢饗先祖先公後私之義也）勞農夫以休息之命將率講武律射御角力勁（律習也角平地也勁强貌）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掌水官師長賦稅也）毋或侵牟（牟多也）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春陽氣散越故凍閉不密地氣發泄也民多流亡像陽氣布散）行夏令則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冬當閉藏反行夏盛陽之令故多暴疾陽氣溫故盛冬不寒令蟄伏之蟲復出也）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秋氣干冬太寒不當雪而雪不當霜而霜故曰不時）十月官司馬其樹檀（冬閒講武故官司馬檀陰木）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昏壁中旦軫中（東壁北方玄武之宿昏時中於南方軫南方朱鳥之宿平旦時中於南方）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黃鐘者陽氣聚於下陰氣盛於上萬物黃萌於地中故曰黃鐘）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鳱（天）鴠（旦）不鳴虎始交（鳱鴠夜鳴求旦之鳥是月陰盛故不鳴虎陽中之陰陰氣盛以類發也交讀校）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彘

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鍛其畜彘朝于玄堂太廟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室居及起大衆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蟄則死民必疾疫有隨以喪急捕盜賊誅淫泆詐偽之人命曰暘（暢）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閒故命曰暘月）命奄尹申宮令（奄官也尹正也申宮令重戒敕也）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助陰氣也）省婦事乃命大酋秫（朮）稻必齊麴蘗必時（婦事婦功也大酋酒官之長秫稻麴蘗酒材也齊多寡中度也時制度及時也）湛（審）熺（熾）必潔水泉必香（湛漬熺蒸炊也潔無所汚香無穢惡之氣）陶器必良火

齊必得無有差忒（陶器瓦器良無罅漏之失得適生熟之宜）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澤（冬令方中水復至盛故為民禱祀之也）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詰（詰呵問也）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聲絲竹金石之聲也色美色也有貪欲濫求者禁之也）寧身體安形性（閉情欲也）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丘螾結麋角解（荔馬荔草也芸蒿菜名丘螾蟲名結屈結也麋角解墮皆應徵陽氣也）水泉動則伐樹木

取竹箭罷官之無事器之無用者涂（塗）闕庭門閭築囹圄所以助天地之閉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夏氣炎陽故其國旱清濁相干故氛霧冥冥也）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瓠不成國有大兵（秋金氣水之母也故雨水水金用事故有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春陽氣蟄伏生故蟲螟敗穀水泉竭也陽干陰氣未和故多疾癘）十一月官都尉其樹棗（冬戍軍師故官都尉棗取其赤心也）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婁中旦氐中（婁西方白虎之宿昏時中於南方氐東方蒼龍之宿平旦時中於南方）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

律中大呂（呂旅也萬物萌動於黃泉未能達見所以旅旅去陰即陽助其成功故曰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鴈北鄉鵲加巢（鴈在彭蠡之澤皆北鄉將至北漢中也鵲感陽而動上加巢也）雉雊雞呼卵（雞呼鳴求卵也）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麥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鍛其畜彘朝于玄堂右个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大儺令之逐陰驅疫為陽導也旁磔四面皆磔犬羊以禳四方之疾疫也出土牛令鄉縣出勸農耕之土牛於外是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漁先薦寢廟令民出五種令農計耦耕

事修耒耜具田器（耦耦合也）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秩常也謂有常數也大而可析者謂之薪小而束者謂之柴薪燎炊也爨及夜燎之用也）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周于天歲將更始（日窮于次者去年季冬次玄枵至此窮盡還次玄枵也紀會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于玄枵至此窮盡復還會于玄枵也星周于天者謂二十八舍更見南方至是月周匝也）令靜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飾國典論時令以待嗣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賦布也）以待皇天上帝社稷之芻享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

芻豢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為祅祥四鄙入保（秋節白露故白露早降介甲之蟲為祅災金氣為兵故四境之民入城郭自保守也）行春令則胎夭傷國多痼疾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之令氣不和謂胎養夭傷國多篤疾逆風氣之由也）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夏氣炎陽又多霖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冰凍不當消釋而消釋皆干時之徵也）十二月官獄其樹櫟（十二月歲盡刑斷故獄官也櫟可以為車轂木不出火惟櫟為然亦應陰氣也）五位東方之極自堨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堨石在遼西界海水西畔朝鮮樂浪之縣也貫通也大人國在其東）東至日出之次榑（扶）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榑木榑桑）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太皞庖犧氏東方木德之帝句芒木神司主也）其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窒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强（剛强侵陵人不循軌度者禁止之也）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北戶孫國名日在其北皆為北向戶以日故北戶）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赤帝炎帝少典之子號為神農南方火德之帝也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為高辛氏火正號為祝融死為火神）其令曰爵有

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饑渴舉力農賑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應陽施也）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兩恒山（自從也絕猶過也恒山常也言兩未聞）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日月照其所經過之道江出岷山漢出嶓冢山）衆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為軒轅氏死為中央土德之帝后土者勾龍氏之子名曰后土能平九土死祀為土神）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露潤也）無不囊懷溥氾無

私正靜以和行稃鬻養老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土四方之主故曰萬物之所歸也）西方之極自崑崙絶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流沙盖在崑崙之西南）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皥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少皥黄帝之子青陽也名摯以金德王天下號為金天氏死為西方金德之帝蓐收金天氏之裔子曰修禮死為金神）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飾羣牧謹著聚修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雝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應金斷也）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九澤北方之澤夏大也晦暝也）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顓頊黄帝之孫以水德王天下號高陽氏死為北方水德之帝其神玄冥者金天氏有適子曰昧為玄冥師死而祀為主水之神）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修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早閉晏開以塞姦人已得執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應陰殺也）六合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

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贏長也縮短也）仲春始出仲秋始内（出二月播種内八月收斂）季春大出季秋大内孟夏始緩孟冬始急（緩四月陽安急十月寒肅）仲夏至脩仲冬至短（夏至北極冬至南極短脩皆在至前）季夏德畢季冬刑畢（德畢陽施結刑畢刑獄盡）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脱（不脱葉槁著樹不零落也）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東風不解凍也）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不發聲也）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濟止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實長也）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疾狂不華而實也）春行夏令泄（象盛陽發泄）行秋令水（水生於中故水）行冬令肅（象氣肅急）夏行春令風（象春木氣多）行秋令蕪（象秋氣蕪穢生）行冬令格（格鼓也象冬斷刑息澤至格不流下）秋行夏令華（象夏氣樹華茂）行春令榮（象春氣生榮華）行冬令耗（耗零落也）冬行春令泄（象春氣布散發泄也）行夏令旱（旱象陽炎）行秋令霧（秋氣陰故亂霧）製度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為繩地為準春為規夏為

衡秋為矩冬為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為度也直而不爭脩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是故上帝以為物宗（宗本也）準之為度也平而不險巧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挫（銳利也挫折也）流而不滯（流行滯止也）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紀道也）

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為物平（平評也）規之為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垸（復遏垸轉也垸音患）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優簡寬舒之貌）規度不失生氣乃理（氣類理達也）衡之為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弔而不責當平民祿以繼不足敦敦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明理也）矩之為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憒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懾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為度也急而不嬴殺而不割充滿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慤以固糞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濕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淮南鴻烈解卷五

淮南鴻烈解卷六

漢　高誘　注

覽冥訓（覽觀幽冥變化之端至精感天通達無極故曰覽冥）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癃（隆）病晉國赤地（白雪太一五十絃瑟曲名也神物神化之物謂玄鶴之屬來至無頭鬼類操戈以舞也平公晉悼公之子彪也癃病篤疾赤地旱也唯聖君能御此異使無災耳平公德薄不能堪故篤病而大旱）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益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寃結叫天天為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隕壞也毀景公之支體海水為之大溢出也）

夫瞽師庶女位賤尚葈（洗）權輕飛羽（尚主也葈者葈耳葈名也主是官者至微賤也瞽師庶女之位復賤於主葈之官）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上天上帝也上帝神明言人有罪惡雖自隱蔽竄藏猶見誅害也）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於水其神能為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揮）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為之反三舍（魯陽楚之縣公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酣對戰合鋒時也撝揮也揮日令反却行三舍舍次宿也）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精通于天者謂聖人質成上通為天所助宗者道之本也謂性不外逸生與道同也）夫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一人為三軍雄（武士也江淮間謂士曰武）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況夫宮天地懷萬物（以天地為宮室懷猶囊也）而友

造化（造化陰陽也與之相朋友）含至和直偶于人形（外直偶與人同形而內有大道也）觀九鑽一知之所不知（九謂九天一龜也觀九天之變鑽龜占兆所不知事亦云然也）而心未嘗死者乎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雍門子名周善彈琴又善哭雍門齊西門也居近之因以為氏哭猶歌也見猶感也孟嘗君齊相田文）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為之增欷歍（鳶）唈（遏）流涕狼戾不可止（增重也歍唈失聲也狼戾猶交橫也）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言能以精誠哀悲感傷人心不可學而得之）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為人笑（君形者言至精為形也）故蒲且子之

連鳥於百仞之上（蒲且子楚人善弋射者）而詹何之騖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詹何楚人知道術者也言其善釣令魚馳騖来趨釣餌）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東風木風也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木味酸酸風入酒故酒醇而湛者沸溢物類相感也）蠶咡絲而商弦絕或感之也（老蠶上下絲於口故曰咡絲新絲出故絲脆商於五音最細而急故絕也咡作珥蠶老時絲在身中正黃達見于外如珥也商西方金音也蠶午火也火壯金囚應商而已或有新故相感者也）晝隨灰而月運（圍）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運者軍也將有軍事相圍守則月運出也以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中令圜畫缺其一面則月運亦缺於上也鯨魚大魚長數里死於海邊魚之身賤也彗星為變異人之害也類相動也）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日旁五色氣在兩邊外出為背外向為譎內向為珥在上外出為冠）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山中氣出雲似草莽水氣出雲似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各像其形類所以感之（旱雲亢陽氣似煙火涔澮水也雲出於涔似波水）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巧工也天地之間物類相感者衆多雖工為歷術者不能悉舉其數也）手徵忽怳不能覽其光（言手雖覽得徵物不能得其光）然以掌

握之中引類於大極之上（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上猶初也）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動猶化也）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言殷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象旁求之得傳說於傅巖遂以為相為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興也死託精於辰尾星一名天策）故至陰飂（留）飂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名遠者使無為焉（遠者四夷也欲致化四夷者當以無為無為則夷荒自至也）親近者使無事焉（近者諸夏也欲親近者當以無事無事則近人自親附之）惟夜行者為能有之（夜行諭陰行也陰行神化故能有天下也）故却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却走馬以糞走子辭也上馬不以走但以糞糞田也行至德之致也一說國君無道則戎馬生於郊無事止走馬以糞田也故兵車之軌不接遠方之外兩輪之間為軌）是謂坐馳陸沈晝冥宵明（言坐行神化疾於馳傳沈浮冥明與道合也）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言以非時鑠膠造冰難成之也天道無私就去能行道功有餘也）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葢明月珠也楚人卞和得美玉璞於荆山之下以獻武王王以示玉人玉人以為石刖

（其左足文王即位復獻之以為石刖其右足抱璞不釋而泣血及成王即位又獻之成王曰先君輕刖而重剖石遂剖視之果得美玉以為璧蓋純白夜光也）得失之度深微竊冥難以知論不可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黄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王孫綽周人言一劑藥愈偏枯之病欲倍其劑以生已死之人）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磁石之引鐵蟹之敗漆（以蟹置漆中則敗壞不燥不任用也）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然猶明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為能有之（能有持國之術）故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薄落涇水）區（謳）治生而淳鈞之劒成（區越人善治劒工也淳鈞古大鋭劒也）紂為無道左强在側（左强紂之諛臣）太公竝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言其門戶不可豫求而得知忽然來至無形逃也）夫道之與德

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革之質象道韋之質象德欲去遠之道反在人側欲以事求之去人已遠也無事者近人有事者遠人）不得其道若觀儵魚（儵魚小魚也在水中可觀見見而不可得道亦如之）故聖若鏡不將不迎（將送也）應而不藏（應猶隨也謂境隨人形好醜不有藏匿者也）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也乃得之也（自謂得是乃失道者也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今夫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叩大宮則少宮應彈大角則少角動）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一弦宮音也音之君也故二十五弦皆和也一說改調一弦不比五音謂一聲宮音也故曰未始異於聲也五主於一聲故曰音之君已形君主形見也）故通於太和者惛若純醉而甘臥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也（太和謂等死生之和齊窮達之端其中道之中也不自知所至此也）純溫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純一也溫和也淪沒也諭潛伏也鈍悶無情也欲終始於道宗本也若未有其形）是謂大通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赤螭青虬皆龍屬）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薦梅草實也狀如桑椹其色赤生江濱）、嚐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鱓輕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嚐味

（長美也蛇鱓自以為能勝赤螭青虬）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玄黑素白也黑雲升合於明朝也）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降下也扶風疾風也凍雨暴雨也扶搖發動也登上也上風雨而去）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鱓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丘山磛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襲入咆嘷也）猨狖顛蹶而失木枝（狖猨屬長尾而昂鼻）又況直蛇鱓之類乎鳳皇之翔至德也（雄曰鳳雌曰凰為至德之君而來翔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澹溢也）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交）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燕雀自以為能佼健於鳳凰也佼或作詨宇屋簷也宙棟

梁也易曰上棟下宇）逌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曾猶高也逝猶飛也一曰回也翼一上一下曰翱不搖曰翔）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疏圃在崑崙之上砥柱河之隘也在河東大陽之東湍涆水至疾瀨清皆激涆急流）邅回蒙汜之渚（邅回猶尚佯也蒙汜日所出之地池決復入為渚渚小淵也）尚佯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躡至也都廣東南之山名衆帝所自上下也言鳳凰過都廣之野送日入於抑節之地言其翔之廣也躡或作絕徑過絕歷也）羽翼弱水暮宿風穴（濯羽翼於弱水之上風穴北方寒風從地出也）當此之時鴻鵠鶬鸛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注喙注地不敢動也裔邊也）又況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

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王良晉大夫郵無恤字良也所謂郵良也一名孫無政為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造父嬴姓伯翳之後飛廉之子為周穆王御）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斂諧（整齊不差也斂諧馬容體足調諧也）投足調均勞逸若一（一同心也）心怡氣和體便輕畢（畢疾也）安勞樂進馳騖若滅（滅沒也言疾也）左右若鞭周旋若環（左右謂騑驂也步趨之力若被鞭矣）世皆以為巧然未見其貴者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此二人太一之御也）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燿而玄運（燿有

玄天也運行也）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垠形狀也）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言其御疾到自息止乃使北歸於碣石之山南中之鴈得之過去也）軼鶤雞於姑餘（自後過前曰軼姑餘山名在吳鶤雞鳳凰之別名言其御疾自碣石過歸鴈便復東南軼過鶤雞於姑餘山也）騁若飛騖若絕縱矢躡風追猋（標）歸忽（矢在後不能及故言縱其行疾能及矢言躡追猋及之猋光中有影者忽然便歸皆及言疾也）朝發榑（扶）桑日入落棠（榑桑即扶桑神木也落棠山名）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以弗御御之以道術御也）

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力牧太山稽黄帝師）以治日月之行律（律度也）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别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强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歳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隈曲深處魚所聚也）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摶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黄伏皁（飛黄乘黄也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壽千歳皁櫪也）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猶未及虙犧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顓善也）鷙鳥攫老弱（攫撮也）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女媧陰帝佐虙犧治者也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斷鼇足以立四極（鼇大龜天廢頓以鼇足柱之楚詞曰鼇戴山下其何以安之是也）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水精也力牧太稽殺之以止雨濟朝也冀

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積蘆灰以止淫水（蘆葦也生於水故積聚其灰以止淫水平地出水為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蟲狩也）死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方州地也）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方榘四寸也寢繩真身而卧也）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絶止之（逆氣亂氣也傷害民物之積財故絶止之）當此之時卧倨（虛）倨興眄眄（倨倨卧無思慮也眄眄視無智巧貌）一自以為馬一自以為牛其行蹎（嗔）蹎其視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黄壚（黄壚黄泉下有壚土也）名聲被後世光暉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虬（駕應德之龍在中為服在旁為驂有角為龍無角為虬一說應龍有翼之龍也）援絶瑞席蘿圖（殊絶之瑞應援而致之也羅列圖籍以為席蓐一說羅圖車上席也）黄雲絡前白螭後奔蛇（絡謂車之垂絡也黄雲之氣絡其車白螭導在於前奔蛇騰蛇從在於後皆瑞應也）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在朝於上帝靈門也）宓穆休于太祖之下（宓寧穆和休息也太祖道之大宗）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彰揚皆明也）隱真人之道以從天

地之固然（隱藏也真人真德之人固自然也）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仁義道不復修設故曰瀾漫）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興舉也）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戾反也）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縮藏也言和氣不復行也言其所施日惡不自知也）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不為民所安隱仁義之道不正諫直言也）羣臣準上意而懷當（準望懷思當合也取合主意不復以道正諫也）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陰謀私謀也）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像猶隨也）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墧裂（言不裡於神也）容臺振而掩覆（容臺行禮容之臺言不能行禮故天文振動而敗也）犬羣嘷（豪）而入淵（言將滅壞犬失其主故嘷而入淵也一說言犬禍也）豕銜蓐而席澳（豕御其蓐席入之澳言豕禍也一說銜蓐自藏）美人挐（拁）首墨面而不容（挐首亂頭也草與髮并編為挐首不修容飾也）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曼聲善歌也見世亂衰將滅故吞炭自敗音聲閉氣不復動也）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言時亂禮壞不盡在哀樂崩故不復聽田獵之樂）西老折勝黃神嘯吟（西王母折其頭上所戴勝為時

無法度黃帝之神傷道之衰故嘯吟而長嘆也）飛鳥鎩翼走獸廢腳（鎩翼縱翼也廢腳跛蹇也言桀無道田獵煩數鳥獸悉被創夷也）山無峻榦澤無注水（峻榦美材也注水涔水言山澤不以時也）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薠（莎草名薠音蹯）金積折廉璧（辟）襲無理（金氣積聚折其鋒廉也璧文襲重言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理也）磬龜無腹（磬空也象磬數鑽以卜故空盡無腹也言桀為無道不修仁德但數占龜莫得吉兆也）著策日施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晚世春秋之後戰國之末七國齊楚燕趙韓魏秦也齊姓田楚姓芊燕姓姬趙姓趙韓姓韓魏姓魏秦姓嬴故異族也）從橫間之舉兵而相角（蘇秦約從張儀連橫南與北合為從西與東合為橫）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京（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收其骸尸聚土而瘞之以為京觀）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聲苟盛也（言百人行戰皆死一人得還反也）是故質壯輕足者為甲卒（甲鎧也在車曰士步曰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廝徒馬圉軵（拊）車奉饟（廝役徒衆也牛曰牧馬曰圉軵推也饟音餉資糧也）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短褐麤器物之人也褐毛布如今之馬衣也不完言民窮也）人羸車獘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攜引也奮首民疲於役頓仆於路僅能搖頭耳言疲

（囷也故曰畜首）身枕（尤）格而死（格搒梵也言收民役賦不畢者搒之於格上不得下枕格而死）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葅人肝飲人血甘之於芻豢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為一家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天子漢孝武皇帝）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消除知巧之能）修太常隳肢體絀聰明（去其小聰明并大利欲者也）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修伏犧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

至虛無純一而不嘐（雜）喋（喋）苛事也（嘐喋猶深算也言不采取煩苛之事）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言掩雉雖不得當更從其上風順其道理也言可行與不猶當以道德為本論申商之法失之也）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三子之術皆為削刻之法）捽（孛）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錐刀之末諭小利言盡爭之也）斬艾百姓殫盡太半（殫病也）而忻忻然常自以為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植謂材也椽杙於溝邊因生為條木也）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潦水不泄瀇（曠）瀁（養）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瀷（救）而無源者（瀷雨漬疾流者故曰無源）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恒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之恒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為月精奔月或作坌肉藥坌肉以為死畜之肉復可生也）悵然有喪無以續之（言羿悵然失志若有所喪亡不能復得不死藥以續之）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羿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申韓商鞅之等不得治之根本如乞藥矣一說羿謂命在藥不知命自在天也故或欲得知

（不死藥之所由出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淮南鴻烈解卷六

淮南鴻烈解卷七

漢 高誘 注

精神訓（精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也本其原説其意故曰精神）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惟思也念天地未成形之時無有形生）窈窈冥冥芒（莽）芠（枚）漠閔澒（項）濛鴻（贛）洞（同）莫知其門（皆未成形之氣也芒芠澒鴻洞皆無形之象故曰莫知其門也）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二神陰陽之神混生俱生也）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孔深貌滔大貌）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離散也剛柔陰陽也）煩氣為蟲（煩亂也）精氣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精神無形故能入天門骨骸有形故反其根歸土也言人死各有所歸我何猶常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得不隨

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謂道也二曰神明三曰和氣也或說一者元氣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設位陰陽通流萬物乃生）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萬物以背為陰以腹為陽身中空虛和氣所行為陰故腎雙為陽故心特陰陽與和共生物形君臣以和致太平也）故曰一月而膏（始育如膏）二月而胅（跌）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肺象朱雀朱雀火也火外景故主目）腎主鼻（腎象龜龜水也水所以通溝鼻所以通氣故主鼻）膽主口（膽勇者所以決處故主口）肝主耳（肝金也金內景故主耳）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閉張歙（胥）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四時春夏秋冬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九解謂九十為一解一說九解六一之所解合也一說八方中央故曰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膽金也金石雲之所出故為雲）肺為氣（肺火也故為氣）肝為風（肝木也木為風生故為風）腎為雨（腎水也因水故雨雨或作電腎水也腎為光故為電）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心土也故為四行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踆（逡）烏（踆猶蹲也謂三足烏）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薄者迫也）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五星熒惑太白歲星辰星鎮星也熒犯角亢則州國受其殃他餘準此）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省矣胸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敦志勝而行不僻矣（敦志勝言己之敦志也僻邪也勝或作遯）敦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為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

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多情欲故神不內守）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爽病病傷滋味）也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滑亂也飛揚不從軌度也）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性生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越失勞病耗猶亂也）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修得生也（言生生之厚者何心極嗜慾淫濫無厭以傷耳目情性故不終其壽命中道夭頋於刑辟之戮也無以生為者輕利害之鄉除情性之欲則長得生矣）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總合

一同也萬物合同統於一道）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為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相名為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為坯（坏）矣將無所違之矣（言既以我為人無所離之諭不求不避也）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已止也言不惡生）其殺我也不彊求止（言不畏死）欲生而不事（事治也）憎死而不辭（唯義所在故不辭也）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人有惡賤已者已不憎也人有尊已者已不喜也）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資時也一日性也極急也諭人之不急求生也）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眾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憎死之害守其正性也）夫造化者之

攫援物也（攫掇援引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盎亦無以異矣（明人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未生之故耳譬猶瓦器之破而復反於土也）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道尚空虛貴無形江水大去不可消就易故不憎也穴水小去易小消就不消故不樂也洿水猶渟水也苦猶疾也一說言各自安其處也及其轉易亦無憎樂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似天氣也）其死也物化（如物之變化也）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極盡也散雜亂貌自服服於德也）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半璧曰璜珍玉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

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養）和以順于天（煬炙也向火中炙和氣以順天道）與道為際與德為鄰（際合也鄰比也）不為福始不為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治內守精神也不識其外不好憎也）明白太素無為復樸體本抱神以遊于天地之樊（樊崖也音飯）芒然仿佯于塵垢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于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為變雖天覆地育亦不與之抮抱矣（抮抱猶持著也言不以天地養育萬物故強與持著守其純熟也）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瑕猶釁也其見利欲之來也能審順之故不與物相雜糅）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見事有者止之亂不能眩惑故能守其宗宗本也）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言精神內守也）心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一者道也）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言志意無所繫）渾（揮）然而往逯（綠）然而來（渾轉行貌逯謂無所為忽然往來也）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槁木無氣死灰無熱諭無為也）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

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迫切不得不動然後乃動也）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景之放以道為紃（巡）有待而然（紃者法也以道待萬物故曰有待而默默如是）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無所容與於情欲也）而物無能營（營惑也一曰亂）廓惝（廠）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言體道之人閉精守虛雖此四者之大不能感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容也視毛嬙西施猶䫜（欺）醜也（至尊謂帝王也故曰窮寵行容猶行路過客毛

嬙西施皆古之美人䫜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之䫜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䫜醜言極醜也）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方類也）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忽區忽怳無形之區旁也）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言不濁其精不勞其神也）契太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樸猶質也渾不散之貌）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其寢不夢神內守其智不萌無思念魄陰神魂陽神陰不沈抑陽不飛騰各守其宅也）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太宵長夜之中也言其直瞑於大道之處冥視昭昭矣無委曲之隅無形埒之野冥冥無形像之貌）居而無容處而無所（言其人居無形容可得見也處無常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無形無體道之容也）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言能化也人不與鬼同形而能使之者道也）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禪）也（嬗傳也萬物之形不同道以相傳生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倫理也道也）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也（假至也上至於道）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鳧浴蝯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游行也經動搖也伸頻伸也養形之人導引其神屈伸跳踉是非真人之道也滑亂

也言此養形者耳不足以亂真人之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為春（充實也體道人同日夜踰賊害也無傷無所賊害也與物為春言養物也）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若是者合於道生四時化其心也言不干時害物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戒備也綴宅身也精神居其宅則生離其宅則死言人雖死精神終不耗滅故曰無耗精）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為（言病癩者形生神在故趨不變也狂體具在故曰不虧但精神散越耳故曰神有所遠徙）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抮而未始有極（摩滅猶死也神變歸於無形故曰未嘗化化猶死也不化

（者精神化者形骸）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使木生者天也故曰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充形者氣也故曰非形）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生生者道諭道之人若天氣未嘗死也下所生者萬物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化物者道也道不化故未嘗化也所化者萬物也萬物有變故曰則化）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為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斵素題不枅（樸采也桷椽也素題者不加采飾不枅者不施欂櫨枅音雞或作刲）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辣）粢之飯藜藿之羹（糲粗也粢稷也）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

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堰）蜓（人生不過百年故曰寄死滅沒化不見故曰歸滑亂和適也蝘蜓蜥蜴也或曰守宮蜓音廷）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徵兆也列子鄭之隱士壺子弟子）壺子持以天壤（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死自歸其本故曰持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名爵號之名實幣帛貨財之實不入者心不怵也機謂疾也謂命危殆不旋踵而至猶不恐懼）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於頂腸（歇）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子求楚人也傴僂脊管下竅也高於頂出頭上也腸肝腸也迫薄至於頤也兩脾下在上軀正員也燭陰華營其竅也上指天也燭營讀曰括撮）匍匐自闚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邪（拘拘言體拘攣也）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覩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倚於不可拔搖之柱行於不可關閉之塗言無不通也）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抱天命而

（蚑轉不離違也）禍福利害千變萬紾（紾轉也）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住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況斥鷃乎（儷偕也斥澤之鷃為飛不能出於頃畮諭弱也）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晏子名嬰崔杼殺齊莊公盟諸侯曰不唯崔慶是從者如此盟晏子曰嬰所不唯忠於君而利社稷者是從亦如之）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殖杞梁也華華周皆齊士為君伐莒莒人圍之壯其勇力厚賂而止之不可遂戰而死）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縣視也）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札吳壽夢之少子延州來季子也讓位不受兄國春秋賢之諸侯之子稱公子）子罕不以玉為富故不受寶（子罕宋司城樂喜也宋人或得玉以獻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子以玉為寶若予我是皆喪寶也不如人有其寶稽首告曰小人懷寶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讓天下於務光人謂務光曰湯殺其君

將歸不義之名於子務光因抱石自投於深淵而死）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間田者慙矣（訟間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也）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大義死君親之難也大言體道無欲之言）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仍仍不得志之貌或作聆聆猶聞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瓴之徒也夫以天下為者樂之建鼓矣（建鼓樂之大者）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圖國籍也）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

（接續蓋覆也餘饒也）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羨過和適也）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實等也）今贛（貢）人教倉予人河水（贛賜也教地名倉者穀藏也）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教倉不為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為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為之饑與守其篅（顓）笔（頓）有其井一實也（篅笔受穀器也井家人之井水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說在原道訓）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為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

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眛以生而若死（眛暗厭也楚人謂厭為眛諭無知也）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為一體（言人之未生時欲同死生也）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钁（矍）臿（察）負籠土（繇役也揭舉也钁斫也臿鍤也籠受土籠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白汗醎如鹽故曰鹽汗薄迫也氣衝喉也）當此之時得茠越下則脫然而喜矣（茠蔭也脫舒也言繇人之得小休息則氣得舒故喜也）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架）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抑按也）踡（權）跼（局）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

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修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謂得安臥極夜者樂於一噲之樂然不得比長夜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墻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為墻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為冰乎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自無蹠有從無形至有形也自有蹠無從有形至無形也至無形謂死生變化也）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于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言天

無有垠外而能為之外諭極大也無內言其小小無內而能為之內道尚微妙故曰至貴）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大貴謂無內之內也言道至微能出入於無間）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湊趨也趨其末不修稽古之典苟邀名號耳）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本情以合流俗與世人交接也）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悲人（悲哀也謂衰世之學）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性情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

不欲無欲而不得（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為（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正樂而不為樂言皆為之樂也）無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無以為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本所以欲謂正性恬漠也所欲謂情欲驕奢權勢也）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障蔽也言不能揜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修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

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葅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精神內守無思慮故肥）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殪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義以自防故情心鬱殪不通形性屈竭也以不得止而自勉強故無能終其天年之命）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

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委棄也）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廓虛也極盡也）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太皇天也馮依也太一天之形神也玩畀也）夫豈為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言不能使人無情欲也已雖欲之能以義自止）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言不能使人無樂富貴能以禮自禁止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髯（然）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髯蛇大蛇也其長數丈俗以為上肴）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

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為天下笑未嘗非為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仇由近晉之狄國也晉智襄子欲伐之先賂以大鍾仇由之君貪開道來受鍾為和親智伯因是以兵滅取其國也）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娣好色曰美好體曰豔獻公豔其色而嬖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遂為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殺嫡立庶曰亂四世者奚齊卓子惠公夷吾懷公圉也）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齊桓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用專任國政亂易嫡庶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戶五月不葬）胡王淫女樂之娛

而亡上地（胡盖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遺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諫不從去戎來適秦秦伐得其上地上地美地也）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箑（劉）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箑扇也楚人謂扇為箑）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淮南鴻烈解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陸學稼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淮南鴻烈解卷八 九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淮南鴻烈解卷八

漢　高誘　注

本經訓

（本始也經常也本經造化出於道治亂之由得失有常故曰本經）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清靜也太清無為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和順不逆天暴物[illegible]漠本摸民）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無故（質性真不變也素樸精不散也閑靜言無欲也不躁擾故常也）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于義（在內者志在心平欲故能合於道出於外者身所履行也行不越規矩故能調義義或作德）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發作動行文文章便利物事也）其言略而循理其行侻而順情（略約要也侻簡易也）其心愉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愉和也偽虛詐也素樸也飾巧也）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擇選卦八卦也兆契龜之兆世所以占吉凶者也）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于陰陽一和于四時明照于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造化天地也雌雄猶和適也）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光明也）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軌道也循順也）當此之時玄元至碭蕩而運照（玄天元氣也碭大也言盛德之君恩仁廣大徧照四海也）鳳麟至著龜兆

（鳳麟聖德之世至於門庭著四十九策兆信也善言否臧也）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滿成也流黃玉也朱草生於庭皆瑞應也）機械詐偽莫藏於心（莫無也）逮至衰世鐫山石（鐫猶鑿也求金玉也）鍥（結）金玉擿蚌蜃（鍥刻金玉以為器擿猶開也開以求珠也）消銅鐵而萬物不滋（不滋長也言盡物類也）刳胎殺夭麒麟不游（胎獸胎也為類見見害故不來游也）覆巢毀卵鳳皇不翔（鳥未㲉曰卵）鑽燧取火構木為臺焚林而田竭澤而漁（田獵也竭澤涸池也）人械不足畜藏有餘（械器用也畜積藏餘府庫實也）而萬物不繁兆萌于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丘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為利（疏通也）築城而為固拘獸以為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雹霰降虐氛霧雪霜不霽（霽止也）而萬物燋夭（燋夭不繁茂也）菑榛穢聚埒畞（菑草曰茂木聚曰榛積之於壝畞）芟野菼（坦）長苗秀（芟殺菼草苗稼也不榮而實曰秀）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植（夏屋大屋也縣聯聯受雀頭箸桷者一曰辟帶也房室也植戶植也）橑（老）檐（言）榱（衰）題（橑椽檐屋垂也榱桷題頭也）雕琢刻鏤喬枝菱阿芙蓉芰荷（阿曲屋也芙蓉藕華也菱角芰菂也荷芙渠也）五采爭勝流漫陸離（流漫采色

相參和也陸離美好貌）修掞（琰）曲校夭矯曾橈芒繁紛挐（皆屋飾也）以相交持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剞劂削鋸（公輸巧者一曰魯班之號王爾古之巧匠剞巧剌畫盡頭黑邊箋也劂鋸尺削兩刃句刀也）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菌（綸）露夏槁（松柏根茂菌露竹筦皆冬生難殺之木當是時夏槁死也刺君作事不時陰陽失序）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夷羊土神殷之將亡見於商郊牧野之地）飛蛩滿野（蛩蟬蟻蠓之屬一曰蝗也）天旱地坼（坼燥裂也坼音冊）鳳皇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鷙矣（句爪鷹鷂之屬居牙熊虎之屬）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專持小室也蓬廬蘧篨覆也宿庇宿也）凍餓饑寒死者相枕席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眾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為備飾職事制服等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經書也誹惡譽善賞可賞罰可罰也）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夭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抑沒也言民有滅沒夭折之痛）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人氣者也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離者不和也）君臣不和五穀不為（不為不成也）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也懷氣而未揚（自立冬到冬至皆未

（動也）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儲與猶尚羊無所主之貌浸潭廣衍也故曰包裹風俗）斟酌萬殊旁薄眾宜（旁並薄近也眾物宜適也）以相嘔咐（符）醞釀而成育羣生（醞釀猶和調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脅恐審明符驗也怪物非常人所疑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為一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恥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混大也大冥之中謂道也）逮至衰世人眾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諝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諝謀也性失失其純樸之性也）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羣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脅（脅迫也）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初者始也有情也未有情欲故性善也）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營惑也）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髮而浮游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悅也掉羽武象不知樂也（掉羽羽舞也武象周武王樂）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沮敗也）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為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修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至至德之道也）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矩度表影也識知也）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歷術也推求也）雷霆之聲可以鼓鐘寫也（寫猶放效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律知陰陽）是故大可覩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蔽或作蔡）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

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領理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清商濁宮）味甘苦則樸散而為器矣立仁義修禮樂則德遷而為偽矣（修設也遷移也）及偽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巧欺也）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有能持之者桀紂之民有能治之者湯武之君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蒼頡始視鳥迹之文造書契則詐偽萌生詐偽萌生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将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書文所劾故夜哭也鬼或作兔兔恐見取毫作筆害及其軀故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伯益佐舜初作井鑿地而求水龍知将決川谷漉陂池恐見害故登雲而去棲其神於崑崙之山）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倕堯之巧工及周鑄鼎著倕像於鼎使銜其指假令倕在見之伎巧不能復踰但當銜齧其指故曰以明巧之不可為也一說周人鑄鼎畫像鏤倕身於鼎使自銜其指以戒後世明不當大巧為也）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為而天下自和憺然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為之者誰何（道無姓名自當然也故曰不知誰何也）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

聚而名不立（實財也道不名故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施者不以為恩德振不足而已受者不讓之則受之不飾辭讓也）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忍不忍也）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總一也）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有智謀者尚不能知但口辯者何能解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或有也有能通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者入天之府藏）取焉而不損（損減也）酌焉而不竭（酌猶予竭盡也）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歷指十二辰擿起陰陽以殺生萬物也一說瑤光和氣之見者也）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名仁名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成功（功武功也）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容成黄帝時造歷術也鴈行長幼有差也）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畮（畮母）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碾）而不知其所由然（虎豹擾人無害人之心故可牽尾虺蛇不螫毒故可蹍履也時人謂自當然耳故曰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軋）貐（瘉）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為民害（猰貐獸名狀若龍首或曰似貍善走而食人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頷下而持戈盾九嬰水火之怪為人害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封豨大豕也楚

（人謂豕為豨脩蛇大蛇也吞象三年而出其骨之類）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疇華南方澤名）殺九嬰於凶水之上（北狄之地有凶水）繳大風於青丘之澤（繳遮使不為害也一曰以繳繫矢射殺之青丘東方之澤名）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脩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洞庭南方澤名桑林湯所禱旱桑山之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於是天下廣陜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共工水官名柏有之後振動滔蕩也欲壅防百川滔高堙卑以害天下者薄迫也空桑魯地名）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龍門河之隘也在左馮翊夏陽北禹所鑿也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民所由得度也故曰呂梁未發之時水道不通江淮合流四海溟涬無岸畔也）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廛澗（伊闕山名禹所開以通伊水故曰闕伊闕在雒陽西南九十里廛澗兩水名）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為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為琁室瑤臺象廊玉牀（琁瑤石之似玉以飾室臺也用象牙飾廊殿以玉為牀言淫役也琁或作旋瑤或作搖言室施機關可轉旋也臺可搖動極土木之巧也）紂為肉圃酒池（紂積肉以為園圃積酒以為淵池今河內朝歌紂所都也城西有糟丘酒池處）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刳諫者剔（惕）

孕婦（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數諫紂之無道紂剖其心而觀之故曰刳諫者孕婦姙身將就草之婦也紂解剔觀其胞裏故曰剔）擭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臺（革車兵車也南巢今廬江巢縣夏臺大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在車曰士步曰卒牧野南郊地名在朝歌城外宣室殷宮名一曰宣室獄也）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矣（至人至德之人也）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無有貴鉗口不言而死也）故道可道非常道（至道無名不可道故曰可道者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真人之名不可得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三王夏禹殷湯周文王同指同歸修仁義也）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總凡也要約也）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帝者體太一（體法也太一天之刑神也）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

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彈山川令出雲雨復能壓止之）含吐陰陽伸曳四時（伸曳猶押引和調之也）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氾無私（普大氾衆也無私愛憎言皆公也）蠉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埒形也）贏縮卷舒淪於不測（贏長縮短卷屈舒散淪入測深也入於不可測盡之深）終始虛滿轉於無原（轉化歸於無窮之源本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理道也）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

奪也（予布施也奪取收也）非此無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權衡平也準法繩直也）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燿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于陰陽喜怒和于四時德澤施于方外名聲傳于後世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並精與鬼神總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圓天也方地也表正也繩直也）內能治身外能得人（能得人之歡心）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鞼（鞼折也）寬而不肆（肆緩也）肅而不悖（肅急也）

優柔委從以養羣類（類物類也）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私邪也）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廢不肖扶撥以為正（撥任也扶治也）壞險以為平矯枉以為直（矯正枉曲也）明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役使也）帝者體陰陽則侵（侵為諸夏所侵凌也）王者法四時則削（削為諸夏所侵削也）霸者節六律則辱（辱為鄰國所侮辱也）君者失準繩則廢（廢為臣所廢絀更立賢君）故小而行大則滔窕而不親（滔窕不滿密也不親不為臣下所親附也）大而行小則陿隘而不容（行小則政陿隘而不容包臣下）貴賤不失其體而天下

治矣（不失其體大行大小行小也）天愛其精地愛其平（精光明也平正也）人愛其情（情性也）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遁則與道淪（四關耳目心口遁逸也淪入也）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真身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為和而弗矜真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焉精泄於目則其視明（泄猶通也）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口則其言當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

無患百節莫苑（苑病也）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言守其常）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流放也遁逸也）大構駕興宮室（構連也駕材木相乘駕也）延樓棧（湛）道雞棲井幹（延樓高樓也棧道飛閣復道相通雞棲井幹復屋焚井刻花置其中也幹音貫）標林欂櫨（標林柱類欂枅也櫨柱上枅即梁上短柱也）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盤盤龍也紆曲屈貌刻儼浮首虎頭之屬皆屋飾也）嬴鏤雕琢詭文回波（嬴鏤文章鏤雕畫也玉曰琢皆飾巧也詭文奇異之文回波若水波也）淌（敞）游瀷（敕）淢（郁）菱杼紾（珍）抱（淌游瀷淢皆文畫擬象水勢之貌菱芰杼采實紾戾也抱轉也皆壯采相銜持貌也抱音菽）芒繁亂澤巧為紛挐（挐）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皆采色形像文章貌）鏨汙池之深肆眕崖之遠（肆極也崖垠也）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琁石以純修碕（飾治也牒累純緣也以玉石致之水邊牒累連延以障流水為修碕修碕曲中水所滀處也）抑淢怒瀨以揚激波（抑止淢怒水也瀨急流也抑止之故激揚之波起也）曲拂邅回以像湡（愚）浯（拂戾也邅迴轉流也湡番禺浯蒼梧之二國多水江湖環之故多象渠池以自遭迴法而像之也浯音吾）益樹蓮菱以食鱉魚（樹種也蓮藕實也菱芰也皆可以養魚鱉）鴻鵠鷫（肅）鷞（爽）稻粱饒餘（鷫鷞鴈類一曰鳳之別類）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龍舟大舟也刻為龍文以為飾也鷁大鳥也畫其象著船頭故曰鷁首舟中吹籟與竽以為樂故曰浮吹以娛）

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設施也樹立也一說種樹木以為險阻令難攻易守也）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侈廣也有牆曰苑無牆曰囿所以畜禽獸也盡極要之觀望也）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廈增加擬於崑崙（門闕高崇嵬嵬然故曰魏闕際接也上接青雲周禮所謂象魏也大廈大屋也曾重架材木相乘架也其高與崑崙山相擬像）脩為牆垣甬（勇）道相連（甬道飛閣復道也）殘高增下積土為山（殘墮增益也）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接疾徑行也道之阨者正直之夷平也）終日馳騖而無蹟（積）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鍾鼎美重器（鍾音之君也重器大器蓋鍾鼎也）華蟲流鏤以相繆紾（書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繆紾相纏結也）寢兕伏虎蟠龍連組（兕獸名寢伏各有形也蟠龍詰屈相連文錯如織組文也）焜（混）昱（玉）錯眩照燿煇（暉）煌（錯雜眩惑也照燿煇煌焜光澤色貌）偃蹇蓼（蓼）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段）錫文鏡乍晦乍明（雕畫也鍛錯錫鏡文如脂膩不可倒如連珠不可掇故曰乍晦乍明也）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簟籧篨（言斂理之美沒滅其瑕文鐃如霜皆沒身中故曰沈居簟竹席籧篨葦席取其邪文次序斂鐃美眩人目）纏錦經冗似數而疏（斂文相句連經如綺經冗如錦似數如疏文鐃美眩若此）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吳甘酸之變（荆吳二國名善酸鹹之和而窮

（盡之）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埵（朶）以銷銅鐵（鼓擊也橐冶鑪排橐也埵銅橐口鐵筩埵入火中吹火者故曰吹埵銷鑠）靡流堅鍛無猒足目山無峻幹林無柘梓（峻幹長枝也柘桑梓滋生也）燎木以為炭燔草而為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莽草也白素也）上掩天光下殄（典）地財此遁於火也（殄盡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一五者之一也）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歷頒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氛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圓似辟雍諸侯之制半天子謂之頖宮）土事不文（質也）木工不斲（樸也不斲或作琢不雕畫也）金器不鏤（不錯鏤設文飾也）衣無隅差之削（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為衣裳無有邪角邪角削殺也）冠無觚贏之理（觚贏之理謂若馬目籠相連干也言無者冠文取平直而已也）堂大足以周旋理文（堂明堂所以升降揖讓修禮容故曰周旋理文理政事文書也）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瓌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不過五行之數）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水屬雨行火為暘行木為燠行金為寒行土為風行五氣常行故曰五行）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心和不喜不怒欲得無違耳）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有憂艱難也喪亡也亡失所離愛則悲悲則傷）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靜寧也擗踊哭泣哀以送之也）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人性有侵犯則怒盛血氣充盈以成其勢）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釋解也憾恨也）故鐘鼓管簫干鏚（七）羽旄所以飾喜也衰絰苴杖（苴麻之有實者也）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為之文古者聖王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貺故聖人為之作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人口數責其稅歛也）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贍（贅從嫁也或作債妻）愚夫惷婦皆有

流連之心悽愴之志（流連猶瀾漫失其職業也悽愴傷悼之貌）乃使始為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夫三年之喪非强而致之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絶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胷思心盡亡（盡喪其忠孝思慕之心也）被衰戴絰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方千里為畿方百里為同）各守其

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祭社曰類以事類祭之也）卜其子孫以代之（卜擇立其子孫之賢也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絶先聖之後（辜罪也民皆帝王之後故曰絶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傒（鷄）人之子女（傒繫囚之繫也）毁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為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為淫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為偽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為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為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為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淮南鴻烈解卷八

淮南鴻烈解卷九

漢　高誘　注

主術訓（主君也術道也君之宰國統御臣下五帝三王以來無不用道而興故曰主術）

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導（規謀也師者所從取法則者也傅相也諭導以正道也）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相儀也）耳能聽而執正進諫（諫或作謀）（其世子時也）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過猶誤也）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為醜美好憎不為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冕王者冠也前旒前後垂珠飾邃延也下自目故曰蔽明也天子玉縣十二公侯挂珠九卿點珠六伯子各應隨其命數也）黈纊塞耳所以掩聽也（不欲其妄聞也）天子外屏所以自障（屏樹垣也門內之垣謂之樹諸侯在內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言嗜欲有所規合乃是離散也）若欲飾之乃是賊之（飾好也賊敗也）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不可得（天道至大非人智慮所能得也）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胸中（言釋神安靜不躁動也）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成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穀新穀也薦之明堂嘗之也）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遷延猶倘佯也）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幽冥之都）東至暘谷（暘谷日所出也）西至三危（三危西極之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

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捭（篦）棁而狎犬也亂乃逾甚夫水濁則魚噞（魚短氣出口於水喘息之諭也噞音奄）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飢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不定不知所從也）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堁（課）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堁塵塵也堁動塵之貌弭止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

寡而易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故曰其所修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至精為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逾于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冬日仁物歸陽夏日猛物歸陰）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

害其鋒（郢楚國都也孫叔敖楚大夫蓋乘馬三年不知其牝牡言其賢也但恬卧養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害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害其鋒於四方也）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宜遼名姓熊勇士居楚市南楚平王太子建為費無極所逐奔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名之以為白公請伐鄭以報讐子西許之而未出師晉人伐鄭以報讐子西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遼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之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劒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為亂亦不泄子之事白公遂殺子西故兩家雖有難不怨宜遼故曰無所關其辭也）鞅鞈（合）鐵鎧（慨）瞋目扼掔（捥）其於以御兵刃縣矣（縣遠也比於德不及之遠）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

薄矣（薄於德也）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為治難矣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覿焉（簡子晉卿趙鞅也史黯史墨也覿觀之也）還報曰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致猶勝也）故皋陶瘖（因）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雖瘖平獄理訟能得人之情故貴於多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雖盲而治晉國無有亂政故貴於有所見）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不言之令皋陶瘖也不視之見師曠瞽也）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為師也故民

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鬬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莊公齊靈公之子光崔杼齊大夫也亂殺莊公也）傾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楚傾襄王昭奇楚大夫也）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騖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孔子遊于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

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尚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鄒忌一徽（緩）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徽鶩彈也威王齊宣王之父也在春秋後）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矣（甯戚飯牛車下叩角商歌齊桓公悟之用以為相）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孔子學琴于師襄有問曰丘得其為人黭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曲也師襄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湊會也或作蒸蒸升也）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為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貫通壅塞也）橫扃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化從昆蟲或作鬼神）又況

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次賞賢而罰暴（暴虐亂也）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衡銓也）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命夫權輕重不差蟁首（蟁首猶微細也）扶撥枉橈不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為治者不與焉（治在道不在智故曰不與）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轊（遂）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

者（罷御者刺舟者之巧拙也）知故不載焉（言木石無巧詐故不怨也）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眩於物也）兵莫憯於志而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小（小細憯猶利也以志意精誠伐人為利老子曰重積德則無不尅故以莫邪為下寇亦兵也推陰陽虛實之道為大故以枹鼓為小）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為秦楚變節不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為為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由此觀之無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

之才難以至治（才智也）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檴）舟而浮於江湖（幹舟小船也危險越人習水自能乘之故湯武不能也）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騵（元）馬而服騊（陶）駼（黃馬白腹曰騵騊駼野馬也胡人所習駼音余）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聚木為榛深草為薄山居者所習故孔墨不能也阻或作塗）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別觡（格）伸鉤索鐵歙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觡角索紋也）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焦或作巢）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為治勇不足以為強則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埳（坎）井之無黿鼉隘也園中之無修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騮綠耳一日而至

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鵄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鵄鵂鶹也謂之老鵄夜鳴人屋上也夜則目明合聚人爪以著其巢中晝則無所見）夫螣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猨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騖（騖疾也）故古之為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姦亂也）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慢）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寡少也）任輕者易權（權謀也）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君臣彌

久而不相厭（厭欺也）君人之道其猶靈星之尸也（尸祭主也尸食飽以知神之食亦飽詩曰公尸宴飲在宗載考）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尸不言語故曰玄默）是故得道者不為醜飾不為偽善（不飾為美亦不枉為善也）一人被之而不褎（褎大也）萬人蒙之而不褊（蒙冒褊小也）是故重為惠若重為暴則治道通矣（通猶順也）為惠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為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為邪者輕犯上矣（言不可不慎也）故為惠者生姦而為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因法而行故不怒也）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因功而行故不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修業不受贛（貢）於君（贛物也）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言太上之世下知之人皆能有此制）今夫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橋桔皐上衡也植柱權衡者行之俛仰取制於柱也以諭君也）人主靜漠而不躁（躁動也）百官得修焉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修其道也（不足以大寧者小惠也不足以安危者小智也）清靜無為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為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遺與也）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為基（建立也基業也）是乘衆勢以為車御衆智以為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幽深險猶遠也）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濕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保猶守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之上弗重也錯之前而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厭（尊重舉之不自覺高

（也推求也奉也）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端涯也）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當為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君曰可臣曰不可君曰不可臣曰可是則異也君曰可臣亦曰可君曰不可臣亦曰不可是則同也）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君得君道臣得臣道故曰得其宜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意清明而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勝殷也）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千鈞三萬斤也烏獲秦武王之力士武王試其力使舉大鼎脈脫而不任）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不可為之勢而不修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

其功而況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拂戾詭違也）以曲為直以屈為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所為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嗺（堆）筋（斤）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為之者不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鸇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所

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傷病敗也）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以修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嘲）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玉石堅抓不能入故不抓）無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飢也（靈王楚靈王殺食省食也）越王好

勇而民皆處危爭死（越王勾踐）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為治而世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寡少察明也實真偽之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處人隱居也以名譽見尊也）而游者以辯顯（游行之人以辯辭自顯達）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為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

其實臣守其業以效其功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莫敢專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羣臣公正莫敢為邪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是以勇者盡於軍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羣臣黨而不忠說談者游於辯修行者競於往

（往自益也）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與黨與也以黨與非謗上令邪姦也）為智者務為巧詐為勇者務於鬬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騄駬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塞猶閉也）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

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文子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寅也）智伯伐中行氏幷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為戮國分為三（韓魏趙三分而有之）豫讓欲報趙襄子漆身為厲吞炭變音擿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豈其趨捨

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檝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蹏

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數術也）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為謀德薄則勇者不為死是故人主好鷙鳥猛獸珍怪奇物（金玉為珍詭異為怪非常為奇）狡躁康荒（康安荒亂也）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勤勞匱乏也）萬民愁苦生業不修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玉（白與黑為黼黑與青為黻絺綌葛也精曰絺麤曰綌五采具曰繡也）

則賦斂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為百姓力征強凌弱衆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大路不畫（大路上路四馬車也天子駕六馬不畫不文飾也）越席不緣（越結蒲為席也）大羹不和（不致五味）粢食不毇（毇細也毇音毀）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憫（衰老也憫憂也）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蹝也（言其易也）衰世則不然一日

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厭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繡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顦顇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不得安其正性偽詐生也）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

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制裁也）大者以為舟航柱樑（舟船也方兩小船並與共濟為航）小者以為楫楔（歇）修者以為櫚（閣）榱（櫚屋垂榱穩也）短者以為朱儒枅櫨（朱儒梁上戴蹲跳人也）無大小修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員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雞毒烏頭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修短也是故有大畧者不可責以捷巧（略行道也）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事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絶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挐而乃責之以閨閤之禮隩窔（要）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

治亂之機是猶以斧劗（攢）毛以刀抵木也（劗剪也）皆失其宜矣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通羣臣輻輳（羣臣歸君若輻之湊轂故曰輻輳）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懼失當也）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弊（弊闇也）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勸務而不怠（怠懈也）近者安其性遠者懷

其德（性生也懐歸也）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假或作駕）乘舟檝者不能游而絶江海（絶猶過也）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内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困猶危也）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揄（兜）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揄出策謀也）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不羞其位卑而不用）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不責其辯口美辭也）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内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黄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言平也）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

道塞矣（公正私邪塞閉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恣放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端）有司使無專行也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夫寸生於𥝩（粟）𥝩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𥝩禾穗𥝩孚榆頭芒也十𥝩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故謂之本也）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有諸己已有聽明也不非諸人恕人行也）無諸己不求諸人（言己雖無獨見之明不求加罪於人也）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人主所立法禁於民亦自修之不廢於上言以法也）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不正之事不獨行之於身言其正己以正人也）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禁勝於身不敢自犯禁也）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脣吻之和正度于胷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節策也）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繩直正也）而旋曲中規（曲屈規員）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蹻之姦止矣（盜蹠孔子時人蹻莊蹻楚威王之將軍能大為盜也）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睛目童子）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鑑鏡也）是故明主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故萬舉之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騄駬之良臧獲御之則

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臧獲古之不能御者魯人也）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而用朋黨則奇材佻長而干次（奇材非常之材佻長辛非純賢也故曰干次）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奇材佻長之人干起其次功勞之臣反不顯烈故爭於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猨狖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為持位（無所為以持其位也）守職者以從君取容（隨君之欲以取容媚）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不用智謀贊佐其上也）反以事轉任其上矣（賢臣見其不肯為謀故轉任其上令自制之也）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為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

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風令也）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為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絶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于

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為羽翼也（資才也）是故君人者無為而有守也有為而無好也（無所私好）有為則讒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釣取也）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强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

扃外邪不入謂之塞中扃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為而後能為之精神勞則越（越散也）耳目淫則竭（竭滅也）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道貴無形無形不可奈何道之所以為貴也）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有所守言不離局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衛君出公輒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

勝也故枝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强於本則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所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為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為儒墨矣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

起衣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旅也使申舟問聘於齊不假道於宋無畏曰宋必襲殺我王曰殺汝伐宋見犀而行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兵殺其使者亦亡也遂殺之莊王聞之怒故投袂而起成軍亡宋城故曰權柄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文王楚武王熊通之子熊貲獬廌之冠如今御史冠也）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趙武靈王出春秋後以大貝飾帶胡服鵕鸃讀曰私鈚二字三音曰郭洛帶係銚鎬也）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帶貝帶鵕鸃而朝則不免為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繩正也）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宮黝也司馬蒯蕢其先程伯休甫宣王命以為司馬因為司馬氏蒯蕢其後也周衰適他國蒯蕢在趙以善擊劍聞應猶擊也）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觚劍拊招舉也）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烏獲藉蕃皆多力人）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撓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為資（撓刺船棹也資用也）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眾為勢也夫防民之

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堿（咸）決塘（堿水城也塘堤也皆所以畜水）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斮（卓）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為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人主租斂於民也必先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牀蒻（弱）席非不寧也（匡安也蒻細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憯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鐘鼓陳干戚（登成也年穀豐熟也）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言皆樂也）故

古之為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衰絰菅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諭明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充實也）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裁度也）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脣沸肝有今無儲（有今日之食而無明日之儲也）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為

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蹠蹈也）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涔旱災害之患（涔久水潦也）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憫憂也急病也）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

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飢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天和氣也地德所生植也）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有核曰果無核曰蓏）秋畜疏食（菜蔬曰疏穀食曰食）冬伐薪蒸（大者曰薪小者曰蒸）

以為民資（資用也）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轉棄也）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羣（掩猶盡也）不取麛夭不涸澤而漁（涸澤漉池也）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罦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筍）未摯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鷇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皆為盡物故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歸之若流原飛鳥歸之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

至而修封疆（立春之後四海出雲）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修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實滿也曠空也）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主者不忘於欲利也故堯為善而衆善至矣桀為非而衆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而為之轂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若順連環故曰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響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汚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

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符約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多所容也）知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非正道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治猶作也）事鮮者約所持也（約要也）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欲諫者擊其鼓）舜立誹謗之木（書其善否於表木也）湯有司直之人（司直官名不曲也）武王立戒慎之鞀（欲戒君令慎疑者搖鞀鼓）過若毫氂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鼛（羔）鼓而食（鼛鼓王者之食樂也）奏雍而徹（雍已食之樂也）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言其率德蹈正無求於神）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鉅橋紂倉名一說鉅鹿漕運之橋粟鹿臺紂錢藏府所積也武王發散以賑疲民也）

封比干之墓（比干紂諸父也諫紂之非紂殺之故武王封崇其墓）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故表顯其里穆稱篇又云老子業於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是也）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箕子紂之庶兄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武王伐紂赦其囚執問以洪範封之於朝鮮也）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唯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著猶圖也）於是略智博聞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萇弘周大夫敬王臣號知大道孟賁勇士孔子皆能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故曰亦能多也）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弒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囿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

志不懾分亦明矣（犯猶遭也懾猶懼也）然為魯司寇聽獄必為斷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六反謂孔墨萇弘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偏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偏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闇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遠由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小教之以正故大有存也小責之以義故大有寧也非正則不存非義則不寧）惟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為正錯者為權其義一也府史守法君子制義

法而無義亦府史也不足以為政耕之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忤逆也）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為而榮乎旦日何為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

何為而義旦日何為而榮此知難也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黮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為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為可而行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為質智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辯

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身材未修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為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狂猶亂也）不知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棄而或不知所詣也懷佞也）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補偽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野外也）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為螻蟻所食有掌修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

而利之（掌主也）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治國上使不得與焉（使不得與亡傷之危是上術也）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為也釋己之所得為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己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說親有道修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

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易謂反己先修其本也不修其本而欲得説親誠身之名皆難也故曰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驗効也近謂本遠謂末也）

淮南鴻烈解卷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陸學稼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淮南鴻烈解卷十　十一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淮南鴻烈解卷十

漢　高誘　注

繆稱訓（繆異之論稱物假類同之神明以知所貴故曰繆稱）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員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礙挂也）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㝱物來而名事來而應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畧事同指上下一心無歧道旁見者遏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言能同人道至于野則可以濟大川大川大難也）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衆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尚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慾無

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即就也鹿以諭民虞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之即入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其吝也）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道六達謂之衢尊酒器也）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一人來得其心百人來亦得其心）人以其所願於上以與其下交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兹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戴心所感也情誠也）后稷廣利天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觖如也（觖不滿也）滿如陷（陷少也）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遁欺）求同乎已者

也已未必得賢而求與已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俱不知此二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纊（寢謂卧關上之不安纊蠒也曝蛹動搖不休死乃止也）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諭乘馬班如難也故有泣血之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懟者也（懟可癡也一曰懟極）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剟（拙）材無所不用矣（剟疏殺也）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意恚聲也戴嗟）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已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說之粗不如容貌精微入人深也）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

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認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心教之微眇不可傳也）中行繆伯手搏虎（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生虎）而不能生也（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克猶能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為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王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冰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言舟中之人同心救火不相為易也）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妁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强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為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為生也誠出於己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登猶入也）圭璋在前尚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為車無三寸之鎋不可以驅馳匠人斵戶無一尺之楗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斯乎其所結（結要終也）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導教也）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認（昭道認誠也不可以教道戒人）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混冥人心中也）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言雖叫呼大語不如心行真直也）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人君動極在上故有悔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身君子之言體行君子之言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三苗畔禹禹風禹以以禮樂而服之德服）鷹翔川魚鼈沈（三苗猶鷹翔川上魚鼈恐皆潛）飛鳥揚（鳥見鷹而揚去）必遠害也（鷹懷欲害之心故鳥魚知其情賁而遠之）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為蹠也（人之甘甘猶樂樂而為之臣之死君子之死父非以求蹠蹠也）而蹠

焉往（言蹠乃往至也）君子之慘怛非正為偽形也諭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也義尊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為苟簡易（君不能使臣為苟合易行之義）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憂尋憂長也仁念也仁念父母不樂子之如此然不能止）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太上皇德之君我性自然也）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其次五帝時也其民如此故我治之如彼）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

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生於苗苗成於穗也）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禾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痛己身善惡自在也）身苟正懷遠易矣（懷來也）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沈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羈以壺餐表其閭（釐負羈曹臣晉重耳出過曹負羈遺以壺餐重耳反晉伐曹令兵不入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趙宣孟晉卿以束脯活靈輒後免其難也）禮不隆（隆多也）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憯（慘）怛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為恩厚其在債人則生爭鬬故曰兵莫憯於意志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枹鼓為小聖人為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為蹏（鹿）蹏焉往生也（言非為冀幸往生利意也）故至人不容（至道之人不飾容也）故若眯而撫（眯芥入目也撫捫之從中發非為觀容之也）若跌而據（跌仆也）聖人之為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

行（日行人不見也）騏驥不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斯照矣（言人見照用瞽者猶闇而無為人而以治事用思也）動而有益則損隨之（益所以為損也）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言物剝落而復生也）積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煇小人日怏怏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為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憂尋憂深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薶（埋）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

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若求諸己得也聲自名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乎人故筦子文錦也雖醜登廟（筦仲相齊明法庭審國刑不能及聖猶文錦雖惡宜以升廟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非宗廟服也）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蘭芳草艾之美芳也男子樹之蓋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繼子有假母也）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弘演衛懿公臣狄人攻衛食懿公其肝在弘演剖腹以盛之也）王子閭張掖而受刃（楚白公欲立王子閭為王不可刺之以兵子閭不受）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懾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壁而不知虢禍之及己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遏奪也（言至道之人其心先定不可臨以利奪其志也）人之欲榮也以為己也於彼何益

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為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為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仁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已也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言自少而至長）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遁隱也已不自隱身之行亦不隱之於人故也）故若行獨梁不為無人不兢其容（獨梁一木之水橋也行其上常兢兢恐陷也）故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及身不信故難）情先動動無不得無不得則無著（君）發著而後快（情先動者言人君以精動導民也動盡得人心矣無著結發動也雖若結快民心）故唐虞之舉錯也非以偕情也快已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已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下有喜議而國治有憎議而國亂也）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筦金石小大脩短有敘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織帛者進）耕者日以却（却謂耕者却行）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申喜亡其母母乞食於道）艾陵之戰也夫差曰

夷聲陽句吳其庶乎（艾陵之戰吳王夫差與齊戰於艾陵夷謂吳陽吉也句吳夷語不正言吳加以句也庶幾也）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絃是也其聲切切而哀）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漸習也）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醫駱越醫）同材而各

自取焉（自從也矩鑿之中各取法度或以治民或以治馬或以治病同材而各往從取治法之也）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上有意而未言則民皆載而行之志或發中之於大）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忣（鶴）於不已知者不自知也（忣急也）矜怚生於不足（怚驕也不足知不足也）華誣生於矜（矜貪功也）誠中之人樂而不忣如鴞（囂）好聲（忠信之人自樂為之非忣忣也如鴞自好為聲耳）熊之好經（經動導引）夫有誰為矜（各任自性非徒矜也）春女思秋士悲（春女感陽則思秋士見陰而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嘰（機）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伸（弋）倨佝（芰）知情偽矣故聖人栗

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崇侯紂時諸侯惡來紂之臣）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東戶季子古之人君）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畮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天道左旋）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臣道左君）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君謙讓佑助臣）故上左遷則

失其所尊也（左臣辭也君以再還故失其尊）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右君辭也而臣以再還故失其貴）小快害道斯須害儀（斯須近也）子產騰辭（騰傳也子產作刑書）獄繫而無邪（獄雖益多而下無邪也）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失事之情則為世人辭所窮塞也）成國之道工無偽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受命於人不受於天）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形見也先見微小以知大）刑於寡妻至于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禪傳也言堯舜禹相傳天下服之也）故戎兵以大知小（若湯武以義伐不義從大伐小）人以

小知大（人謂天下從風者也堯舜之民以小知堯大也）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萬物載之皆勝其任）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己也釋己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言懷其情而必萌見也）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鈞之哭也（子孔子）曰子予柰何兮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人或有鑿穿或有填也言用心異也）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蹠蹶也）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施於人有善惡）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王桀紂日快快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已也凡人情脫其所苦即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饑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欲則貪貪損義）多憂害智（多憂閉塞故害智也）多懼害勇嫚生乎小人（嫚倨也）蠻夷皆能之（嫚蠻夷之行也）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

月爭光（誘美稱也）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釋則不流刑（刑法）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繫所以拘維民）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密而不舉（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閨內修而境外亂也）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本朝（閨內亂而朝廷治也）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齊桓秦穆受而聽之（聽用二臣之謀）照惑者以東為西惑也（照曉也）見日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武侯蓋年九十五矣）而羸我（羸劣也）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為也有能為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為天成之終身為善非天不行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非我也天所為也）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

干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若堯以天下與舜也）無道之世以國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為無所用之（不知其所用也）碧瑜糞土也（瑜玉也不知用之則為糞土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膊（搏）者（厚膊厚切肉也）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為表者未之聞也（表立見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山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福之萌也緜緜禍之生也分分禍福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魯與趙俱朝楚獻酒於楚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不與楚吏怒以趙所獻酒獻於楚王易魯薄酒楚王以為趙酒薄而圍邯鄲）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宋將華元與鄭戰殺羊食士不及其御羊斟及戰御馳入鄭軍華元以獲）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己也以為國也通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共雍楚臣謝謂遣共雍也莫勉之也至至於道也善施教未至於道也行尚粗也）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封乎泰山蓋七十二君也）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諸君修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隣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禮可為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孝己殷王高宗之子也蓋於逐而不失禮不能與孝己爭名者不得孝己之所懷也）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通智達道之人）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古人知其味而不貪其食）今人貪而弗味歌之修其音也（此言樂所以移風易俗歌長其音）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此音不足

（以致美化也）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極治化之至也）人能尊道行義喜怒取予欲如草之從風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召公周太保也）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紂拘文王文王獻賓於紂紂貴以千里之地文王不受願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綌上車授綏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先有形而後有影形可亡而影不可傷）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

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鐸大鈴出於吳）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措（措刺也）故子路以勇死（死衛侯輒之難）萇弘以智困（欲以術輔周周人殺之）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歲多風則鵲作巢卑）獺穴知

水之高下（水之所及則獺避而為穴）暉目知晏（暉目鴆鳥也晏無雲也天將晏靜暉目先鳴）陰諧知雨（陰諧暉目雌也天將陰雨則鳴）為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為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簡公齊君也以柔懦田成子殺之）子陽以猛劫（子陽鄭相也尚刑而劫死）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

一也（雖清濁失和故不中律全）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嘰（嘰唬也知象箸必有玉杯為杯必極滋味）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偶人桐人也嘆其象人而用之）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噞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崝（根）者必陀（崝峭也陀落也陀音跎）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商鞅為秦孝公立治法百姓怨之以罪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吳起相楚設貴臣相坐之法卒車裂之）治國辟若張瑟大絃組（組急也組音綻）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

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修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是故積羽沈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德廣（人君以德廣益其土地）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强廣君以强尊下也故粹者王駮者霸無一焉者亡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道無外而民蒙純此所謂不施而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數謂律歷之數也）欲知地道物其樹（五土之宜各有所種生之禾）欲知人道從其欲（君子欲於道小人欲於利）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攖萬物將自清（言治天下各順其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一曲一事也）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猶蟬不知寒也）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為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拱抱也把握也）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欲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耨聖人為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眯涉水而欲毋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儷走而

內行無繩（繩所以彈曲者也）故聖人反己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形埒兆朕也）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脹用之不節乃反為病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為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裁制也度其伎能而裁制使之）

淮南鴻烈解卷十

淮南鴻烈解卷十一

漢 高誘 注

齊俗訓（齊一也四宇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為一道也故曰齊俗）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為禮者恭敬而忮（忮害也音寘）為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搆而多責（搆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搆搆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為銖）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

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偽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緌（大路天子車也龍旂龍旗）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揵抽箕踰備之姦（抽捏也備後垣也）有詭文繁繡弱緆（錫）羅紈（弱緆細布也羅縠紈素也）必有菅屩跐（此）蹻短褐不完者（菅茅也跐偶也蹻適也楚人謂袍為短褐大布）故高下之相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為鶉（鶉鷂也）水蠆為蟌（子）莣（青蛉也音務）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其化視陰入陽從陽入陰）夫胡人見黂（黂麻子也黂音蜚）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毼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尊尊親親仁者弱也）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民競故劫殺）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其君位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魯祿去公室至楚考烈王滅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

丘生乎象楮（紂為長夜之飲積糟成丘者起於象楮楮音著）炮烙生乎熱升（庖人進羹於紂熱以為惡以熱升殺之趙國升可以殺人故起炮烙）子路撜（蒸）溺而受牛謝（撜舉也升出溺人主謝以牛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廣廈闊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舜樂）六英（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誋（告）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的）齒筐不可

以持屋（筳小簪也）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言）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蜧（黑蜧神蛇也潛於神淵蓋能興雲雨蜧音戾）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𧤗（矯）不厭薄（角𧤗刀劍羽閒之覆角也）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

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窮廬）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沈鳥於淵（物各因其宜故不須用賢）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皐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

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過簫（簫籟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猨狖得茂木不舍而穴貆（桓）狢得墆（烝）防弗去而緣（貆貆豚也墆水埒也防堤也）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

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凡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於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堁也（堁坋塵也）羌氐僰翟嬰兒生皆同聲（羌東戎氐南夷僰西夷翟北胡也）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騠（象狄騠譯也象傳狄騠之語也）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

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為牒束而投之水則沈失其體也金之性沈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黒緇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他性自若本性也）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

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沈孔子謂顔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服回此忘行也）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璽印也埴泥也）正與之正（印正而封亦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為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載疑作感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

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記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内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强哭者雖病不哀强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

東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智伯以大鐘滅仇由）故禮豊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懐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曽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也（公西華之養親若與朋友處睦而少敬也烈酷也曽子事親其敬多）故胡人彈骨越人齧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中飲以相詛刻臂出血殺牲歃血相與為信）三苗髽（揭）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劗鬋其於服一也（三苗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髽以枲束髮也括結也笄簪也鬋斷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拂放也）今之國都男女切踦（踦足也）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獫狁北胡也）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劗髮文身無皮弁搢（晉）笏之服（皮弁以為爵冠也搢佩紟笏佩玉也長三尺抒上終葵首）拘罷拒折之容（拘罷圜也拒折方也）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拖縱也）箕倨反言而國不

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裒也衣裾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牂（贓）羊之裘韋以帶劒威立于海内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鄒孟軻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迕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倮之國（徒倮不衣也）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而仁發恲以見容（恲色也）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强人所不及也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絶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后氏禮）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縗之服（五縗謂三年朞九月五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葬薶稱於養不强人之所不能為不絶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蹀（蹀）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

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鱗施玉田也綸絮也束縛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舜南巡狩死蒼梧葬九嶷山不煩市井之所厥）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禹會羣臣於會稽葬山陰之陽不煩農人之田畝）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

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亡（有扈夏啓之庶兄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封土為社）祀中霤葬成畝（田畝而葬）其樂咸池承雲九韶（舜兼用黃帝樂九韶舜所作也）其服尚黃（舜土德也故尚黃）夏后氏其社用松（所樹之木皆所生地之所宜也）祀戶（春祭先戶夏木德也）葬牆置翣（翣棺衣飾也）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九變也六列六六為行列也六英為兼用顓頊之樂）其服尚青（木德故尚青也）殷人之禮

其社用石（以石為社主也）祀門（秋祭先門殷金德也）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尚白（金德故尚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夏祭先竈周火德也鄒子曰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三象棘下武象樂也）其服尚赤（火德故尚赤也）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疏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琴也故明主制禮義而為衣分節行而為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于奇麗之容隅眥之削帶足以結

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為文句疏短之鞵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窕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

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為道德離而為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束芻為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文以青黄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袀袨（袀純服袨墨齋衣也）大夫端冕（端冕冠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

草薊（出）而已夫有孰貴之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尸文王之木主也）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钁插（钁斫屬）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下樂名一絃會之不可成也）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

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頻也射百發遠近不可皆以一儀也）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夫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世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

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劔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松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遊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王喬蜀武陽人為伯入令得道而仙赤松子上谷人病癘入山道引輕舉飫上也）五帝三王經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

其法藉憲令不能為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求仙）鉗且得道以處崑崙（鉗且得仙道升居崑崙山）扁鵲以治病（扁鵲盧醫姓秦名越人趙簡子時人）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倕堯時巧工也）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鈞也而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為酸或以為甘煎敖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楩柟豫樟而剖梨之（剖判梨分也）或為棺槨或為柱梁披斷撥檖（披解也撥析理也檖順也檖音遂）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四子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

法藉殊方其得民心鈞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剞（几）劂（厥）銷（削）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設（鑪橐埵皆治具也坊土形也）非巧治不能以治金屠牛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屠牛吐齊之大屠剃截髮也）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庖丁齊屠伯也新剖始製也硎磨刀石）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衆虛之間剖中理也）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師文樂師）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若夫工匠之為連鐖運開陰閉眩錯（連鐖鐖發也運開相通也陰閉獨閉也眩因而相錯也）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為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為平者準也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靜也）

而寂漠者音之主也（徵音生於寂漠）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施微曲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裕饒也）為刻削者曰致其醎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韓子韓公子非）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

（宓子子賤也）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搴）也（攓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卽言忠而益親身疏卽謀當而見疑親母為其子治扢（蓋）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闚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隋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隋者所自闚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為者失之執者敗之）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性自然也）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意曉解也）一曲而辟（辟小邪僻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

隷於人辟若伣（譴）之見風也（伣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凡候風以雞羽重五兩繫五丈旗）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無為以待有為免免世難也）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钁（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钁音矍）强脊者使之負土（脊强者任負重）眇者使之准（目不正因令睎）傴者使之塗（傴人塗地因其俛也）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上不以已求備於下也）博聞强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

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趙人好分折詭異之言以白馬不得合為一物離而為二也）不可以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非舜非其德之衰）不可以為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夫契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騕褭（裊）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騕褭良馬飛兔其子褭兔走蓋皆一日萬里也）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西施毛嬙古好女也）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里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干求也）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

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噣啄獸窮則角（觸）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趍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皐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趍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殳以臨朝（殳木杖也）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東宮太子之宮）履乘石（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戶牖之間謂之扆）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

魯君欲相之（顏闔魯隱士）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牆也）為天下顯武（楚人謂士為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駟駃騠（駃騠北翟之良馬也）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窾空也）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戇（壯）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為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趍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

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為梁相視車百乘志尚未足孟諸宋澤）莊子見之弃其餘魚（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見惠施之不足故弃餘魚）鵜（提）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鵜胡汙澤鳥）鱓（善）鮪（委）入口若露而死（鱓鮪魚名）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三晉智伯兼范中行地贍足也）林類榮啓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林類榮啓期皆隱士慊恨也）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

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為論譬猶氷炭鉤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蹠至也）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揭舉）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極於刻鏤求貨者爭

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佹辯久稽而不訣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成荊古勇

士也）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也淳厚也）析天下之樸牿服馬牛以為牢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荊吳芬馨以嚂（藍）其口（荊吳國也芬珍味嚂貪求也）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挐澆淺（淺薄也既薄尚澆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

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繪也）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唅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解札裘敗解也）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煬炙也）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偽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綿繡纂組害

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沈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為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

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葅子利不足也（生子殺葅之）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劉氏謂漢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淮南鴻烈解卷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徐士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淮南鴻烈解卷十（二三）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淮南鴻烈解卷十二

漢　高誘　注

道應訓（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故曰道應）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太清元氣之清者也無窮無形也）又問於無為曰子知道乎無為曰吾知道（無為有形故知道也）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無始未始有之氣也）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嘆

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耶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平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讐故問微言也）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謀故不應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甾）澠（敏）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菑澠齊二水名）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不以言心知之）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楚被白公於浴室之地也）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惠王梁惠王惠子惠施也）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虎）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齊臣）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末之由生之本也）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白公慕得楚國貪其材積七日）石乙入曰（石乙白公之黨）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高自方城之外入殺白公）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

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鋭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閼于曰無卹賤今以為後何也（董閼于趙氏臣無卹襄子之名簡子之庶子也）簡子曰是為人也能為社稷忍羞（襄子能柔能忍恥也）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疏分也隊軍二百人為一隊分斯隊卒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為飲器（飲溺器椑榼也）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為天下谿齧缺問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堯時老人也）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居惷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讐夷（讐夷熟視不言貌）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知不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

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減也）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終日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雖善為兵而不肯以知兵聞也）善持勝者以强為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謦（磬）欬（咳）疾言曰寡人所説者勇有功也不説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

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為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無地為君以道富也無官為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謂禹皋陶稷契伯夷倕益夔龍也）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其七人也）武王之佐五人（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焉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北方有獸其名曰蹷鼠前而菟後（鼠前足短菟後足長）

（故謂之蹷）趨則頓走則顛常為蛩蛩駏（巨）驉（虛）取甘草以與之（蛩蛩駏驉前足長後足短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蹷有患害蛩蛩駏驉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周衰分為西東各自立其君）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李克武侯之相）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

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憍以憍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憍則恣恣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越伐吳夫差所以自殺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任載也）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爝炬火也）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

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已聽知之意所以用之）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山其下有周地因以為天下號）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

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奈何（江海之上謂志在於已身心之魏闕也言內守）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重生已之性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已之情欲則當縱心意則已神無怨也）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

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酒滓也粕已漉之精也）桓公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誠以臣之斲輪語之太疾則苦而不入（苦急意也）太徐則甘而不固（甘緩意也）不甘不苦應於手猒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

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舞也）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子佩楚莊王之相請飲請置酒也）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疏徒跣也揖舉手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强臺强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山名方皇水名也一曰山名）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駢脅

（使狙而捕魚設海以觀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從者狐偃趙衰之屬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餕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餕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尅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正則直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果擒之於干遂（先馬走先馬前而走也）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臣於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衆鉦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請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子姓謂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作入作出也若亡髣髴不及也）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絕塵不及也弭轍引迹疾也）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儋纆采薪者九方堙（纆索也九方堙人姓名也）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屈宜若楚大夫亡在魏者也）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

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禄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于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禄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本者謂兵爭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吳起為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吳起為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也）

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差須猶意須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成刑之徒刑禍已成於衆）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時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也）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

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

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河上而航在一汜（汜水涯也）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王之將軍踰越勝之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周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之）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以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溫子文公溫相連皆叛）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丈人老而杖於人者）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大司馬捶（朵）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捶鍛銀擊也鉤釣鉤也）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不用者乎物孰不濟馬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

而天下二垂歸之（砥礪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屈商紂臣也羑里地名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雞斯神馬也）玄玉百工（二玉為一工也）大貝百朋（五貝為一朋也）玄豹黃羆青犴（犴胡地野犬犴音岸）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費仲紂佞臣也）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為柱梠也相女童相視之一曰相匿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尹佚史佚也）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

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羲神農之間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齎備卒足也）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强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

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回忘禮樂絕聖棄知入於無為也）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言坐自忘其身以至道也）仲尼造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薦先也）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為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鈍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

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大夫也襄公晉文公子）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軍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說解也）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經乎太陰入乎玄

闕（太陰地名也玄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淚水）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慢然止舞也匿於碑陰）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楚人謂倨為倦龜殼龜甲也蛤梨海蚌也）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闚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齤拳然而笑曰嘻乎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言太陰之地尚見日月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窔奧也（言我之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以虛敖所行比之則如窔與奧室中也）若我南游乎岡㝗（浪）之野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眴（居）此其外猶有汏（太）沃之汜（汏沃四海子天之際水流聲也汜涯也）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汏汜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至此地）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

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其所駕之車）止柸（柸）治（楚人謂恨不得為柸治也）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蠰蟲也（蠰蟲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八寸為咫十寸為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蟪蛄不知春秋（蟪蛄貂蟟也）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賤也）而巫馬期絻（問）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古者魚不盈尺不上俎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罔兩水之精物也景日月水光發也）曰昭昭者神明也（罔兩恍惚之物見景光明以為神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扶桑日所出之木受謝扶桑受日旦澤出之也）炤炤之光輝燭四海

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為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照照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光耀可見而無有至虛者）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有形生於無形何以能生物故問果有乎其無有也）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

形不可得未能殊無形也）及其為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白公將為父復讎起兵亂因思慮之）罷朝而立到杖策錣（針也）上貫頤（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錣到杖策故錣貫頤也）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殺之故懼之）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漏猶空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身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

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如轉閉鍾（閉鍾格也上之鍾所以編薄廝反覆之易）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也）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破鼓折枹（浮）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

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思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為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

之荆有佽（次）非得寶劔於干（寒）隊（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劔蓋為莫邪洞邪之形也）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夾繞其船（蛟龍屬也魚滿二千五百斤蛟來為之主也）佽非謂枻船者曰（枻櫂也）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佽非瞑目教然攘臂拔劔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劔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劔者佽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

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為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衡說從之非是當橫更計也）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不知門之要也門之要在門外）墨者有田

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申束也）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掩猶揮也）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言為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以喻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豐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

魚鼈龍蛇莫肯之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六將軍韓魏趙范中行知伯也）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動震也）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

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我見句星在房心之閒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房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乎（豫讓事知伯而死其難故文侯思以為臣）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文侯臣舉白進酒也）曰請浮君（浮猶罰也以酒罰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豫讓相其君而君見殺亦何如不足貴也）文侯受觴而飲釂不獻（釂盡也）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桓公魯君）有器焉謂之宥巵（宥在坐右）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半巵中也）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損而損之曰何謂損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代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鬬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獵禽恐不能殺故恐其創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兌耳目鼻口也老子曰塞其兌是也）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瞀（茂）而載之木（瞀被髮也木鷸鳥冠也知文者冠鷸）解其劍而帶之笏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笙以和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丹）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

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鴻烈解卷十二

淮南鴻烈解卷十三

漢 高誘 注

氾論訓（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為化大歸於一故曰氾論）

古者有鍪（謀）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也鍪頭著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綣領皮衣屈而紩之如今胡家韋襲反褶以為領一說鍪放髮也綣統頸而已皆無飾也）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用也）予而不奪（予予民財也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非猶譏呵也懷歸也）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政不虐生無夭折也）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從猶牽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褒衣謂方與之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帶大帶句襟今之曲領褒衣也委委貌章甫冠名）古者民澤處復穴（處居也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堤防崖岸之中以為窟室）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蟁䖟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穩也宇屋之垂）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世本曰伯余制衣裳一曰伯余黃帝）紾（恬）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紾銳索功也）後世為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古者剡耜而

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耜耒屬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穢也）木鉤而樵抱甀而汲（鉤鐮也樵薪蒸甀武令兗州曰小武為甀幽州曰瓦）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耰鉏斧柯而樵桔皐而汲（椽椎三輔謂之偃所以覆種也）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絶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窬（俞）木方版以為舟航（窬空也方並也舟相連為航也）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運所有輸所無）乃為靻（祖）蹻而超千里肩負儋（躭）之勤也（靻蹻靻靸也勤勞也）而作為之楺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為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循隨也當時之可改則改之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也稱諸父兄師友）舜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立聖以庶代嫡聖人之權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共男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故不從制）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殯於賓位祖於庭葬於墓也於阼階猶在主位未忍以賓道遠之）殷人殯於兩楹之間（楹柱也記曰殷殯之於堂上兩柱之間賓主共）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道遣之）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也瓦棺陶瓦）夏后氏堲（即）周（夏后氏禹世無棺槨以瓦廣二尺長四尺側身累之以蔽土曰堲周）殷人用槨（用柏為槨厚之宜以棺為制也）周人牆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槨故牆設翣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為飾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也）夏后氏祭於闇（於室中中夜祭之也）殷人祭於陽（堂上日平旦祭也）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矩）彠（約）之所周者也（榘方也彠度法也）魯昭公有慈

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父所命養己者也此大夫之妾士之妻謂之女母禮為總麻三月昭公獨練也）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皐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盧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艷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致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不為禮樂所制）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

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之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時本意）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聖人所言微妙凡人雖得之口不能以言）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常道深隱幽冥不可道也猶聖人之言微妙不可言）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專獨制斷也）事無由己（請而後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洞洞屬屬婉順貌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之至也）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籍圖籍也政治也籍或作作）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懾服也）可謂能

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也北面委玉帛之質執臣之禮也）請而後為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人人以其寵位行其所好憎其所憎也）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一行之禮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鍾磬故曰調而不更琴瑟

（絃有數急柱有前却故調事亦如之也）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為治之基耳非所以為治治在其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非能必中中在其人之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身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身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可也唯仁義不可改耳故萬世不更）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祥順也）古者人醇工龎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龎氣堅緻也商樸不為詐也女重貞正無邪也）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橜策錣而御馯馬也（鏑銜口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馬口也錣揣頭箴也馯馬突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繩以治也）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有制令煥乎其有文章其政常仁義民無犯法干誅故曰無刑）夏后氏不負言（言而信也）殷人誓（以言語要誓亦不違）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者殺牲歃血以為信也）逮至當今之世忍詢（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

古之兵弓劔而已矣槽（曹）柔無擊脩戟無别（槽柔木矛無擊無鐵刃也剌鋒也）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漸也一曰渠甲名幨幰所以禦矢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鬬（連車弩通一弦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為機開發之曰銷車）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者）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舜時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於兩階之間有苗服從）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變改也）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遵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

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內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

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沈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睎望也）故聖人以身體之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

則懦懦則不威（推猶移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也）刑推則虐虐則無親（虐害也言害人人無親之）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一德不解曰簡大臣陳成子）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簡公之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太公姓呂簡公其後也絕祀陳氏代之也）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制）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猘狗以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舛乖也安定趨歸也）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鬱湮也轉讀作傳）清之則燋而不謳（燋悴也謳和也）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善謳者）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一曰曼長）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行

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接見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他賢秦伐取其西河之地）湣（汶）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湣王田常之後代呂氏為齊侯春秋之後僭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為臣湣王無道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孫叔敖楚大夫蒍賈伯盈子）夫絃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猶尊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真謂不拔骭毛以利天下弗為不以物累已身形也）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方日所入處也反踵國名其人南行武迹北向空同戴勝極下之地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脩股之民在西南方凡此八者皆九州之外八寅之域者也）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

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此近諭諸華也彼遠諭八寅也於諸華所是八寅所非而彝也於諸華所非八寅所是而行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一聲以調五音故擊之）諭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者斷割故擊之）告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為音聲事者非一品故振之）語寡人以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亦急務故擊之）有獄訟者搖鞀（獄亦訟訟一辯於事故取小鞀搖也）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者食也）以勞天下之民（勞猶憂也）此而不能達善効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發適戍入芻稾（戍守長城也入芻稾之稅以供國用）頭會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似箕然斂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之司農也）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縣）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會稽是也會稽或作渚海）南至豫章桂林（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太原或曰代郡廣昌東五阮門是也）道

路死人以溝量（言滿溝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絶（漢高祖劉季也）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鋭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執利兵伐無道以求百姓之命祈之於皇天也）當此之時天下雄儁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千人為儁百人為豪萬人為英）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代）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墮入也給至也）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亂已勝海内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業武王誅無道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祖於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曰委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干楯戚斧也春夏舞者所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北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中之區隅言狹小八極八方之極言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方也）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理道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也）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朞年而紂乃亡（終古向藝二賢人名）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乃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尅之）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惷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大齊亡（為淖齒所殺也）

田單以即墨有功（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唯即墨未下田單以市吏率即墨市民以擊燕師破之）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於岐周在西天乃眷然顧西土此唯居周言我宅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臺或作宮）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二君處彊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于人（言不慎行己之德而乃反備天下之人來誅也）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尅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

太行山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作固固必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無為於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溢也）昔者周書有言曰（周史之書）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用可否相濟也）上言者常也（為君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期於梁下水至溺死也）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周者王城也）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酒肉曰饗牛羊曰犒芬其指犒也秦師曰行千里而襲之遠主有備而師無繼不如還遂還師而去也故曰却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為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

（屬戰於陰陵呂錡射楚恭王中厥目而擒之過而能改故曰恭也）潘尫養由基黄衰微公孫丙相與簒之（四子楚大夫簒旮救恭王衰讀微微讀救）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坐不能起也）黄衰微舉足蹵（促）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失禮謂舉足蹵君也）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子時人）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强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蹵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顔卑體奉帶運履（運正迴也）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拯升也出溺曰拯）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孟子曰祝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況父兄乎故溺則拯之祝則名君周人以諱事神敬之至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於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衆也）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黄色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往走則知人姓字又者酒人以酒搏之飲而不能息不知當醉以擒其身也）乾（干）鵠知來而不知往（乾鵠鵲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知歲多風多巢於木枝人皆探其卵也）此修短之分

也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萇弘周景王之大夫數歷術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畔其君也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人助范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讓周周為殺萇弘以釋之）蘇秦匹夫徒走之人也鞀蹻嬴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嬴嬴橐也蓋步蓋也蘇秦相趙趙封之為武安君初帶嬴橐被步蓋歷説萬乘之君合山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無有不服諾者）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

（偃王於衰亂之世修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種佐句踐報怨於吳王夫差獲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之賜其屬鏤以死屬鏤利劔也）此皆達於治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萇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不知為身謀也）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内之尋常而不塞（不窕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在小能小不塞急也）使天下荒亂禮義絶網紀廢彊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蟣虱（乘加也攘平除生蟣虱不離體也）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幄幕也處猶象也）而乃始服屬臾之貌恭儉之禮（謹也）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誳（納）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北面為臣）桓公以功滅醜（立九合一匡之功以滅爭國之惡也）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燃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鑿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言河上本非丘壟之處有易之猶多以大言之也以諭萬事多覆於少也）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雖有激波猶以為平平者多也猶橘柚冬生人曰冬死者衆也薺麥夏死人曰夏生者多也）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胷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

立於魯國（復汶陽之田也）管仲輔公子糾（糾）而不能遂（遂成也）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布衣之士不以為益友也人君不以為義臣也）然而管仲免於累紲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畧行而求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畧大也小善忠也數術也）故人有厚德無閭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蹏之涔不能生

鱣鮪（鱣大魚長丈餘細鱗黄首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仲春二月從西河上得過龍門便為龍）而蜂房不容鵠卵（房巢也）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若其大畧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駔（柞）也而為文侯師（駔驕怚一曰駔市儈也言魏國之大儈也）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也及為魏臣能安其危解其患也戰國策曰芒卯也）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

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畧得也（畧猶道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畧屈（伸用屈縻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好揜人之善揚人之短訾毀人行自獨畢藏衆人所疾而不容之也一說訾毀也行有毀缺者不為衆人所容）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疏長蹠足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

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天下不以予子丹朱）舜有卑父之謗（瞽叟降在庶人）湯武有放弒之事（殷湯放桀南巢周武弒紂宣室）五霸有暴亂之謀（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德未能純皆有爭奪之驗）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不責備於人也）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任其力所能任也）自修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修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圭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考瑕釁也）明月

之珠不能無纇（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纇磐若絲之結纇也）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俎調五味以干湯卒為賢相）太公之鼓刀（太公河内汲人有屠釣之困）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畧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夫發于鼎俎之間出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解于累紲之中興于牛頷

（合）之下洗之以湯沐祓（弗）之以爟（灌）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爟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火所以祓除不祥也立置也本朝國朝也）内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内合（内合於君）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為上自任耳目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取人而亟求賢於朝肆之列草莽之中失賢人必多矣何可言求賢也）何則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肖象似也）故很者類知而非知（很者自用像有知非真）愚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似於仁非真仁也）戇者類勇而非勇（戇者不知長危難有似於勇非真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槀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也）故鍼工惑鍼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也）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武云碔砆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其情也）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

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劔而利鈍識矣（薛齊邑燭庸氏子通利劔）臾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惡）水如甘苦知矣（臾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也哈口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廩丘齊邑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得行不欲虚祿辭而不受故不復利人刀鉤也）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城人堯欲以天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

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

大功今為賞首何也（智伯求地於趙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尅趙氏之臣張孟談潛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服中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為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惠公夷吾倍秦納己之賂秦興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也）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猶牽也將獲穆公）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為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

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兩也）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箭十二為束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治箭之并好者也）鑄金而為刃（刃五刃也刀劒矛戟矢也）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官卯其名也魯之諂人孔子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詭辯妄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禁）以近諭遠以小

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為善淨身無欲信仁而已順其天性故易為不善貪欲無厭戕人自成戾其天性故難）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姦私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杜籥金印封亦所以為信也固閉藏也篡弑下誅上也矯擅作君命誣以惡覆人也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勒主問吏也）無愚夫惷婦皆知為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

（遂成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勤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眾也故猶意也而汝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虛無欲也）今夫霤（溜）水足以溢壺榼（渴）而江湖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佽非兩蛟夾繞其

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揜其氣也（揜奪也）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鷇（扣）毛者為駒犢柔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蠬（籠）蜄（甚）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為燐（璘）人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為燐遠望炯炯若燃火也）山出嘄（交）陽（嘄陽山精也人形長大面黑色身有毛若反踵見人而笑）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語曰龍罔象也）木生畢方（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井生墳羊（土之精也魯季子穿井獲土缶其中有羊是也）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禨祥而為之立禁（禨祥吉凶也禁戒也）總形推類而為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為上牲（大高祖也一曰上帝）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

太祖軵（茸）其肘（軵擠也）枕戶橉（閵）而臥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者也夫饗大高而彘為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其綈綿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為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屬也故曰貴賈之物）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讋之（資用也讋忌也）相戲以刃太祖軵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為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讎爭忿鬬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恐也）枕戶橉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矣（虛孔竅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粗捔（角）者也離者必病（離遭也）故託鬼神以伸誡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宮府者也故以禨祥明之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

遠矣而愚者以為禨祥而很者以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箒臼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旦至食時為終朝也）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為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重累）

故炎帝於火而死為竈（炎帝神農以火德王天下死託祀於竈神）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勞天下謂治水之功也託祀於后土之神）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稷周弃也）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羿堯時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窫窳之屬有功于天下故死託祀於宗布祭田為宗布謂出也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傍布也）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

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僦（楚）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為軸之折也有如轅軸其上以為造不知轅軸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莬（兔）為走而破其玦

也因佩兩玦以為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鴟目大而眡不若鼠蚈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為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劒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為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蟄

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兆民乎

淮南鴻烈解卷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徐士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淮南鴻烈解卷十四五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淮南鴻烈解卷十四

漢　高誘　注

詮言訓（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徵事之所謂道之所依也故曰詮言）

洞同天地渾沌為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太一元神總萬物者）同出於一所為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為萬物莫能及宗（謂及己之性宗同於洞同）故動而為之生死而為之窮皆為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不物之物恍惚虛無物物者造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也）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以名尸（尸主也）不為謀府不為事任不為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朕兆也）不為福先不為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為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

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為王子慶忌死於劒（王子慶忌者吳王僚之弟子闔閭弒僚慶忌勇健亡在鄭闔閭畏之使要離刺慶忌）羿死於桃棓（棓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棓音棒）子路葅於衛蘇秦死於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蝯（元）狖（鶴）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人性之無以為者不務也）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為方規不正不可以為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已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

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己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為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强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五事皆見而德無所立位）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度水而無游數雖强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況託於舟航之上乎為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浮華載於亡者也）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廣成子黃帝時人也）多知為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

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强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己力同也己以强加之則戰格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泰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攜幼扶老

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四世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無以天下為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為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騷）法（厭持也搔勞也）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皐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為己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船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歙之（持舟檝者為近岸為歙遠岸為張也）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己以遊於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

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攘也（攘卻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至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矜自伐其功也）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己也故閑居而樂無為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矣故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為不可奪以

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内從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治不亂之道尚未牢固也）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剉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為物不損則益（動有為也）不成則毁不利則病皆險也（險言危難不可行）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殽（秦穆公勝西戎為晉所敗於殽）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柏莒（楚昭王服諸夏而吳敗之柏莒莒春秋作舉）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將送也）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内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為善則觀（衆人之所觀也）為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

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己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為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為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偽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章明也息止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聖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貸數而任己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質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治不修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為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更償也）事之敗也不足以弊身故重為善若重為非而幾於道矣天下

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探籌捉籌也）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舉說己之疵則怨之）鑑見其醜則善鑑（鑑鏡也鏡見人之好醜以為善鏡也）人能接物而不與己焉則免於累矣（而不與己若鏡人形而不有好憎也）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公孫龍以白馬非馬冰不寒炭不熱為論故曰貿也）鄧析巧辯而亂法（鄧析教鄭人以訟訟不俱回子產誅之也）蘇秦善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無章修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鬭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言知巧之所施始之於陽善終於陰惡也）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揜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

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贍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為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跡於為善而息名於為仁也外交而為援事大而為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反背叛也）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六兩曰錙倍錙曰錘）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為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斅死而民弗離則為名者不伐無罪而為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為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為也所以無為也何謂無為智者不以位為事勇者不以位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患可謂無為矣夫無為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

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强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既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贍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偩（負）而辭助（自負自恃也辭助不受傍人之助也）一人之力以圍强敵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為讐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修明矣聖人勝心（心者欲之所生也聖人止欲故勝其心而以百姓為心也）衆人勝欲（心欲之而能勝止也）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

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植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説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宮交爭（三宮三關謂食視聽也）以義為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為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而大飡非不贍也然而弗為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函牛受一牛之鼎也）崑山之玉瑱（崑山崑崙也瑱式也）而塵垢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言不求而所求至也）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説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寒）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

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為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形形而言之筮見也）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言己不能使人無智力但能使人不以智力加於己）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若湯武承桀紂而起）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為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失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為質者必困於性（常思為質不修自然則性困也）百步之中不忘其

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鵠鷹一舉千里則形如塵芳以其翮美也）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為期也（行道之人指以為期）直己而足物（己山也言山特自生萬物以足百姓不為百姓故生之也）不為人贛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得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喜奪唯滅迹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理事理情欲也）而為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者為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為可以託天下也（言不貪天下之利故可以天下託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

布）神勞於謀智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愁人（禍福皆生於己非旁人也）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時無所監監者非玄德故為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屈短奇長也服之不衷身之災也）無瑰異之行服不視（其所服衆不觀視也）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不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為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情無符檢非所樂也）行所不得已之事（揖讓者不得已而為）而不解構耳豈加故為哉（豈故者遭時宜而制禮非故為也）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為麗歌舞而不事為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中無根心強為悲麗）善博者不欲牟（博其棊不傷為之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得其適也）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

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欲勝也）馳（呪）者不貪最先（馳競驅也）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雖有智慧鑽之彌牢無術不能達也）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古琴五絃至周有七律增為七絃也南風愷樂之風）周公散臑（如）不收於前（臑前肩之美也）鍾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畮一守（百畮之田一夫一婦守也）不遑啓處（遑暇啓開也）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為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剶狗燒彘弗為也弗能無虧（尸不能治狗事不虧也）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無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不能御者不以為僕無害於為佐故位愈尊而身

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為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為制有為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强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卞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為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兩人相鬬一羸在側（羸劣人也）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鬬者雖强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鬬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

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為僥闇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詘有福則羸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有謂古禮執羔麋鹿取其跪乳羣而不黨）止成文（文謂威儀文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蓼菜小皆有行列也）瓶甌有堤（堤瓶甌下安也）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饋進食也）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内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衽席弗能安也（衽柔弱也）菰飯犓牛弗能甘也（菰凋胡也）琴瑟鳴竽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為天子而不免為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憫憂也）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

於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内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廋而無溉於志（廋隱也溉灌也已自隱藏不以他欲灌其志也）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方道也庶幾鄉於道也）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本終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鬬（爵所以飲爭滿不滿之間）鬬而相傷

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詩者衰世之風也故邪而以之正小人失其正則入於僻）樂之失刺（鄉飲酒之樂歌鹿鳴鹿鳴之作君有酒肴不召其臣臣怨而刺上者非也）禮之失責（禮無往不復有施於人則責之）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徵音之中有羽聲而以徵音名之者羽音徵以著言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立一名謂仁義智勇兼以聖人之言）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言陽氣自大寒日月長溫以致大熱與大寒和遠也）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萑蕈（席之先所從生出於萑與蕈葦也）樽之上玄樽（樽酒器所尊者玄水）俎之先生魚（祭俎上有以生魚也）豆之先泰羹（木豆謂之豆所盛泰羹不調五味也）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貴之所祭宗廟也）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

損益於己質有之也（言人質不可變於火）聖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失時失其時非失其時以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己而待命之去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為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不以名移志也）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足以概志故兼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身以上從己生以前至於荒芒荒芒上古時也故遠）自死而天地無窮爾滔矣（從己身死之後至天地無窮滔曼長也）以數雜之壽（雜匝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為一匝也）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龜吐故內新故壽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浮游渠畧也生三日死）以浮游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也可與言道矣君子為善不能使富必來不為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

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葬其骸於曠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廟之中謂之明堂也）神貴於形也（以人神在堂而形骸在野）故神制則形從（神制謂情也情欲使不作也而形體從心以合）形勝則神窮（形勝謂人體躁動勝其精神神窮而去也）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聰明雖用於內以守明神安而身全）謂之太沖（沖調也）

淮南鴻烈解卷十四

淮南鴻烈解卷十五

漢　高誘　注

兵畧訓（兵防也防亂之萌皆在畧謀解喻至論用師之意也故曰兵畧）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畧（畧獲也）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蹏者趹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强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强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爍鐵而為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强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中絕謂若殷王中相絕滅）兵之所由来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炎帝神農之末世也與黃帝戰於阪泉黃帝滅之）顓頊嘗與共工爭矣（共工與顓頊爭為帝觸不周山）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涿鹿在上谷）堯戰於丹水之浦（堯以楚伯受命滅不義於丹水丹水在南陽）舜伐有苗（有苗三苗也）啓攻有扈（禹之

（子啓伐有扈於甘甘在右扶風郡）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況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為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

奪為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攘天下（攘奪也）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為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為殘賊是為虎傅翼曷為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猵獺（食魚者也）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況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

樹木毋抉墳墓毋爇（熱）五穀（爇燒也）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剋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淅米而儲之（淅漬也）唯恐

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為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壍（塹）傅堞而守（傅守也堞城上女牆）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夫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為者衆去之衆之所助

雖弱必强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言萬物可朕也為道不可朕也）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

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慴（摺）㥄（零）沮膽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修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

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獲五度（獲誤也五度五行也）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脩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偪（偪迫也）處大而不窕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毫之末（或曰宇中四宇也）莫不順比道之浸洽滒淖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格射之椹質也的射準也）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鼓之日謂陳兵擊鼓鬬之日也）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軔車不支）騎不被鞍鼓不振

塵旗不解卷（卷束也）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鬬獵者逐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為斥闉（因）要遮者（斥候也闉塞也）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捽（族）招杼船（捷疾取也）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為天下除害而與萬民

共享其利民之為用猶子之為父弟之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己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詆（詆要事也）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强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錞（淳）相望（錞錞于也形如鍾以和鼓）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維枹（浮）綰而鼓之（綰貫也枹也係於臂以擊鼓也）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修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殷衆也軫乘輪多盛貌）此軍之大

資也而勝亡焉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賌（該）之數（奇賌陰陽奇秘之要非常之術）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遺之道難以衆同也夫論除謹（論除論賢除吏謹慎也）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五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軍尉所以尉鎮衆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發有所見斥度候視也）此候之官也（軍候候望者也）隧路亟（隧道也亟言軍隧道疾也）行輜治（治行輜道路輜重也）賦丈均（賦治也軍壘尺丈均平也）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軍司空補空修繕者）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輿衆也候領輿衆在軍之後者）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為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强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强弱之

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為强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卷屈取也沅湘二水名）北繞潁（影）泗（潁泗二水名也）西包巴蜀東裹郯（談）淮（巴蜀郯淮地名）潁汝以為洫（洫溝也）江漢以為池垣之以鄧林（鄧林沔水上險）緜之以方城（緜落也方城楚北塞也在南陽葉也）山高尋雲谿肆無景（肆極也極谿之深不見景也）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為甲冑脩鎩短鏦（鎩小矛也鏦音叙）齊為前行積弩陪後（積弩連弩也）錯車衛旁疾如錐矢（錐金鏃箭羽之矢也）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垂沙地名）衆破於柏舉楚國之强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强秦（懷王入秦秦留之藍田也）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二世秦始皇少子胡亥也）勢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檝所通莫不為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阿房地名秦所築也）發閭左之戍（秦皆發閭左民未及發而秦亡也）收太半之賦（貲民之三而稅二）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隨逮應召也肆刑極刑輅輓輦横木也）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憀（憀賴也憀音遼）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陳勝字涉汝陰人也大澤沛蘄縣袒右脫右臂衣也）稱為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强衝也伐棘棗而為矜（棘棗酸棗也矜矛柄同）周錐鑿而為刃（周内也然矜以内鑽鑿也）剡摲（攕）荼（屠）奮儋（詹）钁（摲剡銳也钁斫也钁音矍）以當脩戟强弩攻城畧地莫不降下天下為之麋沸螘（倚）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太歲在寅）至氾而水（氾地名水有大雨水也）至共頭而墜（共頭山名在河曲共山墜隕也）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時有彗星柄在東方可以掃西人也）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鬬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

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强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德先勝之而後乃戰湯武是也）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勢侔則有數者禽無數（侔等也）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

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訟（公也）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為之謀形見者人為之功衆見者人為之伏器見者人為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燿而玄

逐進退詘伸不見朕埑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龍魚也飛之疾者也）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饑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圉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

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用疾雷之聲不暇復塞耳也）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鏜之與鞈（鞈鼓鞞聲）眯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陵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為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滯崩阤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淩人者勝待人者敗為人杓者死（杓所擊也）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

壯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蚈之足（蚈馬蠸也）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强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為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

此謂氣勢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蟠屈也）卻笠居（卻偃覆也笠簦）羊腸道（羊腸一屈一伸）發笱門（發笱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饑渴凍暍推其摿（安）摿擠其揭揭（擠排也摿摿欲卧也揭揭欲拔也）此謂因勢善用間諜（言軍之反間也）審錯規慮設蔚施伏（草木蓄盛曰蔚也）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摶前後不相撚（撚蹂蹈也）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成拔（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瞰敵之城中）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為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鈴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無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敵家之兵不來相交復也）國無守城矣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為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

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為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間急填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之敵若反靜為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言我之盡調以待敵也）若動而應有見所為彼持後節（彼謂敵持後節敵在後使先己）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右陂西也）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遬（速）人不及步鋗（喧）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蟠乎黃盧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填填旗立牢端貌）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

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為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罘飛鳥不動不絓網羅魚鼈不動不擐脣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發如風雨所淩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圉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挃（挃擣也）萬人之更進（更代也）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章華楚之高臺）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勢不齊士不同力也）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

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為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為麋鹿者則可以罝罘設也（麋鹿有兵而不能以鬬無術之軍也）為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魚鼈之兵散而不集）為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鴻鵠之兵高而無被）唯無形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為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為之象深哉睭（帚）睭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九旋言深淵也）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

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為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招搖斗杓也刑十二辰也德十日也）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夫栝淇衛箘簵（栝箭栝也淇衛箘簵箭之所出也）載以銀錫（載飾也飾箭以銀）雖有薄縞之幨（縞細繒也）腐荷之矰（荷蓮花也矰猶矢也）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丘（虛舉不駕也風疾飛之下大遲復上高丘也）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

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誂（吊）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誂卒也雖卒然合與天下爭人誰敢在其上者）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角亢為青龍參井為白虎星張為朱雀斗牛為玄武用兵者右參井左角亢背斗牛鄉星張此順北斗之銓衡也）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為儀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

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氷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為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為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為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曠（壙）曠如夏湫（啾）漻（遼）如秋典凝如冬（典常凝正也常正於冬也）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清音濁觀彼之

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掩覆也覆其節制斷割也）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摯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為之以歙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

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為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强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

上視下如子則必正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則不難為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鬬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吳王闔閭之將軍也）是故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饑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以軍事死賞其後子孫也）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鐘竽敦六博（敦者致也）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凡此三事者人所從蹊隧者也）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負程也）為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嚂（罕）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詮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揍（揍理也）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彍（廓）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修諸己而後求諸人先

為不可勝而後求勝修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為埴則不能成盆盎（陶人化為埴陶人復變為埴土不能化埴土也）工女化而為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為奇兩爵相與鬭未有死者也鸇鷹至則為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為躁奇（有出於人）治為亂奇飽為饑奇佚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為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五殺五行）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為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為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搴巨旗（搴卷取也）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

不相越淩翼輕邊利（翼軍之翼之邊而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修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賌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禨祥此善為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珍怪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堨（梢小柴也堨埃）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為詐佯者也錞鉞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為充榦者也（充盈榦强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為地形者也因其饑渴凍暍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易平地也）險則用騎涉水多弓（水中不可引弩故以弓便）隘則用弩（隘可以手弩以為距）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為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

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言積怨不服之也）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鬬虛則走盛則强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晉公謂平侯也擒之服晉也）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

喜諛憢悍遂過（憢勇急也）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干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鬋（鬋爪送終之禮去手足爪）設明衣也（明衣喪衣也在於闇冥故言明）鑿凶門而出（凶門北出門也將軍之出以喪禮處之以其必死也）乘

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鬬氣厲青雲疾如馳騖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為調決於封外卒論斷軍中（言有罪而誅）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齊服大

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者還三年乃反故舍也）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内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淮南鴻烈解卷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舉人臣杜安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淮南鴻烈解卷十六七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淮南鴻烈解卷十六

漢　高誘　注

説山訓（山為道本仁者所處説道之指委積若山故曰説山）

魄問於寃曰道何以為體（魄人陰神也寃人陽神也陰道祖於陽故魄問寃道以何為體也）曰以無有為體（道無形以無有為體也）魄曰無有有形乎寃曰無有何得而聞也寃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言遇遭遇知之也）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喻似也）魄曰吾聞得之矣乃内視而自反也寃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揚猶稱也揚或作象）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為者（魄謂寃曰子尚無形何故有言）吾將反吾宗矣（宗本也魄言將反於無有）魄反顧寃忽然不見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魄反而自存亦以入於無形之中矣形或作有）人不小學不大迷（小學不博不能通道故大迷也）不小慧不大愚（小慧不能通物故大愚也）人莫鑑於沬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沬雨雨潦上覆瓫也澄止水也蕩動也沬雨或作流潦）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詹公詹何也古得道善釣者有精術故能得千歲之鯉也）曾子攀柩車引輴

春者為之止也（曾子至孝送親喪悲哀攀援柩車而挽者感之為之止輴棺下輪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申喜楚人也少亡其母聞乞人行歌感聲而出視之則其母也）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瓠巴楚人也善鼓瑟淫魚喜音出頭於水而聽之淫魚長頭身相半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頷下似鬲獄魚而身無鱗出江中也）百牙鼓琴駟馬仰秣（仰秣仰頭吹吐謂馬笑也）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介子介推也從晉文公重耳出奔翟遭難絕糧介子推割肌啗之公子復國賞從亡者子推獨不及故歌曰有龍矯矯而失其所有蛇從之而唊其口龍既升雲蛇獨泥處龍以喻文公也蛇以自喻也於是文公覺悟求介子推不得而號泣之）故玉在山而草木潤（玉陽中之陰也故能潤澤草木）淵生珠而岸不枯（珠陰中之陽也有光明故岸不枯）蟥無筋骨之强爪牙之利（蟥一名蜷蝸也）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晞乾也堁土塵也楚人謂之堁一情專也）清之為明杯水見眸子濁之為闇河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人無為則治有為則傷（道貴無為也故治有為者則傷傷猶病也）無為而治者載無也（言無為而能致治者常載行其無為）為者不能有也（為者有為也有謂好憎情欲未能恬澹靜漠故曰不能無為也）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不能行清靜無為者不能大有所致其治立其功也）人無言而神（無言者道不言也道能化故神）有言者則傷（道不貴言故言有傷）無言而神者載無（道貴無言能致於神

載行也常行其無言也）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道賤有言而多反有言故自傷其神）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為用矣（無用者謂鼻耳中空處也）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其所無用為用也）以為不信視籟與竽（籟三孔籥也以其管孔空處以成音也故曰視籟與竽也）念慮者不得卧（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又曰展轉伏枕寤寐永歎是也）止念慮則有為其所止矣（止猶去也强自抑去念慮非真無念慮則與物所止矣）兩者俱亡則至德純矣（兩者念慮與强不念慮也忘二者則神內守故至德純一）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非其言非其所常言也用所以言者用當所治之言）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善之者善其音之清和也不善其詩）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鸚鵡鳥名出於蜀郡赤喙者是其色縹綠能效人言長主也）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得其言者知効人言也不知所以長言教令之言也）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循隨也隨人故迹不能創基造制自為新迹如鸚鵡知効人言不能自為長主之言也）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宋元王夜夢見得神龜而未獲也漁者豫且捕魚得龜以獻元王元王刳以卜）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闚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

舟（此四術者皆謹敬加順其道故可以相教）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儀射法言不曉射故不知易去參天之法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月十五日與日相望東西中繩則月食故奪月光也差則虧至晦則盡）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星陰也不能奪日之光也）故末不可以强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

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上大也）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持不解故曰相憎一說膠入漆中則敗漆入膠亦敗以多少推之故曰相憎）而莫相愛於氷炭（氷得炭則解歸水復其性炭得氷則保其炭故曰相愛）膠漆相賊氷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壞反本還為土）氷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泮釋也反水也宗本也）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容形也）去之千里不見埵堁遠之故也（埵堁猶席翳也埵讀似望作江淮間人言能得之也）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為內者大不可以為外矣（小不可為內復小於秋毫之末謂無有也無有無形者至大不可為外也）蘭生幽

宮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舒緩也揚和也）渙乎其有似也（似君子也）無內無外不匿瑕穢（無內無外表裏通也匿藏也）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服佩也君子佩而象之無有情欲能順善以安其身）侯王寶之為天下正（寶重也侯王重其天性若凡民之重珠玉故以為天下正無所阿私也）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陳成子將殺齊簡公使勇士十六人脅其大夫子淵捷欲與分國捷不從

故曰劫之）子罕之辭其所不欲而得其所欲（所欲不貪為寶）孔子之見黏（拈）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倒杖策傷其頤血流及屨而不覺言精有所在也）衛姬之請罪於桓公（衛姬衛女齊桓公夫人桓公有伐衛之志衛姬望見桓公色而知之故請公殺贖衛之罪）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如其皮盡則毛無所傅也）兒說之為宋王解閉結也（結不可解者而能解之解之以不解）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微眇為見始知終也）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為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器猶

（性也孟子曰人性善故曰全其天性）拘囹圄者以日為脩當死市者以日為短日之脩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中心也）故以不平為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以女為妨夫後人不敢娶故難復嫁處也一說女以天下人皆消不肯復嫁之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沮舍壞也）倚墻之傍不可以立（為踣壓也）執獄牢者無病（執主也厲鬼畏之故不病）罪當死者肥澤（計決心之無外思一說治當死者罪已定無憂故肥澤也）刑者多壽心無累也（刑者宮人也無情欲之累精神不耗故多壽也）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

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夫至巧不用劒（巧在心手故不用劒也）善閉者不用關楗（善閉其心不關楗也）故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淳于髡齊人也告其隣突將失火使曲突徙薪隣人不從後竟失火言者不為功救火者焦頭爛額為上客刺不備豫喻凡人不知豫閉其情欲而思得人救其禍）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介掇之見青葱則拔之（言無所舍也君子行善亦如之）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陰陽相干二氣也）人二氣則成病（邪氣干正氣故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陰不能陽陽不能陰冬自為冬夏自為夏也）月不知晝日不

知夜（言不能相熏也）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所射者死故曰不善）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所釣者魚也於魚不善也）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鍾之與磬也近之則鍾音充（充大也）遠之則磬音章（磬石也音清明遠聞而章著也）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如近者今曰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湍流水也）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根無所植也）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行猶使也不能使隨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為器也揲挻

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愈益也疾速也）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蠃蠬應於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為遠（月盛則蠃蠬內滅故曰蠃蠬應於下月陰精也蠃蠬亦陰也故曰同氣也類能相感故曰不可為遠）執彈而招鳥揮梲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召也（名猶致也）剝牛皮鞟以為鼓正三軍之衆然為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為狐計者不若走於澤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

利為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馬於害之中則爭取小馬將軍不敢騎白馬（為見識者一說白凶服故不敢騎也傳曰晉襄公與姜戎子墨衰敗秦師於郩言其變凶服也故不敢騎白馬也）亡者不敢夜揭炬（亡迯亡也）保者不敢畜噬狗（保城郭居也保饒人也不敢畜噬人狗也）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鶴夜半而鳴也以無知謀不能免於鼎俎以喻將軍當無五材不可以無權譎）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為之不采（言人畏也）為儒而踞里閭（儒尚禮義踞里閭非也）為墨而朝吹竽（墨道尚儉不好樂縣名朝歌墨子不入吹竽非也）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闇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於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和猶適也）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心自求美名則不得美名也而自損則有美名矣故老子曰致數輿無輿也）求醜則不得醜求不醜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玄同（玄天也天無所求也人能無所求故以之同）申徒狄負石自沉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為抗（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見紂亂故自沉於淵抗高也）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為常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多

言者猶百舌之聲（百舌鳥名能易其舌効百鳥之聲故曰百舌以喻人雖事多言無益於事）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言其不鳴故不脂之喻無聲也一說不脂之戶難開閉亦喻人少言語也）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讖書著之（詳善也多耳目人以為妖災也喻人有多言而少誠實比之於不詳也）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抗舉也浮瓠也百人共舉不如一人持之走便也）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轅三人兩轅六人故謂二六一說十二人）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同謂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猶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是謂同故不可以相治異謂濟君之可替君之否引之當道是謂異也故可以成事也）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兎絲（茯苓千歲松脂也兎絲生其上而無根一名女蘿也）上有叢蓍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俠輕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槩而未得主名也（此六術者皆善之而未純無所適名）被甲者非為十步之內也百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為道里（言相遠也）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為之殘（楚王莊王旅也猨捷躁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

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為之殫（殫盡也）故澤失火而林憂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綸大繳也）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衰殺皆喻踰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大夫種知所以强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萇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知遠而不知近（遠謂强越存周也近謂其身也）畏馬之辟也不敢騎（辟旁也）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虛空也）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任保也）范氏之敗有竊其鍾負而走者（范氏范吉射范會之玄孫范鞅獻子之子昭子也敗者趙簡子伐之故人竊其鍾也一曰知伯滅范氏也）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悖惑也）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脩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仁義小道德大也在道德包裹猶升在斛之中夜在歲之內也）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蔂（羅）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幕帷也上曰幕旁曰帷縷非針無以通故宜先也蔂土籠也始一匱

以上於城故曰事之成敗必由小生）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猶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審知也）水濁而魚噞（魚短氣黃噞出口於水上）形勞則神亂（形亂神不治也）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衝兵車也所以衝突敵城也言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於遠敵之衝車於千里之外使敵不敢至也魏文侯禮下段干木而秦兵不敢至此之謂也）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媒人以禮成為室家也）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以德親也）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趨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通海水雖大不受胔（慈）芥日月不應非其氣（陽燧取火方諸取水氣相應也非此不得故曰不應非其氣也）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人不愛倕之手而愛己之指（倕堯之巧工也雖倕巧人不能以倕巧故愛其手也謂倕手無益於己故自愛其指也）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鉤（江漢雖有美珠不為己用故不愛鉤釣鉤也可以得魚故愛之）以東薪為鬼以火煙為氣以東薪為鬼朅而走（夜行見東薪以為鬼故去而走）以火煙為氣殺豚烹狗（以火煙為吉凶之氣殺牲以攘之惑也）先事如此不如其後（此先事之人也如此不如徐徐出其後者也）巧者善度知者善豫（豫備也）羿死桃部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搏（桃部地名羿夏之諸侯有窮君也為弟子逢蒙所殺不及

（攝已而射也搏捷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要離為闔閭刺之故死刎不及設其捷疾之力）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亂謗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止言當以嘿止事當以卜今以言止言以事止事猶揚堁止塵塵愈起抱薪救火火愈熾也）流言雪汙譬猶以涅拭素也（流放雪除也涅黑素白也）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驥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釋稅僵仆也猶矢於三百步不能穿魯縞言力竭勢盡也）大家攻小家則為暴大國并小國則為賢（夏世不能尚德苟任勞力而以辟土折境并兼人國為賢也）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小馬不可以進道致千里故不得與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與大知同類）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籠土籠也）以潔白為汙辱譬猶沐浴而抒溷薰燧而負彘（燒薰自香也楚人謂之薰燧）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擇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脣而治齲（區）桀跖之徒君子不與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鏌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高猶貴也）寧百刺以針無一刺

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饑食不足餓困乏也）萬人之蹪愈於一人之隧（隧陷也）有譽人之力儉者舂至旦不中員呈猶謫之乃其母也（謫責怒也稱譽人力儉呈作不中科員而責怒也君子視之乃自呈作其母以為力狹以此譽人孰如毀之故諺曰問誰毀之小人譽之此之謂也）故小人之譽人反為損（損毀也）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為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言有事務不暇學如此曹之見人雖閑暇無務亦不能學也）竅木浮而知為舟見飛蓬轉而知為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竅穴讀曰科也）以非義為義以非禮為禮譬猶倮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鏌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氂截玉（氂馬尾也）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賢愈猶勝也言今歲勝於昔歲今日勝於昨日喻聖人自修進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礛（藍）諸而成器（礛諸攻玉之石言物有待賤而貴者也礛廣或直言藍也）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礛諸（六銖曰錙八銖曰錘言其賤也）受光於隙照一隅

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者一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己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猶了了言迷解也）背而不得不知凡要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

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未有天地生天地故無形生有形也）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集下也此其至未能有所霑止者所至故能有濡也）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止喻矢止乃能穿物一曰止已情欲乃能止歸衆物令不得已乎）因高而為臺就下而為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為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求猶得也待芻狗之靈而得福也）土龍待之而得食（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得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一說土龍待請雨之祈得食酒肉者也）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屨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荷水菜芙蕖也其莖曰茄其本曰蔤其根曰藕其華曰芙蓉其秀曰菡萏其實曰蓮蓮之茂者花花之中心曰薏）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蹠越乘桴而入胡（方出蹠至桴筏一曰舩言非其所宜也）欲無窮不可也（無求之處也）楚王有白蝯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擁樹號矣（由基楚王之臣養姓調張矯直擁抱號呼也）有先中中者也（有先未中必中之徵精相動也）咼和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

歡夜以投人則為怨時與不時（不時謂夜也）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生氣者人形之君規畫人形無有生氣故曰君形亡）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多不可計）而衆稱義焉夫唯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闚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端然後中恭然後得故曰事使然也）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為也殺牛必亡之數（牛者所以植穀者民之命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

家（魯大夫季桓子斯一曰康子肥脅定公而專其政）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為而後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此所謂同汚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欲為邪者必先明正欲為曲者必先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託寄也若驪姬欲殺太子申生先稱之於獻公然後得行其害此其類也）衆議成林無翼而飛（衆人皆議平地生林無翼之禽能飛凡人信之以為實然）三人成市虎（三人從市中來皆言市中有虎市非虎處而人信以為有虎故曰三人成市虎）一里撓椎（撓弱一里之人皆有能屈椎者人則信之也）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疾患也）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小變易水易草也草食故食草水居故水中故曰不疾失其常也）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禮庶子喪出母子上之母死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子先君其喪出母乎曰然子不使白何也曰昔吾先君無所失道隆從而隆道汚從而汚伋則安能及乎是不為伋妻是不為白也母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故曰孔氏之失也）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

謂養志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唏驚號唏也）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故聖人見霜而知冰（見微霜降大寒至必堅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道能均化無不稟受故聖人畜養以待時時至而應若武王伐紂也）髡（坤）屯犁牛既犐（科）以犄（脩）決鼻而羈（髡屯醜牛貌犁牛不純色犐無角犄無尾決鼻羈頭而牽）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沉諸河（犧者牲也）（尸祭神之主祝祈福祥之辭祀河曰沉）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當謂明天時地利知人之言可以不戰屈人之兵也）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由用適宜適也）撰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麃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言有高山我仰而止之人有大行我則而行之故曰鄉者其人也）見彈而求鴞炙（彈可以彈鴞鳥而我因求其炙也）見卵而求晨夜（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見其卵因望其夜鳴故曰求晨夜）見黂（焚）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

（賚麻之有實者可以為布因求其成故曰雖其理哉亦不病暮言其早也）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利猶取也）死而棄其招簀（績）不怨人取之（招簀稱死者浴牀上之柄也怨亦憎也）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可（所不利若子罕不利玉人之寶利於玉人自得玉以為寶）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

必忠也故寒顫（戰）懼者亦顫此同名而異實（同名於顫異者寒與懼）明月之珠出於蠬蜄周之簡圭生於垢石（珠有夜光明月生於蠬中簡圭大圭美玉出於石中故曰生垢石）大蔡神龜出於溝壑（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為大蔡臧文仲所居蔡是也）萬乘之主冠錙錘之冠履百金之車牛皮為賤正三軍之衆（鼓聲氣故可以齊三軍之衆也）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徵南方火羽北方水五音正樂夫理情性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樂風者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故曰風也）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陽阿采菱樂曲之和聲有陽阿古之名倡善和也）此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

學者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燿明芳香也明火香餌則蟬魚至以言治國明其德美其政天下之人如蟬魚之歸明火香餌也）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矰好魚者先具罟與罛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言未見君無道而能得民心也）遺人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稅其轙（轙所以縛衡也轙音倚）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為也（烹羹不與鹽不成羹故曰敗所為也）桀有得事（謂若

作瓦以蓋屋遺後世也）堯有遺道（遺失謂不能放四凶用十六相是也一說不傳丹朱而禪舜天下有不慈之名故曰有遺道也）嫫母有所美（嫫母古之醜女而行貞正故曰有所美也）西施有所醜（西施古之好女雖容儀光艷未必貞正故曰有所醜也）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有可隨猶嫫母有所美也有可非猶西施有所醜也）琬（遠）琰（演）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琬琰美玉釋舍也）弊箄（避）甑瓾（邑）在袇（然）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瓾飯帶搏取也）美之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世不能賤者喻賢者在下位卑汙之處世不能貴者喻小人在上位高顯之處）春貸秋賦民皆欣（春饑

（而予秋豐而收故民欣也）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為別其時異也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蝯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喻為政官方定物能文者居文官能武者居武官故曰縱之其利而已也）貂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惡於無常行（無常行猶論語人而無恒不可作為巫醫故曰惡也）有相馬而失馬者（失猶不知也）然良馬猶在相之中（良馬有夭壽骨法非能相不知故曰在相之中）令人放燒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巨大也）蘧伯玉以德化（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黙往視之曰蘧伯玉為政未可以加兵故曰以德化）公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病者寢席（寢臥席蓐也）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胥）藉所救鈞也（醫師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石針所砥殫人雍座出其惡血糈米所以享神藉菅茅皆所以療病求福祚故曰救鈞）狸頭愈鼠雞頭已瘻（鼠齧人創狸愈之瘻頸腫疾雞頭水中芡幽州謂之鴈頭亦愈之也）蝱散積血斲木愈齲此類之推者也膏之殺鼈鵲矢中蝟（中亦殺也）爛灰生蠅漆見蟹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蹠雞足踵也喻學取道衆多然後優）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尅物固有以寇適成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孕婦見兎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可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決傷也）或斷臂而顧活類不可必推厲利劒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轂强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强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氂截玉（言柔勝剛也）媒但者非學謾也但成而生不信（但猶詐也）立慬（勤）者非學鬭爭也慬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為其傷恩也不入市為其侳廉也（侳辱也）積不可不慎者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所止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不鳴無聲也）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有足曰鼎無足曰鑊）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燥故炭輕也溼故炭重也）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

之將暮睹瓶中之氷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戶不容故也）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言不並也）足屐（蹍）地而為迹暴行而為影此易而難（屐履也履地迹自成行日中影自生是其易使迹正影直是其難也）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里史佞臣惡人死叔敖自知當見用故制冠浣衣也）文公棄荏席從黴（梅）黑咎犯辭歸（晉文棄其卧席之下黴黑者咎犯感其捐舊物因曰臣從君周旋臣之罪多矣臣猶自知之況君乎請從此亡故曰辭歸）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桑葉時既茹落長年懼命盡故感而悲也）鼎錯日用而不足貴（錯小鼎雖日見用不能和五味故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周家大鼎不日炊而能和味故曰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為有用者（不用謂鼎不爨也為用謂調五味也）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流行傾邪也）物之尤必有所感（尤過也輕重則衡低仰故曰必有所感感動也）物固有以不用為大用者（衡行物物所不用然用之乃知物之輕重故曰以不用為大用也）先倮而浴則可以浴而倮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陽侯能為大波為人作害舟人所不欲言也）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

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見殆文王汙膺鮑申傴背以成楚國之治（文王楚武王之子熊庇汙膺陷胷也鮑申楚相傴背僂成治言賢也）裨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裨諶鄭大夫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有難子產載如野與議四國之事故曰成子產之事也）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脩人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脩人長人也）寇難至躄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躄者走失其所也郢人有鬻其母為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此行大不義而欲為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介甲龜鼈之屬動行也）貞蟲之動以毒螫（貞蟲無牡牝之合而有毒故能螫）熊羆之動以攫搏（攫撥也熊羆多力故能撥攫有所搏也）兕牛之動以觝觸（兕有角牛犁牛也）物莫措其所脩而用其短也（措置也）治國者若鎒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金刀劒之屬）撽（檠）不正而可以正弓（撽弓）

（之掩脉也）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不正者撳正者弓也不利者砥利者金也）力貴齊（薺）知貴捷得之同邀為上（齊捷皆疾也）勝之同遲為下所以貴鏌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劖（幾）靡勿釋牛車絕轔（劖切楚人謂門切之輕車行其上則斷之也）為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為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悖矣

淮南鴻烈解卷十六

淮南鴻烈解卷十七

漢 高誘 注

說林訓（木叢生曰林說萬物承阜若林之聚矣故曰說林）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劒遽契其舟桅（契刻也桅船弦板也墮劒於中流刻下船弦言識其於此下失劒也桅音氾）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日暮薄岸而求劒於其所刻桅下故曰不知物類也）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靈是為帝者也（土龍以求雨芻狗以求福時見貴也）曹氏之裂布蛷（求）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楚人名布為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燒以傳蝫蛷瘡則愈故蛷者貴之半壁曰璜璜以發衆國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璜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言其深微廣大故能生天地也）足以履（蹍）者淺矣然待所不履而後行（履履也待所不履而行者則不得行故曰待所不履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褊狹知所不知以成明矣）游者以足蹶以手抃（潑）不得其數愈蹶愈敗（愈益也敗猶沒也）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鳥飛反鄉兔走歸

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哀猶愛也）毋貽盲者鏡毋予躄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賞遺也章甫冠越人斷髮無用冠為）椎固有柄不能自椓（椓）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喻人能有所為而不能自為也）狗彘不擇甂（扁）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偷取也顧反也肥享之故近其死也）則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非聖德君不致也）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蝍（即）蛆（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食於詹諸殆猶畏也蝍蛆蟋蟀爾雅謂之蜻蛚之大腹也上蛇蛇不敢動故曰殆於蝍蛆也蛆音苴）烏力勝日而服於鵻（追）禮能

有脩短也（烏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鵻禮爾雅謂裨笠秦人謂之祀祝間鶩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故曰能有脩短也）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矣（生寄死歸殤子去所寄歸所卜故曰以為壽彭祖蓋楚先壽八百歲不早歸故曰以為夭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是也一說彭祖蓋黃帝時學僊者言不如殤子早歸神明矣）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不怒乃是怒不為乃是為也）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叫）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鬭（慊快叫譟呼也不斲不自斲削豆簋籩豆之器大勇人鬭自）

（畏之不復鬭也）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鍾之比宮太蔟之比商無更調焉（更改也）以瓦鉒（柱）者全以金鉒者跛以玉鉒者發（鉒者提馬雒家謂之投翢金者金步除跛者刺跛走發者疾迅也）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所重謂金與玉握氣不安祥也）逐獸者目不見太山（見獸而已）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蔽者見利不見其害）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策四十九策可以占吉凶可以問於數數欲卜筮者也）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

谷入於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俛猶戾也）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或有也相似似於愚）水火相憎鑴（慧）在其間五味以和（鑴小鼎一曰鼎無耳為鑴鑴受水而火炊之故曰在其間）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楚平王晉獻公之類）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所以養喻讒賊害所養喻骨肉殺頭頭大冠小不相宜削殺其頭以便冠也）昌羊去蚤虱而來蚙窮（昌羊昌蒲蚙窮蚰蜒入耳之蟲也）除小害而致大賊故

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牆之壞更為土歸於本故曰逾屋之覆也）壁瑗成器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礛一讀曰廉）鏌邪斷割砥礪之力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强弩藏（喻不復用也）蝱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為正（匿猶迯也）川竭而谷虛（虛無水也）丘夷而淵塞（夷平塞滿也）脣竭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言非一朝一夕）鈞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絑冠則戴致之絑則屣履之知已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者不可却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故曰節族之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況疏遠乎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蓋非橑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橑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

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躄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軵（冗）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幾近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動發也發則得鼠泛釣浮杭動動則得魚任者輦也詩云我任我輦）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能芳（蛇牀臭麋蕪香）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怒也一曰愧也）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以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疾也）及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防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也）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女媧王天下者也七十變造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終日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逄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真也）牛蹏彘顱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期滿腹而已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謂梟一曰蝦蟇今世人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蟇羹言物不當為用也）舌之與齒

孰先礱也（礱摩盡也）錞之與刃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也今鱓之與蛇蠶之與蠋（蠋）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鱓與蠶畏蛇與蠋故曰異也）晉以垂棘之壁得虞虢驪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姬也亡猶亂也）聾者不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觀射者遺其藝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匷（蟬匷車類匷音璽）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無其君形者也（君官主也）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為謀為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尊重享仁義之名重於治飯之實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形曲則影曲也）使響濁者聲也（聲濁則響濁也）情泄者中易測（不閉其情欲發泄於外故其中心易測度知也）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若今八九月食晚瓜令人病瘧之類故不食喻人多言不時適不可聽用也）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蹠至也極亦至也互文耳同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

未必廉蔐（荻）苗類絮而不可為絮（蔐荻也楚人謂之蔐即所謂蘆花絮也）黂（焚）不類布而可以為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繩亦直也）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雷雨出於海復隨溝還入故曰內其所出）輪復其所過故能遠（其所過轉不止也）羊肉不慕螘螘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畜水曰陂）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也（衰差也）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射者儀小而遺大（儀望小處而射之故能中事各有宜）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皰（報）而發痤疽（皰面氣也痤疽癰也）若珠之有纇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置其纇瑕也）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堙防便也（堙坊高處防隄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鱉勢不便也湯放其主而有榮

名崔杼弒其君而被大謗所為之則同其所以為之則異呂望使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為文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老者慕之而自奮厲）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為之作師故使小人之疇自矜大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章來使人射取之）蝯狖之捷來乍（蝯狖屬仰鼻而長尾乍暫疾以其摽捷來使疾擊而取之）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猶底也）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測惑矣（篙檝船以篙渡江篙沒因以江水為盡故曰惑也）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白璧有考不得為寶（考釁污也）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祝劾殺之憎畏也）盜賊之輩醜吠狗（醜猶惡也）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無祀不禋於神而卒祀之故易為黍肉易為求福也）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於明也（不可瞥瞥之則見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於聽也（不可以察察之則聞）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知父貌）蝮蛇不可為足虎

豹不可使緣木（蝮蛇有毒螫人不為足為足益甚虎猛獸不可使能緣木）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廩也（桑扈青雀馬不竊脂）秦通崤塞而魏築城也（魏徙都大梁聞秦通治崤關知欲來東兼之故築城設守備也）饑馬在廄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引也發遣也）弦之為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寒）不可再（遁逃也獄當以權變出關塞野犴亡逃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權不可常也）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條可以為繶（亦）不必以紃（紃亦繶也婉轉數也紃音巡）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鷙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衡秤也）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於弟益年則疑於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當猶實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奉助也）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懸垂之類有時而隧（隧墮也）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也）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為失適又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亡失亦之）未嘗適亡其適（亡無也言不凍亦暍何適之有）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廈屋也）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

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牡門戶籥牡也）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礜（礜）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饑（礜石出陰山一曰能殺鼠）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菽豆總名）類不可必推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火則破竹得水浸則死）揚堁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翣翼豈若適衣而已哉（堁土塵也楚人謂之堁翣扇也）槁竹有火弗鑽不燋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蠬象之病人之寶也（蠬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以自疾故人得以為寶）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人之利欲為病無人賓之）為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為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皆一介之人物思自守者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酤僦而先自竭先不達猶以火援人先自熱爛也）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嫌於情色故曰有所劫迫之然如是也）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為一也（一同也倮國在西南方）一膊（轉）炭熯（一膊一挺也）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熯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

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喻衆能濟少少不能有所成也）有以飦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為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申生雉經晉不絕繩子胥自沉吳不斷水）釣者靜之罧（于）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罧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也）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而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見一節大餘節不得小故曰百節知）小國不鬭於大國之間（畏見燋也）兩鹿不鬭於伏兕之旁（畏見食也）佐祭者得嘗救鬭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蔭木影撲擊也）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簦（登）頭虱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頭中虱空木瑟其音同其實則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摶攫者輒殺之為墮武也（墮廢也武威之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龜紐之璽衣印也紐係佩服也）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能動者播植嘉穀以為饒富也）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纆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故曰不如尋常之纆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為

其不出戶而堁之也（為不出戶而塵堁眯之非其道）屠者羹藿為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為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為（為者不得用以利動也用者不肯為以富寵也）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眾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萑（歡）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以類聚也）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附近也近耳之言謂竊語聞於千里千里知之語曰欲人不知莫如不為）蘇秦步曰何

故趨曰何趨馳有為則議多事固苛（蘇秦為多事之人故見議見苛也）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畏始畏終中身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欲觀九州之土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之上則難（無其術故曰難）的的者獲提提者射（的的明也為眾所見故獲提提安也若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為人所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於眾人若不足者實若虛之貌）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胔（恣）太山不上小人（骨有肉曰胔有不義之祥流入海海神蕩而出之故曰不受太山東嶽也王者所封禪處不令殽亂小人得上其上也）旁光不升俎（旁光胞也俎豆之實唯肩髀而腸胁不得升也）騮（留）駁不入牲（犧牲以純色也）中夏用箑（歃）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山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金喻聖人出眾人眾人未必皆聖賢也）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滿堂坐人視其鉤各異形）於環帶一也（鉤與環帶一法也類雖異所用者同）獻公之賢欺於驪姬（殺申生也）叔孫之知欺於豎牛（三日不食而餓死也）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

之佞人）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醜惡人也）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為其所不便以得所便（便利也）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干亂也）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若履薄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恐也化不治於民民不附）善用人者若蚈之足眾而不相害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摩近敗毀也）清醠（麦）之美始於

耒耜（醠清酒也）黼黻之美在於杼柚（白與黑為黼青與赤為黻皆文衣也）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為故（善猶宜也）黶（業）酺（付）在頰則好在顙則醜（黶酺著頰上室也室者在顙以槊故醜）繡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譏（譏人非之也）馬齒非牛蹏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質性也明猶盛也）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相去千里汙準而粉其顙腐鼠在壇（楚人謂中庭為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為工（善或作巧也）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胥時落（不胥時落不待秋時而零落也）毋曰不幸甑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為驚（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血瀆汙人以簪招則不至故曰何驚也）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見虎一文不知其武（一文一斑也）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蠆為蟌（聰）孑（廣）孓為蟁（水蠆化為蟌蟌青蜓也孑孓結蠆水上到跂蟲）兔齧為螚（兔所齧草靈在其心中化為螚一說兔齧蟲名螚音那）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腐燭捅膏燭澤也（燭光捅澤喻光明有明昧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嘗見之）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盡也）病熱而强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惡猶害也）雖欲謹亡馬不發戶轔（言馬亡不可發戶限而求轔戶限也楚人謂之轔轔音璘）雖欲豫就酒不懷蓐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孟賁勇士為探鼠於穴故曰失其勢）山雲蒸柱礎（楚）潤（礎柱下石礩也）伏苓掘兔絲死（所生者亡故死）一家失熛（標）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已止也）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如是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脩短各得其志）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構謀也）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哭猶吊也）狂馬不觸

木擲（制）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聾無知也）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也）心所說毀舟為杕（第）心所欲毀鐘為鐸（鐸大鈴金口木舌為木鐸金舌為金鐸杕舟尾也）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管仲相子糾不能死為魯所囚是其辱卒相桓公以至霸是其大榮也）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也）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沉也）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剌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剌非訾毀也）以水和水不可食一弦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可聽剌專用也）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也）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精相往來也）赤肉縣則烏鵲集鷹隼鷙則眾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暢達也不得達至也交止也解連環言不可解則得解也）臨河而羡魚不如歸家織網明月之珠蠬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謌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眾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眾人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無迹霜雪履有迹故眾人行之也）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同也）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馬以化澤慎休之）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擇可用者而用之也）捨茂林而集於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寅丘無壑泉源不溥（言汙小潦水名寅寅之丘無大壑故泉流不得溥也）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言有源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玉之與石言可別也闇晦不明留猶思謀也）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為其一人隕而兩人傷（負抱也隕墜也）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謌一人唱而千人和（言能得眾人之心也）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

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言有成必有衰也）鳥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鳥大鵬也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故河伯深藏於淵畏其精誠為不見）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主術篇曰兵莫憯於志莫邪為下言匹夫志意出死必戰故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蝮蛇螫人傳以和堇則愈（和堇野葛毒藥）物固有重而害反為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夏日中甚熱暮涼時言聖人居亂世忍以待涼）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桑榆間將夕故曰易忍）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同也）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良御馬奔車不敗故見之）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形象無形於目不能思之於心）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隨國在漢東姬姓之後出遊於野見大蛇斷在地隨侯令醫以續傳斷蛇蛇得愈去後銜大珠報蓋明月之珠因號隨侯之珠世以為寶也）逐鹿者不顧兔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言在大不顧小）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勁強馴擾也）人先信而後求能（人非信不立也）陶人棄索車

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有極也）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賊敗也害也物自然也）巧冶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性自然不復飾）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跬猶咫尺也）累積不輟可成丘阜（輟止也）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遲也）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火乃生）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偶猶周也）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道九達曰逵）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也）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金曰鐘石曰磬雖久不變故曰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鳥燕之屬是也）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為作防害者故曰不釋也）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

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涔則具擢對旱則修土龍（擢對貯水器也土龍致雨物也）臨菑之女織紈而思行者為之悖戾（臨菑齊都悖戾惡也）室有美容繒為之纂繹（不密緻志有感故纂）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徵羽正音小人不知不入其耳）軫和切適舉坐而善（軫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激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也）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所生也）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侮猶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抵侃（抵擊也侃推擊其要也侃音沉）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蹠巨者志遠體大者[illegible]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亡（[illegible]害也[illegible]音忙）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劾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弦高矯君命為誕以存國故不如隨牛之誕也）而又況一不信者乎（一猶常也況常不為信不為誕乎）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庖宰也）

淮南鴻烈解卷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舉人臣杜安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淮南鴻烈解卷十八（十九）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淮南鴻烈解卷十八　漢　高誘　注

人間訓（人間之事吉凶之中徵得失之符反存亡之幾也故曰人間）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智所為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動智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輊（志）錯之後而不軒内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螘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蹪躓也垤蟻也）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惓而索良醫也（惓劇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

（俞跗黄帝時醫）夫禍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量高下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

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學）石而名醜（寢丘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庄丘名醜）荆人鬼（好鬼也）越人禨（禨祥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

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綣（綣屈也綣音卷）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佚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欒書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

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藏）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擒於晉陽為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莊王滅陳已乃復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

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為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劒而伯頤（伯迫也）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不窮言深遠也）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劒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袪薄腋（袪袂也）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

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晉人晉厲公也）恭王傷而休（晉人射恭王中目）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豎小使也陽穀其名）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絶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所恃者司馬也而司

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為僇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溫而强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為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

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之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麑（孟孫魯大夫）使秦西巴持

歸烹之麑母隨之而嗁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麑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嗁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商君為秦伐魏欺魏公子卬而殺之後有罪走魏魏人不入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

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為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為之柰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言竦耳而聽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為人所奪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

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辯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三后謂夏殷周）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絶者有隱行也秦

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李斯為秦相趙高譖之二世車裂之）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先生凡先人生者也以饗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為犧牲也）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柰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圍宋九月也）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視復明也）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

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絃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魋（或曰高陽魋宋大夫）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竘（口）然善也（竘高壯貌）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子也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

敢以死為熙（熙戲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鉤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鄰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為善括子出無害子入（三子皆齊臣）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為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日以疏無害子日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

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柰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

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為之柰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為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説之曰臣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為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為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

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為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

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西門豹文侯臣）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稸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

（甲鎧也括箭也）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輦檐也）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為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軛而浮

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獘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餽聞倫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伯里奚子左傳作明）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弦高之黨）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絶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秦將白乙孟明西乙）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殽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

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叕（叕短也音哲）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欲有陳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為智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

率韓魏而伐趙圍之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為君廣地者也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偷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為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為飲器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費無忌楚臣復白也）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近諸夏國在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伍子奢遣說於王之左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為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也）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計）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

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為父報讐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為父報讐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眾人所以為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為疾遲之為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

離朱捷剟索之（離朱明目捷剟疾利搏善拾於物二人皆黃帝臣也）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怳而後能得之（忽怳黃帝臣也忽怳善亡之人）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也）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鼷穴一墣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眾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浼汙也）諸御鞅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弒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鬭雞（季氏郈氏皆魯大夫）郈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而季氏為之金距（金距施金芒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六佾之舞庭者凡二人也）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

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為一其德厚其威强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乗舟姬蕩舟公懼止之公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名陵而勝之也）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鬬雞

季氏金距郈氏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荆也）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蟁蝱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知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骿脅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胥臣）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為虚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静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戸妄動而絓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箑也且塘有萬穴（塘堤也言提之有萬穴也）塞其一魚何遽無由出室有百戸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夫牆之壊也於隙劒之折必

有齧（齧缺也）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郎尹主郎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篾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則奮翼揮䎃（䎃六翮之末也䎃音慧）淩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赤霄）

（飛雲也）翺翔乎忽荒之上徜徉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攓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鶩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

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隱士）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槖笥拖其衣被（拖奪也）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為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

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蒙公蒙恬楊翁子亦秦將）將築脩城西屬流沙（起隴西臨洮縣）北擊遼水（遼水遼東）東結朝鮮（朝鮮樂浪）中

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翡赤雀翠青雀圓者為珠[illegible]者為璣）乃使尉屠睢（尉屠睢秦將）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疑之塞（九疑在零陵）一軍處番禺之都（番禺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監祿秦將鑿通湘水離水之渠）以與越人戰殺西嘔（歐）君譯吁宋（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

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考成也）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箕會以箕於衢會斂）病者不能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扶旁也）大人過之則探鷇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强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之西更以為田宅）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名姓）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

强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也）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搆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太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圉養馬者）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申也）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為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

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楚臣也）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强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為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此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茮（椒）杜茝（皆香草也 茝音采）美

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滫（滫臭汁也 滫音修）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氷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為墨而殘

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為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宮人官侍也）盲者得鏡則以蓋巵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時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太公以為飾虛亂民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

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顔色卒而遇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强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

化而内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内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内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餓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魏人）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昔湯出見四面張網者湯教去其三面祝曰欲上者上欲下者下無入吾網）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人呼而請葬於旦文王反葬以五大夫之禮）武王蔭暍人於樾（樾下暍者之熱故蔭之於樾下樾下衆樹之虛也）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廬江是也）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次第也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或曰子發辯擊之勞佚齊子發筞設勞佚之節是以楚知可為兵齊同也）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鍾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已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衛君衛侯輒也吳王夫差）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君哀公）撤鍾鼓之縣縞素而

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為柰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柰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東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著龜兆（以卜朝吳之吉凶也）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為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為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公宣子魯大夫）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

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之宗廟）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為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儵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擐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柰何有人無柰何（言物皆可衛而治也事有人材所不及無柰之何也）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

上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之以一反兩也）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勢也）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石乞白公之黨）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内而乃論之以不宜

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盤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踹（短）足而怒（踹足蹀足也）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於骨髓（憯痛也）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索其内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内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

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植睹枉尾也）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鴻烈解卷十八

淮南鴻烈解卷十九

漢 高誘 注

修務訓（修勉務趨聖人趨時冠㪅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修務）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為先為術如此乃可謂為得道之法也）吾以為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蠬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

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墝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齒東方之國陰氣所聚故曰幽都今鴈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遠裔不覩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放讙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棄也讙兜堯佞臣也崇山南極之山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顓頊氏之裔子檮杌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危西極之山名一曰放三苗國民於三危也）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羽山東極之山）舜作室

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往征之舜死蒼梧葬於九嶷之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禹沐浴霪（淫）雨櫛（節）扶風（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為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為梳櫛也）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鮪魚遊其中上行得上過者便為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禹闢截山體令伊水得北過入雒水故言闢也）修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栞（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修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四載山行用虆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蕝隨循也栞斫刊識之四海之內凡萬國禹定千八百國是禹之所為也）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

輕賦薄斂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曰以致聰明寬猶富也野民曰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幼無父曰孤孀寡婦也）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譙責也讓夏桀之罪過也歷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為之也）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墮也）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況贏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多也）且夫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

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眄之河（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陽眄河在秦地）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悖繆也）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逸安也）為天下强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齊等也）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翼佐也）絶國殊俗僻遠

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絶遠殊異能猶及也立置以為遠國君）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以利民故無所遺亡也）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伯里奚轉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言其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溫歷行諸國汲汲於行道也）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為高不以河為廣言必踰渡之事治也）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胑（肢）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遂成也）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巧詐也）政事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其功也）非

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火不可以熯井淮不可以灌山而以用之非其道故謂之有為也）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夏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為言無為）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殊異也體行也理道也）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

之（墨子名翟宋大夫悼傷也）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郢楚都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忘其苦衆勞民頓兵剉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械器設施也）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

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也）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也）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人敢勿軾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

寡人不為（使干木之己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也）吾日悠悠慙于影（影形影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庾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蹀）蹏而趨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也蹏趨走也）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於存國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橢

（妥）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謳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夷八類）夫謌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大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駮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駮也猶人馬之為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

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為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舉也制禁也）齕（劾）咋（翟）足以噆（雜）肌碎骨蹶蹏足以破盧陷匈（咋齧也噆穿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圉養馬官擾順也）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壍弗敢辭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蟲也（蟲喻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為義（帽憑盈滿積思之貌）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誇）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夸弱也佳好也性猶姿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啳（權）睽（葵）哆（夸）噅（麾）籧（瞿）蒢（除）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模）母仳（靡）倠（虺）也（籧蒢偃也戚施僂也皆醜貌嫫母仳倠古之醜女仳倠一說讀曰莊維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殺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絶穀不食以一蹪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待冊錣而行駑馬雖冊錣之不能進為此不用冊錣而御則愚矣（為良馬能自走不復用垂得駑馬無以行之故曰愚也）夫怯夫操利劒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浙）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士為武摺折也）為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為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

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頂極高底極卑也）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氐為本（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氐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氐為本也）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駤（駤忿戾惡理不通達胡人性皆然駤音至）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訬（訬輕利急亦以多者言摖善趨者謂之訬同也訬音抄）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

無私（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鬚顏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洞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一言而萬民齊（一言仁言也齊無倦）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言能知人舉十六相）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穴也大通天下推下滯之物）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皐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出言皆不虛故曰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禹母脩巳感石而生禹坼胸而出）契生於卵（契母有娀氏之女簡翟也吞燕卵而生契副背而出）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羿左臂脩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奉助也）四俊之才難（才千人為俊）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蹷水也（蹷履也）夫純鉤魚腸劒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鉤利劒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腸者良劒也型或作廬）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剽則水斷龍舟（龍舟大舟也）陸剸（團）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也明有所不足愚有所不逮也）賢者之所不足不若眾人之有餘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治刻鏤刑法亂理之文修飾之巧曲出於不意也）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蔡之幼女衛之稚質（稚質少女也）梱（閫）纂組雜奇彩抑黑質揚赤文（梱叩核纂織組邪文如今之短沒黑耳亦言其巧也）禹湯之智不能逮（言不能及二國之女巧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蚑行蟯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鬬（攫搏也肆極也）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力也）無稟受於外（無有學問受謀慮於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沮敗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矢弋繳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螘知為垤貛（歡）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仇）莦（梢）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衛也）景以蔽日（蔽擁也）此亦鳥

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辟遠陋鄙小也）長於窮櫩（檐）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歷（容成黃帝臣造作歷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為衣（易曰黃帝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傳曰奚仲為夏車正封於薛）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為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所不能）萬物至眾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修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猶傳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攫（句）援摽（標）拂手若蔑（滅）蒙不失一弦（參彈撫弦復徽上下手也攫援掇也摽拂數也蔑蒙言其疾也）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掇之捷猶不能屈伸其

指（攫掇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檄（敬）而後能調劒待砥而後能利（檄矯弓之材砥礪石也）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鑑諸之功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隱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鑽之物）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移猶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閒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援猶索也）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盡也究極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非惡也）死有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也不暇日不學也）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之心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

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熈于光明此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不羣於衆也）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已身淬（翠）霜露敕（朔）蹻趹（決）跋涉山川冒蒙荊棘（淬浴敕猶著也蹻履趹趣也不從蹊遂曰跋涉故觸犯荊棘南姓榮疇字魯人）百舍重趼（進）不敢休息（百里一舍趼足胝生）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泠鈍聞條達（曉明泠猶了也鈍聞猶鈍惛也）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丈夫七日不食則斃故以七日為極三牲具曰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略天地（達通也略猶數也）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也言榮疇見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止）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吳王闔閭與楚昭王戰於柏舉）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言入吳不旋踵因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在車曰士步曰卒）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申包胥楚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亡

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與之及昭王敗於柏舉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於是乃贏糧跣（蘚）走跋涉谷行（贏裹也一曰囊跣足不及著履也）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高山深谿大壑遊渡也）犯津關獵蒙籠蹷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犯觸觸津關則捲獵蒙籠之山一曰葛蘽所蒙籠言非人所由蹷僵蹠足達穿也幽通賦曰申重繭以存荊是也）鶴跱（致）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黴（梅）黑（鶴跱峙立貌言不動不食黴黑其面色欲逮則救也）（泰）涕液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為封豨脩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封脩皆大也豨蛇喻貪也蠶食盡無餘上國中國虐害也始先也言將以次至秦也）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越遠也）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遑暇啓跪處安也）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車鍼虎傳曰率車五百乘以救楚凡三萬七千五百人此曰千乘步卒七萬不合也）踰塞而東（塞函谷一曰武關塞也）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濁水益江水傳曰敗吳于公壻之谿公壻之溪楚地）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烈功憲法也）夫七尺之形心致憂愁勞苦膚知痛疾寒暑人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悑）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蓋聞

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之將）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寧國之名墮廢也）此自强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强囷倉不盈（强力也）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專也）將相不强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通達也言怪物不能驚也）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喻明也非常曰

奇）察於辭者不可燿以名（燿眩也名虛實之名）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遯敗也狀貌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言為二聖所作乃能入其說於人人乃用之）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覩世無有知音若子期者絕絃破其琴也）

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惠施宋人仕於梁為惠王相莊子名周宋蒙縣人作書三十三篇為道家之言）夫項橐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閭丈人說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閭里也敲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為之說事老人敲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謝子之君一曰謂惠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

者易也（易革也）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罪在聽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姑梁間之因藏怒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師樂師出猶作也李奇古之名倡也）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

（心能明實是者則貴之古今一也故曰同也）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中心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珍貴之耳近世之事有可貴者亦有不貴之也）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劒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銋而稱以頃襄之劒則貴人爭帶之（絕無側羸無文齧齒卷銋鈍弊無刃託之為楚頃襄王所服劒故貴人慕而爭帶之）琴或撥刺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撥刺不正也枉橈曲弱也闊解壞漏也越音聲散也託之為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作廟堂也）苗山之鋋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也）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隅脩營唐牙莫之鼓也（伐山桐以為琴谿澗之梓以為腹言其鳴音聲有廉隅脩營音清涼聲和調唐猶堂）通人則不然腹劒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墨陽莫邪美劒名）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驊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濫脇音不和號鐘高聲非耳所及也）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辨（辨別也）清濁之於耳聽（清商也濁宮也）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

矓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目不識父之類心不哀也）故夫孿（杳）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知獨別也）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微妙論叙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為知者施也）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自易故能見物言反易也）攄書明指以示之（攄舒也指書也）雖闔棺亦不恨矣（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恨之有）昔晉平公令官為鐘鐘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曠識音故知其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而汝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鐘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喻上句作書為知音施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書者也）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身同行而五伯也）

（立節我謂誕謾倨傲也悠悠忽忽遊蕩輕物也）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胃）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笄婦人首飾珥瑱也阿細縠錫細布紈素齊所出）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若籠蒙目視（雜佩芝若香草籠蒙猶眇也暗目視也）冶由笑目流眺（冶猶笑巧笑流眺睛眄也詩云美目眄兮）口曾撓奇牙出醶（業）酺（付）搖（曾則也撓弱也口則弱撓冒若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是也醶酺頰邊文婦人之媚也）則雖王公大人有志嚴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探）悇（豫）癢心而悅其色矣（憚悇貪欲也癢心煩悶也）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修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者鄭袖楚懷王之幸姬善詩攻舞因名鄭舞一說鄭重攻舞也）繞身若環（車輪倒也）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曾撓摩地鼓車平解扶轉周旋更曲意更為之）便媚擬神（擬象也）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也被風言其弱也）髮若結旌（屈而復舒也）騁馳若騖（馳騁言其疾也）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熙戲也舉援也梧桐檟梓皆大木句枉曲枝也枉或作掘也）蝯自縱好茂葉（言舞者若蝯不復踐地好上茂木之枝葉）龍夭矯燕枝拘（言繆蝨若蟠龍燕枝拘言其著樹如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疏（援持也持大條以木舞扶疏槃跚貌）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蔑蒙踊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巧蔑蒙踊躍明其疾也）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觀身見其微妙危險皆為之損動中心酸酢其足也）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被倡衣修擢舞為後曲也）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其人生自柔弱屈句委縱也）而木熙者非眇勁（眇絕也言其非能自有絕眇之強力也）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淹久也浸漬漸於教久使之柔縱眇勁靡教化使之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砥礪䃺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藜藿之生蝡蝡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言非一日教化亦然也）棟楩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知覺其大）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美善也）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

淮南鴻烈解卷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朱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　二十一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

漢　高誘　注

泰族訓（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故曰泰族）

天地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踈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燧未轉（縣燧邊候見虜舉燧轉相受行道里最疾者也）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曀（緼）未集而魚已噞矣（魚潛居知雨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

天心呿（佉）唫（吟）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住）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内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黄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

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浸）有以相蕩也（精祲氣之侵入者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生萬物瑶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旅也）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象牙也）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顔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一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

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行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兊而請雨（兊説也）卜筮而

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有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

之氣蒸生蟣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螣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胷中（訟容也繆靜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柎（夫）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軼民無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宓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戴負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神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掮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也）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窬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

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鍾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搜簡車馬也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也）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

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

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也）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

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已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

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玉（昭華玉名）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

犒之具（生肉為鮮乾肉為犒）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皐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内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數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

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樂之失淫（樂變至於鄭聲淫也）詩之失愚（詩人怨怨近愚）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禮之失忮（禮尊尊卑卑尊不下卑故忮也）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避王人書人之過相訾也）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員輿方轅從衡横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驂騑服車中馬也）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

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獲襄公）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傅母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慝惡也）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蹠虛輕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鬬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

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閱絲數米則煩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

一辭審於一枝可能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甂甌有是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器方中者為簠圓中者為簋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臑（猱）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政始皇名）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伐國逆天之行則時必有大禍）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夜鳴而兵馬起氣之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言仁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填滿也）使得循

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雖有腐髊（自）流漸弗能汙也（腐髊骨也漸水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擪（葉）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脉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壍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蘧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為龍文所以為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

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懐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内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

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於是負鼎俎調五味僅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晉文公樹米而欲生之也）曾子架羊（架連架所以備知也）猶之為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遊不論國

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搆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殽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蹐（即）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

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於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强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蹐馳百事並

行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為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

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柰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今目悅

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

周處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搢笏而朝天下百姓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楚為九龍之簴以縣鍾也）鞭荊平王之墓（荊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讐）舍昭王之宮（吳之入楚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也）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為之鬬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卻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楚君）發乾谿之役（靈王伐徐以恐吳次於乾谿也）外內搔動百姓罷弊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棄疾靈王之兄弟）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也）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

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大夫使於魯而戎伐之）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簒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況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見炤炤猶尚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

樂又況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

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為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

教之以金目則快射（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

高修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畧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制度構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

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生之憤志）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從張儀說為衡）皆掇取之權一切

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子囊楚大夫北逐走也庸常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山水之嘔謳曲）聞者莫不殞涕荊軻西刺秦王（荊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遣軻刺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竹）而謌於易水之上（高漸離宋意皆太子丹之客筑曲二十一弦易水燕之南水也）聞者莫不瞋目裂眦（子）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不和五味）朱絃漏越（朱絃練絲漏穿越琴瑟兩頭也）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

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申子韓非蘇秦張儀也）所以便説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黄金於嶄（讒）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絶嗜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師涓為平公鼓朝謌北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葢師延所為紂作朝謌北鄙之音也）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靈公進新聲平公平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亡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實質也）巧詐藏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険故民易道至治寛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相坐之法一家有罪三家坐之）吳起為楚減爵禄之令而功臣畔矣（減爵者收減羣臣之爵禄）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

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歎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侠以銜骨齒牙為猾也）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黄池非不捷也（軍之所獲為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小白齊桓公）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趙襄子再勝謂伐狄勝二邑也）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

霸（魯莊公使曹子劫桓公取汶陽之田桓公不背信諸侯朝之也）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閨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投拂不見處也）蟟（原）蠶一歲再收（蟟再也）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稻相似耨之為其少實）不以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絻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

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濊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為其來蛉窮也貍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者故行棊者或食兩而路窮（行棊謂六博也）或予踦而取勝（予踦子對家奇一棊也）偷利不可以為行而智術可以

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讙兜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畢給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强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强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

不知賢也（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禄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一

漢　高誘　注

要畧（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畧）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太素也大宗事本也）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

與世浮沈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氾論有詮言有兵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泰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猶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北極之氣合為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畛也）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覺也）則尊天而保真

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内洽五藏瀸（箋）濇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耦通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俶真者窮逐終始之化嬴埒有無之精（嬴繞匝也埒摩頓也）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已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之初）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

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回）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行十二節（一月為人一節）以為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從正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

（之請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撟掇（撟取也掇拾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宵物似也類衆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

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披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提舉也）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名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掇遂事

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氾論者所以箴縷縩（菜）繺（紩）之間（縩繺紩也）攕（先）揳（恰）唲（哇）齵（隅）之郄（隙）也（攕銳也揳塞也唲齵錯語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曮晲兼稽時世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

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不敢為主而為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强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懈墮結細說捍摶囷（摶圜也囷笔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兆朕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

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末也壇場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修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淨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澄澈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著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

故景星見祥風至（風不鳴條也）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捨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

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汜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譬諭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强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為詳説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攟（窘）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為之説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洮汰潤也）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慈）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捭山川（捭屏去也）其於逍遥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姚（挾至也姚音姚光也）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斂無度戮殺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康梁耽樂也沉湎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也）作為炮烙之刑

刳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為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賦兵也）躬擐甲冑（擐貫著也）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内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

王於兩楹之間（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禄父（禄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為殷後使管蔡監之）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

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悅易也）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雷）垂以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剔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為九以入海也）鑿江而通九路（江水通則為九）辟五湖（使水辟人而相從也）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撌（撌音唶排去也）濡不給扢（扢音亥拭也）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絶如綫（綫線也）齊國之地東

負海而北彰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絶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内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辨別也）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族聚也）撞之庭下郊雉皆呴（大鍾聲似雷震雉應而呴鳴也）一朝用三千鍾贛（鍾十斛也贛賜也一朝賜羣臣之費三萬斛也）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二人者公臣也導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絶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

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横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墽（敲）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狼荒也）强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

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謂也）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儲與猶攝業也扈冶廣大也）玄眇之中精摇靡覽（楚人謂精進為精摇靡小皆覽之）棄其畛挈（楚人謂澤濁為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窕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窕也）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朱溥

顏氏家訓

〔北齊〕顏之推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顏氏家訓卷上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顏氏家訓目錄

卷上
序致篇第一
教子篇第二
兄弟篇第三
後娶篇第四
治家篇第五
風操篇第六
慕賢篇第七
勉學篇第八
文章篇第九
名實篇第十
卷下
涉務篇第十一
省事篇第十二

止足篇第十三

誡兵篇第十四

養生篇第十五

歸心篇第十六

書證篇第十七

音辭篇第十八

雜藝篇第十九

終制篇第二十

臣等謹案顔氏家訓二卷舊本題北齊黄門侍郎顔之推撰考陸法言切韻序作於隋仁壽中所列同定八人之推與焉則實終于隋代舊本所題葢據作書之時也陳振孫書録解題云古今家訓以此為祖然李翺所稱太公家訓雖屬偽書至杜預家誡之類則在前久矣特之推所撰卷帙較多耳晁公武讀書志云之推本梁人所著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謬以訓子孫今觀其書大抵於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經訓故唐志宋志俱列之儒家然其中歸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當時好佛之習又兼論字畫音訓並考正典故品第文藝曼衍旁涉不耑為一家之言今特退之雜家從其類焉又是書隋志不著録唐志宋志俱作七卷今本乃止二卷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有宋鈔淳熙

沈揆本七卷以閣本蜀本及天台謝氏所校五代和凝本參定末附考證二十三條别為一卷且力斥流俗併為二卷之非今沈本不可復見無由知其分卷之舊姑從明人刊本録之然其文既無異同則卷帙分合亦為細故惟考證一卷佚之為可惜耳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顏氏家訓卷上

隋 顏之推 撰

序致篇第一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斅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吾今所以復為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内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誡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鬬鬩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為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傅婢寡妻耳 吾家風教素為整密昔在齠齔便蒙誨誘每從兩兄曉夕温凊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徒離散百口索然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備邊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盪

二十以後大過稀焉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鏤骨非徒古書之誡經目過耳故留此二十篇以為汝曹後範耳

教子篇第二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匱子生孩提師保固明仁智禮義導習之矣凡庶縱不能爾當撫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為恣其所欲宜誡翻獎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耳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長終為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為諭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湓城時為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勳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為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為周逖抽腸釁鼓云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也對曰有是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諷刺之詞禮有嫌疑之誡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衺僻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親授耳（其意見白虎通）　齊武成帝子琅琊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聰慧帝及后並篤愛

之衣服飲食與東宮相準帝每面稱之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及太子即位王居別宮禮數優僭不與諸王等太后猶謂不足常以為言年十許歲驕恣無節器服玩好必擬乘輿常朝南殿見典御進新冰鈎盾獻早李還索不得遂大怒詢曰至尊已有我何意無不知分齊率皆如此識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譏後嫌宰相遂矯詔斬之又懼有救乃勒麾下軍士防守殿門既無反心受勞而罷後竟坐此幽薨　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為靈龜明鑒也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

兄弟篇第三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而已矣自茲以往至于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為重者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為雀鼠妻子之為風雨甚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群從疏薄群從疏薄

則僮僕為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踖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疎而不能親也

娣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況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己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

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何為愛弟不及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國劉璡嘗與兄瓛連棟隔壁瓛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荅瓛怪問之乃云向來未著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江陵王玄紹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玄紹以形體魁梧為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爾

後娶篇第四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竝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為誡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

江右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虻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鬭鬩之耻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于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于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為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為妾弟黜兄為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姦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況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

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婦人懷嫉妬之情丈夫有沉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

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攜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為防焉故虐之異姓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為讎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　思魯等從舅殷外臣博達之士也有子基諶皆已成立而再取王氏基每拜見後母感慕嗚咽不能自持家人莫忍仰視王亦悽愴不知所容旬月求退便以禮遣此亦悔事也　後漢書曰安帝時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還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也

治家篇第五

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非訓導之所移也笞怒廢於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又云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然則可儉而不可吝也儉者省約為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奢則施儉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悋可矣　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園場之所產鷄豚之善塒圈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但家無鹽井耳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梁孝元世有

中書舍人治家失度而過嚴刻妻妾遂共貨刺客伺醉而殺之　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饟饋僮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為家之巨蠹矣　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嘗寄人宅奴婢撤屋為薪略盡聞之顰蹙卒無一言　裴子野有踈親故屬饑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為薄粥僅得遍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童八百誓滿一千朝夕肴膳以十五錢為率遇有客旅更無以兼後坐事伏法籍其家產麻鞋一屋敝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南陽有人為生奥博性殊儉吝冬至後女壻謁之乃設一銅甌酒數臠麞肉壻恨其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嘗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兄遂殺弟　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

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南間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饑寒河北人事多由內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羸馬顇奴僅充而已唱和之禮或爾汝之　河北婦人織紝組紃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也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云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傳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行骨肉豈當如此而望福於天乎吾有疏親家饒妓媵誕育將及便遣閽竪守之體有不安窺窻倚戶若生女者輒持將去母隨號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聞也　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

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為之至有諺云落索阿姑飡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誡哉　婚姻索對靖侯成規近世嫁娶遂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校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壻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恥可不慎歟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為童幼婢妾之所點汙風雨犬鼠之所毀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　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並汝曹所見也勿妖妄之費

風操篇第六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皆有節度亦為至矣但既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載及

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為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視而見之耳能聽而聞之蓬生麻中不勞翰墨汝曹生於戎馬之間視聽之所不曉故聊記錄以傳示子孫　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腸斷與之絕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所無私諱蓋知聞名須有消息不必期於顛沛而走也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為世所譏又臧逢世臧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孝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競修牋書朝夕輻輳几案盈積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辦而還此並過事也近在揚都有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結周厚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

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呼腎腸為腎修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絹乃謂銷鍊物為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為紛烟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為白鐵樹便似戲笑耳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若衛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蟣虱長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上有連及理未為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兒為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前漢有尹

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家亦有孔翁歸又有顧翁寵晉代有許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當避之今人避諱更急於古名子者當為孫地吾親識中有諱襄諱友諱同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聞者辛苦無憀賴焉昔司馬長卿慕藺相如故名相如顧元歎慕蔡邕故名雍而後漢有朱張字孫卿許暹字顏回梁世有庾晏嬰祖孫登連古人姓為名字亦鄙事也昔劉文饒不忍罵奴為畜產今世愚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為豚犢者

有識傍觀猶欲掩耳況名之者乎近在議曹共平章百官秩禄有一顯貴當世名臣意嫌所議過厚齊朝有一兩士族文學之人謂此貴曰今日天下大同須為百代典式豈得尚作關中舊意乎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兒耳彼此歡笑不以為嫌

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為家父母為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偎人方有此言耳凡與人言言已

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言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為家姑家姊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並不行也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已下則加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已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

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若不修書則過節束帶以

申慰北人至歲之日重行弔禮禮無明文則吾不取南人賓至不迎相見捧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竝至門相見則揖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　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自茲以降雖孔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後雖有臣僕之稱行者蓋亦寡焉江南輕重各有謂號具諸書儀北人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焉　言及先人理當感慕古者之所易今者之所難江南事不獲已乃陳文墨慬慬無言者須言閥閱必

以文翰罕有面論者北人無何便爾話說及相訪問如此之事不可加於人也人加諸己則當避之名位未高如為勲貴所逼隱忍方便速報取了勿取煩重感辱祖父若沒言須及者則斂容肅坐稱大門中世父叔父則稱從兄弟門中兄弟則稱亡者子某門中各以其尊卑輕重為容色之節皆變於常若與君言雖變於色猶云亡祖亡伯亡叔也吾見名士亦有呼其亡兄弟為兄子弟子門中者亦未為安貼也北土都不行此太山羊侃

梁初入南吾近至鄴其兄子肅訪侃委曲吾答之云卿從門中在梁如此如此肅曰是我親第七亡叔非從也祖孝徵在坐先知江南風俗乃謂之云賢從弟門中何故不解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單呼伯叔從兄弟姊妹已孤而對其前呼其母為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與他人言對孤者前呼為兄子弟子頗為不忍北土多呼為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竝是對姑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今呼為姪

於理為勝也　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為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密雲赧然而出坐此被責飄颻舟渚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間風俗不屑此事岐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　凡親屬名稱皆須粉墨不可濫也無風教者其父已孤呼外祖父母與祖父母同使人為其不喜聞也雖質於面皆當加外

以別之父母之世叔父皆當加其次第以別之父母之世叔母皆當加其姓以別之父母之羣從世叔父母及從祖父母皆當加其爵位若姓以別之河北士人皆呼外祖父母為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間亦言之以家代外非吾所識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為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為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

故不知有族荅云骨肉易疎不忍言族耳當時雖為敏對於禮未通吾嘗問周弘讓曰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為丈人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也吾親表所行若父屬者為某姓姑母屬者為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婦猥俗呼為丈母士大夫謂之王母謝母云而陸機集有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今所不行齊朝士子皆呼祖僕射為祖公全不嫌有所涉也乃有對面以相戲者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

之字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為季至漢爰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為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為字字固因呼為字尚書王元之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　禮間傳云斬縗之哭若往而不反齊縗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哭而哀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也孝經云哭不哀皆論哭有輕重質文之聲

也禮以哭有言者為號然則哭亦有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耳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朞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　江南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弔則絕之除喪雖相遇則避之怨其不已憫也有故及道遙者致書可也無書亦如之北俗則不爾江南凡弔者主人之外不識者不執手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所而弔他日修名詣其家　陰陽說云辰為水墓又為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

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算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亦不論

偏傍之書死有歸煞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袚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

已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祖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姊則皆泣無母拜父外祖父母舅姨

兄姊亦如之此人情也

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當泣涕二宮為之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為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問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

二親既殁所居齋寢子與婦弗忍入焉北朝頓丘李構母劉氏夫人亡後所住之堂終身鏁閉弗忍開入也夫人宋廣州刺史纂之孫女故構猶染江南風教其父奬為揚州刺史鎮壽春遇害構嘗與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集談讌孝徵善畫遇有紙筆圖寫為人頃之因割鹿尾戲截畫人以示構而無他意構愴然動色便起就馬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祖君尋悟方深反側當時罕有能感此者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唯以掐摘供廚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預章熊康父以醉而為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不可絕食

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澤

不忍讀用政為常所講習讎校繕寫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耳若尋常墳典為生什物安可悉廢之乎既不讀用無容散逸唯當緘保以留後世耳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有第五妹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濕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怛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診脉云腸斷矣因爾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悲歎

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

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耳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奥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家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社脩感念哀甚鄰里聞之為之罷社今二親喪亡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忌之外所經此日猶應感慕異於餘辰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　劉縚緩綏兄弟竝為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為照字唯依爾雅火傍作召耳然凡文與正

諱相犯當自可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劉字之下即有昭音呂尚之兒如不為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即妨是書皆觸也嘗有甲設讌席請乙為賓而旦於公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侯早晚顧宅乙子稱其父已往時以為笑如此比例觸類慎之不可陷於輕脫

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為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竝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為試兒親表聚集致讌享焉自茲已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嘗有酒食之事耳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殁之後此事亦絕　人有憂疾則呼天地父母自古而然今世諱避觸途急切而江東士庶痛則稱禰禰是父之廟號父在無容稱廟父殁何容輒呼蒼頡篇有倄（下痛交切聲也）字訓詁云痛而謼也（謼人故反）音羽罪反今北人痛則呼之聲類音于來反今南人痛或呼之此二音隨其鄉俗竝可行也　梁世被

繫劾者子孫弟姪皆詣闕三日露跣陳謝子孫有官自陳解職子則草屩粗衣蓬頭垢面周章道路要候執事叩頭流血申訴冤枉若配徒隸諸子竝立草菴於所署門不敢迎宅動經旬日官司驅遣然後始退江南諸憲司彈人事事雖不重而以教義見辱者或被輕繫而身死獄戶者皆為怨讎子孫三世不交通矣劉洽為御史中丞初欲彈劉孝綽其兄溉先與劉善苦諫不得乃詣

劉涕泣告別而去

兵凶戰危非安全之道古者天子喪服以臨師將軍鑿凶門而出父祖伯叔若在軍陣貶損自居不宜奏樂讌會及婚冠吉慶事也若居圍城之中憔悴容色除去飾玩常為臨深履薄之狀焉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必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

四海之人結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終如始者方可議之一爾之後命子拜伏呼為丈人申父友之敬身事彼親亦宜加禮比見北人甚輕此節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觀貌不擇是非至有結父為兄託子為弟者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為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為士大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慕賢篇第七

古人云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膊也言聖賢之難得疏闊如此儻遭不世明達君子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吾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聞見已多所值名賢未嘗不心醉魂迷向慕之也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暗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於染絲是之謂矣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顏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世人多蔽貴耳賤目重遙輕近少長周旋如有賢哲每相狎侮不加禮敬他鄉異縣微藉風聲延頸企踵甚於饑渴校長短覈精粗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魯人謂孔子為東家丘昔虞國宮之奇少長於君君狎之不納其諫以至亡國不可不留心也用其言棄其身古人所恥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

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為已力雖輕雖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梁孝元前在荆州有丁覘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以為楷法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吾雅愛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嘗遣典籤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為佳手姓名為誰那得都無聲問編以實荅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為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刮目稍仕至尚書儀曹郎末為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歿簡牘湮散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後思一紙不可得矣侯景初入建業臺門雖閉公私草擾各不自全太子左衛率羊侃坐東掖門部分經畧一宿而辦遂得百餘日抗拒兇逆于時城內四萬許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古人云巢父許由讓於天下市道小人爭一錢之利亦已懸矣　齊文宣帝即位數

年便沈湎縱恣畧無綱紀尚能委政尚書令楊遵彥內外清謐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無異議終天保之朝遵彥後為孝昭所戮刑政於是衰矣斛律明月齊朝折衝之臣無罪被誅將士解體周人始有吞齊之志關中至今譽之此人用兵豈止萬夫之望而已也國之存亡係其生死　張延雋之為晉州行臺左丞匡維主將鎮撫疆埸儲積器用愛活黎民隱若敵國矣羣小不得行志同力遷之既代之後公私擾亂周師一舉此鎮先平齊亡之迹啓於是矣

勉學篇第八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此事遍於經史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終寤汝耳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兹墮慢便為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計論貨賄工巧

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為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

何如則秘書無不燻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荅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孤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以來諸

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

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讀書之人自羲農以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隱也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強弩長戟誅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吏匡時富國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子饑寒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也脩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自美其鑛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

木石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鑛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為兵咋筆為吏身死名滅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黄吟道詠德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幾秋荼豈得同年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智明達耳必有天才拔羣出類為將則闇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産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臥耳人見鄰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矟強弓便云我能為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為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己刑物執轡如組反風滅火化鴟為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劍追

財假言而奸露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廝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為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受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効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悋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薾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

戶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梲豎也問其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遲也吟嘯談謔諷詠辭賦事既優閑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為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夫學者所以求益爾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為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為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為己脩身以求進也夫學

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脩身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為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牆亦為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學之興廢隨世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弘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來不復爾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為貴不肯專儒梁朝皇孫

已下總丱之年必先入學觀其志尚出身已後便從文吏畧無卒業者冠冕為此者則有何胤劉瓛明山賓周捨朱异周弘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縚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偉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四儒者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為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閒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輙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為師令人

氣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恐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為人何必仲尼居即須兩紙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在以此得勝寧有益乎光陰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吾無間焉俗間儒士不涉群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崔轉為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取韋玄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　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石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皆以農黃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棄

之度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穽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鑒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玄以傾動權勢寧後身外己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誡之譬也謝幼輿贓賄黜削違棄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並其領袖玄宗所歸其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剖玄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茲風復闡莊老周易總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弘正奉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為盛美元帝在江荊間復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為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旨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　齊孝昭帝侍婁太后疾容色顦顇服膳減損徐之才為灸

兩穴帝握拳代痛爪入掌心血流滿手后既痊愈帝尋疾崩遺詔恨不見太后山陵之事其天性至孝如彼不識忌諱如此良由無學所為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哭之則不發此言也孝為百行之首猶須學以脩飾之況餘事乎　梁元帝嘗為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二便已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閒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寛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

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猒倦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況其庶士冀以自達者哉古人勤學有握錐投斧照雪聚螢鋤則帶經牧則編簡亦為勤篤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燈燭難辦常買荻尺寸折之燃明夜讀孝元初出會稽精選寮寀綺以才華為國常侍兼記室殊蒙禮遇終於金紫光禄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卧犬亦饑虚起行盜食呼之

不至哀聲動鄰猶不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録事參軍為孝元所禮此乃不可為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丐客刺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尚卒以漢書聞齊有宦者内參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為閽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諷誦所居卑末使役苦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坐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覩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

激沈吟久之吾甚憐愛倍加開奬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至侍中開府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信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蠻夷童丱猶能以學成忠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　鄴平之後見徙入關思魯嘗謂吾曰朝無禄位家無積財當肆筋力以卬供養每被課篤勤勞經史未知為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當以養為心父當以學為教使汝

棄學徇財豐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暖若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藜羹縕褐我自欲之　書曰好問則裕禮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蓋須切磋相起明也見有閉門讀書師心自是稠人廣坐謬誤羞慙者多矣榖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挐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為國所寶與吾苦諍時清河郡守邢峙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伏又三輔決

録云靈帝殿柱題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論語偶以四言目京兆人田鳳也有一才士乃言時張京兆及田郎二人皆堂堂耳聞吾此說初大驚駭其後尋愧悔焉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誤反顓頊字頊當為許録反錯作許緣反遂一一謂言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翾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朞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蠅聲餘分閏位謂以偽亂真爾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挏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為酒也揰挏乃成二字竝從手揰（都好反）挏（達孔反）此謂撞擣挺挏之今為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為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太山羊肅亦稱學問讀潘岳

賦周文弱枝之棗為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歷以歷為碓磨之磨談說製文援引古音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江南閭里間士大夫或不學問羞為鄙朴道聽塗說強事飾辭呼徵質為周鄭謂霍亂為博陸上荊州必稱峽西下揚都言去海郡言食則餬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宴爾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有一二百件轉相祖述尋問莫知源由施安時復失於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

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填河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暠詩云長安樹如薺又鄴下有一人詠樹詩云遥望長安薺又嘗見謂矜誕為夸毗呼高年為富有春秋皆耳學之過也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貴之得通俗廣雅而

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況異代各人乎（世人皆以通俗文為服虔造未知非服虔而輕之猶謂是服虔而輕之故此論從俗也）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飲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至於文字忽不經懷已身姓名多或乖舛縱得不誤亦未知所由近世有人為子制名兄弟皆山傍立字而有名峙者兄弟皆木傍立字而有名機者兄弟皆水傍立字而有名凝者名儒碩學此例甚多若有知吾之鍾不調一何可笑吾嘗從齊王幸并州自井陘關入

上艾縣東數十里有獵閭村後百官受馬粮在晉陽東百餘里亢仇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閭是舊鑞餘聚（鑞音獵也）亢仇舊是禝䫻亭（上音武安反下音仇）悉屬上艾時太原王劭欲撰鄉邑記注因此二名聞之大喜吾初讀莊子螝二首韓非子曰虫有螝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了無解者案爾雅諸書蠶蛹名螝（音潰）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詁此亦

古之虺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嘗遊趙州見柏人城北有一小水土人亦不知名後讀城西門徐整碑云洦流東指衆皆不識吾案說文此字古魄字也洦淺水貌此水漢來本無名矣直以淺貌目之或當即以洦為名乎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案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遊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忽遽者稱為勿勿吾在益州與數人同坐初晴日明見地上小光問左右此是何

物有一蜀豎就視荅云是豆逼耳相顧愕然不知所謂命取將來乃小豆也窮訪蜀土呼粒為逼時莫之解吾云三蒼說文此字白下為匕皆訓粒通俗文音方力反衆皆歡悟愍楚友壻竇如同從河州來得一青鳥馴養愛翫舉族呼之為鶡吾曰鶡出上黨數曾見之色並黄黑無駮雜也故陳思王鶡賦云揚玄黄之勁羽試檢說文鴔（音分）雀侶鶡而青出羌中韻集音分此疑頓釋梁世有蔡朗諱純既不涉學遂呼蓴為露葵面牆之徒遞相倣傚承聖中遣一士大夫聘齊齊主客郎李恕問梁使曰江南有露葵否荅曰露葵是蓴水鄉所出卿今食者綠葵菜耳李亦學問但不測彼之深淺乍聞無以覆究思魯等姨夫彭城劉靈嘗與吾坐諸子侍焉吾聞儒行敏行曰凡字與諮議名同音者其數多少能盡識乎荅曰未之究也請導示之吾曰凡如此例不預研檢忽見不識誤以問人反為無賴所欺不容易也因為說之得五十許字諸劉歎曰不意乃爾若遂不知亦為異事校定

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為非此以為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文章篇第九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猒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踈繁欽性無檢格劉楨

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鬭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侮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

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吾見世人至於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南號為詅（力正反）癡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誂撆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學為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論者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為文者何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耳但使不失體裁辭意可觀遂稱才士要須動俗蓋世

亦俟河之清乎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為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為蛇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

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

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為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於閣周章怖慴不達天命童子之為耳桓譚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玄經為數子所惑耳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瓿而已　齊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十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辛笑曰可矣　凡為文章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岍也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

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踈朴未為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吾家世文章甚為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新文史記無一篇見録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有詩賦銘誄書表啓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並未得編次便遭火盪盡竟不傳於世銜酷茹恨徹於心髓操行見於梁史文士傳及孝元懷舊志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胷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獲石髓此豈佀用事邪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為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

鄴下紛紜各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吴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顔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㐫逆之獸事見漢書為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澐詩云颻颺雲母舟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澐又飄颻其母

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文章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遊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事親別舅摛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栢山之悲皆大失也舉此一隅觸塗宜慎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廙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為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凡代人為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傷㐫禍之辭不可輙代蔡邕為胡金盈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喪又為胡顥作其父銘曰葬我考議郎君哀三公頌曰猗歟我祖出自有嬀王粲為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瘁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並載乎邕粲之集此例甚眾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為諱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於虫匹婦於考也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誄云俔天之和今為此言則朝廷之辠人也王粲贈楊德祖

詩云我君餞之其樂洩洩不可妄施人子況儲君乎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皆為生者悼往苦哀之意陸平原多為死人自歎之言詩格既無此例又乖製作本意　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為齊謳篇前敘山川物產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踈失厥體其為吴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何不述赧王靈帝乎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說或有不

同書僮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之今指知决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為誡詩云有鷕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鷕雌雉聲又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鄭玄注月令亦云雊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鷕鷕以朝雊是則混雜其雄雌矣詩云孔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惱有如孔懷心既痛矣即為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為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

為孔邇於義通乎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螯偏大爾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饑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朴椀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為莊周言也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鋃鐺鏁（上音狼下音當）鋃鐺大鏁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

詩云銀鏁三公腳刀撞僕射頭為俗所誤文章地理必須愜當梁簡文鴈門太守行乃云鵞軍攻日逐燕騎蕩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蕭子暉隴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東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纇美玉之瑕宜慎之　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為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味以為不可復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

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曰言不諠譁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耳　蘭陵蕭慤梁室上黃侯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潁川荀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為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　何遜詩實為清巧多形似之言揚都論者恨其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劉甚忌之平生誦何詩云遽居響北闕𢥞𢥞（乎麥反）不

道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江南語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饒清巧思澄遊廬山每有佳篇並為冠絶

名實篇第十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岸拱抱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為其傍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為人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開

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熹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 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顯而然諾虧不知後之矛戟毀前之干櫓也宓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人之虛實真偽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為察之所鑒巧偽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于爾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留傳萬代可為骨寒毛豎也近有大貴孝悌著聲前後居喪哀毀踰制亦足以高於人矣而當以苫塊之中以巴豆塗臉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童豎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皆為不信以一偽喪百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有一士族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犢珍玩交諸名士甘其餌者遞相吹噓朝廷以為文華亦嘗出境聘東萊王韓晉明篤好文學疑彼制作多非機杼遂設讌言面相討試竟日歡諧辭人滿席屬音賦韻命筆為詩彼造次即成了非向韻衆客各自沈吟遂

無覺者韓退歎曰果如所量韓又甞問曰玉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荅云珽頭曲圜勢如葵葉耳韓既有學忍笑為吾說之　治點子弟文章以為聲價大弊事也一則不可常繼終露其情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勵鄴下有一少年出為襄國令頗自勉篤公事經懷每加撫卹以求聲譽凡遣兵役握手送離或齎梨棗餅餌人人贈别云上命相煩情所不忍道路饑渇以此見思民庶稱之不容於口及遷為駟州别駕貳費日廣不可常

周一有偽情觸塗難繼功績遂敗損矣　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遺聲餘價亦猶蟬殼蛇皮獸迒鳥迹耳何預於死者而聖人以為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貞風矣勸一史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鱗鳳翼雜沓參差不絶於世豈不弘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蓋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墻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廕者衆矣夫修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世人汲汲者不達此意若其與魂爽俱昇松柏偕茂惑矣哉

顏氏家訓上卷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姚元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顏氏家訓卷下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顏氏家訓卷下

隋　顏之推　撰

涉務篇第十一

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禄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強幹習事四則藩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略有術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辦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具美於六塗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媿耳　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禄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晉朝南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

者擢為令僕以下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於清名蓋護其短也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並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踈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弘正為宣城

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為放達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貴穀務本之道也夫食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種之茠鉏之刈穫之載積之打拂之簸揚之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為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

者皆信僮僕為之未嘗目觀起一撥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閑之過也

省事篇第十二

銘金人云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至哉斯戒也能走者奪其翼善飛者減其指有角者無上齒豐後者無前足蓋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古人云多為少善不如執一鼫鼠五能不成伎術近世有兩人朗悟士

也性多營綜畧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迹未堪以留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棊博鮮卑語煎胡桃油鍊錫為銀如此之類畧得梗槩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　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群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

說之儔也總此四塗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為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終陷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類甚衆良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耳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為也今世所覩懷瑾瑜而握蘭桂者悉恥為之守門詣闕獻書言計率多空薄高自矜夸無經畧之大體咸糠粃之微事十條之中一不足採縱合時務已漏先覺非謂不知但患知而不行耳或

被發姦私面相酬證事途迴冗飜懼愆尤人主外護聲教脫加含養此乃僥倖之徒不足與比肩也　諫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爾必在得言之地當盡匡贊之規不容苟免偷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有方思不出位干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云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論語曰未信而諫人以為謗己也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

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諠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為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為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為弗為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

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諠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為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既以得利必以利治微染風塵便乖肅正

坑穽殊深瘡痏未復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勢分也不能通達亦無尤焉　王子晉云佐饔得嘗佐鬬得傷此言為善則預為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況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辠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灌夫之橫怒求地游俠

之徒非君子之所為也如有逆亂之行得辠於君親者又不足卹焉親友之廹危難也家財己力當無所吝若横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為節文爾

前在修文令曹有山東學士與關中太史競歷凡十餘人紛紜累歲内史牒付議官平之吾執論曰大抵諸儒所爭四分并減分兩家爾歷象之要可以晷景測之今驗其分至薄蝕則四分疏而減分密疏者則穪政令有寛猛運行致盈縮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之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疏則藏奸而不信用密則任數而違經且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安有肯服旣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舉曹貴賤咸以為然有一禮官恥為此議苦欲留連強加考覈機杼既薄無以測量還復採訪訟人窺望長短朝夕聚議寒暑煩勞背春涉冬竟無與奪怨誚滋生赧然而退終為内史所迫此好名好事之辱也

止足篇第十三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止為立涯限爾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為名言也

天地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沖損可以免害人生衣取以覆寒露食取以塞飢乏爾形骸之内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窮驕泰耶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富有四海貴為天子不知紀極猶自敗累況士庶乎常以為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顧五十人足以免恥辱無傾危也高此者便當罷謝偃仰私庭吾近為黄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羇旅懼罹謗讟思為此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見因託風雲徼倖富貴旦執機權夜填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顏

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愼之哉愼之哉

誡兵篇第十四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為業徧在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秦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春秋之世顏高顏鳴顏羽之徒皆一鬬夫爾齊有顏涿聚趙有顏㝡（或作聚）漢末有顏良宋有顏延之並處將軍之任竟以顛覆漢郎顏駟自稱好武更無事迹顏忠以黨楚王受誅顏俊以據武威見殺得姓已來無清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禍敗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衆違棄素業徼倖戰功吾既羸薄仰惟前代故寘心於此子孫誌之孔子力翘門關不以力聞此聖證也吾見今世士大夫纔有氣幹便倚賴之不能被甲執兵以衛社稷但微行險服逞弄拳腕大則陷危亡小則貽耻辱遂無免者國之興亡兵之勝敗博學所至幸討論之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為主畫規以謀社稷君子所耻也然而每

見文士頗讀兵書微有經畧若承平之世睥睨宮閫幸災樂禍首為逆亂詿誤善良如在兵革之時構扇反覆縱橫說誘不識存亡強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誡之哉誡之哉習五兵便乘騎上可稱武夫爾今世士大夫但不讀書即稱武夫兒乃飯囊酒甕也

養生篇第十五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相值人生居世觸途牽縶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勞役而望遁跡山林超然塵滓千萬不遇一爾加以金玉之費鑪器所須益非貧士所辦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願汝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慎節起臥均適寒暄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稟不為夭折者吾無間然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髮猶黑鄴中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

精朮車前得益者甚多不能一一說爾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痛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叩齒三百下為良行之數日即平愈今恒持之此輩小術無損於事亦可修也凡欲餌藥陶隱居太清方中總録甚備但須精審不可輕服近有王愛州在鄴學服松脂不得節度腸塞而死為藥所誤者甚多　夫養生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豹養於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前賢所戒也嵇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徵而以貪溺取禍往世之所迷也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嵊建義不捷為賊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

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悲夫

歸心篇第十六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讃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誘爾原夫四塵五廕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群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惠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為一體漸極為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為之節使不淫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為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為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為姦慝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為損國也其五以

縱有因緣如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後世之乙乎為異人也今並釋之于下云　釋一曰夫遥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若天地天為積氣地為積塊日為陽精月為陰精星為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為石矣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形色同爾但以大小為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也石既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墜忽變為石地既滓濁法應沉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為不溢歸塘尾閭渫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劃列國未分翦疆區野

若為躔次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乾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為分野止繫中國昴為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越彫題交阯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也凡人之信唯耳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宣乍安斗極所周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迷大聖之玅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也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虫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氊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世有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十變五化人力所為尚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玅塔乎　釋二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

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闌然當獲報耳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為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為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為惡而儻值福徵便可怨尤即為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以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行棄而不說若覩凡僧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為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畧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為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為僧尼也皆由為政

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國賦算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棄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為罪人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佉之國則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不相屬及其歿後則與前身似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魂神示現夢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為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為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況於己之神爽頓欲棄之哉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非一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

之良僕妾臣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為勤苦修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虛失愉樂耳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熟思之汝曹若觀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子未能出家但當兼修戒行留心誦讀以為來世津梁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儒家君子尚離庖廚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悉錄耳且示數條於末梁世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死髮中但聞啾啾數千雞雛聲　江陵劉氏以賣鱓羹為業後生一兒頭是鱓自頸以下方為人耳　王克為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為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孝元在江州時有人為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剎柱屏除形像鋪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啖醉飽便臥簷下稍醒而覺體癢爬搔隱疹因而成癩十許年死　楊思達為西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饑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世有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天命為子娶婦恨其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尊蛇虺其性毒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却云教以婦道不孝己身不顧他恨但憐己之子女不愛己之兒婦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愼不可與為鄰仍不可與為援宜遠之哉

書證篇第十七

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接余也字或為莕先儒解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黄花似蓴江南俗亦呼為猪蓴或呼為荇菜劉芳具有注釋而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莧菜呼人莧為人荇亦可笑之甚　詩云誰謂荼苦爾雅毛傳並以荼苦菜也又禮云苦菜秀案易統通卦驗玄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黄似菊江南别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璞注爾雅此乃䕢黄蒢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耳亦大誤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英益知非龍葵也　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並木傍施大傳曰杕獨皃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杕樹皃也在木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為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　詩云駉駉牡

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為放牧之牧鄴下博士見難云駉頌既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騲騭乎余荅云案毛詩云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其下又云諸侯六閑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若作放牧之意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駉駉之稱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騲也周禮圉人職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圉人所養亦非騲也頌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為得也易云良馬逐逐左傳云以其良馬二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傳良馬通於牧騲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　月令云荔挺出鄭玄注云荔挺馬薤也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為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云馬藺易統通卦驗玄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為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為旱蒲故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為馬莧

堪食亦名豚耳俗曰馬齒江陵嘗有一僧面形上廣下狹劉緩幼子民譽年始數歲俊悟善體物見此僧云面似馬莧其伯父劉縚因呼為荔挺法師縚親講禮名儒尚誤如此

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皃也韓詩亦重為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為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

詩云有渰萋萋興雲祁祁毛傳云渰陰雲皃萋萋雲行皃祁祁徐皃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案渰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為雨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

禮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者案尸子曰五尺犬為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

豫狐之為獸又多猜疑故聽河冰無流水聲然後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

左傳曰齊侯痎遂痁說文云痎二日一發之瘧痁有熱瘧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為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痎瘧音皆在世間傳本多以痎為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為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瘧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瘧乎

尚書曰惟影響周禮云土圭測影影朝影夕孟子曰圖影失形莊子曰罔兩問影如此等字皆當為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即謂為景淮南子呼為景柱廣雅云晷柱掛景並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彡（音杉）音於景反而世間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為失矣

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為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乘之車按諸陳字並作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此六書為假借也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王

義之小學章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詩云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傳云灌木叢木也此乃爾雅之文故李巡注曰木叢生曰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為灌族亦叢聚也所以江南詩古本皆為藂聚之藂而古叢字似冣字近世儒生因改為冣解云木之冣高長者案眾家爾雅及解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為徂會反劉昌宗詩注音為在公反又祖會反皆為穿鑿失爾雅訓也　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其間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殳於旅也語回也屢空風風也教也及詩傳云不戢戢也不儺儺也不多多也如斯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闕詩言青青子衿傳云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按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為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烈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鄴下詩本既無也字群儒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為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

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　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炅夏侯該並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方以晉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為偽書不貴省讀故不見也　禮王制云贏股肱鄭注云謂擐衣出其臂脛今書皆作擐甲之擐國子博士玄該云擐當作擐音宣擐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蕭讀是徐爰音患非也　漢書田肯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為田肯梁元帝嘗問之答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黃改宵字為肯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為肯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蓋謂非玄黃之色不中律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王莽非直鳶髆虎視復紫色蛙聲亦為誤矣　簡策字竹下施朿（七賜反）末代隸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為

夾者猶如刺字之傍應為朿今亦作夾徐仙民春秋禮音遂以筴為正字以策為音殊為顛倒史記又作悉字誤而為述作妬字誤而為姤　徐鄒皆以悉字音述以妬字音姤既爾亦可以亥為豕字音以帝為虎字音乎

張揖云宓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宓今伏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羲按諸經史緯候遂無宓羲之號虙字從虍（音呼）宓字從宀（音綿）下俱為必末世傳寫遂誤以虙為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耳何以驗之孔子弟子虙子賤為單父宰即虙羲之後俗字亦為宓或復加山今兖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虙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為宓較可知矣　太史公記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此是刪戰國策耳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為尸後當為從俗寫誤也　應劭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

筑伎癢不能無出言案伎癢者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伎癢今史記並作徘徊或作傍徨不能無出言是為俗傳寫誤爾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媢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媢之誅此二媢並當作娟娟亦妬也義見禮記三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娟王充論衡云妬夫娟婦生則忿怒鬭訟益知娟是妬之别名原英布之誅為意賁赫耳不得言媢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劓不壹歉疑者皆壹明之凡四十字其一所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於左使毋疑凡五十八字一字

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書兼為古隷余被勑寫讀之與内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為狀貌之狀爿旁作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為隗狀耳

漢書云中外禔福字當從示禔安也音匙匕之匙義見蒼雅方言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書本多誤從手屬文者對耦並為提挈之意恐為誤

或問漢書注為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何故以省代禁荅曰案周禮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糾禁鄭注云糾猶割也察也李登云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䁠也然則小井所領二反並得訓察其處既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䁠古察字也

漢明帝紀為四姓小侯立學校桓帝加元服又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是知皆外戚也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為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年小獲封故須立學耳或以侍祠猥朝侯非列侯故曰小侯禮云庶方小侯則其義也

後漢書云鸛雀銜三鱓（音善）魚多假借為鱣鮪之鱣俗之學士因謂之

為鱣魚案魏武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奩長一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丈安有鸛雀能勝一者況三頭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鱓魚長者不過三尺大者不過三指黄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鱓卿大夫服之象也續漢書及搜神記亦説此事皆作鱓字孫卿云魚鱉鰌鱣及韓非説苑皆曰鱣似蛇蠶似蠋並作鱣字假鱣為鱓其來久矣

後漢書酷吏樊曅為天水郡守凉州為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曅城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因循迷而不寤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乎

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胏此是削札牘之柹耳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謂札為削王褒童約曰書削代牘蘇竟書云昔以摩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詩云伐木滸滸毛傳云滸滸柹貌也史家假借為肝胏字俗本悉作脯腊之脯或為反哺之哺學士因解云削哺是屏障之名既無證據亦為妄矣此是風角占候耳風

角書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也　三輔決録云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果當作魏顆之顆北士通呼物一凷改為一顆蒜顆是俗間常語耳故陳思王鷂雀賦曰頭如果蒜目似花椒又道經云合口誦經聲璅璅眼中淚出珠子碟其字雖異其音與義頗同江南但呼為蒜符不知謂為顆學士相承讀為裹結之裹言鹽與蒜共苞一裹内筩中耳正史削繁音義又音蒜顆為苦戈反皆失也　有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攰之民何字也余應之曰意為攰即是㩻倦之㩻耳（要用字苑云㩻音九偽反字見廣雅及陳思王集也）張揖呂忱並云支傍作刀劒之刀亦是剞字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或借剞字終當音九偽反　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頽縱任俠飲酒誕節兖州號為䵵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唯張憲簡見教呼為嚺羹之嚺自爾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湘州刺史張纘謚也江南號為碩學案法盛世代殊近

當是耆老相傳俗間又有䵵䵵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為黑傍沓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　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其祖考為先亡丈人又疑丈當作大北間風俗婦呼舅為大人公丈之與大易為誤耳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乃為匹嫡並耦己之群妻之意又加鄭衛之辭大雅君子何其謬乎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别時烹伏雌吹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為吹當作炊煑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聲類作扊又或作扂　通俗文世間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扊既是漢人其叙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玄

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為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得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即是通俗文為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　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以為何也荅曰史之闕文為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仲尼脩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廁豨黥韓覆畔討滅殘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于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嫕皆由後人所羼非

本文也　或問曰東宮舊事何以呼鴟尾為祠尾荅曰張敞者吳人不堪稽古隨宜記注逐鄉俗訛謬造作書字耳吳人呼祠祀為鴟祀故以祠代鴟呼紺為禁故以系旁作禁代紺字呼盞為竹簡反故以木旁作展以代盞字呼鑊字為霍字故以金旁作霍代鑊字又金旁作患為鐶字木傍作鬼為槐字火傍作庶為炙字既下作毛為髻字金花則金傍作華窗扇則木傍作扇諸如此類專輒不少又問東宮舊事六色罽緵是何等物當作何音荅曰按說文云莙牛藻也讀若威音隱塢瑰反即陸機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為莙又寸斷五色絲橫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莙草用以飾物即名為莙于時當紺六色罽作此莙以飾緄帶張敞因造絲傍畏耳宜作隈　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闞駰十三州志以為舜納于大麓即謂此山其上今猶有堯

祠爲世俗或呼為宣務山或呼為虛無山莫知所出趙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李普濟亦為學問並不能定鄉邑此山余嘗為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為縣令徐整所立銘云士有巏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巏務山也巏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子書即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耳入鄴為魏收說之收大嘉歎值其為趙州莊嚴寺碑銘曰權務之精即用此也

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荅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

爾雅云朮山薊也郭璞注云今朮似薊而生山中案朮葉其體似薊近世文士遂讀薊為筋肉之筋以耦地骨用之恐失其義

或問俗名傀儡子為郭禿有故實乎荅曰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禿當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戲調故後人為其象呼為郭禿猶文康象庾亮耳

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參軍為長流乎荅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此事本出山海經流作留）於祀主秋（此說本於月令）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耳晉宋以來始為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焉

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為非說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主人撫掌大笑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迹乎荅曰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尚得臨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為武反正為乏皿蟲為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為是也其有援引經

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　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為證無妨自當有禾名導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穗於庖宜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為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觡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大抵服其為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為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間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為專輒耳考校是非特須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蒼尼旁益丘說文居下施凡如此之類何由可從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為仲以說為悅以名為邵以間為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過成鄙俗亂旁為舌揖下無耳黿

鼉從龜奮奪從雚（音館）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經旁皐分澤片獵化為獦（音葛獸名出山海經）寵變成竉（竉音郎動反孔也故從穴）業左益土靈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強改為別單字自有善音輒析成異如此之類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說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畧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案彌亘字從二間舟詩云亘之秬秠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為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為舟航字謬也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為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為酉漢書以貨泉為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為銀國志以天上有口為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為恭宋書以名力為劭參同契以人負告為造如此之例蓋數術謬語假借依附雜以戲笑耳如猶轉貢字為項以叱為七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讀乎潘陸諸子離合詩賦拭卜破字經及鮑昭謎

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之也　河間邢芳語吾云賈誼傳云日中必熭注熭暴也曾見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須臾卒然便昃耳此釋為當乎吾謂邢曰此語本出太公六韜案字書古者暴曬字與暴疾字相似唯下少異後人專輒加傍日耳言日中時必須暴曬不爾者失其時也晉灼已有詳釋芳笑服而退

音辭篇第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摽

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揚雄著方言其書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也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耳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為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

馬之諭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為之折衷榷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鈋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為優閭里小人北方為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為涎以石為射以賤為羨以是為舐北

人以庶為戍以如為儒以紫為姊以洽為狎如此之例兩失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詞少為切正李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錯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為疎野吾見兒女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為己罪矣云為品物未考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粺為逋賣反娃為於乖戰國策音刎為免穆天子傳音諫為間說文音戛為棘讀皿

為猛字林音看為口甘反音伸為辛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為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聲類以系音羿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此例甚廣必須考校前世反語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為在遘左傳音切椽為徒緣不可依信亦為衆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訛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為兄侯然則兄當音所榮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璵璠魯之寶玉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江南皆呼為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被

於關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前聞也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為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為知音矣夫物體自有精麤精麤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上呼號下烏故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尚書云好（呼號反）生惡殺（於各反）是為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甫

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為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耳（管仲號仲父范增號亞父）案諸字書焉字鳥名或云語詞皆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別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

於今也邪者（音瑘）未定之詞左傳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子云天邪地邪漢書云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即呼為也字亦為誤矣難者曰繫辭云乾坤易之門戶邪此又為未定辭乎答曰何為不爾上先標問下方列德以折之耳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為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為穿鑿耳　古人云膏粱難整以

其為驕奢自足不能剋勵也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內染賤保傅外無賢師友故耳梁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謔自陳癡鈍乃成颸段元帝答之云颸異涼風段非干木謂郢州為永州元帝啓報簡文簡文云庚辰吳入遂成司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教諸子侍讀以此為誡河北切攻字為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同殊為僻也北世有人名暹自稱為纖名琨自稱為衮名洸自稱為汪名[illegible]（音藥）自稱為獡（音爍）非唯音韻舛錯亦使

其兒孫避諱紛紜矣

雜藝篇第十九

真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吾幼承門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為人所役使更覺為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王襃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閒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雖然廝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也梁氏秘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之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

所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偽字前上為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為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遂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

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偏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工於楷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洎于齊末祕書膳寫賢於往日多矣江南閭里間有畫書賦此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為其人未甚識字輕為軌則托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頗為所誤也　畫繪之工亦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常有梁元帝手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蕭賁劉孝先劉靈

並文學已外復佳此法翫閱古今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為猥役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國侍郎後為鎮南府刑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琴書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橐之子也仕為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為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直運素業豈見此恥乎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

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為世之常射以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讌集常縻榮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願汝輩為之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怵怵（音敕惕也）此之謂乎且十中六七

以為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為鬼所嫉坎壈貧窮多不通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詿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為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燮玉歷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

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　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歷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精之位至南康太守河北多曉此術（暅音亘）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為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　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洎於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瑟號有所闕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此樂愔愔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況爾曹乎　家語曰君子不博為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弈為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有時疲倦則儻為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吳太子以為無益命韋昭論之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

目觀手執此並勤篤之志也能爾為佳古為大博則六著小博則二煢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煢十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翫圍棊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為雅戲但令人躭憒廢喪實多不可常也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劒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璝宏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彈棊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憒時可為之

終制篇第二十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間與白刃為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為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為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為汝誡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啟求揚都

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北地燒磚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絕於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且揚都汙毀無復孑遺還被下濕未為得計自咎自責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內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廕使汝等沉淪廝役以為先世之恥故靦冒人間不敢墜失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

而已不勞復魄殮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饉家塗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塼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床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玉豚錫人之屬並須停省糧甖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旐彌在言外載以鱉甲車襯土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墻於左右前後隨為私記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禫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餟酹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刳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為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況為事際所逼也吾今羇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

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為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沒也

顏氏家訓下卷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姚元開

世說新語

〔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世說新語目録

卷上之上

德行　言語

卷上之下

政事　文學

卷中之上

方正　雅量

識鑒　賞譽上

卷中之下

賞譽下　品藻

規箴　捷悟

夙慧　豪爽

卷下之上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棲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任誕
簡傲

卷下之下

排調　輕詆
假譎　黜免
儉嗇　汰侈
忿狷　讒險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隙

臣等謹案世說新語三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註義慶事迹具宋書本傳孝標名峻以字行事迹具梁書本傳黄伯思東觀餘論謂世說之名肇於劉向其書已亡故義慶所集名世說新書段成式酉陽雜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說新書可証不知何人改為新語蓋近世所傳然相沿已久不能復正矣所記分三十六門上起後漢下迄東晋皆軼事瑣語足為談助唐藝文志稱劉義慶世說八卷劉孝標續十卷崇文總目惟載十卷晁公武謂當是孝標續義慶元本八卷通成十卷又謂家有詳畧二本迥不相同今其本皆不傳惟陳振孫書録解題作三卷與今本合其每卷析為上下則世傳陸游所刊本已然蓋即舊本至振孫汪藻所云叙録二卷首為考異繼列人物世譜姓字異同末記所引書目者則佚之久矣自明以來世俗所行凡二本一為王世貞所刊註文多所刪節殊乖其舊一為袁褧所刊蓋即從陸本翻雕者雖板已刓敝然猶屬完書義慶所述劉知幾史通深以為譏然義慶本小說家言而知幾繩

之以史法擬不于倫未為通論孝標所注特為典贍高似孫緯畧亟推之其糾正義慶之紕繆尤為精核所引諸書今佚者十九惟賴其注以傳故與裴松之三國志註李善文選註同為考証家所引據焉乾隆四十二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　校　官臣陸　費墀

世說新語序

嘗攷載記所述晉人話言簡約玄澹爾雅有韻世言江左善清談今閱新語信乎其言之也臨川撰為此書採掇綜叙明暢不繁孝標所注能收録諸家小史分釋其義詁訓之賞見於高似孫緯畧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謝湖躬耕之暇手披心寄自謂可觀爰付梓人傳之同好因嘆昔人論司馬氏之祚亡於清談斯言也無乃過甚矣乎竹林之儔希慕沂樂蘭亭之集詠歌堯風陶荊州之勤敏謝東山之恬鎮解莊易則輔嗣平叔擅其宗析梵言則道林法深領其乘或詞冷而趣遠或事瑣而意奧風旨各殊人有興託王茂弘祖士雅之流才通氣峻心翼王室又斑斑載諸冊簡是可非之者哉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余以瑯琊王之渡江諸賢弘贊之力為多非強說也夫諸晤言率遇漆裁遂為終身品目故類以標格相高玄虛成習一時雅尚有東京厨俊之流風焉然曠達拓落濫觴難拯取識世教撫卷

惜之此於諸賢不無遺憾焉耳矣刻成叙之嘉靖乙未歲立秋日也吳郡袁褧撰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不埽除曰大丈夫當為國家埽天下值漢桓之末閹豎用事外戚豪横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為所害）為豫章太守（海内先賢傳曰蕃為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跱超世絶俗前後為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酬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車上跽曰式）吾之禮賢有何不可（袁宏漢紀曰蕃在豫章為穉獨設一榻去則懸之見禮如此）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黄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子居别見典畧曰黄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咸云顔子復生而族出孤鄙父為牛醫潁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顔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見憲

（則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耶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學至成皋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慙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曲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大尉掾卒）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泰別傳曰薛公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易挹也）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儁才遷司隸校尉為黨事自殺）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為龍矣）

李元禮嘗嘆荀淑鍾皓（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所拔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輩為海內所師者定陵陳稚叔潁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為聞喜令太丘長風化宣流）乃使元方將車（先賢行狀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諶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鯤靖燾汪爽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為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文若亦小坐著厀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客有問陳季方（海內先賢傳曰陳諶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及長有識度其所善皆父黨）與季方子孝先（陳氏譜曰諶子忠字孝先州辟不就）各論其父

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一作元方難為弟季方難為兄）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出潁川未詳其始末）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魏畧曰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為一龍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傅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也）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畧曰寧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為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魏書曰朗字景興東海郯人魏司徒）歆蜡日（禮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蜡者合聚萬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五祀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漢已來臘之明日為祝歲古之遺語也）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累遷司空而為趙王倫所害）

華歆王朗俱乘船辟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嶠譜敘曰歆為下邽令漢室方亂乃與同志士鄭太等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孝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禮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

（妻亦趣而共之母患方盛寒氷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氷求之會有處氷小解魚出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黄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黄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趍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泣至曉母見之惻然）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虞預晉書曰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剌史呂虔檄為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二子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阮瑀子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嘆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邁李康家誡曰昔嘗侍坐于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復問吾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集序曰康字叔夜譙國銍人王隱晉書曰嵇本姓奚其先避怨從上虞移譙國銍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焉虞預晉書曰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康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沖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文章敘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壻遷郎中拜中散大夫）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哭泣備禮（晉諸公贊曰戎字濬沖琅邪人太保祥宗族也文皇帝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即俱避為掾晉踐阼累遷荆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晉陽秋曰戎為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

食肉或觀奕棊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顦顇哀毀不逮戎也）武帝謂劉仲雄曰（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城陽景王後也亮直清方見有不善必評論之王公大人望風憚之嶠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為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累遷尚書司隷校尉）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晉陽秋曰世祖及時談以此貴戎也）

梁王趙王（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肜字子徽位至太宰桓夫人生趙王倫字子彝位至

（相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晉諸公贊曰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卒）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名士傳曰楷行已取與任心而動毁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晉陽秋曰祥少有美德行）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沖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毁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毁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凉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原有才望歷尚書凉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

劉道眞嘗為徒（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眞高平人徒罪役作者）扶風王駿（虞預晉書曰駿字子臧宣帝第十七子好學至孝晉諸公贊曰駿八歲為散騎常侍侍魏齊王講晉受禪封扶風王鎮關中為政最美薨贈武王西士思之但見其碑贊者皆拜之而泣其遺愛如此）以五百疋布贖之既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為美事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荆州刺史永嘉流人名曰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湘州刺史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

郗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共飴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郗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慮後也少有體正耽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亂饑饉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己之資供鑒元皇徵為領軍遷司空太尉中興書曰鑒兄子邁字思遠有幹世才略累遷少府中護軍）郗公亡翼為剡縣解職歸席苫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周氏譜曰翼字子卿陳郡人祖奕上谷太守父優車騎諮議歷剡令青州刺史少府卿六十四而卒）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己

施馬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焉世為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僚乃割炙以噉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為中領軍逼用榮為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某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嘆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隱晉書曰祖納字士言范陽道人九世孝廉納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廷尉卿避地江南溫嶠薦為光祿大夫）

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為中郎（王乂別傳曰乂字叔元琅邪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為相國司馬遷大尚書出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邪（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凡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為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諫而不聽奚乃去之虢宛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曰五羖大夫）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永嘉流人名曰鎮字康時陳留尉氏人也祖父和故安令父震司空長史中興書曰鎮清約寡欲所在有異績）王丞相往看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啟用為吳興郡（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質為荊州威自京師往省之及告歸質賜威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我奉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齎糧要之因與為伴每事相助經營之又進少飯威疑之密誘問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為徐州世祖賜見與論邊事及平生帝嘆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為勝汝邪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遠矣）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晉陽秋曰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鄧粲晉紀曰永嘉中攸為石勒所獲名見立幕下與語說之坐而飯馬攸車所至與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為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誣胡厚德攸遣其驢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叛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早亡唯有遺民今當步走儋兩兒盡死不如棄己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興書曰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攸明日繫兒於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射卒弟子綏服攸齊衰三年）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

業言行無玷閒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中興書曰王悅字長豫丞相導長子也仕至中書侍郎）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文字志曰王恬字敬豫導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為導所重至中軍將軍多才藝善隸書與濟陽江虨以善奕聞）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為端丞相還臺及未行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簏封而不忍開（王氏譜曰導娶彭城曹韶女名淑）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桓彝别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十世孫也父顥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僧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胤也道徽高扇譽播山東為中州劉公弟子值永嘉亂投迹揚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綱外允具瞻弘道之法師也以素懟清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剡縣東二百里岇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年七十有九終於山中也）

庾公乘馬有的盧（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淵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嶷然郡人嚴憚之覩接之者數人而已累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雁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或語令賣去（語林曰殷浩勸公賣馬）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己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遂興於楚朝及長為楚令尹）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阮光禄别傳曰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内史父顗汝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禄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剡令累遷豫州刺史）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絝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

備（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晉陽秋曰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䂮安東將軍父治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沖默之稱累遷江兗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惙聞閤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劉尹別傳曰惔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真長有雅裁雖蓽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荅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為煩（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荅曰我常自教兒（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按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己以禮而二子不才並瀆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效豈嚴訓所變邪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

晉簡文為撫軍時（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聞有智度穆帝幼沖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三年而崩）所坐牀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色不說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

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荅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傳曰宣字子宣陳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

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中興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室宣固辭羨愛之以宣貧加年饑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潁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幝邪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王氏譜曰獻之娶高平郗曇女名道茂後離婚獻之別傳曰祖父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遷中書令卒）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盌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閒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

之（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為長史孝武說之俄為黃門侍郎自殺袁恱之後上深為晏駕後計故先出王恭為北藩荊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覬南蠻以自樹（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温少子也幼童中温甚愛之臨終命以為嗣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祇隆安記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覬字伯道陳郡人由中書郎出為南蠻校尉覬亦以率易才悟著稱與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兵密邀覬覬不同楊廣與弟佺期勸殺覬仲堪不許）覬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鬬生之無慍時論以此多之（春秋傳曰楚令尹子文鬬氏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

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徐廣晉紀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次子也以輔國司馬出為江州刺史愉始至鎮而桓玄楊佺期舉兵以應王恭乘流奄至愉無防惶遽奔臨川為玄所得玄篡位遷尚書左僕射）王綏在都既憂戚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為試守孝子（中興書曰綏字彥猷愉子也少有令譽自王渾至坦之六世盛德綏又知名于時冠冕莫與為比位至中書令荊州刺史桓玄敗後與父愉謀反伏誅）

桓南郡（玄也）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克荊州殺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禮皆仲堪所親仗也）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荅曰為殷荊州吏今荊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請為府功曹桓玄來攻轉咨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武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紿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

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而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而收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姦計自傷力劣不能翦定凶逆我死恨晚爾玄遂斬之時年三十有七衆咸悼之）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荅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為晉忠臣（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譙國銍人父康有奇才儁辯紹十歲而孤事母孝謹累遷散騎常侍惠帝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衛帝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也）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

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周祇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蘊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為五州都督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王大看之（王忱少字佛大晉安帝紀曰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第四子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荊州刺史）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未詳）家至孝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琅邪人叔父泰事五斗米道以誅反誅恩逸逃於海上聚衆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為臨海太守辛昺斬首送之）袁府君（山松別見）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為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為太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為眞孝子（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少而孤貧能善樹節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卒）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道助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堅取東苑童僧女名泰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者號踊哀絕路人為之落淚韓康伯時為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為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為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鄭緝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揚州刺史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為吏部尚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奉祿頒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弊以為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歃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為盧循所攻還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貪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為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題石門為詩云云）

言語第二

邊文禮見袁奉高（閬也）失次序（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儁辯逸大將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閑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並前為掾共書刺從讓讓平衡與文接後為九江太守為魏武帝所殺）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而學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污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污我水由於是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箕山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按袁

閬卒於太尉掾未嘗為汝南斯說謬矣）

徐孺子（稺也）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融也）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儁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踧踖（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故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望融欲觀其為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韙後至同坐以告韙曰人小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為偉器）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奕棋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衆太祖收寘法焉二子齠齔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為世

（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奕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況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按寔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將詣寔或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辭或託狂悖皆曰寧為刑戮所苦不為陳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衛反招刑辟殆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王廙注繫辭曰金至堅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無不樂者言其同心者物無不樂也）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傴為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尹吉甫放孝子伯奇（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有子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未詳）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閬相見（荀爽一名諝漢南紀曰諝文章典籍無不涉時人諺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潛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閬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閬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讎以為至公（春秋傳曰祁奚為中軍尉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

立其子不為比）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為悖德乎

禰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為漁陽摻檛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典略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遊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融數與武帝牋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

（重閒列坐賓客以絹綃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幝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為漁陽摻撾蹋地來前躡馺脚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慷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幝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幝畢復擊鼓摻撾而去顏色無怍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摻撾自衡造也為黃祖所殺）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丁夢天賜己賢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於傅巖之野是謂傅說張晏曰胥靡刑名胥相也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魏武慚而赦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鑒士元弱冠往見徽徽采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異之曰生當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曰德公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德操曰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元為軍師中郎將從攻洛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八）德操曰（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

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此嘗有妄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庸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邪徽歸刈頭著幘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徽乃謂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蠶求簇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為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己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閒人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荊州破為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會其病死）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禹為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事）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樞而甕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許由巢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歎（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處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古史

（考曰呂不韋為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為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畧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為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使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荆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網目不踈（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漢禪按諸書或云楨被刑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後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謂楨得罪黃初之時謬矣）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魏書曰毓字穉叔潁川長社人相國繇長子也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為周易老子訓歷大理相國遷太傅）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魏志曰會字士季繇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精練名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王征之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鎮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謂所親曰我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乎遂謀反既誅時年四十）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魏末傳曰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以其母廢未立為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為嗣是為明帝魏書曰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令烈宗即位追封上蔡君嫡孫象襲爵象薨子暢嗣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文章叙録曰襲字熙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秦詩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魏書帝於後園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即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魏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尚主又好色故黄初時無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為中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為司馬宣王所誅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嵇中散語趙景真（嵇紹趙至敘曰至字景真代郡人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道旁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否至曰可爾耳歸便求師誦書早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炙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逕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髮赤脣明目鬢鬚不多閑詳安諦體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諦有白起風至論議清辯有從横才然亦不以自長也孟元基辟為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清當自痛棄親遠遊母亡不見吐血發病服未竟而亡）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嚴尤三將敘曰白起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黑白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黑白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

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周髀曰夏至北方二萬六千里冬至南方十三萬五千里日中樹表則無影矣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髀股也晷句也正南千里句尺五寸正北千里句尺七寸周髀之書也）寸管能測往復之氣（呂氏春秋曰黄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黄鐘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為律呂續漢書律歷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候氣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幔以木為案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文侯長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朝廷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毋丘儉反師自征之薨謚景王）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名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學宣帝為相國辟喜喜固辭疾景帝輔政為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農人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碑文曰言為世範行為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王三辟為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太尉為衛瓘所害）晉文王

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朱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次子也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峩嵋山中也）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安字咸熙二年受魏禪）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王弼老子注云一者數之始物之極也各是一物所以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疏奮有

難色帝笑之（荀綽冀州紀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也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為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為荀顗所害）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瑯邪人司空誕少子也雅正有才望誕以壽陽叛遣靚入質於吳以靚為右將軍大司馬）孫皓問卿字仲思為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仕至松滋令）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俊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遂得生而去後銜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照夜同晝因曰隋珠左思蜀都賦所謂隋侯鄙其夜光也）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韓氏曰和氏之璧蓋出於井里之中）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按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於王都還教誨也）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

（王武子相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二人同有此辭疑世說穿鑿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問濟曰昨遊有何語議濟云云）還樂令（廣也）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虞預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乂平北將軍夷甫早知名以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所害）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頠弘濟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晉陽秋曰華博覽洽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我與王安豐（戎也）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為時人物所宗）

王武子（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渾第二子也有儁才能清言起家中書郎終太僕）孫子荊（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也晉陽秋曰楚驃騎將軍資之孫南陽太守宏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為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為鄉里品狀濟曰此人非鄉評所能名吾自狀之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羣仕至馮翊太守）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嶵巍以嵯峨其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按三秦記語林載蜀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人清夷沖曠加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代王戎為尚書令八王故事曰司馬穎字叔度世祖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將軍）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晉百官名曰司馬乂字士度封長沙王八王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兵長沙王猜廣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人猶疑之遂以憂卒）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儁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儁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至平原內史）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俗傳行瘧鬼小多不病巨人故光武嘗謂景丹曰嘗聞壯士不病瘧大將軍反病瘧耳）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答

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晉百官名曰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丞）

元帝始過江（朱鳳晉書曰帝諱叡字景文祖伷封琅邪王父恭王瑾嗣帝襲爵為琅邪王少而明惠因亂過江起義遂即皇帝位謚法曰始建國都曰元）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耿亳無定處（帝王世紀曰殷祖乙徙耿為河所毀今河東皮氏耿鄉是也盤庚五遷復南居亳今景亳是也）九鼎遷洛邑（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今之偃師是也）願陛下勿以遷都為念

庾公造周伯仁（虞預晉書曰周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浚長子也晉陽秋曰顗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嶷然儕輩不敢媟也汝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嘆曰汝潁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伯仁將祛舊風清我邦族矣舉寒素累遷尚書僕射為王敦所害）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何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丹陽記曰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徙創今地）周侯（顗也）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導也）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執鄖公鍾儀獻晉景公觀軍府見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為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為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顇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諸公贊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瓘太尉父恒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為出王看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壻有璧潤

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兒別於梁里澗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荊州刺史父相晉臨海太守和總角知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騏驥也必振衰族累遷尚書令）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顧榮）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鄧粲晉紀曰導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為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賀循別見）不徒東南之美（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實為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閡寇戎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國之才父璠光祿大夫琨少稱儁朗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殊勲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為并州刺史為段日磾所害）謂温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漢書敘傳曰彪字叔皮扶風人客於天水隴西隗囂有窺覦之志彪作王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從公孫述隗囂游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今晉阼雖衰天命未改吾欲

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温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虞預晉書曰嶠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儁清徹英穎顯名為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中興慷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温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於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温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温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史記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語林曰初温奉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温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歔欷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温公既見丞相便游樂不住曰既見管仲天下事無復憂）

王敦兄含為光祿勲（含別傳曰含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光祿勲與弟敦作逆伏誅）敦既逆謀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孰（鄧粲晉紀曰初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為間已舉兵討之故含南奔武昌朝廷始警備也）王丞相詣闕

謝（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隗導率子弟二十餘人旦旦到公車泥首謝罪）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為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漢書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為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揚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

（不從也）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大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遒邁丞相王公一見奇之以為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興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晉元帝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

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耶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俯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為此象）曰此子疲於津梁於時以為名言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摯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為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裘雖故不宜與小吏敦曰何為不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視去西陽始脫屣耳敦反乃左遷隨郡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為萬石亦太早瞻曰方於將軍少為太早比之甘羅已為太老（摯氏世本曰瞻高亮有氣節故以此答敦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第五琦據荊州以距敦竟為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封甘羅為上卿賜以甘茂田宅）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辯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

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孔氏譜曰沈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奕全椒令父羣鴻臚卿沈至琅邪王文學）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為儉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禮注豚俎實也豆徑尺言併豚之兩肩不能掩豆喻少也）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澄别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家為沙門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間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在焉）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鳥（趙書曰虎字季龍勒從弟也征伐每斬將搴旗勒死誅勒諸兒襲位莊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鯤子别見）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嘆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

無尼父焉别顏回（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人鯤之子也齠齔喪父哀慟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唁之尚號咷極哀既而收涕告訴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豫州刺史）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陶氏叙曰侃字士衡其先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槩綱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沔南取為長史謂侃曰昔吾為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湘廣荆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拜不名劔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謚桓公按王隱晉書載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朝歷世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啟手啟足當復何恨但以餘冦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兼懷唯此而已猶異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為陛下北吞石虎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臨書振腕涕泗横流伏願遴選代人使必得良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業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有表若此非無獻替）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諱誰代子相者豎刁何如管仲曰自宮以事君非人情必不可用後果亂齊）時賢以為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焉法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淡與法師結殷勤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曠達不異蓬宇也）或云卞令（别見）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劉陽令庾亮為荆州以為征西主簿累遷祕書監）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耶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潛字齊由太原人中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為咨議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

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名見之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為欲慕莊周耶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卒長沙王相）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懕（敷別見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希吳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為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為南北之望玄之名亞謝玄時亦稱南北二玄卒於郡）於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

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蕃羅雙樹間入般涅槃臥北首大地震動諸三學人僉然不樂郁伊交滯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庾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暢氏族所出未詳法暢著人物論自叙其美云悟銳有神才辭通辯）

庾稺恭為荊州（庾翼別傳曰翼字稺恭潁川鄢陵人也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略許之兄太尉亮薨朝議推才乃以翼都督七州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傳咸羽扇賦序曰昔吳人直截鳥翼而摇之風不減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有生意者滅吳之後翕然貴之無人不用按庾稺以白羽扇獻武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不聞翼也）侍中劉劭曰（文字志曰劭字彥祖彭城叢亭人祖訥司隸校尉父松咸寧令劭博識好學多藝能善草隸初仕領軍參軍太傅出東劭謂京洛必危乃單馬奔揚州歷侍中豫章太守）柏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鍾鍾期也夔舜樂正）稺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亡後（何充別見）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

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晉陽秋曰充之卒議者謂太后父裒宜秉朝政裒自丹陽入朝吏部尚書劉遐勸裒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藩於是固辭歸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桓溫別傳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彝有識鑒溫少有豪邁風氣為溫嶠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郡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薨謚宣武侯）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衛詩也殳長一丈二尺無刃）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為殷浩揚州別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諫以浩為太宗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尚書左丞）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顧凱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早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溫以永和二年率所領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迺嘆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如何（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耶吏曰是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十一月大司馬桓溫廢帝為海西公晉安帝紀曰桓溫於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也乃屠袁真於壽陽既而謂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衆不建高世之勳未足以鎮猒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時溫夙有此謀深納超言遂廢海西）簡文登阼復入太微帝惡之（徐廣晉紀曰咸安元年十二月熒惑逆行入太微至二年七月猶在焉帝懲海西之事心甚憂之）時郗超為中書在直（中興書曰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愔之子也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書郎司徒左長史）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誦庾仲初詩（庾闡從征詩也）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甚悽厲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續晉陽秋曰帝

外壓彊臣憂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為能（論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注歷告坐中人也）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耶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莊周釣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焉曰願以境內累莊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年矣巾笥而藏

（於廟此寧曳尾於塗中寧留骨而貴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亦寧曳尾於塗中）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為叔父廙所賞善草隷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内史）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内林慮人或曰陳留人本姓關氏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泠然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漢書叙傳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昵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寛中張禹朝夕入説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為之叙極相讚悼（羊秉叙曰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齠齔而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奉從父率

禮相承人不問其親雍雍如也仕參撫軍將軍事將含千里之足摧沖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嘆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戚與）

羊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別見）作羊秉叙絶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譜曰權字道輿徐州刺史悦之子也仕至尚書左丞）權潸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肖絶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長史與劉眞長別後相見（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為大族祖父佐北軍中候父訥葉令濛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檢尚風流雅正外絶營競内寡私欲辟司徒掾中書郎以后父贈光禄寺大夫）王謂劉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眞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劉曰不窮何由測天之高也）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荆產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仁琅邪人祖父乂平北將軍父澄荆州刺史微歷尚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早卒）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傳曰吉凶無門惟人所台）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稱禹步是也）文王旰食日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今四郊多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國策曰衛商鞅諸庶孽子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學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内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胡兒謝朗小字也續晉陽秋曰朗字長度安次兄據之長子安早知之文義艷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

將軍王凝之妻也（王氏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恩所害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韞有文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丞清淡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卒習鑿齒字彦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歷治中別駕遷滎陽太守）論青楚人物（滔集載其論畧曰滔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麥丘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鄒奭莒大夫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顏歜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賓碩劉仲謀劉公山王儀伯郎宗禰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安邴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士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敖羞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回魯仲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土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黄巾之

（賊此何如青州邪謟與相往反鑿齒無以對也）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馬融注論語曰唯義所在）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書曰許詢能清言於時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羨字全則潁川人光祿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識裁少以主壻為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參謀百揆引羨為援頻蒞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蕃屏焉中興書曰羨年一十八出為徐兖二州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登北固望海云（南徐州記曰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當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草物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覆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道林以為一時之俊莊子曰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惟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郯東岬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其雙鶴

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中興書曰謝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早知名歷吏部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答曰曲阿湖（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北阬山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還為雲陽今復名曲阿）

謝曰故當淵注渟著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安也）以問子弟車騎（玄也）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騎家傳曰玄字幼度鎮西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甞與子姪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至於賜予不過斤合當有旨不玄答有辭致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道季庾和小字徐廣晉紀曰和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風情率悟以文談致稱於時歷任至丹陽尹兼中領軍）諸人莫敢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春秋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示必死）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鄳人也祖康父矩皆有美名充初辟丞

（相掾記室參軍以貧求剡縣遷大著作中書郎）殷揚州（殷浩別見）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衛詩北門刺仕不得志也）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脩齡琅邪臨沂人王廙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秘書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吳興記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旁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頓於是高侍中往（中興書曰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悝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何以為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為謝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酃故粗有才具（阿酃崧小字也）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為謝安南司馬（安南謝奉別見）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淒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渙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輙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顯也在郡卒）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書曰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叙曰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隣居（世遠高柔字也別見）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

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稱為兒時遊汶濱有行父止而觀焉歎息曰處士大好相善為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即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都督荊州諸軍

（事自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州人聞公喪號哭罷市）故不如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繐帷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丘淵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悅尚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為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諱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初簡文觀讖書曰晉氏作盡昌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因生時以為諱而相與忘告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聰惠推賢任才年三十五崩）左右啟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續晉陽秋曰寧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卞耽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執經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車武子難苦問謝（車胤別見）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字彥升陳郡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焉）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崿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擢幹竦條潭壑鏡澈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謝玄）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遊嚴陵瀨詩叙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曰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為之贊曰馳騁游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幹扶疏）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淡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苻堅所禽用為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嘏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曾祖軌永嘉中為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土天錫篡位自立為涼州牧苻堅使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為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曰天錫後以貧拜廬）

（江太守兗贈侍中）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己者於坐間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詩魯頌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淳酪養性人無嫉心（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革上都不解散也）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宋明帝文章志曰愷之為桓溫參軍甚被親暱）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潁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

范甯作豫章（中興書曰甯字武子慎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為許可衆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為桓玄所害贈丞相）於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續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有才智然驃騎長史）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荀樂之風（荀顗荀勗修定法制樂則未聞）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為苻堅所制（張資涼州記曰天錫明鑒穎發英聲少著）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譏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謝女譜曰重女月鏡適王

恭子愔之）謝為太傅長史被彈王即取作長史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議外示縶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行散（丹陽記曰東府城西有簡文為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甯異謀（阿甯王恭小字也）云是卿為其計謝曾無懼色斂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

云桓温來欲作賊如何（晉安帝紀曰温在姑孰諷朝廷求九錫謝安使吏部郎袁宏具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豈可以此事語人耶安徐問其計彪之曰聞其疾已篤且可緩其事安從之故不行）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為長史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檀道鸞論之曰道子可謂易於由言謝重能解紛紜矣）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司徒傳曰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温辟為主簿從討袁眞封交阯望海縣東亭侯累遷尚書左僕射領選進尚書令）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為劣（晉陽秋曰蘇峻既誅大事克平之後都邑殘荒温嶠議徙都豫章以即豐全朝士及三吳豪傑謂可遷都會稽王導獨謂不宜遷都建業往之秣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凋殘宜修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復乎終至康寧導之策也）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人則善）

桓玄問羊孚（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軍年四十六卒）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文學砥礪立名累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鄭玄注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羊曰故當以為接神之器

桓玄既篡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曰（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聞玄平京邑棄郡投焉玄甚說之引為咨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及玄篡位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甚貪吝多納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既敗先投義軍累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岳別見其賦敘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僕野人也猥厠朝列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於時秋至故以秋興命篇）玄咨

嗟稱善（劉謙之晉紀曰王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叙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直也王歎然從之此語微異人莘有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丘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渙秘書郎靈運歷秘書監侍中臨川內史以罪伏誅）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國人少以辭榮就約微聘無所就元嘉初散騎郎徵不到隱上虞山）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莊子云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修心守真還以物與人則無異矣不修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事者乎）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政事第三

陳仲弓為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陳寔已別見）

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刼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按後漢時賈彪有此事不聞寔也）

陳元方年十一時（陳紀已見）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宏漢紀曰寔為太丘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袁公曰孤往者嘗為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檢衆漢書袁氏諸公未知誰為鄴令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

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並歷美官邵歷散騎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為江陵都督（吳錄曰抗字幼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為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荊州牧）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宛句令濤早孤而貧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好莊老與嵇康善為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謚康侯）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鞦王濟剔嬲不得休（王隱晉書曰初濤領吏部潘岳內非之密為作謠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刺促不得休竹林七賢論曰濤之處選非望路絕故貽是言）或云潘尼作之（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滎陽人祖勗尚書左丞父滿平原太守並以文學稱尼少有清才文詞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賈充初定律令（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襄陵人父逵魏豫州刺史充起家為尚書遷廷尉聽訟稱平晉受禪封魯郡公充有才識明達治體加善刑法由此與散騎常侍裴楷共定科令蠲除密網以為晉律薨贈太宰）與羊祜共洛太傅鄭沖（王隱晉書曰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有核練才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縕袍不以為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沖曰皐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沖乃粗下意

績（晉陽秋曰初文帝命荀勗賈充裴秀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沖然後施行也）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為賄敗（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常陸乂兄也性高明而率至為賈充所親待山濤為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為世祖所敬選用之事與充咨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充宜授心腹人為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懷充以為然乃啟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己異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啟亮可為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為秘書丞（山公啟事曰詔選秘書丞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秘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為丞不足復為郎也晉諸公贊曰康過事後二十年紹乃為濤所拔王隱晉書曰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濤啟用之世祖發詔以為秘書丞）紹咨公出處（竹林七賢論曰紹懼不自容將解褐故咨之於濤）公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雅有文才山濤啟武帝云云）

王安期為東海郡（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汝南太守承沖淡寡欲無所循尚累遷東海內史為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怡然元皇為鎮東引為從事中郎）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孟子曰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若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為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耶孟子曰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囿殺麋鹿者如殺人罪是以四十里為穽於國中也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池魚復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呂氏春秋曰甯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卧我不敢卧學十五歲而為周威公之師也）使吏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晉世譜曰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年二十二崩）任讓在帝前戮侍中鍾雅（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之後隨蘇峻作亂雅别傳曰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右衛將軍劉超（晉陽秋曰超字世踰琅邪人漢城陽景王六世孫封臨沂慈鄉侯遂家焉父激為琅邪國上將軍超為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東舍人忠清慎密為中宗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絕不與人交關書疏閉門不通賓客家無儋石之儲討王敦有功封零陽伯為義興太守而受拜及任還朝莫有知者其慎默如此遷石衛大將軍）帝泣曰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雅别傳曰蘇峻逼主上幸石頭雅與劉超並侍帝側匡衛與石頭中人密期援至尊出事覺被害）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許氏譜曰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中領軍父猛吏部郎劉謙之晉紀曰柳妻祖逖子渙女蘇峻招祖約為逆約遣柳以衆會峻既克京師拜丹陽尹後以罪誅）兒思妣者至佳諸公欲全之（許氏譜曰永字思妣）若全思妣則不得不為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語林曰任名顒時官在都預王公坐）及數胡人為未洽

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羣胡同笑四坐並懽（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矜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暱）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瑁父英仕郡有譽玩器量淹雅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殷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嘆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網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嘆詠此唱庾赤玉曾問羨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嘆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厲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懽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

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蒱博奕之具投之曰樗蒱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侍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虞存弟謇作郡主簿（孫統存誄敘曰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逸宦歷衛軍長史尚書吏部郎范汪棊品曰謇字道真仕至郡功曹）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為何上佐正與謇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

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泰別傳曰泰字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汝何處得此人咨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晉陽秋曰何充與王濛劉惔好尚不同由此見譏於當世）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為佳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溫別傳曰溫以

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式桓歆小字也桓氏譜曰歆字叔道溫第三子仕至尚書）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簡文為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幾那得速（尚書皐陶謨一日萬幾孔安國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靜致治（東陽記云遐字彥林河內人祖濤司徒父簡儀同三司遐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為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隱東陽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為微損威猛）

殷浩始作揚州（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相父羨光祿勳浩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尋薨太宗以撫軍輔政徵浩為揚州從民譽也）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襆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續晉陽秋曰自

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兼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氐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糾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為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大為吏部郎（王忱已見）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王珉小字也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琅邪人丞相導孫中領軍洽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僧彌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為佳更寫即奏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張玄已見）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續晉

（陽秋曰王獻之為中書令王珉代之時人曰大小王令）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為稱仁以不害物為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皐陶造刑辟之制不為不賢（古史考曰庭堅號曰皐陶舜謀臣也舜舉之於堯堯令作士主刑）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為不仁（家語曰孔子自魯司空為大司寇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敘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騭召為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虜起自隴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何則生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為校書郎出為南郡太守）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筭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高士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筭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叅考同異季長后戚憍於待士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絲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為門人冠首季長所不解割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我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鬚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桮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徵為大司農行至元城卒）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鴆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漢南紀曰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為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為作訓解舉孝廉為尚書郎九江太守）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

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衛式微詩也毛公曰泥中衛邑名也）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衛邶柏舟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叅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駰之孫琰凡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早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為傅嘏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為時士所嫉又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為高識悼惜如此）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別傳曰弼父為尚書郎裴徽為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虛勝（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隸鍾會年甚少嘏以明知交會）荀粲談尚玄遠（粲別傳曰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太尉彧少子也粲諸兄儒術

（議論各知名衆能言玄遠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秕能言者不能屈）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釋頃之粲與嘏善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文章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頠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於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為業後進庾敳之徒皆希慕簡曠頠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頠清閑欲說理而頠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居注曰頠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為世名論）

諸葛厷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厷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厷字茂遠琅邪人魏雍州刺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悅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

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肓鬲也心下為膏）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

（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潛往交臂恒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矣而至者豈實哉）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類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秀别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言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儁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志老莊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遒旨）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為友（名士傳曰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設相逢輒舍去傲然無營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琅邪王處仲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為復可耳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綽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永嘉流人名衍字夷甫第四女適遐也）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鄧粲晉紀曰遐以辯論為業善敘名理辭氣清暢泠然若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

壻

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琅邪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與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為業避亂江東為豫章太守王敦引為長史鯤別傳曰鯤四十三卒贈太常）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為母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抱羸疾初不於外擅相酬對時友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武昌見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咨嗟不能自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哀樂論略曰夫殊方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慼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乎）養生（嵇叔夜養生論曰夫蝨著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豈惟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不可養生哉）言盡意（歐陽堅方言盡意論略曰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辨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不得相與為二矣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為亮司馬非為長史也）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王述別傳曰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早孤事親孝謹簞瓢陋巷宴安永日由是為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王濛王述並為王導所辟）輒翣如生母狗馨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為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圖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墮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

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益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曰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為論以示謝於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嘆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中興書曰裕甚精論難）

褚季野語孫安國（褚裒孫盛並已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闇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禁帶守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為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按殷浩大謝尚三歲使是時流或當貴其勝致故為之揮汗）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三成德為道包籥者

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為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為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耶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於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庾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早著弘道法師也）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煗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

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强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續晉陽秋曰孫盛善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劇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莊子逍遥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遥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遥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各當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遥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遥論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遥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遥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飢者一飽渴者一飲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遥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殷中軍（浩也）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强學人作爾馨語（劉惔

已見）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造即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論成示王中郎（王坦之已見）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論語曰默而識之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是真

（入不二法門也）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胷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支法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尋莊周則辯聖人之逍遙當時名勝咸味其音旨道賢論以七沙門比竹林七賢遁比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尚玄同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覺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珮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通修萬善功不為己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也）

許掾（詢也）年少時人以比王苟子（苟子王修小字也文字志曰修字敬仁太原晉

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修明秀有美稱善隸行書號曰流奕清舉起家著作佐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修同年故修弟撫乃嘆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林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東陽謝朗也已見中興書曰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譜曰朗父據取太康王韞女名綏）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簡文）支為法師許為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

所在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奕已見）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曰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遁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味遁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天邑）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敘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慙而退

殷中軍讀小品（釋氏辨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為大品略者為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高逸沙門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不達欲訪之於遁遂邂逅不遇深以為恨其為名識賞重如此之至焉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語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為敵且己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為然遂止）

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但能修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峯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於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名德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辯從橫以數術弘教高逸沙門傳曰法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遁有競故遁居剡縣更學醫術）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為名通（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粗與寒溫遂及義理

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粗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學）

殷謝諸人共集（殷浩謝安）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塵塵假空與明故得見色若眼到色到色間則無空明如眼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遂屬而見也謝有問殷無答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汙時人以為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浩黜廢事别見）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肇注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也）疑般若波羅蜜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為舟般若為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蜜也淵源未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崤函之固（崤謂二陵之地函谷關也並秦之險塞王者之居左思魏都賦曰崤函帝王之宅）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謝玄小字已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大雅詩也毛萇注曰訏大也謨謀也辰時也鄭玄注曰猷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

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為鄉閭所稱學尚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選舉孝廉試策高第為惔所舉補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宏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師安公弟子已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它心通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天耳身通它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安王濛）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為者也曰孔氏曰孔氏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與曰非也漁父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言八疵四病以誡孔子）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眾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

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粗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才峯秀逸（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遠）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共論略曰聖人知觀器不足以達變故表圓應於蓍龜圓應不可為典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咨交著繫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真長孫意已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粗說已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氏族所出）王苟子來（苟子王脩小字）與共語便使其倡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

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諸本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慶校衆本皆然唯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脩善言理如此論特不近人情猶疑斯文為謬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為羊火不熱目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蓋辯者之囿也）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解（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二因緣五根五九七覺之聲）遇見一道人問所籖便釋然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周祗隆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荊州曾問遠公（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鴈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也為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為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鑒海遠高悟冥賾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宇靈岳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易

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耶（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蜀岷山崩山於銅為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並載之）遠公笑而不答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孚弟輔也羊氏譜曰輔字幼仁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輔仕至衛軍功曹娶琅邪王訥之女字僧首）及王家見壻孚送弟俱往時永言父東陽尚在（王氏譜曰訥之字永言琅邪人祖廙之光祿大夫父臨之東陽太守訥之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殷仲堪是東陽女壻亦在坐（殷氏譜曰仲堪娶琅邪王臨之女字英彥）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莊子篇也）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為新拔者久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晉安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

提婆初至為東亭第講阿毗曇（出經敘曰僧伽提婆罽賓人姓瞿曇氏偽朗有深鑒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阿毗曇遠法師阿毗曇叙曰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領咏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綜衆理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為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廣大卒難尋究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為要解號之曰心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玩斯文因請令譯焉阿毗曇者晉言大法也道標法師曰阿毗曇者秦言無比法也）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即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法岡未詳氏族）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覈耳（出經敘曰提婆以隆安初遊京師東亭侯王珣迎至舍講阿毗曇提婆宗致既明振發義奥王僧彌一聽便自講其明義易啟人心如此未詳年卒）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祗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還國常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慙色（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詞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曰出言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見難問應聲而答太祖寵愛之幾為太子者數矣文帝即位封鄄城侯後徙雍丘復封東阿植每求試不得而國亟遷易汲汲無懽年四十一而薨）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沖（沖已見）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渙魏郎中令準忠信居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不勝己也世事多險故恬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荀綽兖州記曰準有儁才太始中位給事中）

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思別傳曰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為殿中御史思早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為祭酒賈謐舉為秘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冏請為記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礌磤火井騰光以赫曦今無鬼彈故其賦

（往往不同思為人無吏幹而有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華已見）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王隱晉書曰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也祖叔獻灞陵令父叔侯舉孝廉謐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數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文以烹家存教豈我居不卜隣何爾魯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而問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議郎徵並不就終於家）謐見之嗟嘆遂為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讚述焉（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早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蕩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竹林七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嘗與俗士相牾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築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覺廢然而返未嘗措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其詞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為一朝萬朝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我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泰山

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膚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之擾擾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為表（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為孫秀所害）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己所以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有盛才文章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湛集載其敘曰周詩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其詩曰既殷斯虔仰設洪恩夕寧辰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潘因此遂作家風詩（岳家風詩載其宗祖之德及自戒也）

孫子荊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敘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一作文於情生情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廣

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為太弟欲使詣洛廣子淼多在洛慮害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秀才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秘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遂流離鄠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飢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衆坐廣談虞不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為勝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更居長為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敳永嘉中為石勒所害先是數見王室多難知終嬰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粲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並傳於世而訥於言造次咏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穨索縱情慢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于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為參軍敦縱兵都輦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回屈敦忌而害之詩璞幽思篇者）阮孚云（阮孚別見）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

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為儁以亮為潤云（中興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為揚都賦邈絕當時五十四卒）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於時以為名賞（袁氏家傳曰喬有文才）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荊州治中鑿齒謝牋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

（忤旨左遷戸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温覬覦之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靜漢末累世之交爭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載之盛功者晋司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叙於帝王況暫制數州之衆哉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晋無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況長轡廟堂吴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陸氏譜曰退字泰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祖仰吏部郎父伊州主簿退仕至光祿大夫）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退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陸氏譜曰退憑壻也）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答曰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修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賢人黄裳元吉苟未能闇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闇與理會當居然人從此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為文選言簡章清綺絶倫）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為文乃患太多也）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絶時人（續晉陽秋曰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啟字榮期慎陽人父堅護軍啟以才義顯於世仕至黄門郎）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

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晋紀載安謚議曰謹按謚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謚曰簡文）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咏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

（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為咏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為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咏聲既清會辭文藻拔非尚所曾聞遂住聽之乃遣問訊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咏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穉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為啟作語林榮儻別名啟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載其叙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之以為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文多不載）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祖廞孝康父霸少府卿夷辟州主簿不就）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溫征鮮卑故作北征賦宏文之高者）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嘆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

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遡流風而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溫令滔讀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云此韻所咏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之致如為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桓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曹毗字輔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籍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裁為負版絝（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袁彥伯作名士傳成（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沖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為中朝名士）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著書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閤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東亭即於閤下更作無復向一字（續晉陽秋曰珣學涉通敏文高當世）

桓宣武北征（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

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胡奴陶範别見）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讃（續晉陽秋曰宏為大司馬記室參軍後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啟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衆為危懼行數里間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啟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為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溫泫然而止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中興書曰愷之博學有才氣為人遲鈍而自矜尚為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咏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遥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殷仲文天才宏贍（續晉陽秋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數十篇）而讀書不甚廣

傅亮歎曰（亮别見）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丘淵之文章敘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豹陸安中著作佐郎累遷太尉長史丹陽尹義熙九年卒）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儁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沖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誅）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睹王爽小字也中興書曰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

桓玄常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成（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誄敘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與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於以誄之爰旌芳郁文多不盡載）

桓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别傳曰玄既克殷仲堪殺楊佺期遣使詣朝廷朝廷以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荆州二刺史）於時始雪五處俱賀五

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

揉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為兗州別駕從京來詣門牋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薀明公啟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源桓見牋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即用為記室參軍孟昶（別見）為劉牢之主簿（續晉陽秋曰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世以將顯父適征虜將軍牢之沈毅多計數為謝玄參軍苻堅之役以驍猛成功及平王恭轉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為前鋒行征西將軍玄至歸降用為會稽內史欲解其兵奔而縊死）詣門謝見云羊侯羊侯百口賴卿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陳寔及紀並已見）客問元方尊君在不荅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荅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踈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東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修德雅正確然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柏

（之志猶存帝不説以其名賢猶散禮之勑文帝修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為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為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為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感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於色（華嶠譜叙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位華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空不進爵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不説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邪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事漢朝心雖説喜義干其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大説歎息良久遂重異之）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魏志曰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黄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説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遥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項城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客於荆州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為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衆北征卒於渭南焉）

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為軍司馬（魏志曰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衛尉）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黄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

也（晉陽秋曰諸葛亮寇於郿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善撫御又戎政嚴明且僑軍遠征粮運艱澁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為然而擁大軍禦侮於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坐甲每見吞并之威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幗巾幗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衛尉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為高祖軍司馬亮果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祖乃止將士聞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衆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略深長皆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嘆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干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時鍾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為我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為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頒西晉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為鍾毓可謂謬矣）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

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本弟騫（晉陽秋曰騫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謇諤風滑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行還徑入至堂戸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高貴鄉公薨內外諠譁（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初封郯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羣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況不必死耶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為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畜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致討會雨而卻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

（拔劒升輦率殿中宿衛倉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劒奮擊衆莫敢逼充率勵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於師時暴雨雷電晦冥）

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志曰泰字玄伯司空羣之子也）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我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閭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後發後言遂嘔血死）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晉諸公贊曰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逌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深爲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干寶晉紀曰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僞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祚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有中共往言及顗來詰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觀察之既見勗稱嘆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爲忠而欲灰滅勗也案荀顗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爲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閒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慚悔而出（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爲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閒往就見焉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觀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别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況餘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謡常爲陛下恥之（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

（容贊註曰言一尺布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他人能令疏親臣不能使親疏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王隱晉書曰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保父恕幽州荊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南陽以平吳勳封當陽侯預無伎藝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將軍儀同三司）預少賤好豪俠不為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八王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也有才識累遷太子太保與駿同誅）須臾和長輿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語林曰中朝方鎮還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時亦有裴叔則羊稚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進）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為安陽令民生為立祠累遷侍中中書監）和嶠為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為令而荀勗為監嶠意強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著短帢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雅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黃門郎劉為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概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昔在晉初河內溫縣領校向雄送御犧牛不充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牛多暍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

（亦死也星斗者亦死也耆大怒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為黃門侍郎耆為侍中同省相辟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詣耆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鄭玄曰為兵主求攻伐故曰戎首也）

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羣小不復朝覲遂為長沙王所誅）嵇紹為侍中詣冏諮事冏設宰會召葛旟（齊王官屬名曰旟字虛旟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史既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專執威權冏敗見誅）董艾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綏祕書監艾少好功名不脩士檢齊王起義艾為新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誅）共論時宜旟等白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冏曰今日共為歡卿何卻耶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旟等不自得而退

盧志於衆坐（世語曰志字子道范陽人尚書珽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長史衛尉卿尚書郎）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抗已見吳書曰遜字伯言吳郡人世為冠族初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進司空珽咸熙中為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尚書）士龍失色（雲別見）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

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麞舉弓而射即中之麞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歔欷無辭崔即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為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

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別離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盌可頋兒受恩從此別斷絶傷肝脾充取兒盌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遥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嘆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盌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欻有一老婢問充得盌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盌著棺中今視卿盌甚似得盌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煖温也願休强也即字温休温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為令

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為漢尚書植子毓為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為相國忱為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世為冠族父繇車騎掾忱歷太傅長史揚州刺史遷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王夷甫 庾敳）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

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阮修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風俗通曰孝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自祀句龍非土之祭也）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為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為社伐樹則社移矣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

耶（論衡曰世謂人死有鬼非也人死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如審鬼者死人精神人見之宜從裸袒之形無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由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為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中興書曰鄭太后字阿春滎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中宗者納為夫人甚寵生簡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

欲施行處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刁協）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卻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床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黄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裒並非敬后所生而謂裒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裒為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盛采摭興故以何為實且從容調諫理或可安直有登階一言曽無奇說使為之改計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柏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玩已見）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恢别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靚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為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名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娶恢女名文彪庾會别見）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楷字道茂祖綏車騎掾父忱侍中楷仕至尚書郎娶諸葛恢次女）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彪（彪别見）恢兒娶鄧

攸女（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滎陽太守娶河南鄧攸女）於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永嘉流人名曰裒字幼儒陳郡人父衡博士裒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及恢亡遂婚（謝氏譜曰裒子石娶恢小女名文熊中興書曰石字石奴歷尚書令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别叔治以將别涕泣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别唯啼泣便舍去（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顗次弟也仕至中護軍嵩字仲智謨兄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人顗被害王敦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為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為從事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别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阿奴謨小字）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晉書曰刁協字玄亮勃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舉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

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為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中興書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羅賢雋辟充為主簿充知敦有異志逡廵疎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衆人為之失色由是忤敦出為東海王文學）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衿契（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為騎郎早卒時為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為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未即位顗已為王敦所殺此說非也）後數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顗別傳曰王敦討劉隗時温太真為東宮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顗相見曰大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濫顗曰君年少希更事未有大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為此者寧處仲狼抗而強忌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為荊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使勇士路戎等搤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荊州下大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楯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將軍乃犒荊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牀平子手引大將軍帯絶與力士鬬甚苦乃得工屋上久許而死）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

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温太真所說温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温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己乃重問温太子何以稱佳温曰鉤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衆曰太子不孝温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嶠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

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顗長史郝嘏及左右文武勸顗避難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草間求活投身胡虜邪乃與朝士詣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學仕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邈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項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衆二萬濟自橫江至於蔣山王師敗續）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春秋傳曰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率師救鄭與楚戰於邲晉師敗績桓子歸請死晉平公將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田曰吾獲狄田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會稽後賢記曰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罷）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鄭玄曰鳩搏穀也夏小正曰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

蘇子高事平（靈鬼志謠徵曰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碩峻弟也後諸公誅峻碩猶據石頭潰散而逃追斬之）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為丹陽（孔坦）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升御牀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疏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按王隱晉書蘇峻事平陶侃欲將坦上用為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臺以為吳郡吳郡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吳興內史不聞尹京）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孔愉別傳曰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

（餘不亭侯愉少時常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中路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更鑄猶如此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馬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羣也）在御道逢匡術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為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術曰族弟發狂卿為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幾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為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晉諸公贊曰頤字仲真汝南西平人

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名曰頤領軍司馬頤弟陶字叔真鄧粲晉紀曰初有譖侃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為荊州左遷侃廣州侃吏士距廙而求侃敦聞大怒及侃將莅廣州過敦敦陳兵欲害侃敦咨議參軍梅陶諫敦乃止厚禮而遣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書所叙則有惠於陶是梅陶非頤也）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真厀明日豈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為元輔（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檢

操兄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成帝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沖幼乃立康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即位年二十二）康帝登阼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為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於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議立長君何充謂宜奉皇子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庾外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京馳還言於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下龍飛使晉德再隆者冰之勳也臣無與焉）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虨字思玄陳留人博學知名兼善奕為中興之冠累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棊見勝（范汪棊品曰虨與王恬等棊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為會稽省之（庾冰）相問訊甚至為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話言（王隱晉書曰坦

（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床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取勝（中興書曰溫曾為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呼溫使君鬬戰者以溫為將也）桓甚有恨容（劉尹真長已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為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沙門傳曰晉元明二帝遊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席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坦之已見）江虨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書

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閒而止（按王彪之別傳曰彪之從伯導謂彪之曰選曹舉汝為尚書郎幸可作諸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為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述別傳曰述嘗以謂人之處世當先量己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當固執其貞正不踰皆此類）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誄文曰咨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敢敬佩弦韋永戴語言口誦心悲）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道恩庾羲小字徐廣晉紀曰羲字叔和太和亮第三子拔尚率到位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簡文）後疾篤臨終撫軍哀嘆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真癡（王濛已見）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為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喬豫

州刺史父挺潁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頗以剛直見疏嘗聽記簡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宣武亦無怪色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尹之意蓋從此言也）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司州已見）陶胡奴為烏程令（胡奴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秘書監何法盛以為第九子）送一船

米遺之郤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阮裕已見）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頹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劉尹時為會稽乃嘆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桓伊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銍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為王濛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蓋楚熊姓之後啟土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彥曾孫滎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武辟為別駕以官廨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桓公嘗謂衆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荊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含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韓伯已見）見諸謝皆富貴轟隱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馬）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桓為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王坦之王述並已見）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文度

因言桓求己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溫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蒱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

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荀劉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羊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楷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後綏為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取以為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啟改作新宮大元三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毛安之關中侯）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為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長謝以為名言（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陵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縣梯上題之比下須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宜絕楷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乃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敳小字也晉安帝紀曰敳字仲凱濟陽人祖丕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敳歷位內外簡退著稱歷黃門侍郎驃騎咨議）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盌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宋書曰敳即湘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遠湘州刺史）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為遺詔爽為黃門郎距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為哀帝皇后王蘊女諱法惠為孝武皇后）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張玄已見建武王忱也晉安帝紀曰忱初作荊州刺史後為建武將軍）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范甯已見）張因正坐斂衽王孰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王氏譜曰王坦之娶順陽郡范汪女名蓋即甯妹也生忱）乃

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舉善以敎民風化大行）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棋（江表傳曰雍字元歎曾就蔡伯喈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吳志曰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為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記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哭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之遜不自安誣告安撾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羅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於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見顧愷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覩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

必苦李取之信然（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理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閣上望見使人問戎姓名而異之）

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劉毅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刺史王戎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為譏世祖患之乃發口詔曰以戎之為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亦不謝）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晉諸公贊曰楷息瓚取楊駿女駿誅以相婚黨收付廷尉侍中傅祗證楷素意由此得免名士傳曰楚王之難李肇惡楷名重收將害之楷神色不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秋曰楷與王戎俱加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樏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校）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為鎮東將軍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遐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真是闘將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一時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算善交結為范陽王虓所暱虓

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為長史八王故事曰司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之操為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太傅於眾坐中問庾庾時頹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己欲以分謗王不為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頠器賞之每與清言）

（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瓶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傳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為文士而經事為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裴頠已見）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琅邪諸王所居）何所稍嚴（中興書曰於是風塵自消內外緝穆）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為知人几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遒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儁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刺史）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簏著背後傾身

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孚別傳曰孚風韻疏誕少有門風）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晉百官名曰許璪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璪祖贍字子良永興長父栞字季顯烏程令璪仕至吏部侍郎）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已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牀便咍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顧和士君孝少知名族人顧榮曰此我家騏驥也必興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治陁淳履之）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温太真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啟參佐名衆時直為參軍不掌記室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

吏數人投錢唐亭住（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為潮漂沒縣諸豪姓斂錢雇人輦土為塘因以為名也）爾時吳興沈充為縣令（未詳）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晉陽秋曰吳人以中州人為傖）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遥問傖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早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頹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為蘇峻所害）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固字道安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車四曰火軍五曰火隊凡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白袷憑兩人來詣丞相）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於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攜二弟奔溫嶠）亂兵相剝掠射誤中柁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

曰此手那可使著賊衆迺安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劉氏譜曰劉綏妻陳留阮蕃女字幼娥綏別見）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庾氏譜曰翼娶高平劉綏女字靜女）翼便為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意色自若

宣武（桓温）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

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深雅有局鎮嘗與桓温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温密勑令無因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温陽駭異晞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温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温服憚也）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劭薈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賾大司馬桓温稱為鳳雛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内史薈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夷泰無競仕至鎮軍將軍）正值收庾希家（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温忌之諷免希官逃奔於暨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為東陽希自家暨陽及温誅希弟柔倩聞希難逃於海陵後還京口聚衆事敗為温所誅）薈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以劭為優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續晉陽秋曰超謂温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結温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焉）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内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興書曰安先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風起浪湧孫

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諠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温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温大怒以為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於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阼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

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按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斆其咏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超得寵桓溫專殺生之威）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就岩穴）時賢並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為名）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史）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安和尚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為慕容俊所逼乃住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篇目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他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為劉真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稱）

謝公與人圍棊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苻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方命駕出墅與兄子玄圍棊夜還乃處分少日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騎傳曰氐賊苻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諸軍距之凡八

（萬堅進屯壽陽玄為前鋒都督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僞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罽萬端牛馬驢騾駝十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羲之第五子卓犖不覊欲為傲達仕至黃門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續晉陽秋曰獻之雖不修賞貫而容止不妄）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苻堅遊魂近境（堅別見）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其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王珉謝玄並已見小奴王薈小字也）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曾為徐州故云使君）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譸張（玄叔父安曾為吳興玄少時從之遊故珉云然）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大司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掾必為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徐廣晉紀曰太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須女至央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葢如長星非關天子世說虛也）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桮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桮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束晳慢戲之流（文士傳曰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疏之足以為束氏晳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為餅賦諸文文甚俳諧三十九歲卒元城為之廢市）殷甚以為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益壽謝混小字也）甞

早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王睹已見齊王熈小字也中興書曰熈字叔和恭次弟尚鄱陽公主太子洗馬早卒）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脚委几上咏矚自若謝與王叙寒温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云向者不得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續漢書曰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有才略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為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書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按世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之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長沙）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魏略曰鄧颺字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為中書郎以與李勝等為浮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為人好貨臧艾以父妾與颺得顯官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晏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誅）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

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彊趙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鬭勢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讐也頗聞謝罪）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鬻聲名於

（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求交於嘏嘏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勸嘏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猎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傅名言也）後諸王驕汰輕遘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遘禍狡虜欻起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晻晻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王夷甫父乂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

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乂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滎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大學才識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為揚州潘滔初為太傅長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其豪強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舍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便小違異春秋傳曰楚之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茌平人師歡家傭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長類鐵騎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於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為左前督桑敗共推勒為主攻下州縣都於襄國後僭正號死謚明皇帝）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鄧粲晉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入諫以為不可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

（乃公事趣令鞫印）

衛玠年五歲神衿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晉諸公贊曰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以明識清允稱傅嘏極貴重之謂之甯武子仕至太保為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強果有餘（虞預晉書曰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命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知軼必敗請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機（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詞義清新大司馬齊王冏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名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府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於家）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中興書曰恢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留蔡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先為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語林曰丞相升司空諸葛道明在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閒（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為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為王致力乘中鳴雲露車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當相用為荊州既而忘之以為南郡（晉百官名曰朗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囂典軍校尉父淮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雍州刺史）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為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遇於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獘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

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鄧粲晉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謨也三周並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為武衛將軍用為副貳伏誅）江州當人强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厄必興愍惻（王彬别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王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顗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忼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解命彬曰拜謝彬曰有足疾此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於江（王舒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有文武幹中宗用為北中郎將荊州刺史尚書僕射出為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含之投舒舒遣軍逆之含父子赴水死晉鄉寄責支見識況賊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鑒

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眄睞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於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嘉别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鄳人曾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太傅褚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為裒所得乃益器之後為征西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僚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溫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命取還之令孫盛作文嘲之成著嘉坐嘉還即答四坐嗟嘆嘉喜酣暢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爾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自然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續晉陽秋曰逵善圖畫窮巧丹青也）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有確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棲遲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嘆劉曰卿諸人真憂淵源不

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之字仲真翼第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翼風桓温從於豫章年三十六而卒）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温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陶侃別傳曰庾翼表其子爰之代為荊州何充曰陶公重勲也臨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為四品將軍於今不改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温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温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温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惔請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温後果如惔所筭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蒱博不必得則不為（華陽國志曰李勢字子仁洛陽臨渭人本巴西宕渠賨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三十七年温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温衆寡少縣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温直指成都李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疏略常節每畜女妓攜持遊肆也）

郗超與謝玄不善苻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車頻秦書曰苻堅字永固武都氐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詐稱讖文改曰苻言已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為龍驤將軍肩頭堅小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立凶暴羣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丕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次於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亘千里首尾不絶乃遣告晉曰已為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於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

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勲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曰于時氐賊強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郗超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局貞正有經國之才略）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

不得復云為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裒之孫祕書監韶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嘆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為恭帝皇后）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傅亮兄弟也（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迪弟也歷尚書令左光祿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父蘊王忱並已見）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忱與恭為王緒所間終成怨隙別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於酆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恒命之胤長又

為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續晉陽秋曰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為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裁見謂其父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為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岳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為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己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晉安帝紀曰孝武深為晏駕後計擢仲堪代王忱為荊州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方岳相許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為桓玄所敗）

賞譽第八上

陳仲舉嘗嘆曰若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嘗嘆曰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也）

（為太山太守甚有惠政）譬諸寶劔則世之干將（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劔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之精未流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罏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劔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膺岳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柏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謇則陳仲舉之匹（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

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仕為掾章從事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尚高潔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歎曰若許子政者幹國之器也虔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為不如虔虔恒撫群稱劭自以為不及也釋褐為郡功曹黜姦廢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將虔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召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為濮陽長棄官還副車從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邪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敦辟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

人為功曹辟公府掾升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百城聞滂高名皆解印綬去為黨事見誅）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守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東管朱虛人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為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覽洽聞金玉其行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之中國既寧欲還鄉里為度禁絕原密自治嚴謂部落曰移北近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補魚大船請村落皆會熟醉因夜去之數日度乃覺吏欲追之度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也魏王辟祭酒累遷五官中郎長史）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王隱晉書曰戎少清明曉悟）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裴頠已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楷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為掾不聞為吏部郎）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晉陽秋曰戎為兒童鍾會異之）

誇曰後來領袖有裴秀（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父潛魏太常秀有風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大將軍辟為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晉受禪封鉅鹿公後累遷左光祿司空四十八薨謚元公配食宗廟）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自敬（禮記曰周豐為魯哀公曰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江廧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主會嘏濤並已見上）

羊公還洛郭奕為野王令（晉諸公贊曰奕字泰業太原陽曲人累世舊族奕有才望歷雍州刺史尚書）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能名其器（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早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羊氏譜曰繇字堪甫太山人祖續漢太尉不拜父祕京兆太守繇歷車騎掾娶樂國禎女生五子東治式亮悅也）祜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乃歎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為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為散騎侍郎山濤舉為吏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解音好酒以卒山濤啟事曰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薦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詔用陸亮晉陽秋曰咸行己多違禮度濤舉以為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

用蓋惜曠世之偽莫識其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真寡欲則方外之意自見耳）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杜篤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諶侍中武澗達博通淵雅之士陳留志曰武魏末河清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為勝己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於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散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官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

（言也陔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為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羣時類憚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八王故事曰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為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墻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畧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温而已後聊試問近事荅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懍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儁爽自視缺然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嘆其難測非復一事（鄧粲晉紀曰王湛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為癡唯父昶異焉昶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為頗曾看不湛笑曰

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嘆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駃意湛愛之湛曰此雖小駃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踣其儁識天才乃爾）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晉陽秋曰濟有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湛歎服其德宇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曰其以我處季孟之間乎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幼孤為外氏甯家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意以魏氏甥小而慧謂應相也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少工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閑雅殆盡其妙毓嘆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累遷侍中司徒）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官

裴僕射時人謂為言談之林藪（惠帝起居注曰頠理甚淵博贍於論難）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絶倫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語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歸命世祖補臺郎遷忠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

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裘回懸鼓之待槌（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刺史周俊書曰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于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頗載辭不舉敕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暢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也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之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強記善著述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為項託揚烏之儔也年十八刺史周俊命為主簿俊常歎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廣宅（按蔡所論士十六人無陸機兄弟又無凡此諸君以下疑益之）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不

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咏往往與其旨合（顧愷之畫贊曰濤有而不恃皆此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漠字沖嘏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壻宏真長祖也（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祕書監光祿大夫晉後略曰漠少以清識為名與王夷甫友善並好以人倫為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國右長史出為襄州刺史以貴簡稱按劉氏譜劉卲妻武周女生粹宏漠非王氏甥）

洛中錚錚馮惠卿名蓀是播子（晉後略曰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大宗正生蓀八王故事曰蓀少以才悟識當世之宜早歷清職仕至侍中為長沙王所害）蓀與邢喬

俱司徒李胥外孫及胥子順並知名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晉諸公贊曰喬字曾伯河間人有才學仕至司隸校尉順字曼長仕至太僕卿）

衛伯玉為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青天（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君王隱晉書曰衛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覩青天）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若

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於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歎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晉陽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君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為太傅主簿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王隱晉書曰澄通朗好人倫情無所繫）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將汙人太傅疑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戍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輿便屈指以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事無凝滯於是太傅遂委仗之）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八王故事曰劉輿才長綜覈潘滔以博學為名裴邈強立方正皆為東海王所暱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輿長才滔大才邈清才也）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賞譽第八下

林下諸賢各有儁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世語曰渾字長成清虛寡欲位至太子中庶子）康子紹清遠雅正（巳見）濤子簡踈通高素（虞預晉書曰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嵇紹劉漢等齊名遷尚書出爲征南將軍）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名士傳曰瞻字千里夷任而少嗜欲不脩名行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年三十卒中興書曰孚風韻踈誕少有門風初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秀子純悌並令淑有清流（竹林七賢論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遜位至御史中丞晉諸公贊曰洛陽敗純悌出奔爲賊所害）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太尉掾不就年十九卒晉書曰戎子萬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穅而肥愈甚也）唯伶子無聞凡此諸子唯瞻爲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虞預晉書曰琮字子躬潁川人太常峻第二子仕至太尉掾）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爲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注澄後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舊遊識見者猶曰當今名士也）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名士傳曰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晉陽秋曰敳爲太傅從事中郎）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勑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趙吳郡行狀曰穆字季子汲郡人貞淑平粹才識清通歷尚書郎太傅參軍太傅越與穆及王承阮瞻鄧攸書曰禮八歲出就外傳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閑習禮度不如式瞻軌儀諷味遺言不如親承辭音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資未聞道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閑豫周旋燕誨也穆歷晉明帝師冠軍將軍吳郡太守封南鄉侯）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或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庾太尉少爲王眉子所知庾過江歎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晉諸公贊曰玄少希慕簡曠八王故事曰玄爲陳留太守或勸玄過江投瑯邪王玄曰王處仲得志於彼家叔猶不免害豈能容我謂其器宇不容於敳也）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嵇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千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鵝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知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此地也卒有二鵝蒼者胡象後胡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謝鯤元化論序曰陳留董仲道於元康中見惠帝廢楊悼后升太學堂歎曰建此堂也將何爲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逆皆赦孫殺王父母子殺父母不赦以爲王法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斯起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其所終）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顧愷之夷甫畫贊曰夷甫天形瓌特識者以爲巖巖秀峙壁立千仞）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庾敳）中郎留之云諸人當來尋溫元甫（晉諸公贊曰溫幾字元甫太原人才性清婉歷司徒右長史湘州刺史卒官）劉王喬（曹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有胡數百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群胡皆泣而去之位至司徒左長史）裴叔則俱

至酬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之才儁元甫之清中（中一作平）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忼慷（文士傳曰雲性弘靜怡怡然爲士友所宗機清厲有風格爲鄉黨所）憚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王氏譜曰濛父訥娶潁州庾琮之女字三壽也）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子躬子嵩兄也）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名士傳曰敳不爲辨析之談而舉其旨要

太尉王夷甫雅重之也一作家從談之祖從一作誦許一作辭）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晉陽秋曰敳頹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

劉琨稱祖車騎爲朗詣曰少爲王敦所歎（虞預晉書曰逖字士穉范陽遒人豁蕩不修儀撿輕財好施晉陽秋曰逖與司空劉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鷄鳴俱起曰此非惡聲也每語世事則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爲汝南太守值京師傾覆率流民數百家南渡行達泗口安東板爲徐州刺史逖既有豪才常忼慨以中原爲己任乃說中宗雪復神州之計拜爲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遂率部曲百餘家北渡江誓曰祖逖若不清中原而復濟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畧地招懷義士屢摧石虎虎不敢復闚河南石勒爲逖母墓置守吏劉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會其病卒先有妖星見豫州分逖曰此必爲吾也天未欲滅寇故耳贈車騎將軍）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名士傳曰敳雖居職任未嘗以事自嬰從容博暢寄通而已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爲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敳常默然故憂喜不至也）

王平子邁世有儁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絶倒（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通莊老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于理會之閒要妙之際輒絶倒於坐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槩簡正允作雅人自多於

邃（王舒已見王邃別傳曰邃字處重琅邪人舒弟也意局剛濟以政事稱累遷中領軍尚書左僕射舒邃並敦從弟）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間夷甫澄見語卿知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論處明親踈無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爲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過不知使負實（使一作便）

周侯於荆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弘器何可得遺（鄧粲晉紀曰顗爲荆州始至而建平民傅密等叛迎蜀賊顗狼狽失據陶侃救

（之得兒頵至武昌投王敦敦更選侃代頵頵還建康未即得用也）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著（高坐傳曰庾亮周顗桓彝一代名士一見和尚披衿致契曾爲和尚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利密可稱卓朗於是桓始咨嗟以爲標之極似宣武嘗云少見和尚稱其精神淵著當年出倫其爲名士所嘆如此）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王應也）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舌肸也晉大夫）

王敦爲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玠別傳曰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于中朝此子今復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永嘉流人名曰澄弟四子微澄別傳曰微適上有父風）

胡毋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言談之流靡靡如解木出屑也）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虞預書曰戴儼字若思廣陵人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累遷征西將軍爲王敦所害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卞望之之峯距（卞壼別傳曰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父粹太常卿壼少以貴正見稱累遷御史中丞權門屏迹特領軍尚書令蘇峻作亂率衆距戰父子二人俱死王難鄧粲晉紀曰初咸和中貴遊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爲達壼厲色于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于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爲名士語林曰孔坦爲侍中密啟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聞之曰王茂弘駑病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距當敢爾不此言殊有由緒故聊載之耳）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按王氏譜羲之是敦從父兄子）當不減阮主簿（中興書曰阮裕少有德行王敦聞其名召爲主簿知敦有不臣之心乃縱酒昏酣不綜其事）

世目周侯嶷如斷山（晉陽秋曰顗正情嶷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媟近）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鬢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既爲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世語曰淮字始立弘農華陰人曾祖彪祖脩有名前世父囂典軍校尉淮元康末爲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淮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規意消搖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淮不治猶以其名士惜而不遣召爲軍諮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欲以淮補三事以示

（懷賢尚德之事未施行而卒時年二十有七）位望殊爲陵遲卿亦足與之處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何充已見）

丞相治揚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爲次道治此爾何少爲王公所重故屢發此嘆（晉陽秋曰充導妻姊之子明穆皇后之妹夫也思韻淹濟有文義才情導深器之由是少有美譽遂歷顯位導有副貳已使繼相意故屢顯此指於上下）

王丞相拜司徒而嘆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曹嘉之晉紀曰嚋有重名永嘉中爲閻鼎所害司徒蔡謨每嘆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王藍田爲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晉陽秋曰述體道清粹簡貴靜正怡然自足不交非類雖羣英紛紛俊乂交馳述獨蔑然曾不慕羨由是名譽久蘊）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爲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贊之述于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嘆賞（言非聖人不能無過意識諳述之徒）

世目揚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揚氏作公方未已謝公云朗是大才（八王故事曰揚淮有六子曰喬髦朗琳俊仲皆得美名論者以謂悉有台輔之望文康庾公每追嘆曰中朝不亂諸揚作公未已也）

劉萬安即道真從子庾公（琮字子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劉氏譜曰綏字萬安高平人祖奥太祝令父斌著作郎綏歷驃騎長史）

庾公爲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徐江州本事曰徐寧字安期東海郯人通明有德素少知名初爲輿縣令譙國桓彝有人倫鑒識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累日在船憂邑上岸消搖見一空宇有似廨署彝訪之云輿縣廨也令姓徐名寧彝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彝即敘之累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晉陽秋曰裒簡穆有器識故爲彝所目也）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爲諸侯上客（晉陽秋曰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孽子也初自結于王應諸葛瑤應敗浮遊吳會吳人咸侮辱之聞京師亂馳出投蘇峻峻甚暱之以爲謀主及峻聞義軍起自姑孰屯于石頭是寧之計峻敗先降仕至新安太守）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羸不

可以致哀（晉陽秋曰杜乂字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朝乂少有令名仕丹陽丞蚤年成帝納乂女爲后）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穉恭爲荒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恭爲荒年穀庾長仁爲豐年玉（謂亮有廊廟之器翼有匡世之才各有用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江左名士傳曰乂清標令士也）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語林曰有人目杜弘治標解甚清令初若熙怡容無韻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爲碑文云拔萃國舉（倪庾倩小字也徐廣晉紀曰倩字少彥司空冰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長史桓溫以其宗彊使下邳王晃誣與謀反而誅之）

庾穉恭與桓溫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不者也（宋明帝文章志曰劉惔字道生沛國人識局明濟有文武才王濛每稱其思理淹通蕃屏之高選爲車騎司馬年三十六卒贈前將軍）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之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擬爲太常劉尹云蕭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堪（晉百官名曰蕭輪字祖周樂安人劉謙之晉紀曰輪有才學善三禮歷常侍國子博士）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苟子問曰（王濛子脩並已見）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亹亹爲來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續晉陽秋曰初安家于會稽上虞縣優遊山林六七年間徵召不至雖彈奏相屬繼以禁錮而晏然不屑也）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真（徐廣晉紀曰述真審真意不顯）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孫綽與庾亮牋曰王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間也）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晉陽秋曰浩善以通和接物也）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嘆云己之府奧蚤已傾寫而見殷陳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爲其美譽）

王長史謂林公真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玉滿堂復何爲簡選王曰非爲簡選直致言處自寡耳（謂言人之辭寡非擇言而出也）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已必無（中興書曰江灌字道羣陳留人僕射彪從弟也有才器與從兄道名相亞仕尚書中護軍）

會稽孔沉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儁于時孫興公目之曰沉爲孔家金顗爲魏家玉虞爲長琳宗謝爲弘道伏（沈存顗奉並别見虞氏譜曰球字和琳會稽餘姚人祖授興廣州刺史父基右軍司馬球仕至黄門侍郎）（長琳即存及球字也弘道謝奉字也言虞氏宗長琳之才謝氏伏道弘之美也）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中興書曰浩能言理談論精微長于周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别傳曰濛之交物虛己納善恕而後行希見其喜愠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然少孤事諸母甚謹篤義穆族不修小潔以清貧見稱）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爲自遒上歎林公器朗神儁（支遁别傳曰遁任心獨往風期高亮）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没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疎（劉尹别傳曰恢既令望姻婭帝室故屢居達官然性不偶俗心淡榮利雖身登顯列而每挹降閑静自守而已）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胷中無宿物（赤玉庾統小字中興書曰統字長仁潁川人衛將軍懌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尋陽太守）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續晉陽秋曰康伯清和有思理幼爲舅殷浩所稱）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晉陽秋曰述少貧約簞瓢陋巷不求聞達由是爲有識所重）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苦（苦謂窮人以辭）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遒成殊不易（中興書曰萬才器儁秀善自衒曜故致有時譽兼善屬文能談論時人稱之）

王長史云江思悛思懷所通不翅儒域（徐廣晉紀曰江惇字思悛陳留

（人僕射彪弟也性篤學手不釋書博覧墳典儒道兼綜徵聘無所就年四十九而卒）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許氏譜曰玄度母華軼女也業詢集詢出都迎姊於路賦詩續晉陽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繆矣）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阮裕王悅安期王應並已見）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江左名士傳曰鯤通簡有識不修威儀好迹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隣家有女當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其不事形骸如此）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支遁別傳曰遁神心警悟清識玄遠嘗至京師王仲祖稱其造微之功不異王弼）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以卜江左興亡（續晉陽秋曰時穆帝幼沖母后臨朝簡文親賢民望任登宰輔桓溫有平蜀洛之勲擅彊西陜帝自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殷浩素有盛名時論比之管葛故徵浩爲揚州溫知意在抗己甚忿焉）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晉安帝紀曰羲之風骨清舉也）

謝太傅爲桓公司馬（續晉陽秋曰初安優遊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桓溫在西蕃欽其盛名颺朝廷請爲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也）桓詣謝值謝梳頭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瞑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下邳人歷大司馬參軍左衛將軍）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爲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桓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溫集載其平洛表曰今中州既平宜時綏定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尚神懷挺率少致人譽是以入贊百揆出蕃方司宜進據洛陽撫寧黎庶謂可本官都督司州諸軍事）

世目謝尚爲令達阮遥集云清暢似達或云尚自然令上（晉陽秋曰尚率易挺達超悟令上也）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溫時在姑孰）桓公遥望歎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簡文目敬豫爲朗豫（王恬已見文字志曰恬識理明貴爲後進冠冕也）

孫興公爲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衛氏譜曰

（永字君長成陽人位至左軍長史）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孫遂沐浴此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陳泰已見）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濛别傳曰濛與沛國劉惔齊名時人以濛比袁曜卿惔比荀奉倩而共交友甚相知賞也）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東聽王又曰自是鉢釪後王何人也（高逸沙門傳曰王濛恒尋適過祇洹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麈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暢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濛云聽講衆僧向高坐者是鉢釪後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嵇叔夜琴賦也劉惔真長丹陽尹）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弟遏黃門郎）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悅之曰大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車頻秦書曰釋道安為慕容晉所掠欲投襄陽行至新野集衆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乃分僧衆使竺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揚土焉）王領軍供養之（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弟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爲士民所懷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名德沙門題目曰法汰高亮開達孫綽爲汰贊曰淒風拂林明泉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作事外蕭灑神內恢廓實從前起名隨後躍泰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二卒烈宗詔曰法汰師喪逝哀痛傷懷可贈錢十萬）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孫綽爲惔誄敘曰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嘉賓郗超小字也阿源殷浩也）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末後亦小異回復其言亦乃無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會稽記曰亭在山陰臨流映壑也）共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林應爲臨王氏譜曰臨之字仲產琅

（邪人僕射彪之子仕至東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脩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王氏譜曰耆之字脩載琅邪人荊州刺史廙弟三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給事中）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文字志曰脩之少有秀令之稱）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推重劉曰昔嘗北面（按謝尚年長於惔神穎夙彰而曰北面乎劉非可信）

謝太傅稱王脩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常遺世務以高尚爲情與謝安相善也）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郗嘉賓（續晉陽秋曰超少有才氣越世負俗不循常檢時人爲一代盛譽者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郗嘉賓其語小異故詳錄焉）

人問王長史江郗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鄜及弟淳從灌並有德行知名于世）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安北王坦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攜幼穉同好養志海濱襟情超暢尤好聲律然抑之以禮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而修室第園館麗車服雖朞功之慘不廢妓樂王坦之因苦諫焉按謝公蓋以王坦之好直言故不思爾）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玄言也）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充飲酒能溫克）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修齡王胡之小字也劉）曰亦名士之高操者（胡之別傳曰胡之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爲朗我家亦以爲徹朗（晉諸公贊曰祖約少有清稱）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王濛別傳曰濛性和暢能清言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商略古賢顯默之際辭旨劭令往往有高致）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江灌已見）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少有風尚才器率舉有秀悟之稱）

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清和（荀子已見阿興王蘊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柯一作打又作仃又作打）

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晉諸公贊曰堪字世胄東平壽張人少以高亮義正稱爲尚書左丞有幹䋲操爲石勒所害贈太尉）不諳堪是何似人咨謝公謝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晉諸公贊曰烈字陽秀蚤知名覲朝爲治書御史）

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我父惟舅是許允婿（岳集曰堪爲成都王軍司馬岳送至北卭別作詩曰微微髮膚受之父母峩峩王侯中外之首子覲伊姑我父唯舅）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晉陽秋曰鄧攸既棄子遂無復繼嗣爲有識傷惜）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中興書曰洽於公子中最知名與穎川荀羨俱有美稱）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吳録士林曰吳郡有顧陸朱張爲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按述雖簡而性不寬裕投火怒蠅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虛相褒飾則世說謬設斯語也）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厀共叉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續晉陽秋曰詢能言理曾出都迎姊簡文皇帝劉真長說其情旨及襟懷之詠每造厀賞對夜以繫日）

殷允出西都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中興書曰允字子思陳郡人太常康第六子恭素謙退有儒者之風歷吏部尚書）

世目袁爲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謝車騎問謝公真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語林曰羊驎因酒醉撫謝左軍謂太傅曰此家詎復後鎮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爲論兄輩推此言意則安以玄不見真長故不重耳見子敬尚重之況真長乎）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斂厀容之（王謝不通事別見）王神意閑暢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按王詢小字法護而此言阿瓜未爲可解倘小名有兩耳）雖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得

身正自調暢（續晉陽秋曰安弘雅有氣風神調暢也）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復愔愔竟夕

范豫章謂王荆州（范寧王忱並已見）卿風流俊望真後來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暢忘反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人之桀也（天錫已見）聞皇京多才欽羡彌至猶在渚住司馬著作往詣之（未詳）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心甚悔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彌有儁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續晉陽秋曰珉風情秀發才辭富贍）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話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隙（晉安帝紀曰初悅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及並登朝俱爲主相所待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悅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驃騎簡于朝覲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諧睦吾徒得戮力明時復何憂哉悅以為然而慮弗見令乃令袁悅具言之悅每欲間恭乃於王坐責讓恭曰卿何妄生同異疑誤朝野其言切厲恭雖悅悵謂悅為搆己也悅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離而怨隙成矣）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恭正亮沈烈悅通朗誕放）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叙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中興書曰恭雖才不多而清辯過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為煩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續晉陽秋曰仲堪仲文之從兄也少有美譽）

品藻第九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續漢書曰蔡伯喈陳留圉人通達有儁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綜仕至左中郎將為王允所誅）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張璠漢紀曰時人為之語曰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楷模李元禮）仲舉遂在三君之下（謝沉漢書曰三君者一時之所貴也竇武劉淑陳蕃少有高操海內尊而稱之故得因以為目）

元禮居八俊之上（薛瑩漢書曰李膺王暢荀緄朱寓魏朗劉佑杜楷趙典爲八俊英雄記曰先是張儉等相與作衣冠糺彈彈中人相謂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又猶古之八元八凱也謝沉書曰俊者卓出之名也姚信士緯曰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決蔡伯喈抑一言以變之疑論乃定也）

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蜀志曰周瑜領南郡士元爲功曹瑜卒士元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還西並會閶門與士元言）見陸績（文士傳曰績字公紀幼有儁朗才數博學多通龐士元年長於績共爲交友仕至鬱林太守自知亡日年三十二而卒）顧劭全琮（環濟吳紀曰琮字子黃吳郡錢塘人有德行義槩爲大司馬）而爲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爲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曰子昭拔自賈豎年七十退能守靜進不苟競濟荅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頰吐脣吻自非文休之敵）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沈吾不如子（吳志曰劭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事往來相見或諷議而去或結友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論王霸之餘策覽

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吳錄曰劭安其言更親之）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吳書曰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爲氏瑾少以至孝稱累遷豫州牧六十八卒魏志曰誕字公休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不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寮莫不慎其所舉累遷揚州刺史鎮東將軍司空謀逆伏誅）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吳書曰瑾避亂渡江大皇帝取爲長史遣使蜀但與弟亮公會相見反無私面而又有容貌思度時人服其弘量）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己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魏志曰陔與秦善故文王問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諶（逸士傳曰靖字叔慈潁川人有儁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八龍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亦有才學顯名當世或問汝南許章爽與靖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年五十終時人惜之號玄行先生）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群（典畧曰彧字文若潁川人爲漢侍中

（守尚書令彧爲人英偉折節待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閒不以私欲撓意年五十薨謚曰敬侯以其名德高追贈太尉）荀顗方陳泰（晉諸公贊曰顗字景倩彧之子蹈禮立德思義溫雅加深識國體累遷光祿大夫晉受禪封臨淮公典朝儀刊正國式爲一代之制轉太尉爲台輔德望清重留心禮教卒謚康公）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晉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子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歷太子左率）裴綽方王澄（王朝目錄曰綽字仲舒楷弟也名亞於楷歷中書黃門侍郎）裴瓚方王敦（晉諸公贊曰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爽儁終中書郎）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爲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爲得然並爲後出之儁（荀綽冀州記曰喬字國彥爽朗有遠意髦字士彥清平有貴識並爲後出之儁爲裴頠樂廣所重晉諸公贊曰喬似淮而疎旹為二千石髦為石勒所害）

劉令言始入洛（劉氏譜曰納字令言彭城叢亭人祖瓘樂安長父魁魏洛陽令納歷司隸校尉）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解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

解周弘武巧於用短（王隱晉書曰周恢字弘武汝南人祖斐永寧少府父隆州從事恢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杜方叔拙於用長（晉諸公贊曰杜育字方叔襄城鄧陵人杜襲孫也育幼便岐嶷號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聖累遷國子祭酒洛陽將沒為賊所殺）

王夷甫云閭丘沖（荀綽兗州記曰沖字賓卿高平人家世二千石沖清平有鑒識博學有文義累遷太傅長史雖不能立功蓋世然聞義不惑當世涖事務于平允操持文案必引經誥飾以文采未嘗有滯性尤通達不矜不假好音樂侍婢在側不釋弦管出入乘四望車居之甚夷不能虧損恭素之行淡然肆其心志論者不以爲侈不以爲僭王于白首而清名令望不渝于始爲光祿勳京邑未潰乘車出爲賊所害時人皆痛惜之）優於滿奮郝隆（晉諸公贊曰隆字弘始高平人爲人通亮清識爲吏部郎揚州刺史齊王冏起義隆應檄稽留爲參軍王邃所殺）此三人並是高才沖最先達（兗州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盛滿奮郝隆達在沖前名位已顯而劉寶王夷甫猶以沖之虛貴凡先二人）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江左名士傳曰承言理辯物但明其旨要不爲辭費有識伏其約而能通太尉王夷甫一世龍門見而雅重之以比南陽樂廣）故王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爲樂廣之儷

庾中郎與王平子雁行（晉陽秋曰初王澄有通朗稱而輕薄無行兄夷甫有盛名時人許以人倫鑒識常爲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弟三敳以澄敦莫已若也及澄長敦敗敳世譽如初）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敦性彊梁自少及長李倫斬妓曾無異色若斯傲狠豈憚于周顗乎其言不然也）後度江左不能復爾王歎曰不知我進伯仁退（沈約晉書曰周顗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雖復臘月亦扇面不休其憚如此）

會稽虞駿元皇時與桓宣武同俠其人有才理勝望（虞光祿傳曰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虞翻曾孫右光祿潭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潭而至行過之歷吏部郎吳興守徵為金紫光祿大夫卒）王丞相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愉已見會稽後賢記曰潭字世康山陰人吳司徒固曾孫也沈毅有雅望少與孔愉齊名仕至光祿大夫晉陽秋曰孔敬康丁世康張偉康俱著名時謂會稽三康偉康名茂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狩故為大郡然象以齒喪身後為吳郡果為沈充所殺）兼之者其在卿乎駿未達而喪（虞光祿傳曰駿未登台鼎時論稱屈）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郗鑒周曰鑒方臣如有功夫復問郗郗曰周顗比臣有國士門風（鄧粲晉紀曰伯仁清正嶷然以德望稱之）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荅曰君家中

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八王故事曰胡毋輔之少有雅俗鑒識與王澄庾敳王敦王夷甫為四友今故荅也）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敦自謂右者在己也）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荅曰長輿嵯櫱（虞預晉書曰嶠厚自封植嶷然不羣）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荅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晉陽秋曰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隣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為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有勝情遠概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穎曰敞時論以穎比鄧伯道敞比溫忠武議郎祭酒者也（王氏譜曰穎字茂英位至議郎年二十卒敞字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襲爵堂邑公年二十有二而卒）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郗鑒云何周曰陛下不須牽顗比（按顗死彌年明帝乃即位世說此言妄矣）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晉諸公贊曰夷甫性矜峻少爲同志所推）

宋禕曾爲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禕我何如王荅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未詳宋禕）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按諸書皆以謝鯤比亮不聞周顗）

王丞相辟王藍田爲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爾（王述狷隘故也）

卞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較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按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己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不穢尤惜財物王郗志性儻亦有同乎）

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溫氏譜序曰晉大夫郤至封於溫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爲郡著姓）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己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詆或清言折理何不逮謝故邪）

何次道爲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晉陽秋曰充所暱庸雜以此損名）阮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惟此一條而已（語林曰阮光祿聞何次道爲宰相嘆曰我當何處生活此則阮未詳何爲鄙輔二說便相符也）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劉綏已見）

郗司空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郗愔別傳曰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宰鑒長子也淵靖純素無執無競簡私暱罕交遊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頹然無所脩綜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儁傷其道（理本其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澹儁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晉陽秋曰

（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孝敬忠肅清和平允親賢下士仁惠好施能屬文善尺牘初荀勗馮紞爲武帝親幸攸惡勗之佞勗懼攸或嗣立必誅己且攸甚得衆心朝賢景附會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問訊朝士皆屬目於攸而不在太子至是勗從容曰陛下萬年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寮內外皆歸心于齊王太子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歸國必舉朝謂之不可若然則臣言徵矣侍中馮紞又曰陛下必欲建諸侯成五等宜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從之於是下詔使攸之國攸聞勗紞間己憂忿不知所爲入辭出歐血薨帝哭之慟馮紞侍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劉毅聞之故終身稱疾焉）多謂立惠帝爲重桓温曰不然使子繼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武帝兆禍亂覆神州在斯而已興錄且知其若此況宣武之弘儁乎此言非也）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當以識通暗處（遐與浩並能清言）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温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爲宗焉）桓温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桓温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温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黄鉞使入參朝政）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續晉陽秋曰簡文輔政引殷浩爲揚州欲以抗桓桓素輕浩未之憚也）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安南謝奉也已見謝氏譜曰奉弟聘字弘遠歷侍中廷尉卿）學義不及孔巖（中興書曰巖字彭祖會稽山陰人父儉黄門侍郎巖有才學歷）

（丹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匡正爲吳興太守大得民和後卒于家）居然有勝（言奉任天真也）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子箕子比干迹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爲管仲（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桓伊已見）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荅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衛玠小字玠別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名士傳曰劉真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爲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濛小字也都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閑雅甚都語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即孔巖也）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荅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重江夏鍾武人少以清尚見稱歷吏部郎平陽太守）於是李潸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公贊曰趙王爲相國取重爲左司馬重以倫將篡辭疾不就敦喻之重不復自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數日卒時人惜之婿散騎常侍）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修齡問王長史曰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未荅修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爲不貴（中興書曰羲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爲宛陵令述之爲宛陵多修爲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荅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嘆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苟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劉惔別傳曰惔有儁才其談詠虛勝理會所歸王濛略同而叙致過之其詞當也）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中興書曰萬之爲豫州氏

（羌暴掠司豫鮮卑乜結并冀萬旣受方任自率衆入穎以援洛陽萬矜豪傲物失士衆之心北中郎郗曇以衆還彭城萬以爲賊盛致退便向還南遂自潰亂狼狽單歸太宗責之廢爲庶人）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及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于耳是非禦侮邪）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羊祜德高一世才經夷險淵源蒸燭之曜豈侔日月之明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大司馬官屬名曰劉奭字文時彭城人劉氏譜曰奭祖昶彭城內史父濟臨海令奭歷車騎咨議長沙相散騎常侍）劉荅曰卿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荅王因曰安石故相爲雄阿萬當裂眼爭耶（中興書曰萬器量不及安石雖居藩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

劉尹云人言江虨田舍江乃自田宅屯（謂能多出有也）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石崇金谷詩敘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别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

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爲首魏書曰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爲人仕至侍中河東相晉百官名曰愉字休豫則次子山濤啟事曰愉忠義有智意位至光祿大夫）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愔愔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名士傳曰敳頹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弈（中興書曰孫統字承公太原人善屬文時人謂其有祖楚風仕至餘姚令）潤於林道（陳逵别傳曰逵字林道潁川許昌人祖淮太尉父畛光祿大夫逵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善屬文辭爲當世所重）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與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郗嘉賓道謝公造鄰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爲得（凡徹詣者盡深覈之名也謝不徹王亦不詣謝王於理相與爲朋儔也）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庾龢已見）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僧恩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劭述次子少知名尚尋陽公主仕至中書郎年三十而卒坦之悼念與桓溫稱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支遁別曰遁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亹亹論辯恐口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使人懍懍恒如有生氣（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璧示其瑕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筑趙以相如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上）曹蜍（蜍曹茂之小字也曹氏譜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鎮東將軍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書郎）李志（晉百官名曰志字溫祖江夏鍾武人李氏譜曰志祖重散騎常侍父慕純陽令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猯狢噉盡（言人皆如曹李質魯淳慤則天下無姦民可結繩致治然才智無聞功迹俱滅身盡于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僧奴孫騰小字也晉百官名曰騰字伯海太原人中興書曰騰統子也博學歷中庶子廷尉）君家道衛君長云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荅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没林公（殷羡言行曰時有人稱庾太尉理者羡曰此公好譽宗木槌人）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七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咸戎伶朗達有儁才于時之談以阮爲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盛言則非無臧貶此言謬也）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就（續晉陽秋曰坦之雅貴有識量風格峻整）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王黄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王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羲之第六子歷秘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帝文章志曰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爲今體字畫秀媚妙絶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踈弱殊不及父或訊獻之云羲之書勝不莫能判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荅曰殊不爾也宅曰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荅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荅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爲風流之冠也）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爲得逮孝伯云劉尹非不能逮直不逮（言蒙賞而快文也）

袁彦伯爲吏部郎子敬與郗嘉賓書曰彦伯已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𢱢撻自難爲人冀小卻當復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賛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嵇康高士傳曰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宮五王更請莫能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飯葱菜以觀其意丹推卻曰以君侯能供美膳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

（久之松失大男磊丹一姓邗之時賓客满廷丹表禍不究入門坐者皆悚望其顔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爲吏徑出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羣萃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長卿初爲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遊説士鄒陽等相如説之因病免遊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買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市中爲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有人問袁侍中（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綸臨汝令恪之仕黄門侍郎義熙初爲侍中）

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荅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荊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荅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謂超拔也）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中興書曰謐字雅遠丞相導孫車騎劭子有才器襲爵武岡侯位至司徒）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謂倏暢也）

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羲之而言勝胡之）

桓玄爲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王氏譜曰楨之字公榦琅邪人徽之子歷侍中大司馬長史第七叔即獻之是也）于時賓客爲之咽氣王徐徐荅曰亡叔是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集叙曰瑾字仲璋南陽人祖遐父暢暢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劉荅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荅曰樝梨橘柚各有其美（莊子曰樝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中興書曰謙字敬祖沖第三子尚書僕射中軍將軍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貌才思）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規箴第十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列仙傳曰朔是楚人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郎中宣帝初棄官而去共謂歲星也）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愼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即敕免罪（史記滑稽傳曰漢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後號大乳母其子孫從奴橫暴長安中當道奪人衣服有司請徙乳母於邊奏可乳母入辭帝所幸倡郭舍人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乳母乃先見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勿去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乳母活耶尚何還顧邪於是人主憐之詔止母徙罰譖者）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尤好鍾律知音聲以孝廉爲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爲賢邪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任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垂納賢何爲卒任不肖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世何不以幽厲疑之而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邪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陛下即位盜賊不禁刑人滿市云云問上曰今治也亂也上曰然愈於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上曰今爲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帷幄中者房指謂石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守遂以房爲東郡顯發其私事坐棄市）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儁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論語曰宰我問三年之喪朞已久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夫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汝安則爲之）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所一作許）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爲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爲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孫綝廢少主迎休立之銳意典籍欲竟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唯此時舍書崩謚景帝條列吳事曰休在位烝烝無有遺事）

（唯射雉可識）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獘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爲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彊諫以其宗族彊盛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別傳曰輅字公明平原人也明周易聲發徐州冀州刺史裴徽舉秀才謂曰何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畧於物理無不精也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陽果爲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尚書在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辭義何邪輅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于分蓍思爻亦爲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鴟鴞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葚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艮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爲衰抑進以爲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大壯謙則裒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踈吐誠今人以爲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大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爲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邪（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爲太子咸謂不能親政事衛瓘每欲陳啟廢之而不敢也後因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左右齎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泓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

示瓘於是賈充語妃曰衛瓘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泰寧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名早卒）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尚人武帝時為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與語常填門遂死于几下故憚之）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傳曰護字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名譽母死送葬車三千兩仕至天水太守）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為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乎而世以不問為高不亦惑乎）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儋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永嘉流人名曰澄父乂第三取樂安任氏女生澄）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窗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鄧粲晉紀曰上身服儉約以先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己復禮官修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謝鯤為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不得復為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切雅正皆此類也）敦又稱疾不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衆懷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為名言（晉陽秋曰鯤為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元皇帝時廷尉張闓（葛洪富民塘頌曰闓字敬緒丹陽人張昭孫也中興書曰闓晉陵內史甚有威德轉至廷尉卿）在小市居私作都門蚤閉晚開羣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撾登聞鼓猶不被判聞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純避漢帝諱

（改爲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秉節高舉元帝爲安東王循爲吳國內史）賀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羣小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當爲及之張聞即毀門自至方山迎賀賀出見辭之曰此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爲惜之張愧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蚤已毀壞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中興書曰鑒少好學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瞋冰矜而出不得一言

王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荅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晉陽秋曰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諂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爲車騎將軍領吳國內史明帝伐王敦充率衆就王含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復歸矣王敦死充將吳儒斬首於京都）請吏部郎陸邁與俱（陸碑曰邁字功高吳郡人器識清敏風檢澄峻累遷振威太守尚書吏部郎）將至吳密勑左右令入閶門放火以示威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必將有亂若爲亂階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陸玩拜司空（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郗鑒庾亮相繼殂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歎息謂朋友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爲知言）有人詣之索美酒得自起瀉著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小庾在荊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我欲爲漢高魏武何如（翼別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輩豈應狂狷如此哉時若有斯言亦傳聞者之謬矣）一坐莫荅長史江虨曰願明公爲桓文之事不願作漢高魏武也

羅君長爲桓宣武從事（含別傳曰刺史庾亮初命含爲部從事桓溫臨州轉參軍

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中興書曰尚爲建武將軍江夏相）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也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竝善二人亡後右軍爲論議更克孔巖誡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鐙太傅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爾曰猶云當今豈須煩此（按萬未死之前安猶未仕高卧東山又何肯輕入軍旅邪世說此言迂謬）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邪得與僧彌戲（續晉陽秋曰珉有儁才與兄珣並有名聲出珣右故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

殷覬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興晉陽之甲（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覬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覬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覬弗與同且以己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覬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遠公在廬山中（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長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八年封俗鄡陽男食邑茲部印曰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江親覩神靈乃封俗爲大明公四時秩祭焉遠法師廬山記曰山在江州尋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于仙人而共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即巖成館故時人謂爲神仙之廬而命焉法師遊山記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爐峯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躍出野人不能敘直嘆其奇而已矣）雖

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麏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桓氏譜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太守偽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時爲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

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爲脣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譜曰緒字仲業太原人祖延父乂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爲會稽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緒亂政與殷仲堪克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平北將軍坦之第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薨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緒有寵於王深爲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爲孝武所待不爲相王所昵恭抗表討之車胄入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爲此欻欻曾不慮獄吏之爲貴乎（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嘗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之爲貴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非吾先君文公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而止

捷悟第十一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搆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文士傳曰楊修字德祖弘農人太尉彪子少有才學思幹魏武

爲丞相辟爲主簿修常白事如必有反覆教豫爲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案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修慙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修後爲武帝所誅）

人餉魏武一桮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齏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伍君神泝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于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爲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爲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爲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傍作八字魏武見

（而不能了以問羣僚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云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椑楯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荅之與帝心同衆伏其辯悟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爲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按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爲譌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本作憨飲帝怒此則近也）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溫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迺釋然諸公共嘆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溫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郗於事機素暗遣牋詣桓方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閒欲乞閒地自養宣武得牋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暐表求申勸平北將軍愔及袁真等嚴辦愔以羸疾求退詔大司馬領愔所任按中興書愔辭此行溫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爲謬）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石頭桓遐小字中興書曰遐字伯道溫長子也仕至豫州刺史）惟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弈弈在前其悟捷如此

夙慧第十二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著箄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餾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著箄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爲

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魏略曰晏父早亡太祖爲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禄阿鰥亦隨母在宮並寵如子常謂晏爲假子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二十三卒）在牀邊戲於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叙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複褌兒云已足不須複褌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爲國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謝公出嗟曰上理不減先帝（簡文帝善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武別（桓沖別傳曰沖字幼叔溫弟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因指語南郡此皆

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目己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靈寶玄小字也）鞠愛過於所生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或曰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槌使視

（之云舩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於鼓也）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于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鄧粲晉紀曰敦性簡脫口不言財其存尚如此）

王大將軍自目高朗踈率學通左氏（晉陽秋曰敦少稱高率通朗有鑒才）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爲太子好養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修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回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槊脚令上王聞之而止

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在己及季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荊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於襄陽（漢晉春秋曰翼風儀美劭才能豐贍少有經緯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內外掃蕩羣凶之志是時杜乂殷浩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與桓溫友善相期以寧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萬數率大軍入河將謀伐狄遂次于襄陽翼別傳曰翼爲荊州雅有三志每以門地威重凡弟寵授不陳力竭誠何以報國雖蜀阻險塞胡負凶力然皆無道酷虐易可乘滅當此時不能掃除二寇以復王業非丈夫也於是徵役三州悉其帑實成衆五萬兼率荒附治戎大舉直指魏趙軍次襄陽耀威漢北也）大會參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

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中興書曰馥周撫孫也字湛隱有將畧曾作敦掾）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兄祿爲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曾）

（之類三日匐匐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擗纑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鵝者仲子嚬顣曰惡用此鶂鶂爲哉後母殺鵝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鶂鶂肉邪仲子出門哇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爲相乃夫婦逃去爲人灌園）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溫之弟累遷荆州刺史贈司空）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爲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爲副策馬於數萬衆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嘆服河朔

後以其名斷瘧（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史學累有戰功仕至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陳林道在西岸（晉陽秋曰逵爲西中郎將領淮南太守戍歷陽）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鷄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吳録曰長沙桓王諱策字伯符吳郡富春人少有雄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衆號孫郎平定江東爲許貢客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大皇帝授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決機于兩陳之間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慎勿北渡語畢而薨年二十有六）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離騷九歌少司命之辭）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續晉陽秋曰梁王珍之字景度中興書曰初桓玄篡位國人有孔璞者奉珍之奔壽陽義旗既興歸朝廷仕至太常卿以罪誅）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阮籍詠懷詩也）

世説新語卷中之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魏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魏志曰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踈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

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魏志曰玄為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恥之曾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為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明月之入懷李安國穨唐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

（中國名士為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為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仕至中書令為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炤視日不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閒暢）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醜（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顇不持儀飾）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羣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八王故事曰岳與湛著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强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名士傳曰楷病困詔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儁）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梁祚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為使）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儁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

脩平子（石崇金谷詩叙曰王詡字季脩琅邪人王氏譜曰詡夷甫弟也仕至脩武令）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穨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玠別傳曰玠在

羣伍之中實有異人之望齠齔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嶔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祖默尚書父祜散騎常侍訥始過江仕至新淦令）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于石頭逼遷天子峻以倉屋為宮使人守

衛靈鬼志謠徵曰明帝末有謠歌側側力放馬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於石頭御膳不具）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徐廣晉紀曰肅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進大臣官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竄遺詔也中興書曰初庾亮欲徵蘇峻卞壼不許溫嶠及三吳欲起兵衛帝室亮不聽下制曰妄起兵者誅故峻得作亂京邑也）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穨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

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畧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為後來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粗可得方諸衛玠）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温為温嶠所賞故名温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胙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晉

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奴王劭也已見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儀操也）

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語林曰王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踈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腳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晉陽秋曰尚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挈腳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敬和王洽已見）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遥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

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止端詳）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睞便自有寢處山澤閒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

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吴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長仁已見一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吴郡陽羨人父魴吴鄱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跡（一作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大耿人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即處也）乃自吴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氐人齊萬年反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刼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頴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刼邪淵便泣涕投劒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虞預晉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容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辟淵）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企羡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帬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相小字）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

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欲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欣色（王羲之臨河敘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莫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懐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郗嘉賓得人以已比苻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晉安帝紀曰昶字彦達平昌人父馥中護軍昶矜嚴有志局少為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勲遷丹陽尹盧循既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皆為漢三公粲至長安見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荆州依劉表以粲貌寢通脫不甚重之太祖以從征吳道中卒）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黄公酒壚下過（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以土為墮四邊高似壚也）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

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潁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

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蚤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流人名曰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薨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卹而致哀如是答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脩薄祭以敦舊好（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故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脩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將改適（亮子會會妻父彪並已見上）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

已已（搜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許賽牛從來未解為此鬼所考不可殺也明年亮果亡靈鬼志謠徵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旐旐人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鴉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旐車後連徵不入尋薨下都葬馬）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慟絕（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霣喪風味轉墜（支遁傳曰法虔道林同學也儁朗有理義遁甚重之）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斲之堊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牙生輟弦於鍾子（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莫景之間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江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之以為在者無足為之鼓琴也）推己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殞

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一先情卒超所交友皆一時俊乂及死之日貴賤為誄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曰超黨戴桓氏為其謀主以父惜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小

（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以傷愍為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愔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旨則與相温往反密計愔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緜緜不與氣運俱盡耳（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鬱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其為時人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亡（綏已見）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婿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既與珣絕婚又離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法護珣小字）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為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獻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絶良久月餘亦卒（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纊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算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榱桷惟新便

自有黍離之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歎）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孚已見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懷靜默無競美姿容善笑言長於草隸羊氏譜曰孚即欣從祖）祝予之歎如何可言（公羊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斷也天將亡夫子耳）

桓玄當篡位語卞鞠云（卞範已見）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索氏譜曰元字天保燉煌人父緒散騎常侍元歷征虜將）

（軍歷陽太守幽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為神所降來與元相聞許為治護元性剛直以為妖惑收以付獄戮之於市中女臨死曰卻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而忽忽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厀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叙有為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㗖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為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翛然曾不眄之籍乃嘐然長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逌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胷懷間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己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上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尒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康別傳曰山巨原為吏部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并與山絕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邪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乃荅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為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文字志曰廞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廞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躄疾不能

（行坐常仰卧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後避難隨兄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廞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廞嘗為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武字景則廞長兄也思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灊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為穆帝皇后贈光禄大夫子惔讓不受）

阮光禄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内足於懷（阮裕别傳曰裕居會稽剡山志存肥遁）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揚子曰蜀莊沈冥李軌注曰沈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常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孔愉别傳曰永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不求聞達中宗命為參軍）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驎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于時苻堅臨江荆

州刺史桓沖將盡訏謨之益徵為長史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驎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因陳無用翛然而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亦如之甚厚為鄉閭所安（鄧粲晉紀曰驎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遁逸桓沖嘗至其家驎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遂詣其父父命驎之然後乃還拂短褐與沖言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葅菜供賓沖敕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沖為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為長史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驎之身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曰惟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驎之身往候之值終為治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詣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冠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卧龍不可動也終于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

凡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袁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蓽之下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潛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閑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僧淵已見）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續晉陽秋曰逵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國子博士徵不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戴氏譜曰逯字安丘譙國人祖碩父綏有名位逯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鄭玄禮記注云苞苴裹肉也或以葦或以茅此言許由尚致堯帝之讓筐篚之遺豈非輕耶）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郗為傅約亦辦百萬資傅隱事差互故不果遺（約瑗小字）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郗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尚書郗恢也別見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郗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遊貴盛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脩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

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為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為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漢書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求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明君賜之單于惟喜上書願保塞文穎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惟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單于大說獻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違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故改為明）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

不為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為后班婕妤者鴈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為婕妤帝遊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辭之趙飛燕譖許皇后及婕妤婕妤對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嬌妬婕妤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魏書曰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其況惡乎（列女傳曰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韙妻頴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韙既沒文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況不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贊俱發名於

（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彦尉氏人清真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為友仕至河內太守）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為宣王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曰德謂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娩功謂絲枲）婦曰新婦所乏惟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魏氏春秋曰初允為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忽忽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廚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減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為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錄）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泰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

（奇才推為尚書祠部郎猛禮學儒博加有才識為幽州刺史）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彿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陵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傅嘏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陵誅并死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至今日母都無慼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順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干寶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傅暢干寶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

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惟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晉陽秋曰濤雅素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俛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於羣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虞預晉書曰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魏司徒昶子仕至司徒）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譜曰鍾夫人名琰之太傅繇之孫）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妻李氏名婉字淑）

（文豐誅徙樂浪）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賈氏譜曰郭氏名玉璜即廣宣君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祚李氏赦還而齊獻王妃欲令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為李氏築宅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言者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傳曰李氏有淑性令才也）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郭氏是太子妃母無離絕之理乃下詔敕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

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柳亦敕充迎李槐怒攘臂責充曰刊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架屋永年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出輒使人尋充招許充置左右夫人充荅詔以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祖下詔不遣李還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置立左右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肯還謬矣且郭槐彊狠豈能就李而為之拜乎皆為虛也）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世稱李夫人訓者生女合亦才明即齊王妃婦人集曰李氏至樂浪遺二女典式八篇王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為趙王所誅）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原襄城人仕至洛陽太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魏氏志曰王昶字文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亦有俊

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於世）鍾郝為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李重已見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胄江夏人魏秦州刺史）中夏名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民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趙王倫封琅邪秀給為近職小史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為趙人用為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篡位秀為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為齊王所誅）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

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呌絕了其意出則自裁（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兇虐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為逼令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

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大康初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為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為妾妄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逵未詳）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髲（一作髢）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迺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算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已侃少為尋陽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卧

薦剉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名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晫亦簡之後晫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益乃增吾憂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

（見雙鶴沖天而去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鮓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為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溫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妒記曰溫平蜀以李勢女為妾郡主兇妒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窗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希已見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譜曰友字惠彥司空冰第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庾氏譜曰友字弘之長子宣娶宣武弟桓豁之女字女幼）徒跣求進閽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書曰桓溫殺庾希弟倩希聞難而逃希弟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請溫得宥）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劉夫人已見）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沖娶琅邪王恬女字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愔已見郗曇別傳曰曇字重淵鑒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沈簡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二謝安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奕第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遏末封謂朗遏謂玄末謂韶胡謂淵一作胡謂淵遏謂玄末謂韶也）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鞠卞範之母之外孫也）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玄之妹）為是

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郗氏譜曰超娶汝南周閔女名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墟也）

謝遏絶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宋書曰惠字令明琅邪人歷吏部尚書贈太常卿）問眼耳未覺惡不（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太常卿繪之仕至衡陽太守）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篡逆見誅亮聚衆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宰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為劉毅軍人郭珍斬之）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勖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己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略曰鐘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勖依典制定鐘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鐘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音韻合又若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勖所造聲高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勖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勖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勖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干寶晉紀曰荀勖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

（夫韻乃依周禮積黍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于本銘遂以為式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腳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幽明録曰羊祜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即亡羊時為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别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陳述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陳氏譜曰述字嗣祖潁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邪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青烏子相冢書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璞别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内將亂璞投筴歎曰黙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惟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禍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桓公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内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

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針之須臾兒下羊膋裹兒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來為診脉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巧藝第二十一

彈棊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傅玄彈棊賦敘曰漢成帝好蹴踘劉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棊今觀其道蹴踘道也按玄此言則彈棊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善彈棊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於帝（典論常自敘曰戲弄之事少所喜惟彈棊略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撇棊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眾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穨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文章敘錄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恒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劒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勗以寶劒付妻）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劒仍竊去不還（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劒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勗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羊長和博學工書（文字志曰忱性能草書亦善行隸有稱於一時）能騎射善圍棊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奕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逵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逵異之以兄女妻焉）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惟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之尤好丹青妙絶於時曾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絶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厨後取之好加理復愷之見對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惟務光當免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韭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詬不知其它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讓我乎負石自沈於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愷之歷畫古賢皆為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圍棊為手談（博物志曰堯作圍棊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棊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特妙）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為眼爾（仲堪眇目故也）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日一作月）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

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中興書曰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桓宣武嘗請叅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蒞名府中復有袁叅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叅軍是袁

伏之衺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須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續晉陽秋曰超有才能珣有器望並為溫所暱）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真長九日十一詣之曰卿尚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兒即系也丘淵之文章錄曰系字敬魯仕至光祿大夫）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何如

卞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回坐傾睞移晨達莫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丘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祖嘏下邳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玄輔政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于海內至于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雅稱加性仁孝累遷司隸校尉用心甚正朝廷怖之仕晉至太宰）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干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間有被髮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為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幾滅性然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讐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

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毛公注曰酒病曰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劉氏譜曰昶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昶為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聞步兵廚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為校尉於是文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廚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幝衣諸君何為入我幝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宇為幝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幝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棊如故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咸也）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幝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惟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竪長竿挂犢鼻幝也）

阮步兵（籍也）喪母裴令公（楷也）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喭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

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為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旁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桮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已之所以為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為它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裴氏家傳曰頠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荅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裒敗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門拉攞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裒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情遂薄焉）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劉寶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脩性簡任）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艼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

白接䍦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彊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蔆芡覆水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桮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桮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母輔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北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甕側取醉而去温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弦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逖待之皆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饑賓客攻剽逖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羣已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晉紀曰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顗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温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蒱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中興書曰嶠有儁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温公喜慢語卞令禮法自居（卞壼別傳曰壼正色立朝百寮嚴憚貴遊子弟莫不祗肅）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温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顗以雅望獲海内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衛君長為温公長史温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温許亦爾（衛永已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惟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蘧篨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淛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為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郡奔會稽）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内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惟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譜曰羨字洪喬陳郡人父識鎮東司馬羨仕至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協贊中興旌命所加必延俊乂辟濛為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間為洛市肆工鴝鵒舞甚佳）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戎性通任尚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伊已見）謝鎮西往尚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著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尚書謝裒尚叔也已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凡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計仁祖正當不為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馬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耽字彦道陳郡陽夏人魏中郎令渙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倜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慊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温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彦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彦道不（郭子曰桓公樗蒲失數百斛米求救於袁耽耽在艱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衰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袁形勢呼袒擲必盧雉二人齊叫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光禄王蘊也續晉陽秋曰蘊嗜酒至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路卻返（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及求鄞縣遺心細務縱意遊肆名阜勝川靡不歷覽）

袁彦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袁氏譜曰耽大妹名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車騎在荆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村臨江去荆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驎之一字遺民已見）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

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郗雍州（中興書曰郗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恢長八尺美鬚顏風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為藩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為雍州刺史）雍州在內見有㲣㲪云阿乞那得此物（阿乞恢小字）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見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大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郗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怍容為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為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烏樏（晉陽秋曰友字它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過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壚肆不以為羞桓溫常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

飲酒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說薨於益州）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嶷正員郎父曠鎮軍司馬湛仕至中書郎）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山松別見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為文其章句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今云挽歌未詳）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裴啓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鴝鵒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車騎王洽別見）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驎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

頓爾至致（驎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于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舂不相引挽人銜枚孰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中興書曰徽之卓犖不羈欲為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偟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王薈已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續晉陽秋曰左將軍桓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串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因以為諫也）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迹故抑玄為素官）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戚之發未嘗不至嗚咽）王歎曰靈寶故自達（靈寶玄小字也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為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卻減神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胷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安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在荆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喭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王氏譜曰廞字伯輿琅邪人父薈衛將軍廞歷司徒長史用祇隆安記曰初王恭將唱義使喻三吳廞居喪抗以為吳國内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廞反喪服廞大怒即日據吳都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廞廞敗不知所在）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為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惟王祥長揖不拜）惟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桮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謂渾濬沖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為誰也曰劉公榮也濬沖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惟公榮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不蒙一桮三人各自得也戎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

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絶巧能鍛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惟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噉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為大將軍兄弟所暱聞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譖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晉陽秋曰安字仲悌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干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之乃齎酒挾琴）

（而造之遂相與善干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欣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為荊州刺史從弟敦為青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閡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見尚書令卞望之便歛衿飾容時歎皆得其所）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中興書曰奕自吏部郎出為晉陵太守）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疑惟謝虎子婦王悟其旨（虎子謝據小字奕弟也其妻王氏已見）每曰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温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温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壻（謝氏譜曰萬取太原王述女名荃）嘗著白綸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述別傳曰述少真獨退靜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沖引徽之為參軍蓬首散帶不綜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論語曰廄焚孔

（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貴人賤畜故不問也）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曰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恬已見時為吳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眾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眾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為隱士故幸而得免（萬敗事已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脩外生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愔子超有盛名且獲寵於桓溫故為超狹愔）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埽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顧氏譜曰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軍）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人傖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著門外怡然不屑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瑾已見）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為孫峻所害）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忠正有才義仕吳為輔吳將軍）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荅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荅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荅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皐繇何如人荅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二陳騫與泰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騫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

鍾毓為黄門郎有識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禄大夫）共嘲毓景王曰皋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孔安國注論語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

晉武帝問孫皓（吳録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為晉所滅封歸命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桮酒令汝壽

萬春帝悔之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逸士傳曰許由為堯所讓其友巢父責之由乃過清泠水洗耳拭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未詳）子曾不如太原温顒潁川荀寓（温顒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大尉父係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書）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涿鹿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許惠帝時為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仕至侍中詡字思淵滎陽開封人為衛尉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袤司空）此數子者或謇喫無宮商或尫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文士傳曰華為人少威儀多姿態也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或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湛辯麗英博而有此稱未詳）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時好脞有太原温長仁顒潁川荀景伯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

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似諧譃實有興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為頭為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插牙齒眸子擿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趺跽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釵以當笄䪿以代幘旨味弗嘗食粗茹菜隈摧困閭黧皺汗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己之累也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為人寶也則當如皋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人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歲流芳子欲為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令辭從容子欲為進趣也則

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欲志陵雲日子欲為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滄濟棲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慤察子之情覩子之志退不為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而徒翫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敕謹聞命矣以受性拘係不閑禮義設以天幸為子所寄今欲使吾為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為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褰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蟣蝨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偶子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愕無宮商或尫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舐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脣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為權圖譬猶縶池抱壅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穽之虎石間饑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拳局剪蹙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王氏家譜曰倫字太沖司空穆侯中子司徒渾弟也醇粹簡遠貴老莊之學用心淡如也為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大將軍為之流涕）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騤騤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潁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昕樂安太守父岳中書郎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之未得歷太子舍人廷尉平蚤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陸玩已見）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殷羨已見）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諸葛恢）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渹（吳人以冷為渹）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

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盌謂伯仁曰此盌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之無能）荅曰此盌英英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顗好媟瀆故）荅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踈親也）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荅曰故是千斤犗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牸有盤辟之好（以戲王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厀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千寶向劉真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敘其搜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妒葬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與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輙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趙盾弒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受惡）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許琛已見）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杭上新衣易己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勇邁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户郡尚不能得卿迺圖作佛不亦大乎（思曠裕也）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翼率衆入沔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尚彊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口）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羨）庾荅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荅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為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於獲麟為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窨室蓄火時如蠶室舊時平隂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荅（高靈已見婦人集載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荅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為心顯隱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荅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慚恧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荅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荅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玄之已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荅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荅曰我曬書（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佐治汲郡人仕吳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

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本草曰遠志一名棘菀其葉名小草）謝未即荅時郝隆在坐應聲荅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荅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荅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監君諱也放即荅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踰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范汪別傳曰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為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荅曰蠻名魚為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袁故嘲之）劉尚晉明帝女（晉陽秋曰恢尚廬陵長公主名南弟）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荅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榻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殷融已見）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中即位少同閹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孰過京師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西公）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郗曇王脩已見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迎勞楚王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

（九鼎楚國折鈎之喙足以為九鼎也）不知桓公德衰為復後生可畏（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苞茅之不貢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後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寬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為讎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荊蠻荊之蠻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桓嗣小字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沖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軍將軍恬子仕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

（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為稱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將北府之號自此起也）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倉郗融小字也郗氏譜曰融字景山愔第二子辟琅邪王文學不拜而蚤終）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蜀志陳壽評曰亮連年動衆而無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也王隱晉書曰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為馬謖叅軍諸葛亮誅謖髡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為評也）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柏梁臺上使羣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出離騷）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王坦之范啓已見一說是孫綽習鑿齒言）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稱比之（徐廣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顗字長齊會稽人祖胤處士父說大鴻臚卿顗仕至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郗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袁戴謝並已見）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郗荅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中興書曰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費萬計是以為遐邇所譏充弟準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閡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郗未荅韓康伯曰何不使遊刃皆虛（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智幾矣皆其盛也故載之末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蘊謝玄已見）王孝伯罷秘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謝遏夏月嘗仰卧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外

方躡屐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戰國策曰蘇秦說惠王而不見用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母不與言妻不為下機嫂不為炊後為從長行過洛陽車騎輜重甚衆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笑謂其嫂曰何先倨而後恭嫂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秦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之而況於他人哉）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颿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祇隆安記曰破冢洲名在華容縣）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無恙

苻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苻堅從兄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堅為慕容沖所圍朗降謝玄用為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邪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含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鵞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豪釐之差著苻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衆讒而殺之）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氏譜曰肅之字幼恭右軍羲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朗大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敘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閔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為晉陵公主訪婿于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王曰卿莫近禁臠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卧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

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伯鸞潁川人庾氏譜曰鴻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劉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荅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兒笑（道曜未詳思道王禎之小字也老子明道禎之字思道故曰顧名思義）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仕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崖桓脩小字續晉陽秋曰脩少為玄所侮于言端常嗤鄙之）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尺有咫問于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櫝如初）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已見眉叔王澄也）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為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趙）庾曰不爾樂令耳周

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採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汙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囂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戴洋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上治火光照天此為金火相爍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冶令奕遂使啓鎮東從今

（東治是也丹陽記曰丹陽治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治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治爾治城疑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獨無）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王丞相已見）元規復何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兒（晉諸公贊曰充字子尼陳留雍丘人充別傳曰充祖睦蔡邕孫也充少好學有雅尚體貌

尊嚴莫有媟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嘗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是時陳留為大郡多人士琅邪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時陳留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充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妒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疎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荅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敘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謝歆金昌亭詩敘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牓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為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遊旅比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慚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失其字義耳）褚公雖素有重名於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著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㹠虎犢還其所如（虎㹠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黃門郎虎犢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劉真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詩毛公注曰殄盡瘁病也）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荅曰真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若不相尚浮虛不至於此）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懍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黄中通理博識多聞仕至鎮南將軍荊州刺史）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於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為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為王劉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可在

偏地居輕在角觡（奴角反）中為人作議論高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真長學此言者真長曰我寔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孫統為柔集叙曰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清鮮安行仁義婚泰山胡毋氏女人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為冠軍參軍僶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

劉尹江虨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虨以手歙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特是醜言聲拙視瞻（言江此言非是醜拙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風雲為我龍攄（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术昌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飢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為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飢食昌蒲所收何物殆非真豬儻逢風雲為我龍攄）時人多以為能

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

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為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惔之妹）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邴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誚許意）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慚負宿顧右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言禹湯以聖德自罪所以能興今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王嘉萬也）

蔡伯喈睹睞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賦敘曰余同寮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于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於今）王右軍聞大嗔曰三祖壽（一作臺）樂器虺瓦（一作旭凡）弔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著膩顏帢綿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中郎坦之帢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著膩顏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為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為復飲酒（庾和裴啓已見）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皐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雋逸（支遁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皐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雋逸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儋纆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反曰得矣牡而黃使人取之牝而驪公曰毛物牡牝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皐之觀馬者天機也得其精亡其粗在其內亡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有貴於馬也既而馬果千里足）謝公

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為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啓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為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衆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痏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于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為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和次女僧韶適殷歆）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孰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顗小字也）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和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苻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孰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曰宏苻堅太子也堅為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為將玄敗冦湘中伏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興道琅邪人祖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琰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烝食（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烝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其主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衆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按袁曹後由鼎峙迹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讐隙有何意故而剚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賨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謁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

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陽秋曰鳳字）

（世儀吴嘉興尉子也奸慝好利為敦鎧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誅）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汙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横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於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謬）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以謝峻（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縕褓太后臨朝中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以風軌格政繩御四海而峻擁兵近甸為逋逃藪亮圖召峻王導卞壼並不欲亮曰蘇峻豺狼終為禍亂晁錯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誘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温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參軍王愆期推征西陶侃為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奔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庾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温公勸庾詣陶曰卿但遥拜必無他我為卿保之庾從温言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縁拜陶士衡畢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温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按温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暅女中取琅邪王詡女後取盧江何邃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為虛謬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為得）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興二年嶠為劉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業）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即庾亮子會妻父彪已見上）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彪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覩其意轉帖彪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

（必不背聖人之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辨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鑒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嶧陽浮磬泗濱）後有傖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阿智王虔之小字虔之字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恒）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己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語笑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初桓溫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江州並不就還都因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為徐州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汪為庶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乃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溫愈怒之竟不屑意）

謝遏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即燒之（遏謝玄小字）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厷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厷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厷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厷已見）

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猨子者（荆州記曰峡長七百里兩岍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峡巫峡長猿鳴一聲淚沾裳）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陽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苻健死浩偽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山桑焚其舟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温乃上表黜浩

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為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還于東陽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椅烝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况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儋梯將去（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於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寮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為桓温參軍數從温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温既懷恥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買甑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過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甑可惜何以不顧荅曰甑既已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為美賢）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

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荅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荅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宗輔政晞以宗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桓温入朝殺之太宗即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晞及子綜謀逆有司奏晞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使人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詞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

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在聽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后且以大信宜令引爲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怏然自失後果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爲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頭俄而難及）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嘆）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至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筭計（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嫗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筭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黙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蘧瑗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論豈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乃

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東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太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身）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中興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度非弘範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王悅也）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種於是大嘆庾非惟風流兼有治實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隱晉書曰石崇為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為諸父所重王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妙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来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不同故詳録）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絝襬以手擎飲食烝㹠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㹠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

所未知作（襬一作襱）

王君夫以粭糒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鴆不得過江為其羽櫟酒中必殺人愷為翊軍時得鴆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鵞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案愷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為後軍將軍卒謚曰醜）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蓱虀又牛形

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為搤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蓱虀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侠與王愷競相誇衒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軿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白尾骨屬頸甯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甯戚經曰棰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膁疎肋難齡齝龍頭突口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衵因直內著曲閣重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為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力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服紈繡珥金翠而絲竹之執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居最之首琇等每愧羨以為不及也）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疎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

又以為疾己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眾愷惘然自失（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樹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蠧其大者輸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為車軸）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愷不平濟為河南尹未拜行過王宮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論者以濟為不長者尋轉太僕而王怙已見委任濟遂斥外於

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溝一作埒）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家語曰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二歲蚤死原憲已見）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史記曰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嘗相魯家累千金終於齊）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罋牖語人（原憲以罋為户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馗子太始元年封）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俗以牛心為貴故羲之牛啖之）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還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為累安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王胡之王恬並已見恬小字螭虎）司州言氣少有牾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胡之是恬從祖兄）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蒱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嘆其性急而能有所

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玄但人為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歷尚書左僕射）恭時為丹陽尹大始拜荊州（靈鬼志謠徵曰初桓石民為荊州鎮上時民忽歌黃曇曲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少時石民死王忱為荊州佛大忱小字也）訖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為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帬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鬬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為忿迺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鄧粲晉紀云劉琨嘗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勁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答後果為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齎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攬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他罪殺悅于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別傳曰雅字茂達東海沂人少知名晉安帝紀曰雅之為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雖以地望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至上不先舉觴時議謂珣恭宜傅東宮而雅以寵幸超授太傅尚書左僕射）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要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他所論國寶謂緒於己有隱果情好日疏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搆貳豈有仲堪微間而成離隙）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棊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缾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卞太后第二子性剛勇而黃須北討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為之拜謂為顏妾顏氏恥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婚姻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不拜而遂為妾媵者乎世說之言於是乎紕繆）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乂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為邯鄲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旦秀兵奄至機釋戎服著衣帢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干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于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為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鄧粲晉紀曰琨為并州牧糺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不撫其民遂至喪軍失土無成功也敬胤按琨以永嘉元年為并州于時晉陽空城寇盜四攻

而能收合士衆抗行淵勒十年之中敗而能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山荒之日千里無煙豈一日有數千人歸之若一日數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紀之間以對大難乎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子面似羌（按王澄自為王敦所害丞相名德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説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惟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己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漪説敦曰周顗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衆視近日之言無慚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淵顗初漪為臺郎淵既上官素有高氣以漪小器待之故售其説焉）

王導温嶠俱見明帝帝問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頃王曰温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迺具敘

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流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為流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樗蒲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流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衿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温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絶裾而去（温氏譜曰嶠父襜娶清河崔參女）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温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遏賊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拜其令入坐議吾將折其衷）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

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尋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翟周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後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即拔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鎮其流遁詢之朝野僉曰足下今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阮氏譜曰牖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重為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惑歟夫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敘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續晉陽秋曰桓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聲曾臥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征西謝奕）日莫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文公種菜曾子牧羊縱不識稻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桓車騎在上明政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為此死賢於讓揚之荆（續晉陽秋曰桓沖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以己德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謂少經軍鎮及為荆州聞苻堅自出淮淝深以根本為慮遣其隨身精兵二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外示閑暇因令沖軍還沖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吾量賊必破襄陽而并力淮淝今大敵果至方游談示暇遣諸

（不更事年少而實寡弱天下誰知吾其左衽矣俄聞大勲克舉慚慨而薨）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周祇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己遣道人竺僧佺齋寶物遺相王寵幸媟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曾講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玄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修褘）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盌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劭即循父也皓凶暴驕矜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劭貞正譖云謗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疑劭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數卒無一言竟殺之）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元皇愧慚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螖蠌小者勞即彭蜞也似蟹而小今彭蜞小於蟹而大於彭螖即爾雅所謂螖蠌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婿從挽郎搜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琨少有鄉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褒第二子年三十三七）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

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反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為中令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為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為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己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鬬（殷氏譜曰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般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維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鮆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中興書曰嘯父會稽人光祿潭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廞同廢為庶人義旗初為會稽內史）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忱死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閤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

人事邪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姑膝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魏氏春秋曰五官將納熙妻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博學真謂書傳所記後見文舉問之答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粲別傳曰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唁粲粲不明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粲雖褊隘以燕婉自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

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粲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粲減於是力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賈公閭（充別傳曰充父逵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閭言後必有充閭之異）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遥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云郭氏即賈后母也為性高朗知后無子甚愛愍懷每勸厲之臨亡誨賈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謐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按傳暢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愍懷豈當縱其妒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乎）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太原郭氏録曰秀字彥才吳郡吳人為下口督甚有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遡江而上辭以捕鹿三千口供厨秀豫知謀遂來歸化世祖喜之以為驃騎將軍交州牧）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駡秀為貉子（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良吏部尚書父鈞南陽太守）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為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蹻捷絶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赭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十州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歇蓋此香也）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惟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祕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婿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吏給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初建為馮翊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朞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荅）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璵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阬阬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璵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荅云在後齋中眠石便逕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劉彔晉紀曰琨與兄璵俱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為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

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丞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為中宗相州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丞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馬知鉛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丞為軍司馬丞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馬乃馳檄諸郡丞赴義敦遣從母弟魏又攻丞王廙使賊迎之薨於車敦既滅追贈驃騎謚曰愍王）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穉（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丞子也才器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司馬氏譜曰丞娶南陽趙氏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率王導庾亮遊于石頭會廙至爾日迅風飛駛廙倚船

（樓長嘯神氣甚逸導謂亮曰世將為復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為物所疾加平南將軍薨）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去已遠

應鎮南作荊州（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瓌曾孫也為人弘長有淹度飾之以文才司徒何充嘆曰所謂文質之士累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王脩載譙王子無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為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脩載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中興書曰褚裒為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斫胡之裒與桓景共免之御史奏無忌欲專殺害詔以贖論前章既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客敘其事且王廙之害司馬丞遐通共悉脩齡兄弟豈容不知法盛之言皆實錄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中興書曰羲之與述志尚不同而兩不相能述為會稽艱居郡境王羲之後為郡中尉而已初不重詣述深以為恨喪除徵拜揚州就徵周行郡境而不歷羲之臨發一別而去羲之初語其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尚書投老可得為僕射更望會稽便自邈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郡求其得失主者疲於課對羲之恥慨遂稱疾去郡墓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也）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為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陵出讓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此日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熟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懼禍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為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善欲戴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等

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譜曰恒沖後娶潁川庾茂女字姚晉安帝紀曰脩少為玄所侮言論常鄙之脩深憾焉宻有圖玄之意脩母曰靈寶視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相圖脩乃止）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趙興吾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淮南鴻烈
顏氏家
世說新

64

吉林人民出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